武俠世界



$2.00

602



慕容美・新撰著

新派武俠奇情
哀艷緊張連載

天　殺　星



故事緊湊，行文簡潔，情節感人，描寫人物，栩栩如生，結構龐大而精緻，正宗純武俠技擊鬥智小說，氣味可人，閱讀尤如馳騁沙場，胸襟爲之一開，本篇即將隆重推出，敬希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棟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0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出鬼沒・笑傲江湖・激烈技擊奇情俠義鉅製

監製　何麗荔
編導　陳烈品
武術指導　劉家良

敬請注意・公映日期

仙鶴港聯影業公司鉅獻
伊士曼七彩國語闊銀幕

聯合演出　石堅　林靜　馮淬帆　唐廸　陳濠

飛俠神刀

Flyer & Magic Sword

美艷玉女　范凌
銀壇硬漢　田野
泰國影帝　乃密
領銜主演

CRANE SCOPE
仙鶴七彩闊幕

鐵拐俠盜故事

森林王國

馬雲・文
培新・圖



人獸結怨　漸啓禍端

假期裏，人們紛紛向郊外疏散。事實上這個都市也委實太過擠迫了。

年青英俊的富家子弟午子才，駕着他的新款敞篷跑車，載着他的女友依美，風馳電掣地在公路上疾駛。這對青年伴侶都打扮得極之新潮，人們很容易會以爲他們是電影明星。

依美頭束七彩絲巾，架黑眼鏡，穿橙紅色的襯衣，着白色燈籠褲，那扮相實在比許多電影明星更俏更美，午子才更是瀟洒不凡，一身獵裝打扮，而他的獵槍就擱在後面的座椅之上。

在公路之上，午子才好像有意要在女朋友面前表演一下他的駕駛術，以及顯耀一下這輛新型跑車的超卓性能，逐步把速度加快，越過了公路上不少正在行駛中的汽車，好不威風。

「鐵拐俠盜」呂偉良正坐在他的銀灰色房車之內，車子正由他的愛徒阿生駕駛，也正在北郊公路上疾馳。也是年青人好勝心太重，阿生看見午子才那輛血紅色的跑車一揮而過，心裏有點不舒服地說：「這傢伙大概趕着去見閻王吧！」

話未說完，一踏油門，汽車有如一支離弦的銀箭，時速竟達百里。

呂偉良說道：「阿生，何必跟人逞一時之强！小心又要給交通警察抄牌才好。」

阿生說道：「我只是要他知道一下，他的新車並不好得過我們這一輛！」

轉眼間，阿生把車子開得追貼了紅色跑車。

午子才這時也在望後鏡中看見了一輛銀灰色的房車，越追越近，爲了在女友面前顯顯威風，於是立刻將油門踏盡。汽車的速度，已超過了每小時一百里。

但是，阿生一步也不肯放鬆，由節節進迫，而至最後一掠而過。午子才那輛跑車的性能，再好也好不過呂偉良這輛銀灰色的特製水陸二用汽車。

午子才雖然心有不甘，但也無可奈何。

不久，已到了一處分岔路口，午子才把跑車往右開，由這條路便可以深入一處森林地帶，那是人們狩獵的好去處。他把車子停好，帶着依美步入森林中去。

午子才畢竟是公子哥兒的脾氣，在滿肚子不高興之中，他把怒氣發洩在獵槍之上。於是槍聲卜卜中，有不少雀鳥應聲折翼下墮！

依美也覺得打獵的確是一件十分刺激的玩意，但當她想起被射殺的雀鳥，牠們的兒女將無所依的時候，心裏又有些不忍。

依美說道：「這到底是太殘忍了，子才，不如

我們走吧。」

午子才瞪了她一眼：「你有沒有說錯？我們剛剛開始呢，怎可以走？」

說話剛出了口，槍聲也隨即一响，「砰」然一聲，樹林裏也再次引起了一陣騷動！

突然之間，依美一聲驚叫：問道：「那是什麼東西？」

「別那麼大驚小怪，快跟我過去看看，剛才在樹頂上掉下來的，可能是一隻大鷹。」

原來剛才槍聲一响過後，依美似乎看見一團黑影由眼前掠過，那刹那之間的印象決不是什麼大鷹，好像是一個人。所以，當午子才拖着她要走動時，她猶疑不前，幾乎呆立在那兒不動！

畢竟她還是給午子才拖着走了過去！就在視線所能看見的地方，她發覺那是一隻猿猴，牠受了傷，蹲在那裏呻吟。牠的外形眞的跟人類差不多，也難怪依美以爲那是一個人。

他們正待再衝前時，忽然之間傳來一陣叫囂聲，無數的黑影紛紛自樹上躍下，爲數超過一千隻的猿猴，把二人重重圍困起來！

午子才提起那支獵槍，又待發射，依美立即制止他：「別這樣，我們還是快點走吧！」

可是，午子才正殺得性起，那裏肯聽她的說話？她話未說完，那一聲聲槍已經响起。一隻猴子應聲倒斃在血泊之中。

一陣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聲，那一千幾百隻猴子蜂湧而上，午子才來不及發射第二槍，已經給牠們困擾住。一隻猴子自後撲至，雙手握住了午子才的頸項，其他的則分別噬咬他的四肢和身體。

掙扎搏鬥中，那支獵槍跌掉了。

當依美發覺一隻母猴伸手將午子才的雙目挖掉時，她尖叫一聲，登時嚇得昏倒下去。

在噩夢似的境界中，依美好像聽到了陣陣猴子的叫嚷聲，混雜着午子才的慘叫聲，這就是她昏倒之前所能感覺得到的。

直到她在昏迷中醒來時，這可怖的聲浪仍在腦海中繞着，但當她睜大雙眼時，發覺自己正躺在午子才那輛敞篷跑車之上。

她覺得奇怪，因爲在記憶中她似乎未曾走動過半步便給嚇得昏倒下去了。

她由駕駛座中爬了起來，往四下裏打量着，發覺車子仍在樹林之內，這表示噩夢猶未過去，不由得心裏一凛，再往後面座椅瞥了一眼，她幾乎又給眼前的情景嚇得暈了過去。

原來躺在後面座椅上的，是一具血淋淋的屍體，依美只能從衣着上辨認出他就是午子才。因爲他已經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那支獵槍，仍然擱在他的身旁，但是已經折斷了。

依美再往四下裏張望一番，只見樹影婆娑，樹葉在獵獵作响，不見了那一羣猿猴，也不見任何飛禽或走獸，靜得有點可怕！

依美不敢再獃在那裏，立即開車離去。

她一直把車子開出了那處森林，才敢悄然回憶一下剛才的情形，她記得午子才被猿猴襲擊，也就是她昏倒的地方，距離跑車停放的地點總有數十碼遠，爲什麼甦醒過來時，她竟會躺在跑車裏？顯然有人在她昏倒失去知覺之後，把她抬到車裏來，但是，午子才死了，當然不可能是他吧？那麼，可能不是人，而是一羣猴子幹的。

她想到了這裏，依美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幸而這時候，車子已經駛到了分岔路口，開始轉出公路去了。

事有湊巧，數小時之前曾在公路之上跟跑車門快的那一輛銀灰色房車，這時也在眼前出現。

依美一踏油門，又要越過它，但這一次她決不是門快逞强，而是向別人求援，因爲她覺得自己很虛弱，不可能再陪伴着一具屍體返回市區，說不定車子開到中途時就會出事。

其實，坐在銀灰色房車裏的阿生，早已在望後鏡裏面發現了她的影子，他正奇怪這輛紅色車子之上怎麼會少了一個人。

當然，阿生是無法可以猜想得到，跑車後面還躺着一具屍體的。

阿生說道：「看來他們還不服輸呢！」

阿生說着，又要加油。

呂偉良忍不住往後瞧了一眼，他看見依美似乎在向他們揮手示意，因此對阿生說道：「快把車子停向路旁，事情似乎有點不對！」

阿生把車子緩緩地駛向路旁，停了下來。那輛紅色的跑車，也靠路旁停下。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還未推開車門，已經看見依美神色張惶地由跑車上跳了下來，急急衝至車旁，把剛才的樹林裏發生的慘劇告訴他們。

阿生把油門關閉，推開車門下車，呂偉良也在另一度車門拄杖下了車。師徒二人走到跑車旁觀察了一番，幾乎就不敢相信這是猴子們做出來的。

依美懇求地說：「請你們設法替我報警，我實在無法再把這車子開返市區去了。」

「好吧！你坐到我們的汽車裏去，讓我替你把車子開返市區！」阿生說着，就要伸手扶到跑車的邊緣去！

但是，呂偉良一手拖住他：「阿生，不要把指紋留在車上，這是一件命案，警方很容易會產生錯覺。」

依美正待再說一些什麼，一輛警察巡邏車剛好經過那裏。

依美又再重覆把事情說了一遍。巡邏車上的警官，才吩咐他的下屬用無線電通知總部。於是，在附近公路上巡邏的幾輛警車，在不久之後，都紛紛趕到現場，他們都是聽到總部的無線電廣播而趕來的。

一位高級警官要依美帶他到樹林裏去調查，可是，當他們與一隊警員進入樹林裏去的時候，除了仍然可以在草地上看見一些斑斑血漬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警方在那兒搜索了大半小時，別說找不着依美口中所講的猴子，就是雀鳥也不見半隻。

「眞奇怪！牠們怎麼都躲了起來？」依美驚奇不已地說。

但是，那位警官則認爲事有蹺蹊，他要把依美帶返警局，詳細詢問。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在跟隨着他們到樹林裏去觀察了一遍之後，最後也回到了他們的汽車裏去，把車子開返市區。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師父，你認爲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件罕見的意外。」呂偉良順口答道。

「但我以爲可能是一種陰謀。」

「陰謀？什麼陰謀？」

「例如：情殺之類。」

呂偉良想了想，忍不住笑道：「你的腦子想得太多了，怎麼會想到是情殺呢？」

「猴子能殺死一個持槍的人麼？又能够把一支獵槍折斷麼？坦白說，我懷疑那女子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一切都極有可能是早有預謀的。」

「呆子，如果這眞的是一件早有預謀的情殺案，這佈局也太差了。他們大可以毀屍滅跡，或者是連人帶車，一齊弄成意外失事的樣子，那才算得高明。」

阿生不再作聲，默默地開動着那輛銀灰色的房車。

呂偉良今天是應一位朋友之邀請，到他的郊外別墅去吃海鮮。想不到在歸途中，竟然遇上了這件意外。

依美坐在警車裏，呆若木雞。

這個時候，她應該放聲大哭，因爲她的愛人已經死去了，奇怪的是她竟哭不出聲來，她的腦海中仍舊給那羣猴子的影像盤踞着。事實上，那可怖的情景，留給他無法忘記的印象。

回到警局裏，照例是經過了一番落案手續。

但是，有一件事令她無法意料得到的，就是午子才父親午玉堂，竟當着警方人員面前，質問了她好一些問題。顯然午玉堂也在懷疑這可能不是意外，而是一種陰謀。

夏維探長從負責警官的口中，知道了這件事的過程之後，也對這件事發生了許多疑問，親自率領探隊到出事現場去查勘。

直至到黃昏時份，才收隊返回市區。

在一個擠迫着數百萬人口的都市裏，死一個人本來就算不了什麼一回事。但是，問題却在死者午子才是大富翁午玉堂的獨生兒子。所以，午玉堂一邊要他的律師督促警方澈查此案。另一方面則聘請了一名私家偵探，跟踪依美。

驗屍以及詳細的調查報告，翌日由警方發表，他們證明午子才的確是死於猴子的魔爪之下，汽車上留下的手脚爪印，也證明是屬於猴子的。

但是，午玉堂仍然不大相信這是事實，他覺得警方有點敷衍塞責。於是他親自帶領了私人保鏢，跑到出事的森林中去。他要澈底查個明白。

在隣近小路的一處草坪上，午玉堂看見有一輛銀灰色的私家車，停在那裏，但車子裏沒有人，他對他的保鏢們說：「車裏的人，一定進了森林中去，要是這裏的猴子這樣兇，他們也應該是凶多吉少的。」

午玉堂的意思顯然不相信自己的獨生愛子是死在猴子的手上。

他們進入森林中去，每個人都手執獵槍，到處張望着，只見樹影底下，隱約有黑影跳動，像是猿猴又像人，但是，那些黑影的跳躍速度極快，加上樹影掩映，根本未看清楚他的樣子，轉眼就已經消失。

樹上雀鳥吱吱喳喳的，他們每到一處地方，就會引起一陣騷動。那就包括了雀鳥的驚叫聲，以及振翅而飛時所發出的聲响。再加上與樹葉樹枝磨擦時發出的聲音。因此在他們頭頂上所變成的音响，極其驚人。

午玉堂喃喃自語地說道：「他們警方的調查人員說，這裏靜得可以，單是這一點，就够令人懷疑了。」

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在四下裏張望，突然間他看見一條大蟒蛇掛在那邊一棵大樹之上，張口吐舌，虎虎生威，午玉堂心裏一凛，就瞄準牠的頭部，開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响，蛇頭果然被鐵砂擊中了，

那條長達丈許的大蛇，痛苦地自樹上滑了下來，盲目地在地上打滾着！

午玉堂担心牠竄過來，再加上一槍，獵槍子彈散發開來的鐵砂，有如蜂巢一般，分佈在蛇身各部份。只見牠翻滾得更厲害，終於蜷縮在那裏，不再動了！

突然一陣陣急促的步聲，顯然有一個人以上，向着他們這方面奔跑過來。

午玉堂有如驚弓之鳥，命令他的保鏢們小心戒備。

轉眼間，那步聲移近了，出現在他面前的，並非毒蛇猛獸，而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

他們是在那邊聽到了槍聲趕過來的。

午玉堂昨天在警局裏見過了呂偉良，也知道他就是聞名一時的「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自然也認得出這位前呼後擁，威風八面的中年人，就是大富翁午玉堂。因此乍見之下，彼此也用不着介紹了。

午玉堂恍然說道：「原來外面那一輛車子是你們二位的。」

呂偉良道：「我以為你們不應該在這裏胡亂開槍。」

呂偉良帶着責備的口脗，令到午玉堂聽得有點不高興。午玉堂不服氣地說：「難道要我們束手待斃麼？」

「那條大蛇距離這裏足有數丈過外，我看閣下的神經也太緊張了。」呂偉良朝着那條蜷作一團的大蟒蛇瞥了一眼，「如果我是你，我不會逞一時之强，坦白說，我們此來正是研究令郎的死因。」

午玉堂漸漸感到興趣，問道：「然則，二位有些什麼發現？」

「剛才我們在那邊發覺有一隻猴子的手脚紮上了綳帶，牠顯然受了傷。我正懷疑牠是給令郎槍傷之後，觸怒其他猴子，前來圍攻令郎的。」呂偉良又說，「我們並非憑空虛構，而是有事實根據，猴羣雖然頑皮，但是，如果你不去侵犯牠們，牠們是不會逞兇的。起碼我們這種推測，與依美小姐的口供相符。」

午玉堂聽到了依美的名字，又顯得有點不大高興。他說道：「原來你們到這裏來，就是為了證明她是清白的。不過，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這件事我不會就此罷手的。」

「你是意思是說：要對依美小姐，採取行動了嗎？」

「是的，我此行就是為了搜集足够的證據。」

「那你一定搜到了？」

「還沒有。」

「那麼，請跟我過來這邊看看好嗎？」

午玉堂一怔，問道：「有什麼好看？」

「請到這邊來，你會明白的。」

午玉堂於是帶了他的保鏢們，到數十碼以外的一處岩石堆中。

呂偉良和阿生分別動手把一些岩石推開，那兒出現了一具猴子的屍體。

阿生說道：「這是給槍殺的一頭猴子。」

「這有什麼稀奇？」午玉堂還是不大明白呂偉良和阿生的意思。

呂偉良說道：「這是依美小姐所說，曾被令郎槍殺的那一隻猴子。也就是說：依美的口供是眞的。同時，也說明令郎被殺，並非偶然，只是在那一場人獸搏鬥之中，他是個失敗者而已。」

「那麼，誰把猴子的屍體埋葬在這裏？」

「當然不會是人，是猴子自己。」

「你的意思是說：猴子會做一切的事情。是不是？」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們的祖先本來也是人猿。」

午玉堂沉思片刻，說道：「呂先生，我並非存心與你持相反的意見。事實上，我覺得最可疑的就是：為什麼我兒子被殺，依美却安然無恙？」

「也許是由於她的手上沒有槍，同時她也沒有侵犯猴羣，故此她在被嚇暈了之後，僥倖避過大難，被猴羣抬到汽車上去。」

「你太相信她的口供了。坦白說，我覺得她只貪圖我兒子的金錢，他們之間根本就沒有愛情的。」午玉堂說。

「我既不認識令郎，也不認識依美，在這件意外發生之前，我們甚至從未正式見過面，要是說有，也只是雙方的汽車在公路行駛中，約畧見過了對方的輪廓。所以，他們是否有愛情存在，我也不知道。但憑我印象，我覺得依美的確很傷心。」

「那不過是演戲罷了。」

「你的意思是說：她加害了令郎。是不是？」

午玉堂支吾着，他沒有正式答覆呂偉良的話。

呂偉良又說道：「但令郎死了之後，她並得不到任何好處。」

「據我調查所得，她有許多男士追求。」

「但據我所知，她對於其他的男朋友，十分冷漠。」

午玉堂正要再說一些什麼，突然他說不下去，面色變得蒼白。

在場的人都可以發覺他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同時視線也不由自主地，跟隨着他轉移到東面那邊

去——那是午玉堂不久之前，射殺了一條大蟒蛇的方向。現在由那邊爬行過來的大蟒蛇，竟達十條以上，此外，緊隨着那些大蟒蛇蜿蜒而前的小蛇，則無法計算。

這麼一來，不但午玉堂嚇呆了，所有在場的人無不驚呆。

一名保鏢舉槍就要發射，立即給呂偉良制止，道：「快些走吧！除非你活得不耐煩。」

那保鏢也明知一兩顆子彈無法嚇退牠們，立刻回轉身來，跟隨着呂偉良他們逃走！

可是，那萬頭攢動的蛇羣，來勢洶湧異常，陣勢擺開，竟分頭向着他們包圍過來。

蛇羣推進之快，大大地出乎各人意料之外，當他們發覺四面也傳來「沙沙」作响的聲音時，一大羣昂頭吐舌的毒蛇又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午玉堂忍無可忍，喝出了一聲，道：「快些開槍！」

話猶未完，他已首先發射了一顆子彈，他的保鏢們也紛紛扳動了機掣，一時槍聲卜卜，子彈向着四方八面發射過去！

呂偉良欲加制止，已經來不及了。但見槍聲响起了之後，蛇羣加速推進，來勢彷如洪水淹至！阿生第一個首先雙足一頓，躍登了樹上。

阿生居高臨下，但見蛇皮光滑如脂，攢動起來，猶如波光粼映，看得他毛骨悚然！

阿生情急地叫了下去：「大家快些上來，逃不出去啦，四方八面全給毒蛇包圍了！」

其實所有的人都明知逃不出去，因為來自東西二面的蛇羣，已經紛紛散開，將他們團團圍在核心。自從槍聲响起之後，蛇羣更是有進無退。只是他們站在地面上，不及阿生看得那麼清楚。

由於蛇羣的加速推進，他們無法不紛紛爬登那棵大樹之上。

但是，他們每個人心裏都明白，只要蛇羣竄到，即使在樹上也不見得安全，因為蛇是會爬樹的。所以，各人爬登樹上之後，立刻又紛紛攀住樹籐，希望能够逃出這蛇陣的包圍。

就在各人爭先恐後，攀住樹籐蕩離那棵大樹之際，一名保鏢雙手緊緊執住的一根青籐，籐身較為脆弱，「卜」地一聲折斷了。

那名身裁較重的保鏢，應聲墮了下去，跌在蛇羣之上，立刻被幾條毒蛇纏咬，慘叫一聲，當堂死去！

呂偉良是最後一個離開那棵大樹的人，他看得清楚，但也欲救無從。

阿生在那邊一棵大樹的橫枝之上，站住了脚，朗聲叫了過來，道：「師父，快走！否則會來不及啦！」

原來阿生在那邊看見已有數條大蛇開始沿住樹脚，蜿蜒而上。

呂偉良也明白到處境的危險，只是此情此景，委實令他為之驚愕不已。剛才跌到蛇陣去的保鏢，已是渾身一片瘀黑色，可見蛇毒之厲害。

呂偉良正待伸手撈來一根青籐時，突然之間往樹頂上面縮了上去！他又待撈過另一根，但同樣的另一根也迅速上升。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尤其是時間上的稍延，脚下的蛇羣已紛紛竄向樹上來。

阿生在那邊急跳了起來，而午玉堂等人，除了一名保鏢喪身於蛇陣之外，他們已紛紛脫離了險境，正迅速跑出樹林外面去。

呂偉良往樹頂只瞥了一眼，立刻就明白過來，原來大羣的猴子，正在那上面把一根根的青籐抽了上去，有些頑皮的小猴則在鼓掌，有些還撒下了便溺。

呂偉良心裏一凛，再也不能等待下去，單足運勁，身子凌空一縱，飛身躍向鄰近的一棵樹枝之上，但樹枝畢竟太小了，竟無法駐足，就那麼一滑，直往下摔了下去！

下面有成千上萬的大小毒蛇，呂偉良也心裏明白到：無論如何也不能摔到下面去，只要任何一條毒蛇把他噬咬一口，也會就此死去，何況決不會就只得一條毒蛇去對付他呢！

呂偉良手急眼快，在他滑離那棵大樹的樹枝之前，右手僅可攀住了另一枝較幼小的樹枝！於是，百多磅重的身體，把這幼小的樹枝，都拉得墮了下去！

呂偉良的身體凌空搖曳了幾下，還差一尺多一點，便到了地面。還好樹枝還有點彈力，有時會將他扯高尺許，但轉眼又墮了下來。就那麼一起一伏的，呂偉良既不敢太過用力，也不敢讓自己跌到地上去。太用力，樹枝會立告折斷，只要雙足再墮得更低，也會遭毒蛇噬咬。

雖然呂偉良的一隻脚是義腿，但毒蛇只要纏上了他身體上的任何一部份，後果也不堪設想，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事。

阿生看得幾乎昏了過去，偏偏他又想不出什麼好方法去拯救呂偉良。

呂偉良大陣仗見得多了，但被困於毒蛇陣中，這還是頭一次。尤其是這麼多的毒蛇，眞的是這一生也未曾見過。

他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也只有冷靜的頭腦，才可以想出一個好辦法。

蛇羣偏偏好像懂人性一樣，眼看樹上已經沒有了人，又紛紛由大樹樹身附近，竄回呂偉良的脚下來，呂偉良固然明白，只要較大的毒蛇趕到，他的性命就會從此了結。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呂偉良突然之間，想起了他手中的鐵枴杖來。只見他舉起鐵杖，朝住更高的樹枝上一指，「拍」地一聲，輕按暗鈕，一度白光搶出，一個鋼鈎，拖住了一條長長的銀線，射了上去！

呂偉良再按動了另一暗掣，將銀線收緊，身體於是逐漸離開了那枝幼小的樹枝，漸漸上升。

阿生鬆了一口氣。

呂偉良憑住銀線鋼鈎，脫了險之後，再攀住樹枝，高來高去的，迅速離開了那滿佈了毒蛇的樹林去。

師徒二人回到車上，阿生立刻把車子開走。

車子剛開出大路，便瞥見一輛大房車停在分岔路口。那是午玉堂的座駕車。

午玉堂和他的保鏢坐在裏面，當他們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無恙歸來時，午玉堂便推開車門，走了過來。

阿生想起他們在危險關頭，不顧而去，就不想理睬他們。但是呂偉良却叫阿生把車子停住，以便和午玉堂傾談一下。

午玉堂道：「二位的確了不起。經過這一次之後，我再不會懷疑我兒子是遭野獸殺害的了。」

「你能夠明白，那就最好。其實，毒蛇猛獸有時亦懂人性，比如你剛才不是開槍射殺牠們的同伴在先，也許不會出了這禍事。」呂偉良說。

阿生說道：「少管他的，我們還是走吧！」

說着又要開車。但呂偉良說道：「別這樣，剛才在樹林裏面出了命案，我們是應該對警方有個交代。」

午玉堂也說道：「對了，我們應該一齊到警局去。」

午玉堂吩咐他的保鏢兼司機把車子開往郊區警崗，而阿生早已把車子開到前頭去了。

呂偉良說道：「你何必生他的氣？在這種環境底下，逃生是每一個人的本能，何況像午玉堂這麼有錢，他更加不想死！」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禍事是他們闖下的，我們却差一點兒死在毒蛇陣中。」

「其實，我們已經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要是那班頑皮的猴子，也參加他們的行列，上下夾攻，我們便無法可以脫身。」

「是的，說也奇怪，爲什麼有人替猴子料理傷勢？」

「我也正在想着這問題。」

「那些綳帶藥棉和紅汞水，決不可能是猴子們自己去找來替牠們的同伴療傷的。」

「也許是有些善心人做的好事。」

「善心人？」

呂偉良道：「例如防止虐畜會，他們就是反對人們狩獵的。」

阿生忽然又妙想天開地問：「師父，你猜這森林裏，會不會有老虎獅子？」

「我想不會吧？前幾年雖然傳說過有老虎出現，但到底這裏不是非洲或印度的大森林。」

車子開抵郊區警崗，午玉堂把情形告訴了當值警官，然後由他們轉告市區的警察總局。由於有人在森林裏死去，所以警方顯得非常緊張。

不久之後，大隊警車載了全副武裝的警員，開到現場去調查。但是，除了那保鏢的屍體之外，什麼也看不見，那些蛇群更是逃得不知所踪。

阿生把數名探員帶去亂石堆中，本來想指示一具猴子的屍體給他們看。可是，猴子的屍體也失了踪，這使到他的口供也被警方懷疑起來。

呂偉良不管警方是否相信，他也把所見所聞，交代了一遍。

午玉堂在警方人員的盤問下，開始顯得不耐煩，甚至有點生氣。

原來那位警官認爲他不該帶着私人的保鏢到此冒險。尤其是在他的兒子剛剛遇害之後不久，這裏已經被認爲是危險地帶之一。

午玉堂覺得警官不够禮貌。難怪的，他是個大富翁，向來就認爲人家應該尊重他，但他却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尊重別人。

警方在現場的調查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他們在戒備中，也在戰戰兢兢中，因爲那些毒蛇群不知什麼時候會再出現。所以不會再有慢吞吞的鏡頭出現。他們很快已經離開那森林地區。

在歸程中，午玉堂的汽車裏，有着另一位警官陪同。午玉堂忽然問他：「警官先生，你猜這森林有多大？」

「沒有人正式測度過，但我看，起碼也有數十畝吧？」警官其實也在懷疑自己的答案。

「你再猜猜看，要是向政府接洽，讓我買下它又大約要多少錢？」

「什麼？你……你買下它？」

「我的確有這意思。」

這位坐在午玉堂身旁的警官，不是剛才向他問口供的那一位，這一位比較有禮貌得多——起碼在午玉堂的印象中是這樣。

這位警官側過身子，正視着他，重覆着他的話反問：「你是說：要買下那森林？」

「對了。」午玉堂的視線却始終望住前面，好像並未發覺警官的詫異神情。

警官當然不會懷疑午玉堂的財力，而是懷疑他的眞正意圖。

午玉堂又說道：「要是政府肯出售這一大塊土地給我，我會把這座森林鏟爲平地！」

警官「嗯」了一聲，他現在才開始明白，午玉堂實在恨透了森林中的野獸，大概是爲了他的愛子慘遭殺害之故，所以他才會說出了這一番說話。

「誰都知道，那是公地，我相信政府不會出讓的。」警官依常理答了。

午玉堂雙目仍是凝視着前面，他有他說的，喃喃自語道：「人家都說這個政府像一間公司，只要有錢賺的事情，他們就感到興趣，如果有人肯爲我鋪平這條路，這份佣金相信總不會太小吧！」

警官自然明白他說話中的含意，因此說道：「這的確是一件別開生面的大生意。不過，相信也不輕易可以說服政府呢。」

「替我放放消息，成功了，大夥兒總會有好處。」午玉堂最後說道。

因此，在各人回到警局之後不久，警官果然替午玉堂把消息傳開了。警局中人對於這件事反應不一，有人認爲午玉堂不愧是本市首屈一指的大富豪，也有人認爲他簡直是個大瘋子。

無論如何，總之這件事不久就在政府各機關中傳開了。於是，希望賺取那份厚佣的人，也開始紛紛動腦筋。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阿生自然也知道了這件事。所以，在他們師徒二人離開了警局之後，阿生就忍不住問呂偉良道：「師父，你以爲這宗交易，會成事實嗎？」

「這倒難說了。」呂偉良一邊坐上了他的汽車，一邊說道：「俗語也有道『有錢可以駛得鬼推磨』，何況，這個政府是全世界最現實的政府，在賺錢的大前提下，且看那班應聲虫，又表演那一套好了。」

阿生也坐到司機位之上，把車門關好，又問道：「師父，我們到那兒去？」

呂偉良道：「我想去探望一下依美小姐。」

阿生把車子開出警局的停車場。

×　×　×

依美正在家中的客廳裏，接見一位自稱爲某雜誌社的採訪記者。

坦白說吧，依美那裏還有心情答覆他的問題呢。自從午子才不幸遇害後，她傷心透了，淚也流乾了。可是，報紙雜誌的記者，來了一批又一批。雖然反反覆覆的都差不多是那個問題，結果她還是不能不答完了一次又一次。

就試過有不少她強自把情緒壓抑下去，把流到眼眶邊緣的淚水吞了下去。

那位記者要求替她拍攝一些照片，她拒絕了。但結果還是給對方拍下了好幾欵。

「依美小姐，你太美了。我實在不想放過這機會替你拍照留念，所以請你原諒。」那位記者道歉中，說出了他的衷心說話。

依美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這個時候，愁眉苦臉，那裏還有美感可言？」

「如果你這樣想，就錯了。所謂『美』，不一定就是歡笑，歡笑有歡笑的美，憂鬱也有憂鬱的美，像你這種女子，無論在那一個時候，都是那麼的美。」

「謝謝你！」依美說着，已經站了起來，

可是，那男子還沒有意思走。

直到依美的母親由裏面出來，說道：「先生，如果你的問題都問完了，我眞希望你讓依美多休息一下，這一陣子，她也受够了。」

然後，他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依美舒了一口氣，她母親說道：「不要再接見任何人了……」

豈料話猶未完，門鈴又响個不停！

依美要跑去開門，却給她母親攔住，說道：「讓我先去看看，無論是什麼人，這一回也不准他入來！」

依美媽跑到門眼處，瞥了一眼。她把大門落了防盜鍊，然後拉開一條縫，問了出去：「先生，你找誰？」

「依美小姐在家嗎？」

「對不起，她出去了。」

依美媽說着，就要把大門掩上，但是，依美突然自沙發上站了起來，原來她認得出這是呂偉良的聲音。果然，來者正是呂偉良師徒二人。

依美把大門拉開，讓他們進來，同時向他們解釋兼道歉。

依美媽也感到不好意思，她雖然還不知道二人的來意，但看見女兒對他們如此尊敬和重視，總也想到了七分。因此她也陪着笑臉說：「對不起，我說謊不過是想讓依美多一點時間休息。」

呂偉良道：「我明白的，因爲我也曾經成爲新聞人物。不過，我找依美小姐，並非採訪，而是有些事情想問問她。」

依美說道：「我知道你曾經再到森林中去，可

找到了那些猴群嗎？」

「當然找到了。」

「那就證明，我並非說謊。」

「我從來沒有懷疑你說謊。」呂偉良說道：「但是，有些事情，我却希望你能夠回憶一下。」

「什麼事？」

「就是猴群向午子才展開侵襲之前，你有沒有聽到一些什麼聲音？」

依美沉思片刻，搖搖頭：「沒有。為什麼你會這樣問呢？」

「沒有什麼，只是我有一種狂想，認為森林中可能住了一些人類。」

「你的意思是：有人控制猴群？」

「有這可能。」呂偉良想了想又說：「但我不能夠肯定，因為我還未找到任何證明。只是今天我們在午玉堂未到之前，在森林中發覺一隻猴子的屍體被人埋葬起來，另一隻傷了，却有人以棉花紗布為牠綁紮。」

「什麼？午玉堂又到森林中去？」

「是的。奇怪嗎？」

「不！有什麼奇怪？他既然派了私家偵探來監視着我，那大概是在懷疑我謀殺了他的兒子吧！」依美輕輕地嘆息道。

「雖然我明知你是無辜的，但是，午玉堂的懷疑，未嘗沒有理由。」呂偉良又說道：「例如牠們把你抬上跑車去，這是不合常理的。」

「為什麼不合常理？」

「照常理應該是：猴群殺死了午子才之後，正是獸性大發，殺得性起之際，即使你暈了還是不該輕輕放過你的。」

依美生氣地說：「我還以為你果眞是一位鋤强扶弱的大俠士，想不到你也像午玉堂那些有錢人的想法，以為我在謀財害命！」

「不！我絕對不是這意思。只是照事論事，獸性往往是一發不可收拾的。即使猴子通人性，牠頂多是不理會你。但是，結果你却被牠們抬上了汽車去，而森林中的毒蛇猛獸，又沒有向你侵襲。這，是不是有點不合常理啊！請你自己想一想吧！」

「我不是野獸專家，但我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能解釋。」

「所以，你不該懷疑我在跟你作對，我只是在尋求事實眞相而已。」

依美的頭腦稍為冷靜下來，說道：「然則，你以為這件事是怎麼攪的？」

「這就是我們要去找的答案。」

「今天，你們一點結果也沒有？」

「不但沒有，午玉堂還損失了一名保鏢，他給毒蛇咬死了。」

「毒蛇？」

「是的。」呂偉良又問：「當時你們有沒有見過這些毒蛇？」

「沒有。除了猴子之外，什麼蛇虫野獸都見不到。」依美答道：「我生平最怕蛇，如果當時還見到蛇，相信我更加嚇個半死。」

「這就是極不合常理的事情。當初，我以為猴子會懂一點人性，你不曾傷害牠們，牠們饒了你，亦不足為奇，想不到，毒蛇也好像十分懂人性似的，但事實上，相信你也了解到，蛇是冷血動物之一呀。」

「你的意思是：毒蛇群不可能在驟然之間出現，是不是？」依美反問道。

「對了，森林之內既然有毒蛇，那麼，任何時候都會有，為什麼你和午子才沒有看見，也沒有遇上牠們呢？或者唯一的解釋是：因為牠們的同類並未受到侵害，所以蛇群也一直隱藏起來。」

依美感到迷惘地，瞪住了呂偉良道：「你以為可能有人在暗中控制了一切麼？」

呂偉良點點頭，却沒有用說話去答她。

「這是不可能的。」依美道。

「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正多着呢。」呂偉良又說，「當然我也希望這些只是我的狂想。否則，不久之後事情會發展得更加令人驚奇。」

「你這說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午玉堂準備向政府購下那一座大森林，到那時候，你可以想像得到那些森林中的動物將會無處棲身。結果，牠們會怎麼樣？」

「什麼？午玉堂要購下那座大森林？」依美睜大了雙眼。她顯然也不大相信。

「難道你會懷疑他的財力。」

「他是本市的大富翁，我不會懷疑他有此力量。但是，他企圖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他的全部計劃和行動，但是，他心愛的獨生子，是死在那兒的，他似乎要出一口怨氣。」

「眞令人不解，難道就為了出一口氣，把森林中的動物全部趕盡殺絕？」

「不過，這只是他的計劃，問題在乎政府的行動和決定。」

依美又是嘆息着。

呂偉良又問：「再想想清楚，在你暈倒之前，有沒有發覺一些什麼可疑的事？例如：人聲，怪聲或者呼喝聲等等。」

「我當時已經嚇得六神無主，那裏還會留心去

去聽這些呢？」

「不一定要留心去聽，有時也會在無意中聽到的。」

依美認眞地再想想，結果還是搖搖頭。

呂偉良這時候又無意中發覺几子上有一張名咭片上印住：「野聲雜誌社，江泰山」等字樣。他便順口問道：「這幾天，相信你還有一陣子好忙吧？」

「是的，相信在這幾天之內，還會不斷有人來訪問我，所以，我正打算躲起來，希望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呂先生，相信你也知道那些無冠皇帝的所為了，他們明知你傷心欲盡，但還得問你：『小姐，你男朋友遇害後，請問你有何感想？』我的天！他們幾乎以為我充滿了快樂呢。例如這一個——」依美指指几子上的咭片，說：「他還要拍照。我這樣子，如果拍照製成電版刊出去，你想想會像什麼呢？」

「這是不能怪他們的，因為他們的工作職責就是這麼樣。報紙雜誌須要向讀者作忠實報導，那麼，他們就要深入採訪，你成為新聞人物，正是他們要採訪的對象。」

呂偉良說着，又自口袋中摸出一張他的名片來，遞了過去，說道：「這是我的地址和電話，如果你想起了什麼，不妨撥個電話給我。」

「好吧！」依美接過了咭片，說道：「也許，我眞的須要再找你。」

呂偉良站了起來，拄杖往窗外望了一眼，說道「那個私家偵探，還沒有放過你麼？」

依美苦笑着，搖搖頭。

呂偉良道：「你應該感到高興，午玉堂等於免費供給你一位保鏢。」

「我才不希罕，剛才我說要找你，就是希望你設法救我擺脫他。」

「那就容易了，不過，你何必這樣？」

「我要躲起來休息一下。」

「他現在並沒有妨碍你。」

「我忍受不了。他向隣人打聽我們的家庭狀況，細問一切，使人以為我們可能有什麼壞事隱藏着似的。」

呂偉良道：「如果我是你，我會佯作聾了，佯作瞎了，一切也假作不知。」

「你不是我，當然比較輕鬆了。」

呂偉良看看腕表，時候已經不早，匆匆與阿生告辭。

到了街上，他們發覺有人偷攝二人的照片。呂偉良忍不住拄杖走到那輛小房車旁邊，那人以為他的行動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呂偉良會突如其來的走到他的跟前來，把他當堂嚇得一跳！

但是，呂偉良並無惡意，他只是笑道：「攝影大師，我這怪模樣，你也以為可以成為沙龍的對象麼？如果你的大作入選了，別忘記請我喝茶呀。」

那個私家偵探是午玉堂派來監視依美的，他並不認識呂偉良。

呂偉良臨走時，又回過頭對他說道：「不要忘記對你的僱主說，我叫呂偉良，來找依美小姐，也是為了他兒子的事。但是，很可惜，一些收穫也沒有。」

呂偉良說完聳聳肩，走了。

那個私家偵探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跛子就是「鐵枴俠盜」，剛才怎會想不起來。

呂偉良回到他的汽車裏，阿生忽然又對他說：

「師父，你以為一共有多少人在監視依美小姐？」

呂偉良知道阿生不會無的放矢的，他順眼往望後鏡那裏瞧了一眼，發覺另外一輛車子之上，似乎也有個人在虎視眈眈。

呂偉良不以為意地說：「可能是警探吧？」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說不定是追求依美的男朋友。聽說，有許多男人在追求她呢。」

「她的確太美，但是，我想不到她有什麼可疑之處。」呂偉良沉思着說，「你猜猜看，午玉堂還要偵查一些什麼？」

「相信包括所有與依美來往的人在內，也許，他也認為這是一宗謀殺案。」

「事情越來越有趣了。阿生，我們再到森林裏去一次。」呂偉良說。

「到那裏去幹什麼？」

「我想再去看看。」

「再去到那裏的時候，只怕已經天黑了。」

「別嚇囉了。如果你怕，可以在車子裏等我回來。」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再把車子開往郊區去。其實，阿生心裏猶有餘悸。

車子開到郊區時，天色已經漸漸入黑。當他們抵達森林附近的時候，離遠就看見分岔路上，有些「鐵馬」攔住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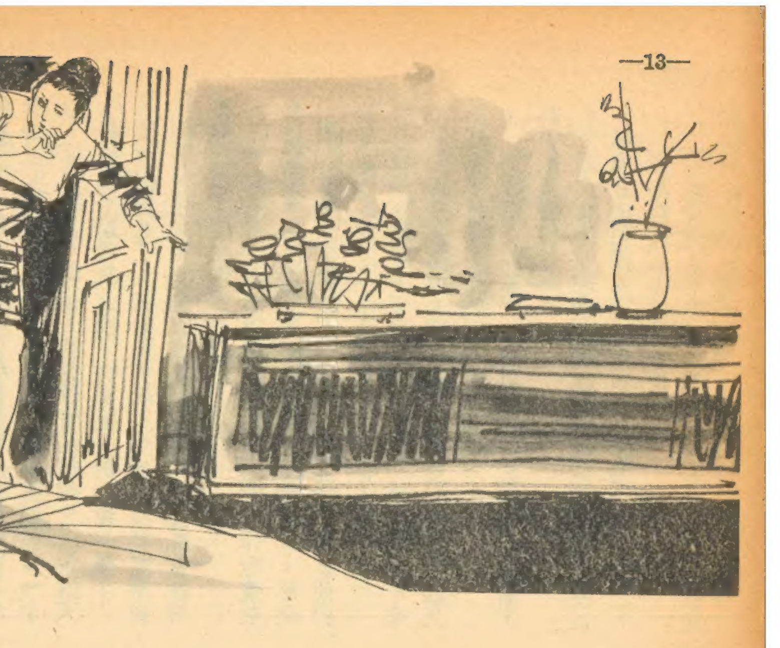
一輛警車停在附近，一名警員揮手示意，要他們停下車來。阿生只好把車子煞停了。

那警員走過來說：「你們要往那兒去？」

「前面一處鄉間。」阿生順口扯了一個謊。

「你們弄錯了，前面只有森林，沒有什麼鄉間。」警員又說，「這裏已經列為禁區，任何人不得到這裏來，請你們走吧！」

「禁區？」阿生怔了一怔。



午太太推門入來一看，發現一條大蛇糾纏住她的丈夫，頓時把她嚇得揚聲大叫起來。

呂偉良道：「算了，把車子開回去吧。」

阿生把車子開回大路。

呂偉良問道：「除了分岔路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進入那座森林去的？」

「沒有了。」阿生很快就答了。

呂偉良笑了笑，他知道阿生一定是想起那些毒蛇，就不想再度舊地重遊。

事實上，呂偉良一時之間，也想不到還有什麼地方可以繞道到那座森林去的，因爲另外一邊是懸崖峭壁，即使冒險，也不輕易進入那兒去。

車子駛返市區時，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候。

呂偉良和阿生都肚子餓了，於是他們把車子停到一處飯店酒家林立的地區，然後進入一家飯店中去進晚餐。

就當他們坐下之後不久，門開處，又走進一男一女，男的是個標準身裁的青年人，女的並非別個。正是依美。他們進來之後，坐在一個卡座裏。

他們似乎並未發覺呂偉良師徒二人。因此，呂偉良作個眼色，示意阿生不要作聲。

依美坐下來之後，那男子就說：「我本來要讓你開心一下，最好還是到夜總會裏去，一邊吃晚餐，一邊看表演，聽音樂。但是，你却要到這些地方來。難道你要爲我省錢麼？」

依美說道：「不！立志，我實在沒有心情陪你上夜總會。你瞧！」

依美向住門外瞧了一眼，又說：「我們一直受人暗中監視着。」

那男子是依美的另一位男朋友安立志，他對依美比午子才更好，但依美比較喜歡午子才，那並非因爲他比安立志更加富有，而是男女間的微妙感情，有時是十分難以理解。

安立志有些生氣地說道：「讓我去找午玉堂理論。」

「不！這是沒有用的。」

「那麼！讓我揍那私家偵探一頓！」

「也不好！算了吧！我們吃飯！」

侍者過來，他們點了幾度小菜。

安立志又說：「我帶你去旅行，暫時離開這裏一個時期，好不好？」

依美搖搖頭，道：「謝謝你的好意。」

「你不要對我太客氣了，依美。」安立志突然緊握着她雙手說，「相信你也明白，我是多麼的愛你！」

「我當然明白。」依美垂下頭來。

「所以，我看見你不開心的時候，我內心難過。如果我們離開這地區一個時期，你心情也許可以開朗一些。依美，聽我說吧！」

依美把雙手掙脫了，說道：「我暫時不想這樣做，因爲，我不會嫁給你的。」

安立志呆了一呆，隨即苦笑道：「我不會強迫你嫁給我，只是我們一齊旅行，住兩間房，像朋友一樣，有什麼不可？」

「人家會說閒話的。」

「這個世界，好好歹歹都有人說，何必理會他們？」安立志說：「反正我們自己清白就是了。」

「算了吧，請你別再說了。」依美痛苦地說，「我這個時候，只想獨個兒靜靜地休息一下。」

「我知道，你一直愛子才，他比我富有，比我英俊可愛，但是，我比他更愛你。起碼，我不必像他一樣，要看父母的面色，我自己有自己的事業，有時我覺得我比他強得多了。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爲什麼我無法贏得你的芳心？」

「立志，這個時候我眞不想聽這些話，饒了我吧！你不是說過，希望我開心一下嗎？你也知道，愛情是煩惱的事，我就不想再談這些。」

「好吧！我不談這些了。」

不久，小菜已經送來了。

呂偉良和阿生已經在吃着他們叫來的晚飯小菜，一邊傾耳細聽隣座的說話。

隣座好一會兒也沒有聲音。

差不多是半頓飯過去了，安立志才說：「警方認爲你沒有可疑之處，但午玉堂却要請私家偵探來調查你。你要容忍到什麼時候？」

「這是我的事，讓我自己應付吧！」

「但是，我愛你，我關心你，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我希望我能够爲你做一點什麼。」

「何必自尋煩惱呢！」依美把碗筷放下了。

「你該多吃一點。」

「够了。」依美用面紙抹着她的櫻唇。

安立志又動手替她倒了半碗湯。

依美有點忐忑不安地，留心着玻璃門外的一個人影。安立志給她遞過了一支香烟，替她燃了火，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閉上了眼睛，深深嘆了一口氣！

那一頓晚飯，應該是呂偉良師徒二人先吃完的，但是他們却遲遲未敢結賬離去。因爲只要他們站了起來，依美就好容易發覺他們。而他們不想依美發覺的原因，就是希望知得更多一些。

可是，隣座的依美和安立志二人好半晌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他們再說話的時候，就是安立志叫侍者結賬準備離去了。

安立志道：「我送你回去好嗎？」

「好極了。」依美說道。

「但是，返家之後，你又會悶得死去活來的；不如我陪你上夜總會聽歌，看看表演。」

「不！我實在沒有這種心情。」

「那麼，我開車與你遊車河去！」

「不！還是返家去吧！立志，我已經非常感謝你，如此關心我和愛護我。」

「如果我的關心愛護，眞的能够產生一點作用的話，那當然是最好不過。但是，看來還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你似乎要把自己困在愁城裏。那又何必呢？」

侍者把賬單拿來了，數分鐘之後，他們也就雙雙離開了飯店。

呂偉良道：「看來依美對午子才的愛情，比金石還要堅固。」

阿生却道：「我覺得她在演戲。」

「爲什麼！難道你也懷疑她？」

「可不是麼？她明知午玉堂派了一名私家偵探跟踪着她，所以她必須把這一幕戲演得更動人。其實，經過我反覆想過了之後，也覺得午玉堂這樣做，並非無的放矢，可能這個女子，的確有些地方值得人家懷疑的。」

阿生說到這裏，又看看腕表。呂偉良不知道正在想着一些什麼，阿生不耐煩地，又說道：「師父，我們走吧！我有個電視節目要看的。」

「什麼節目？」

「摔角。」

呂偉良知道阿生最愛看電視節目中的一些硬性節目，於是叫侍者結賬離去。

師徒二人剛走出飯店門口，呂偉良不禁怔了一怔，道：「奇怪了！怎麼他還在這裏？」

「誰？你在說誰還在這裏？」阿生反問道。

「就是午玉堂派來跟踪監視依美的私家偵探。你瞧！那輛小房車不就是那傢伙的嗎？」

阿生跟隨着呂偉良的視綫移過去，果然看見一輛小房車停在對面馬路的旁邊。車子裏，依稀還有個人影。阿生恍然說道：「也許他們跟踪和監視的目的物是我們！讓我過去找他算賬！」

阿生說着就眞的要衝過去！但呂偉良一手把他扣住，說道：「你不是說要趕回去看電視的摔角節目嗎？走吧！」

呂偉良把他拖上車去，然後開車走了。

沿途上，阿生一直留心着背後有沒有人跟踪他們，奇怪的是那一輛小房車一直也沒有開動。

阿生不禁喃喃地說：「難道依美和她的男朋友還在那飯店附近麼？」

「我想是的，否則，爲什麼他還不走？」呂偉良又說：「所以我叫你做事別太衝動，要是剛才你眞的跑過去揍他一頓，那豈不寃枉？」

阿生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有時候，阿生自己也覺得太過衝動。

返抵呂宅時，才是晚上八時二十分；還差五分鐘才是摔角節目的播映時間。

呂偉良對摔角節目不感興趣，他覺得那不過是演戲而已；也只有像阿生這輩思想未成熟的少年人，才會感到有興趣。

因此，當阿生坐到電視機前面去的時候，呂偉良却在沙發上默默地想。他要把整個事件重新想一次——由他們師徒二人在公路上第一次見到午子才和依美開始，直至到現在。

呂偉良希望可以找出一些破綻；但是，想了很久，還是毫無結果。

× × ×

第二天，私家偵探王平被人發覺死在他的汽車裏面。

首先是一名清道夫經過他的車子旁邊，無意中往車內瞥了一眼，發覺王平仰首靠在司機的座椅上，當初還以爲他睡着了。但仔細看清楚，他的雙眼又睜得大大的。後來又發覺他的面色一片死灰，這才發覺他已經死去多時。於是連忙報警。

警方查出了死者的身份原來是私家偵探之後，很快也可以查出王平正在爲富翁午玉堂工作。

午玉堂又被召到警局中去問話。

但是午玉堂却認爲警方應該立刻把依美拘捕。原來他說，昨晚他曾經被依美的一位男友用電話警告。

午玉堂對警方人員作供道：「昨晚大約八點十分左右，我突然接到一個男子的電話，他自稱是依美的男朋友；他說我不該恃財凌人，更不該令到依美在精神上受到困擾。最後他警告我說：要是我再不撤退跟踪依美的私家偵探他就會對我不客氣。」

「他叫什麼名字？」夏維探長問他。

「我正想追問下去，他忽然掛斷了綫。」午玉堂又說道：「不過，如果你們要查出他是誰，相信也不十分困難，相信找着依美小姐一問，多少總有一些綫索吧？」

「辛尼。」夏維對他的助手說：「你去找依美吧！」

辛尼答應了一聲，便離開了警局。

當辛尼去到依美家裏的時候，她還沒有起床。辛尼在廳子裏坐了好幾分鐘，才看見她披着睡袍，由裏面走了出來。

辛尼一邊摸出他的証件，一邊說道：「我是警探。依美小姐……」

辛尼還沒有說完，依美就插嘴道：「你不必自我介紹，我也知道你是警探，到底你們要把我怎麼樣？昨晚我失眠了一整晚，想不到天還沒亮，又有警探要找我；你們簡直是虐待！」

辛尼說道：「依美小姐，你且別生氣好嗎？我想首先問你，昨晚你跟那一位男朋友在一起？」

「怎麼？原來你們也對我的私生活發生了興趣嗎？」

「別阻時間，請你快點告訴我。」

「爲什麼你不去問問午玉堂？」

「爲什麼要我去問他？」

「因爲他聘請的私家偵探，一直都在監視着我，自然我到什麼地方去，見過一些什麼人，那私家偵探也會向他報告的。」

辛尼說道：「但是，可惜那一位監視你的私家偵探，給人行刺死了。」

「死了？」依美呆了一陣。

「所以，我們才會來找你，談談你的男朋友呢。」辛尼說。

「……」依美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辛尼又問道：「昨晚，你和那一位男朋友在一起？」

「安立志。」依美怔怔地說道：「但是，他不可能殺人的。」

「他住在那裏？」

依美把安立志的住址說了出來。辛尼記下了之後，就要打電話回警局向夏維探長報告；一邊又叫依美穿衣服跟他一齊返回警局去。

但是，依美却跑到電話機旁，說道：「電話先讓我用一下。」

辛尼道：「要通知你的男朋友？」

「不！」依美已經撥動着號碼盤，「我要找另一位朋友。我知道，這一次更加麻煩！」

原來依美找的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她在電話中說道：「呂先生，你不是說過，如果有什麼麻煩，不妨找你麼？現在我就有了麻煩。有位警探先生還要帶我返警局問話。據說，有人被殺，我的男朋友也有嫌疑。」

辛尼是認識呂偉良的，自然知道他家中的電話號碼。所以，他沒有阻止她；他知道她的確是打電話到呂偉良家裏去的。

辛尼待她放下了電話之後，又催促她更衣跟他返回警局裏去。然後才打電話通知夏維，派人去找安立志。

當辛尼帶着依美返回警局裏去的時候，警探已將安立志找到。

安立志承認打過電話給午玉堂，也承認說過那一番說話；但是，他却絕對否認殺了人。

安立志又解釋道：「如果我存心殺人，就決不會再打那個電話去警告午玉堂。」

夏維也覺得十分合理，沒有一個兇手笨到殺了人之後還自動留下一條長長的尾巴。

「立志，你是在什麼時候打的電話？」依美問道。

「送你返家之後，我在你街口的電話亭打的。」安立志道：「我替你不值。你是無辜的，但有人偏偏要不放過你！」

夏維問道：「你打電話的時候，發覺仍然有人跟踪着你嗎？」

「不是跟踪我，是有人一直留在一輛車子裏，監視着依美。」安立志答道。

「那人是怎樣的？」夏維又問。

「我也不知道，但由離開飯店之後，一輛黑色房車，便一直跟着我們，我忍無可忍，才生起氣來，打了一個電話給午玉堂。我覺得，這是他應負的責任；責任不在那私家偵探的身上。」

「房車是黑色的，那麼，是大房車？還是小房車？」

「一輛中型黑色的汽車。」

「一直停在依美門外？」

「是的。」

「記得車牌麼？」

「看不清楚。」安立志道：「因爲那已經是夜晚，街燈也十分暗淡。」

夏維道：「你和依美都可以走了，有事我們再麻煩你吧！」

依美和安立志都大感意外，他們想不到這麼輕易就獲釋離去。

倒是午玉堂大感不滿，他質問夏維：「爲什麼你把他們輕輕放過？」

「他們決不會是兇手。」夏維說道：「因爲死者連人帶車都不是在依美住所附近的。而是在夜市中心的一間飯店對面被人發覺的。由此可知，被安立志誤會是私家偵探的，可能另有其人。」

「你的意思是說：除了王平之外，還有另一個人跟踪依美麼？」

「是的。」夏維說道：「安立志說得對了，如果他殺人，就不會打電話給你……」

夏維話猶未完，又看見他的助手辛尼，把安立志扣了手鐐，重新帶了入來。

辛尼說道：「探長，我們差一點兒就放過了他。他的確就是殺人兇手！」

「你怎麼知道？」夏維也大感驚奇。

「我在他的汽車行李箱後面，找出一把染有血漬的兇刀。」

這一來，所有的人都呆了。

只有被扣上了手鐐的安立志，態度安詳地苦笑道：「我如果有胆殺人，會不會笨到隔了一晚，仍把兇刀留在自己的汽車裏？」

夏維令人押住安立志到外面停車場去，一批探員正在那兒偵查。

擾攘間，呂偉良和阿生也因爲接得依美的電話，而匆匆趕來。這時依美因安立志再被拘禁，仍未有離開警局，因此，她約畧把事情說了一遍。呂偉良聽了之後，再聽聽夏維探長的意見。

結果，他們都覺得安立志的確是無辜的，但是，由於那一把染有血漬的兇刀，警方又不能不暫時把安立志拘禁起來。

午玉堂這一回應該滿意了，但他仍然跑到依美的身旁，說道：「你這壞女人，害死了我的兒子還不够麼？還害死了我聘請的私家偵探，到頭來還害了你的男朋友，我問你良心上覺得怎麼樣？」

這時候，警局的停車場上，擠了大批新聞記者，雖然他們被警員們制止衝前，畢竟仍有很多人可以清楚聽到午玉堂的謾駡聲。

依美感到無限羞辱，「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回頭就要衝破包圍着他們的記者群，可是，夏維探長已經示意辛尼把她帶進警局中去。

本來依美就沒有嫌疑，但由於她曾與安立志在一起，現在安立志的汽車裏發現了兇刀，夏維覺得須要對她進行更詳細的詢問。

經過檢驗之後，證明兇刀上的血漬，就是死者王平的。但是，兇刀之上竟找不出安立志的指紋。

不過，這也不奇怪，聰明的兇手，都懂得抹去自己留在兇器上的指紋的。所以，安立志還是被扣留問話。

依美在作過了口供之後，獲得離開了警局。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做了護花使者，開車送依美返家去。

在汽車裏，呂偉良問起依美昨夜裏她和男友在一起時的情形——其實絕大部份他已經知道了，但他還是假作不知的問下去。因爲，他要考驗一下依美是否够坦白和誠實。

結果，呂偉良發覺依美所說的，都跟他昨晚所見的，完全脗合。

因此，呂偉良經過細心分析之後，認爲兇手一定另有其人，决不可能是安立志。他說：「根據我在警局聽到你們幾個人的口供，安立志在八時十分左右打電話去警告午玉堂，那時還有人在監視着他。但是，不怕坦白對你說，八時十分；我們剛好由那間飯店出來，也看見王平坐在他的小房車裏。而且，極有可能已經死了。因爲我們當初以爲他會跟踪我們，結果他坐在汽車裏，動也不動一下。換句話說，駕着中型黑房車，在你家裏附近監視的人，不是王平，是另外一個人。」

依美怔了一怔，問道：「什麼？你也在那間飯店出來？」

「是的，我們也見到你和安立志在一起，但我們沒有叫你。」

「爲什麼？」

「坦白說，我們對你仍有所懷疑，我們希望知得更多一些。」

「唉！」依美又嘆了一口氣，「其實我現在變成了一個不祥人，所有對我較好的男朋友，到頭來都會凶多吉少。」

「如果探長够精明的話，安立志遲早也沒事。因爲許多事實都可證明他沒有罪。最重要的是：你和安立志一直在一起，他沒有離開過你，直至到他打電話警告午玉堂爲止，他仍未知道王平實際已經被人殺了。而且，夜市中心區，距離你府上，起碼也有十五分鐘的車程。所以，安立志更不可能在打完電話之後去到夜市中心殺人。」

「是的，我可以保證，由離開飯店至返抵家中，立志一直沒有離開過我。」

「那麼，安立志顯然是被人嫁禍的。」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爲什麼他會給人嫁禍。」

「立志的人緣很好，照理是沒有仇人的。」

「依美小姐，請恕我唐突地問你一句，到底有多少男朋友追求你？」

「追求我的男子有好幾個，但最熱烈的，就是午子才和安立志兩個人。」

「如果他們二人之中，一個死了，一個被判刑，誰最有希望成爲你的夫婿？」

依美粉頰通紅，垂首說道：「坦白說吧！午子才死了之後，我已經决不再嫁人了，因爲在所有的男朋友之中，我最愛他。」

「兇手太不够聰明，他這樣子陷害安立志，結果一定徒勞無功。」呂偉良又說，「現在沒有人跟踪你了，你可以自由一點了吧？」

「不！」依美往後瞧了一眼，「你看！記者先生們又追到來了。」

呂偉良在望後鏡中，果然看見有一輛房車接踵而至。車裏坐了一個人，像是個男人。

阿生揷口問道：「依美小姐，要我設法擺脫他嗎？」

「好極了。」依美說。

於是，阿生立刻開快車，轉彎抹角的，使到後面那一輛汽車無法可以跟得上。然後，阿生才繞了一個大圈，把依美送返家中去。

趕盡殺絕　異想天開

依美走出汽車，呂偉良問道：「要不要我送你上去？」

「用不着了。」依美說道：「你們送我一程，我已經非常感激。」

「那麼，再見吧！」呂偉良揮揮手，就示意阿生把車子開走！

依美獨個兒拾級而上。

就當她走到樓梯轉角處，突然有個人擋住了她的去路，把她平空嚇了一跳！

「依美小姐，你不認得我了？」那人雙眼盯實了她，嬉笑着問。

依美記起了，他就是自稱爲一間雜誌記者的江泰山。

江泰山把一個紙袋交給她。依美猶疑地問：「這是什麼？」

「裏面是你的照片，忘記了嗎？是我昨天爲你拍的。」

依美接過了那個紙袋，道：「謝謝你。」

江泰山道：「可以賞個臉，陪我去喝杯茶麼？依美小姐？」

「對不起，我心情太壞了，我要返家休息去，改天好嗎？」

江泰山苦笑，聳聳肩，道：「本來我也知道一定碰釘的。不過，我正是因爲你發生了麻煩，所以才大膽邀請你一談。」

「……」依美怔怔地望着他，因爲她參不透這一句話的含意。

江泰山又說：「如果你有困難的話，我可以帮你忙，只要你吩咐，我一定能爲你做到。」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我希望你慢慢明白，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啊。」江泰山神秘地笑了笑，然後走了。

依美帶着極度迷惑的心情，帶了那個紙袋返回家中。

她把紙袋裏的照片掏了出來，無論角度，光綫，構圖等等，都拍攝得極具水準。即使當時的依美心情極度不佳，還是美艷得動人。

照片是七彩的，顯然經過放大和加工，所以每一幅都十分精緻。

依美的母親由裏面出來，看見了這一叠照片，反而忘了依美是剛由警局回來的。她感慨地說道：「依美，我早就說你是一塊明星的材料，要是你早聽我的話，現在你已經大紅大紫了。」

「媽，別又替我大發明星夢了好嗎？」依美瞪了她一眼，「我知道你希望我成爲大明星，多賺一些錢，所以我索性替你找個有錢女婿，但是，不知是你不够運氣，還是我倒霉，結果，一切好夢也成空。」

依美媽說道：「只要你把一切心事全都放下來，由現在開始也不太遲。」

「你的意思是……」

「有一間大電影公司的老闆是我認識的。依美，只要你乖乖的聽我的話，保證不出三年，你就會紅到發紫。」

「紅到發紫又有什麼用？三年之後我還是一名新人，電影公司的老闆不會是個傻瓜，他們花錢捧紅你，一定要將你廉價地加以利用。結果，你還是無法完成你的發財美夢的。媽。」

「那你就錯了。有個星媽柯老太太是我的朋友，她的女兒柯珍珍就是個好例子。前幾年，珍珍還是拉着一把鼻涕的小女孩，但數年後的今日，柯珍珍已經是個大明星，柯家一家大小就由她一個人負担。嘿！柯老太太前幾年跟我搓麻將，還經常欠我的錢，現在嘛，打開手袋，就全是一百、五百元的大鈔。」

依美瞪了她一眼，道：「難怪你羨慕的，因爲你從來只見到明星的表面，却不明白電影圈裏的黑暗。」

依美說完，就跑進房間裏去了。她當然明白她母親的心意。依美媽沒有了丈夫，也沒有兒子，一切希望寄託在女兒的身上。正如許多母親一樣，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兒，就自然而然的，希望她成爲電影明星，因爲那的確是可以名利雙收的行業。

但是，依美却不以爲然。她以爲一個女人，最重要的還是找個好歸宿。剛才那一番說話，自然也只不過是氣氣她母親罷了。想不到依美媽竟認眞起來，以爲她那幻滅了的「星媽」美夢，也快要重現了。

其實也難怪依美媽這樣想的，事實上此時此地許多女人都會像她一樣想法，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的美夢實現了，有些則碰到頭焦額裂。

一個女人本身頭腦簡單，沒有學問，沒有工作能力，也沒有財產，一旦丈夫死了，或者給丈夫遺棄了，自然而然就會把一切希望寄託到兒女的身上。就像依美媽所說的柯老太太，女兒珍珍薄具三分姿色，但沒有學問，最容易賺錢的方法，當然就是加上七分打扮，把她捧成明星，變成一棵搖錢樹。這就是發着「星媽美夢」的典型例子，但像柯老太太那麼幸運的，相信十中無一。於是，悲劇往往亦因此而發生。

由「最有希望的明日之星」而變爲「剪綵明星」的，固然大有人在，更可悲的，還是有些變成人家的黑市太太，舞女，撈女甚至妓女，這一類例子更是多到不勝枚舉，觸目皆是。

可惜像依美媽這一類半文盲的女人，却從來不知道這一類事實。

依美獨個兒關在房間裏又哭了，可是她母親還在對住那一大叠照片，在做着白日夢！

× × ×

在午玉堂私邸的大客廳裏，擠了許多專家和顧問。他們正研究如何進行向政府洽購北郊那座森林的可能性。

有人認爲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但是，座上有位顧問人員提出意見說：「大家不要忘記，這是一個最講究現實的政府，最不可能的事，也會變成有可能的。」

有人立刻附和着說道：「對了，金錢是萬能的。我以爲：只要付得出相當代價，政府一定會心動的。」

剛才說話的那位顧問又說道：「大家不要忘記，政府不過是由若干人員組成的，一切决定，既然操諸這班人的手中，我們就不妨向這班人動一動腦筋。」

「對了。」有人拍腿讚好。「俗語說得好，有錢可以駛得鬼推磨，我們可以派人向有關方面拉攏一下。做官的人不過志在賺多一點，眞正爲市民服務的，試問有多少個？所以，我們只要肯花錢，他

自然而然會在毫無辦法之中，替我們想出一個辦法來。」

「不錯！」另一名智囊團中的人物又說道：「路是人行出來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目前最担心的，還是那些民選議員，只怕有人提出這法案時，那班民選議員會反對。」

「你又弄錯了，什麼民選不民選，坐在政府會議桌旁邊那一班傢伙，根本就全是應聲虫，大人們的決定，這班小鬼又怎敢反對？這個你儘管放心好了。」

「對啦，我以爲目前要討論的，就是如何拉攏一兩個可以說得話的大人，讓他在下次政府會議中提出這項建議。最堂而皇之的說法，當然就是：爲了增加政府的收益，應該把若干公地出售。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那座森林在內。」

「是的，這個政府，說穿了一切做作也不過在演戲，我們老闆既然有的是錢，自然就有足够的資格做他們的導演。」

這一群專家與顧問一直以來就是午玉堂的智囊人物。午玉堂許多大決策，也是他們討論出來的。所以，午玉堂對他們十分信任。

但是，就當他們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時候，午玉堂竟然默然無語地，坐在一旁沉思。一些意見也沒有似的，任由各人討論下去。

其實，這些日子以來，午玉堂的心情就是這樣恍恍惚惚的，滿懷心事也不知從何說起。

午玉堂試過在最沒有辦法的時候，把這班幕後人找來，他們總會替他想出一些好辦法來，但是，現在午玉堂在最創痛的時候，這班專家與顧問，就沒有辦法替他療傷。

是的，午玉堂只要想起他心愛的兒子，就感到有點惘惘然若有所失。因此，他只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其實就是命令！

他對在座的人說道：「不惜任何代價，我一定要購下那一座森林，辦法由你們自己去想，想到了就告訴我吧！」

說完，他便跑到樓上的臥室去休息了。

由於午玉堂的心情是那麼的沉重，語氣又是那麼的愼重，所以這班智囊團人物，也就更加戰戰兢兢。當然，有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他們又怎麼可以由智囊而變成了飯囊？

因此，他們決定要替午玉堂鋪平一條路，讓他能够眞的成爲森林的主人。

可是，當午玉堂進入他的臥室之後不久，一個電話便由總機接駁到床頭分機裏來。

對方是一個陌生的男子，午玉堂根本未聽過這聲音。

那人道：「午先生，你不必驚奇，雖然我們從未認識，但我知道閣下的一切包括最近的遭遇。」

「你是誰？」午玉堂問。

「我是森林的主宰。」

「別開玩笑了，誰不知道森林是本市政府所有的？」

「你錯了。我才是森林的眞眞正正主人。因此，我趁早警告你，不要再打森林的主意。當然，我說的只是北郊那一座森林，令郞雖然在那兒身遭不測，但那是與人無尤的。」

「誰說與人無尤呢？如果你說你自己就是森林的主人，那麼，你便是要負此責任的人！」午玉堂生氣地說道：「否則，你還是少管我的事。」

「那是說，你果然像外間傳說一樣，一定要購下這座森林嗎？」

「對了，而且，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動用我午某名下的一切財產，我也要得到它。然後，我要趕盡殺絕！把所有的樹木鋸下賣掉，斬草除根。把那兒夷爲平地！嘿，我要看到時那些毒蛇猛獸，還逞什麼淫威！」

「你眞的要這樣做？」

「是的。」午玉堂反問道：「你可是一位新聞記者之類？」

「嗯……」對方支吾着。

「我看，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必然是個新聞記者，故意虛張聲勢的，無非要找一些內幕新聞罷了。那麼，這應該是最好的寫作題材！要是你能爲我潤飾一下，說我是大企業家，也不愧是個偉大的開荒者，亦無不可。因爲，我會向外間宣傳，把一座無用的森林區，改建成爲一個衞星城市。這多動聽呢？哈哈……」

午玉堂神經質地，狂笑一陣。

對方忽然認眞地說道：「午玉堂，如果你堅持這樣做法，那麼，我也不妨告訴你：你完了！」

「你說什麼？」

「叮！」的一聲，電話掛斷了。

午玉堂握住聽筒，獃了好一會兒，才生氣地重重的擲了下去！

他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中，反正就像安立志那個警告電話一樣，結果對他還是一點麻煩也沒有，私家偵探王平被殺，警方也只是照例問幾句口供而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

現在他眞担心的，倒是樓下大廳裏那一班智囊團，不知會不會變成了沒有用的飯囊。

又是一個內綫電話接駁入來，這是樓下他的一位顧問人員接進來的。

那位高級顧問向他報告說：「老闆，初步辦法我們已經擬好了。如果你沒有意見，我們立刻派人去找一位議員大人商量一下。據我所知，這位大人最近花了一大筆錢購來一枚一級勳章，他的銀行戶口難免須要補充一下，這正是我們的大好機會。再加上他新近擁有一級勳章，說話自然有力許多。你的意見，認爲怎樣？」

「妙極了！」午玉堂立即就說，「你們快去進行，我要盡快有結果。」

「好吧！老闆，你等着我們的好消息吧！」

午玉堂把電話筒掛上了，神經質地笑將起來，這些日子以來他就老是這樣，以其說是歇斯底里，倒不如說是心理變態吧！

這是無法解釋，但却可以想像得到的，午玉堂生平的希望都寄託在兒子的身上，把他愛得如珠似寶，如今一旦出了亂子，每當他想到這是無可挽救的事，他就往往會表現得啼笑皆非。

這種失常的情形，連午玉堂本人亦無法知道要維持到什麼時候。也許，在完成了他的計劃之後，總會較爲心安理得了吧？——他這樣想。

他的計劃就是：趕盡殺絕那森林中的毒蛇和猛獸。

但是，事實上事情的發生會發展到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到了晚上，午玉堂本來有應酬的，但他婉拒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自從他的兒子去世後，他已經深居簡出，大部份時間留在家中。

那一晚，他輾轉反側，也無法入眠。等到他疲倦欲睡時，已經不知是什麼時候了。

他只知道睡在朦朦朧朧的時候，他已經成爲森林的主人。

於是，他不可一世的高聲呼喝着，下令將森林中隱藏着的毒蛇猛獸，趕盡殺絕，把所有的樹木變成木材，再變成金條和鈔票。

他正在得意洋洋之際，似乎聽到了一些異聲，那是大蛇移動的聲音，又好像聽到一種極其神秘的聲音說道：「你把我趕盡殺絕，現在我也要跟你拚了！」

他覺得一陣腥風吹來，「嘩啦」一聲，登時把他嚇得瞪大了雙眼。

一條大蟒蛇此刻已衝破了玻璃窗門，竄了入來。但是，這決不再是做夢，而是眞眞正正的，一條丈多二丈長的大蛇，正朝住床緣這一邊，慢游了過來！

午玉堂伸手正待推醒他的妻子。這時他才發覺，他的妻子已經跑到洗手間去了。

他急忙就要下床逃走！但是，那條大蛇已經衝到了跟前，跟他糾纏起來。

蛇身粗如大腿，午玉堂立刻就感到吃不消，高聲呼叫着：「救命……」

這時候，他的妻子正由外面返回房中，「嘩啦」一聲已經使到她大感驚奇，再聽到丈夫這麼一叫，更加心知不妙，及至推門入來，看見一條大如人腿的大蛇糾纏住她的丈夫，登時把她嚇得揚聲大叫起來！

於是午家上下人等，紛紛撲入房中，營救他們的男主人。幾名壯健的男僕，首先趕到，以利刀木棒襲擊那條大蛇，午玉堂却在慌亂中把一個枕頭塞進了蛇口中去。

睡在隣室的二名保鏢，雖然有槍在手，反而感到無從下手。因爲此刻人蛇纏在一堆，只要射差了少許，子彈就可能弄出了人命。

還是男僕們的利刀木棒厲害，大蛇在跟午玉堂糾纏之中，連吃了幾刀，痛得滿室亂竄亂滾，把房中的東西弄翻了不少。

人蛇既然分開了，那二名持槍的私人保鏢，也分別連放了幾槍，子彈射中蛇頭蛇身各處，終於死在血泊之中。

午玉堂撫摸着幾乎給纏得窒息了的頸項和喉嚨，猶有餘悸地透了一口氣。

他瞪住那條大蛇的屍體，出奇地問道：「牠怎麼樣入來呢？」

花王和看門人都莫名其妙。因爲看門人是照顧前門的，花王則照料後園，他們既然不知道，其他的人更加如在夢中。

爲了防止再有另外一條大蛇隱藏屋內，午玉堂一邊令各人展開連番搜索，另一方面，也吩咐下人打電話去報警。

這時候，午玉堂才發覺已經是凌晨差不多三點了。

轉眼之間，午宅之內又熱鬧起來了。到處燈光火着，保鏢與男僕們，分頭在屋內和園子裏搜索。

大概似乎就只有那麼一條，看情形牠是由花園的罅縫中攢入來的。然後爬上二樓露台，再由窗口闖入午玉堂的寢室！

警方在數分鐘之後，也趕到了現場調查。敏感的記者們，也聞風而至！午宅之內更加弄得鬧哄哄的，但現場却亂得像一團糟！

差不多一直鬧到天亮，警方仍在現場展開一連串偵查工作。蛇虫專家在研究來龍去脈；警方的偵探，却在研究保鏢所發射的子彈；新聞記者却在問這個問那個。眞的是熱鬧非凡！

蛇虫專家認爲這麼大的一條蛇，由北郊荒山中

或森林裏逃到這裏來，不可能一直沒有人發覺。雖然時在黑夜，總也有人發覺的。而且，他們也不明白，爲什麼這條大蛇到處不去，偏偏要去騷擾午玉堂？

於是，敏感的記者們，不難會想到關於傳說中，午玉堂要向政府購下那座森林的事。

有人問道：「午先生，你以爲這與你企圖購買森林的事有關嗎？」

午玉堂毫不考慮地答：「不可能的，大蛇怎麼也知道我這企圖？」

「那麼，你會不會懷疑到有人作怪？」另一位記者又問：「例如，有人在指揮那條大蛇向你們偷襲，你以爲有此可能麼？」

午玉堂給他提醒了。他想起那個警告的電話來源，於是他把這件事，連帶向警方報告了。

一位警長道：「午先生，這一類警告電話，你應該立即向我們報告，如果我們早派人來這裏保護你，今晚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午玉堂道：「要不是發生了這件事，我根本就不會把這些電話放在心中。不過，現在想起來，兩件事的確有些關連。」

「好吧！就請閣下把最後決定告訴我們。」一名記者說道。

「什麼最後決定？」

「就是那座森林的事。」

「噢！我當然不會放棄我原來的計劃的。」午玉堂十分肯定地說：「我會盡我的一切努力和辦法，完成那偉大的創舉。」

又有人問：「你認爲購下森林也是偉大的創舉，這話怎麼說？」

「在我的記憶中，似乎還沒有人像我一樣這麼有魄力，把整座森林購下。尤其是那郊外地區，荒僻得很。但是，如果政府批准我的請求，大約不出十年八年，那處便是一個衞星城市，保證可以令到各位耳目亦爲之一新。」

記者羣中又議論紛紛。

不一會，又有人問道：「閣下購買了那座森林之後，如何安置樹林中的野獸？」

「暫時我未有想到這問題。但是，根據大自然適者生存的原理，牠們可能會向北移，逃回更北地區的深山野嶺去。」

「有人認爲，閣下在爲令郎報仇，所以才會購下那座森林。有這回事麼？」

午玉堂笑了笑，道：「死的已經死了，還有什麼報仇不報仇？不過，我不否認，這種生意眼，是由這件意外事件而產生了靈感的。」

午玉堂所以不直認他的眞正企圖，是爲了担心影响政府的決策。

天亮之後不久，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因爲聽到收音機的新聞報名，而匆匆趕來。

午宅附近，也集合了不少看熱鬧的人羣。而警方的調查工作，也告完成，現場只留下一名警員看守着而已。

呂偉良走到午玉堂身旁，笑道：「想不到你還未眞正成爲森林王國的國王，就已經有子民來朝見你了。」

午玉堂道：「別開玩笑了，原來你也知道我的發展大計麼？」

「何止我知道，許多人也知道。不過，我以爲你打錯了算盤。」

「爲什麼？」

「你企圖把森林移爲平地，無異趕絕森林中的毒蛇野猴，牠們無處棲身，後果就令人担心。」

「你少担心吧！我只是有意購下那座森林，至於實際用途，至今我尚未決定下來。」

「至今爲止，那座森林中，我們只發現有蛇類和野猴，至於有沒有其他野獸，我們還不大清楚，要是你將它保存下來，只供作遊覽或狩獵區，倒還可以，否則，我担心像昨晚發生的怪事，還會不斷發生。」

「你的意思是：這條大蛇是來對我進行警告的嗎？」

「我想是的。」

午玉堂忍不住呵呵大笑起來。

呂偉良當然知道他笑什麼，但仍然問道：「你笑什麼呢？」

「你好像在存心要嚇我。」

「我是一片好意的。」

「謝謝你的好意，呂先生。」午玉堂面色一沉，又變得非常認眞地說：「我不妨告訴你，任何人無法將我的計劃改變！」

「那麼，我只好在這裏祝你早日登上森林王國的王座了！」呂偉良輕輕一笑，便拄杖離去！

阿生隨着他，問道：「師父，你以爲他的計劃會成功嗎？」

「當然會的，這個政府是一間大公司，每一個部門的人都在拚命想辦法多賺一些錢，而午玉堂有的就是錢。但是，如果我的推測不錯，不幸的事情，將會接二連三的發生。」

阿生默然無語。

呂偉良一邊走上他的汽車，一邊沉思着。想不到就在這時候，鎂光燈一閃，一名好像是記者的人，不知什麼時候早已伺候在附近。

阿生瞪着他問道：「你幹什麼？」

那人說道：「二位就是呂先生和阿生兄弟？本人是記者。」

呂偉良道：「你似乎找錯對象了。」

「不！一點也不！午玉堂我們已經訪問過了，現在我們只是要知道閣下的意見。」

「我有什麼意見呢？」呂偉良聳肩道，「我本來就是局外人。」

「你太謙了，我早聞大名，也知道閣下是個行俠仗義，抱打不平的大俠士。現在我只問問你：剛才午玉堂對你表示了一些什麼意見？」

「爲什麼你不直接問問他？」

「他在轉彎抹角。」

「他對我也不見得够坦白。」呂偉良道，「他覺得他的計劃一定成功的。」

「你的意見認爲怎樣？」

「只要午玉堂有決心，他一定成功的。」

「他準備怎麼樣做？」

「他說過沒有決定，但是你相信嗎？」呂偉良笑了笑，「我看，他如果購下了那一座森林之後，他會把那裏的樹木全都砍下來，既可賺回一筆，又可以把那兒的毒蛇和野猴趕絕，藉以滿足他這種變態心理。」

那人怔了一怔：「他眞的會這樣做？」

「雖然，這只是我的推測，但這會很快見諸於事實的。」呂偉良忽然又問：「閣下是那一間報社的記者？」

「嗯……」那人想了想，「我不是報社的記者，是一間雜誌社的。」

「雜誌社？」

「是的。」那人看看腕表，道：「對不起，我要趕回去交差了，再見，兩位。」

他說完揮揮手，頭也不回的，便走了。

呂偉良呆了一陣，不禁說道：「這人好怪！」

阿生也瞪住了他的背影道：「神經質的人！」

師徒二人坐在汽車裏，看見那人匆匆登上一輛中型黑色房車，然後離去！

呂偉良喃喃地說道：「這一陣子，午玉堂可謂出盡風頭了。」

「是的，他的兒子死了，鬧了一陣；然後又是他的保鏢遇害，自然他又成爲新聞人物；想不到現在這麼大的一條蛇又把一大羣記者召到這裏來。」

「往後的日子，要是他眞正成爲森林的主人的話，風頭更盛了。」

阿生正要開車離去，呂偉良看見探長的助手辛尼在附近出現。於是他又跑下車去，走到辛尼的身旁，叫了他一聲。

辛尼正在附近不知觀察着一些什麼。他看見呂偉良突然走過來，也有點驚奇。

「怎麼你也來了。」辛尼問道。

呂偉良笑道：「是的，這裏出了大新聞啊！你又在找什麼？」

「還不是爲了午玉堂麼？」

「他怎麼樣？」

「他對探長說，曾經被人用電話警告，但他很倔强，決定要向政府洽購那一座森林，結果昨晚就出了事。我現在要在附近街道觀察一下地形，看有沒有可能，有人先把一條大蛇收藏在鄰近，到了晚上才把牠放進午家裏去。」

「有了線索嗎？」

「還沒有。」

呂偉良拍拍他的肩膊道：「別浪費時間，指揮大蛇偸襲午玉堂的人，可以用汽車載運，也可以用別的方法，你的上司的頭腦，似乎開始退化了。」

辛尼說道：「那條大蛇你可見過了沒有？足有丈多二丈長，午玉堂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不過，據我所知，那不是一條毒蛇；看情形指揮着大蛇到午宅去的人，可能只是一種警告。」

「你眞的也相信大蛇是受人指使的麼？」

「是的。那人的目的，大概先嚇嚇他，希望他打退堂鼓。」

「但是，他很決定！」

「所以，你們還有一陣子好忙呢。」

辛尼苦笑着說：「有錢人的想法，有時眞古怪。如果我是他，我會省回這一大筆錢。」

「對了，如果我是他，索性派人潛入森林中去，放了一把火，同樣可以達到趕盡殺絕的目的。」

「但是，他一定也明白，警方已經把那兒列爲禁區，不准任何閒雜人等，接近那裏。」辛尼說道，「除非他有本事自始至終令到下手的人守秘密，否則，他一定會吃官司。結果他是會後悔莫及。」

「森林那邊，一直有人看守嗎？」

「我也不大清楚，相信是的。」

呂偉良好像想起了一些什麼，與辛尼告辭之後，又回到他的汽車裏去，對阿生說道：「把車子開往北郊的森林裏去。」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發現了一些什麼嗎？」

呂偉良道：「如果午宅那條大蛇是來自森林中的，又假定那條大蛇是由人指揮的，那麼，森林裏一定有線索可尋。」

「但是，森林已經被列爲禁區了。上一次我們也不得其路而入。」

「路是人行出來的，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去到那兒之後，辦法一定有。」

車子直駛向北郊。

在分岔路的路口，有「鐵馬」攔住了去路，旁邊掛了一塊木板，上面漆上了一層黃漆油，黑色的字體寫住：「危險！」下面一些小字是：「任何人等，除非經本局批准，否則不准進入這禁區之內。警察局示。」

阿生把車子停下來。

呂偉良下車視察了一遍，發覺附近並沒有警員巡邏，更沒有人在此駐守；於是把「鐵馬」移開，讓阿生把車子開進分岔路去。

車子一駛進了分岔路，差不多就於進入了森林區，因爲路旁滿是矮林和荆棘，再加上野草叢生，小路彎曲，車子的速度幾乎要減到最慢！

阿生忽然把車子停了下來，瞪住前面說道：「糟糕！好像有警察駐守在那邊呢！」

呂偉良也不由自主地，把視線移到最前面去。果然在野草掩飾下，依稀見到有一輛車子停在那矮林的背後。阿生打算把車子退後，但呂偉良低聲說道：「就把車子駛過一旁，我們可以繞道入內。」

阿生於是把車子開到路旁的矮林旁邊的空曠草坪上。師徒二人下了車，正待繞小徑進入森林腹地去；呂偉良忽然拉住阿生的衣袖，出奇地低聲說道：「奇怪！那是一輛私家車呢。」

阿生也循勢望過去，發覺果然是一輛黑色的中型房車，而且似曾相識。

呂偉良又說：「是他！他怎麼會跑到這兒來呢？奇怪！」

阿生很容易也想起了，這輛黑色的中型房車，正是那個自稱記者的男子的；想不到他訪問完呂偉良之後，竟摸到這兒來了。

阿生道：「他到這兒來幹什麼？」

「也許是爲了採訪一些蛇的新聞吧？」呂偉良又對阿生說：「我們可以不必担心警察來干涉了，來吧！我們不妨光明正大的入去。」

可是，就當他們走上幾步之際，阿生突然驚叫起來，呂偉良望向草地，只見一條青竹小蛇，正急竄過來；來勢甚快！也難怪阿生嚇得急忙驚叫！

呂偉良不假思索，鐵杖出手，就待擊向青竹小蛇的頭部。

但是，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聲尖銳的口哨聲傳來，青竹小蛇止住了去勢，回轉頭來，匆匆離去了。

那一聲尖銳無比的叫聲，有如超音速噴射機掠空而過時所留下的嬝嬝餘音。

阿生抹了一把汗。

呂偉良也沒有去追擊那條長僅尺許的青竹蛇兒。他本來也不是個嗜殺成性的人，但當遭遇到外來的侵襲時，就不能不反擊！那不過是爲了自衞！

阿生看見那條小蛇攢回一處樹洞中去，不禁怔怔地說：「誰在吹口哨？」

呂偉良的視線在四下裏搜索，也無非想找出吹口哨的人。

但是，附近忽然又變得鴉雀無聲；除了他們之外，眞的是什麼人也沒有。起碼在他們的視線範圍之內，就找不到第三個人。

不過，呂偉良和阿生的心裏都明白，既然有人吹口哨，附近也當然有人隱藏起來；只是他們看不到對方而已。甚至他們懷疑，這個人就是那個自稱記者的男子。

呂偉良和阿生再往前走，隱約聽到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二人不由自主地，仰首望向樹上，只見一條人影飛快地一掠而過！

那身形之快！幾乎連肉眼也不能看得清楚，只覺得一團黑影飄忽地一盪而過，那一剎那的印象，像是人又像是一隻大猴子。

幌眼之間，那身形已隱入另一棵枝葉更爲濃密的大樹之上。

一條長長的青籐，飄飄然盪了回來；這正好表示剛才那身形是憑了這一條青籐由這一棵樹，盪到了那一棵大樹去的。

只是委實太快了，師徒二人仰首上望的時候，太陽正由樹葉縫中照射下來，因此在樹影婆娑之中，在他們的視覺中所留下的印象，就只是一些黑影在一掠而過，像人又像猴。

呂偉良拄杖急奔，同時也低聲對阿生說道：「快到外面去！」

阿生也沒有滲透他這句說話的意思，便尾隨着他，走了過去。

呂偉良所走的方向，正是剛才他們所曾見的那輛黑色房車所停放的地方。

阿生立刻就明白過來，呂偉良大概也想到了剛才在樹上高來高去的黑影，可能就是駕車到這裏來的那自稱記者的男子。

呂偉良發覺車中沒有人，再仰首望向樹上，也看不見什麼。正驚愕間，背後突然傳來了一陣步聲——有人踏在乾枯的樹葉上走路，自然而然的發出了一些很特別的音響。

阿生心裏一凜，立刻回轉身來，嚴加戒備！

呂偉良也回頭一看，發覺那是一張熟識的臉譜。不久之前，他們才在午宅附近見過的那個雜誌社記者，果然又在此出現了。

「呂先生，阿生兄弟，眞巧啊！」那記者態度十分的輕鬆。

呂偉良只好陪着笑臉道：「怎麼又在這裏見到你？太湊巧了！」

「我以爲我對森林中的事感到興趣，想不到你也有這一份閒心。」那記者又說。

「是的，奇怪的事太多了，偏偏在下又是個好奇心十分重的人。」

「你以爲那一件事最奇怪？」

「遠的不說了，剛才我們差一點兒就給一條青竹蛇兒咬死！」

「噢！是的，青竹蛇兒口，黃蜂尾後針，都同樣是十分可怕的東西啊！我也差一點兒就沒有命了，還好在千鈞一髮之際，那青竹蛇兒不知怎的，竟然自己打退堂鼓。」

阿生心裏道：「這傢伙好會裝模作樣啊！」但是，他沒有說出。

呂偉良道：「我的遭遇與你一樣。眞奇怪！那口哨聲，像是一個人吹響了的。」

「我還道是猴子的，你怎麼會想到是人吹出來的呢？」那記者道。

「我不過胡亂猜猜。」呂偉良又問：「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正如閣下剛才所講的一樣，奇事太多了，我希望揭開一連串的謎。」

「例如那些？」

「例如：午子才被猴子所殺。又例如：大蛇怎麼會離開森林，跑到市區的午宅去？」那記者想了想，沉吟道：「這裏面似乎隱藏着一些什麼似的，你以爲是不？呂先生。」

「是的。可惜，要查出這些事情的幕後情形，相信也不容易。」

「我跟閣下的想法不同。」

「怎麼不同？你以爲有辦法查出內幕嗎？」

「是的。」那記者又問：「你有沒有看過我們那本野聲雜誌？」

「還沒有機會拜讀。」

「那是一本專門性的雜誌。」

「關於什麼的？」

「關於野獸的。」

呂偉良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是專門採訪這一類關於野獸的新聞的？」

「對了，我本人也是半個專家，我喜歡研究各種野獸的特性。」

「素仰素仰！」呂偉良伸出手來，想跟他握一下。

但是，他沒有把手伸過來。

呂偉良有點尷尬，那記者却說道：「對不起，我雙手沾了藥。」

「什麼藥？」

「琉璜之類，可以防止蛇咬的。」

「你果然不愧爲專家。」呂偉良笑道：「如果我懂得學你一樣，就不會大吃一驚了。」

「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十分普通的常識而已。」

「你貴姓？我還沒有請教你尊姓大名呢。」

「小姓江，江泰山。」他小心翼翼地，摸出了一張名咭來。

呂偉良接過一看，只見左上角印住：「野聲雜誌社」，中央印的是三個較大的字體：「江泰山」。左下角是雜誌社的地址與電話。

完全是和呂偉良在依美家中所見到的一式一樣。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他既然是一個專訪記者，自然對依美的遭遇極感興趣的。但是，他爲什麼塗上琉璜，跑到森林中來？

呂偉良正想着，江泰山又說話了。他說道：「呂先生，來吧！我帶你去參觀一些東西，你一定感到有興趣。」

「什麼東西？」

「一些令人無法解釋的事情。」

江泰山說着，就往森林深處走過去。阿生故意跟他師父墮後，低聲道：「小心！這可能是一項陰謀。」

呂偉良並沒有理會阿生的警告，拄杖跟着江泰山走了出去。

在樹林之內，轉彎抹角的走了一陣，終於到達了一棵大樹底下。

江泰山突然站住了脚，指住那棵大樹說道：「請你細心看看這塊告示牌吧！」

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清楚見到大樹樹身之上，釘了一塊小木牌，上面漆了好一些字，那些字體也十分的秀麗，可以看得出是出自有點文化修養的人的手筆，而並非胡亂塗鴉者可比。

木板已經很陳舊，上面寫住：「警告：任何人等，均不得殺害本森林中之飛禽走獸，否則，將招致無限災禍。」下署：「森林主人」。

呂偉良說道：「森林主人，誰會是這裏的主人呢？」

「那眞的是天曉得！」江泰山聳聳肩，說道：「我只是無意中發覺的。我已經把它拍攝下來，準備拿回去製版刊出。」

「你應該讓午玉堂看看。」呂偉良笑道。

「是的，我也有此打算。」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任何人也難以阻止他的計劃。換句話說，他遲早成爲這裏的主人。」

「這是違反天理的事情。」江泰山說道：「相信閣下也同意我的說法吧？人類有屋宇可以居住，飛禽走獸則以森林作爲棲身之所，互不侵犯，這是不是十分公平的事啊？」

「是的，但世界上的人口越來越多，競爭得越來越加劇烈，於是弱肉强食，這似乎也是大自然的定律之一。」

「無論如何，我也覺得這件事不合情理，必須設法制止他。」

「誰有這種力量。」

「你！」江泰山指指呂偉良，說：「這應該是你表現俠義精神的時候了。」

呂偉良苦笑道：「你別開玩笑，雖然有時我喜歡理理別人的閒事，但是，人獸之間的恩怨，叫我怎麼樣去理呢？我眞沒有這種經驗。」

「但是，我以爲你應該相信這告示牌上的警告，爲了大衆利益，難道眼看一幕悲劇卽將上演，你也不去理嗎？」

「你叫我怎麼樣去理？」

「用你的方法去制止他們。」

「我自問沒有辦法。」

江泰山嘆了一口氣，道：「難道這眞的是一個金錢統治的世界？」

呂偉良又問：「除此之外，你還發現了一些什麼？」

「這裏的動物，似乎都十分懂人性。正是『人不犯我，我不侵人』，所以，我覺得應該有人替牠們維護一下。因爲牠們不懂得說話的。」

「爲什麼你不向防止虐畜會投訴？」

「當然，我會向社會各階層人士呼籲，但是，我希望你也盡一點力量。」

呂偉良只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他留心着附近的一切環境，但既無毒蛇，亦無猿猴的踪跡，森林裏實在靜得可以。

阿生却一直沒有作聲，他除了細心觀察四周圍的環境之外，還留意着江泰山的表情，似乎覺得這個人很怪，怪得令人無法理解。

呂偉良走出森林外面，江泰山也落落寡歡地，回到他的汽車裏去。

江泰山正待開車，呂偉良忽然又叫住了他：「江先生，我還有點事想問問你。」

「什麼事？」江泰山伸首窗外，怔怔地注視着呂偉良。

「你有沒有進入森林裏面，更深更遠的地方？」呂偉良問道。

「不怕告訴你，每一個角落我都去過。」

「那麼，你可見過獅子老虎或者斑豹之類的野獸？」

「沒有，這是一個小森林而已，沒有獅子老虎，只有野猴和毒蛇，此外就是一些鳥類了。」江泰山又問道：「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一直對這森林都非常之有興趣。」

「但是，我勸你還是以後少一點到這裏來。」

「爲什麼？」

「當你不懂得迴避的時候，野猴與毒蛇都會傷害你。」江泰山說。

「但是，你不是說過，牠們都懂人性嗎？我不侵犯牠們就是了。」

「你似乎忘記了，目前牠們有如驚弓之鳥，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牠們就會以爲人類快要把牠們趕出這座森林了。」

「哦！原來如此！」呂偉良笑道：「這麼說來，他們是眞的懂人性啦。」

阿生忍不住插嘴說道：「但是，你也似乎忘記了，牠們雖然懂人性，歸根究底也不是人。牠們既不懂得看報紙和聽收音機，又怎麼知道這森林就快要易主呢？你似乎在嚇人！」

「我並沒有嚇你！我只是一番好意。」江泰山笑了笑，「牠們雖然不懂得看報紙和聽收音機，但是，你也似乎忘了牠們的後面，還有一個森林主人呢。」

說完，江泰山立刻把車子開走。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獃了一陣。

好一會兒之後，阿生才說道：「他到底是什麼人？」

呂偉良一邊拄杖走回他的汽車停放地點，一邊說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森林的主人。」

「我也這樣想。」

「阿生，快點開車，我們要追踪他！」

阿生於是立卽把車子開出了分岔路，擋在路口的「鐵馬」已經給人移開了，因此阿生可以一直把車子開出了大路去！

但是，車子一直開到市區，仍然無法再見到江泰山的汽車。

電視台，廣播台以及報紙，都同時報導了一項政府公佈的消息，那就是政府决定把北郊那座森林，售給著名富豪午玉堂。

這是一項相當動人的消息，因爲售價固高，而這一類公私交易，更屬罕見。

電台和報紙的記者，紛紛找午玉堂訪問，但是，據說午玉堂已經到外國去旅行了。

當然，許多人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這一宗交易須要他親自動筆簽字，他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去旅行呢？

卽使明知他在避開記者的糾纏，足智多謀的記者也是毫無辦法。結果就沒有一個記者可以獲得午玉堂的接見，於是只有向政府部門和午氏企業公司的秘書方面，打聽一下更詳細的消息。

但是，政府發言人照例也僅是寥寥數語，與公佈所見到的差不多。

不過，有一張晚報的記者，的確神通廣大，他不但查出了政府最近開會的記錄，還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撰成專文刊出。

內容大意是：政府在最近一次會議中，首先由一位民選議員毛各直提出動議案，爲增加政府收入，應該把一些公地出售予一些實力派的商人，讓他們加以發展，這大概就是北郊森林成交的開端吧。

專文又指出：毛各直議員最近獲得一級勳章的名人之一。他的提議應該是十分有力量的，因爲這一類一級勳章，正是此時此地名流紳士們所期望得到的「無價之寶」。能够把這一枚勳章掛在胸前，也就表示了他的地位與市長同一等級。

因此，那位記者又指出：卽使有人反對，相信也沒有用的，因爲一切都已經決定下來了。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大小各報竟不約而同的，抨擊政府的政策，認爲把一座森林售給私人，是史無前例的荒唐措施。

更有一張報紙破口大罵：這個政府越來越不像話了。

但是，輿論根本在這個地方就起不了多大作用。政府一切決策，就操諸於幾個特權階級的手裏，再加上到這兒來做官的人，除了那份優薪之外，誰不希望多賺一點兒外快？因此，烏烟瘴氣的糊塗事幹，就層出不窮，輿論罵得多了嗎？這班大人先生們，像個魔術師，數字遊戲，帽子戲法……一大套的搬出來，先騙過了一陣，到頭來還是各爲自己的荷包打算。

「鐵枴俠盜」呂偉良讀完了那份晚報的內幕報導之後，不禁對阿生說道：「午玉堂的美夢果然實現了。他的下一步計劃又是什麼？」

「趕盡殺絕！」阿生順口答了。

「金錢的力量，果然偉大。這也難怪許多人甘願去冒險，也希望拚命的多賺一些錢。」

「師父，看來我們應該去找找江泰山了。」

「是的，我也實在想看看他的反應。」

「讓我打電話給他好嗎？」

呂偉良點點頭，表示沒有意見。於是阿生就根據那張名咭上的電話號碼，撥電話到「野聲雜誌社」去。可是，小廝回答說：江泰山剛出去了。

呂偉良又想起了安立志，他仍然因爲私家偵探王平的命案，而被拘留在警局中。於是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去找依美。依美剛好留在家中看電視新聞的報導。

依美道：「這種荒唐事，令我連帶對午子才也發生了反感。你也知道，我本來很愛子才的啊！」

「這關午子才什麼事？」呂偉良故意說道。

「他一個人死了，給我帶來的煩惱固多，他的父親也像個瘋子！」

「他現在並沒有再麻煩你。」

「也够了吧？他們仍把我的男朋友扣留，眞的是不分靑紅皂白！」

「警方總會找出眞兇手的，你放心好了。」

「嘿！除非兇手良心發現，否則，相信他們就只憑綫人的提供。」

呂偉良笑道：「看來你對本市警方的辦事能力，也十分的了解。」

依美家中的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依美自己跑過去接聽。呂偉良只聽到她支吾一會，終於說道：「好吧！那我八點鐘在家裏等你。」

呂偉良無法聽得出這是什麼人打來的電話。但是，他早聽人說過，依美有許多男朋友，也許這是她的其中一個男朋友打來的吧！呂偉良這樣想。

但是，當依美回到沙發這邊來的時候，呂偉良發覺她面帶愁容。忍不住問道：「你有約會嗎？」

「是的，但不是現在。」依美一邊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說道：「你兩位來找我，到底爲了什麼事？」

呂偉良道：「我以爲你這個時候，會躱起來休息的，想不到你還在這裏。」

「警方在未弄清楚王平的命案之前，我隨時要被抽去問話。如果我眞的在這個時候躱起來，午玉堂更加會懷疑。」

「江泰山有沒有來找過你？」

「爲什麼你忽然會問起這個人來？」依美出奇地瞪住了呂偉良。

呂偉良笑道：「如果你認爲我太過愛理閒事，你可以不答我。」

「……」依美支吾着，想了想才說道：「你怎麼也認得這個人？」

「說起來你也許不會相信，我們是在北郊的森林裏面認識的。」

「森林裏？」

「對了，就是你男朋友午子才被害的那一座森林裏面。」

「是的，他也告訴過我，經常到那兒去研究野生動物。」

「你們認識很久了？」

「不！才不久呢。」

呂偉良道：「他最近有沒有來找過你。」

「有的。這個人，相當有趣。」

「更有趣的事情，還會陸續發生的。」呂偉良笑了笑，然後告辭了。

森林主宰　控制大局

議員毛各直的私邸，突然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他就是野聲雜誌社的記者江泰山。

毛各直一直以來就是當地的名人，最近更由於獲得一枚一級勳章，而更加惹人注目。其實，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值得驚奇，一切都不過是錢作怪而已。一個靠走私發達的，只要懂得門路，搖身一變又可以變成紳士。

最笑話的莫如一個靠開設廟宇，收香油費發達的，竟也成爲紳士。當然，除了那間導人迷信的廟宇之外，他還幹一些什麼見不得光的生意，那就只有天曉得了！

還有幾個乳臭未乾，擅住結他站在音樂台上的長髮少年，「爺爺，吔吔吔」的亂叫狂跳，到頭來也獲得了什麼勳銜。也難怪那些利用生命代價換取國人自由的英勇戰士們，一怒之下把一類汽水蓋似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

儘管如此，當地的富人們，還是以一級勳章作爲他們在名利場上競逐的最後努力階段。江泰山也是摸準了毛各直喜歡出風頭的心理，而獲得這位新貴人的接見。

江泰山見面第一句，就嬉笑着說：「首先恭喜閣下獲得一枚勳章。」

「嘻嘻，那不過是主上的錯愛罷了！」毛各直的鼻子往上一擠，露出了令人反胃的笑容。

江泰山道：「不過，在下今天到來，並非採訪閣下獲得一級勳章的事，而是要了解一下關於政府出售北郊森林的事。」

「你一定是看到了某晚報的內幕報導了，是不是？」

「是的，據說這是閣下向政府提出的，對嗎？」江泰山又問。

毛各直毫不諱言地說：「不錯，如果那不是事實，我也不會放過你那位行家的。」

「閣下眞有頭腦，竟替政府想出了這麼一條發財大計來，也難怪你獲得一級勳章了。」

「這是廢物利用，那一座森林，本來就沒有多大的用處。」

「不過，你似乎疏忽了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買主的眞正企圖是什麼，你似乎一直沒有考慮到呢。」

「我明白的，你在担心午玉堂會把木材砍下，其實，那座森林毒蛇太多了，這樣做正是爲民除害的正確做法。」

「森林裏除了毒蛇之外，還有猴子和雀鳥等等野生動物，以後牠們如何生活下去？」

毛各直又是一陣呵呵大笑，說道：「你怎麼會替那些飛禽野獸担心起來了？」

「也許你以爲我言過其甚，其實這一次你這建議可能造成極大的災害。」江泰山又把一張照片拿了出來，遞給毛各直看。那照片所示正是森林主人的警告告示的縮影。

毛各直一邊接過那照片，一邊問道：「這是什麼東西啊？」

江泰山道：「是我進入森林中拍攝。」

毛各直看完又看，還是一頭霧水。他說：「請你把這些中文的原意告訴我好嗎？」

「怎麼？你看不懂？」江泰山出奇地瞪住他。

「有什麼稀奇呢？我的英文好過中文。」

「你似乎忘記了你是個中國人。」

「你也似乎忘記了我已經不是中國籍。」

「嗯……」江泰山啞然失笑道：「如果我是你，我索性把頭髮染金，把鼻子弄高，甚至把眼珠兒也挖了出來，換過一對碧綠色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雖然你是個記者，但你不要忘記，我只要簽個字，就可以把你遞解出境。」

江泰山笑了笑，站了起來。說道：「你的說話，我會緊記心中。」

說完他便走了。

毛各直給他弄得進退維谷，剛才那一番說話，他自問說得太過火了。因此，他一方面担心江泰山會宣揚出去，報紙的讀者一定會怪他恃勢凌人，但另一方面他自覺今時不同往日，身份地位高，怎麼可以低聲下氣的，去向對方道歉呢？

終於，他目睹江泰山氣憤憤地離去。

他忽然想起江泰山求見時，交下人帶進來的那一張咭片，瞧多一眼他就想起了這間「野聲雜誌」社的社長是他認識的。

於是，他立刻打了個電話去找那位社長。結果找到了，他把剛才江泰山的無禮態度說成一種侮辱，直接要求對方把江泰山辭掉。

那位社長支吾着，答應徹底調查這件事的眞相

，才作決定。

電話剛掛上了，就有人把一盒禮物捧到他面前來。

毛各直問那個下人：「誰送來的？」

「一間禮物公司的小廝。」那下人回報說，「我已經代老爺給他一元小賬了。」

毛各直看看那丁方一尺，厚達二寸的錦盒，飾紙正是一間著名禮品公司的。他心裏想：送禮人的咭片可能包在裏面吧！

這些日子以來，毛宅門外的送禮人多到不可勝數，唯一的名目便是「賀喜」他，說得坦白點，誰不知道這是一種拉攏討好的手段呢！

因此，毛宅之內的禮物堆積如山，毛各直有時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它扔到一角去了。但是，眼前這一份禮物太神秘了。

封面之上只寫住：「毛各直大人笑納」，下面括號之內寫住：「親拆」。

毛各直雖然對中文不通不順，總也還認得這幾個中文字的含義。因此，他想到「親拆」二字包括了極豐富的內容。

爲什麼要他親自動手去拆？其中一定大有文章，那麼，裏面可能是鈔票？金條？甚至可能是美鈔英鎊之類也說不定！

毛各直急不及待地，把飾紙撕開了，裏面是一個非常堅固的錦盒。

想到錦盒之內滿是鈔票，毛各直便有點兒樂極忘形，於是他立即就把盒蓋揭開，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嚇得幾乎昏了過去。

原來錦盒之內懺着的，竟是十來條不足一尺長的青竹小蛇！

小蛇一見了光線，立刻往盒外竄了出去！毛各直首當其衝，只感到手腕好像被利針刺了一下似的，陣陣灼熱，立刻傳遍了全身，緊接着而來的，就是一陣陣痲痺，瞬即變爲痲木，渾身膚色，變爲瘀黑。

不出三分鐘光景，毛各直便中毒死去；也不出三分鐘光景，盒內的十多條青竹小蛇，已經在亂竄狂鑽之中，散播到屋內各處。

剛才把錦盒捧入來的，是毛宅內的傳達小廝，他首先聽到了男主人的一聲慘叫，回轉身來的時候，一條小蛇已經由袂管裏蜿蜒而上，只見他大叫大嚷的跺着脚，轉眼間便由驚叫聲中倒地不起！

宅內的男女僕人，紛紛聞聲趕來一看究竟，但是，有些只走到走廊一端，已經遇上了那些小蛇，於是又引起了一陣陣混亂。

男僕人鼓其餘勇，持棍棒襲擊那些青竹小蛇，女僕人有些嚇到張大了口，呆若木鷄。

但是，青竹小蛇長僅數寸，在平滑的蠟板地上滑行，去勢如箭，一名男僕人手上的棍棒，三番四次打不中，等到棍端擊在那條小蛇身旁時，小蛇一抬頭，竟沿住棍棒爬行上來。

這一回眞的是變成了打蛇隨棍上，那男僕手腕被小蛇噬了一口，不出三分鐘，已經渾身瘀黑，死了過去。另一名趕來增援的男僕，嚇得口呆目定，「哇」地一聲叫，回轉頭去，就想由走廊的另一邊撤退，但是，足踝之上好像給利劍刺中了一下，登時一痲一頓，倒在地上，一條青竹小蛇又迅速地滑開了。

住在毛各直私邸二樓的，是他的妻子和兒女等人，此時各人聽到樓下一片混亂，也意會到有事發生，只是發夢也想不到事情會嚴重到這個地步。

毛太太走到梯口，俯視之下，看見她的丈夫倒地不起，大吃一驚，叫了一聲便飛撲下來；但是，她的人還未觸及毛各直的屍體，已經給小蛇咬了一口，小腿疼痛了一下，便感到渾身乏力，倒地不起；毒液迅速蔓延全身，只動了幾下便無法再動。

毛各直的子女之中，只有最小年紀的兩個留在家中，其他的都上學或外出去了。二個只有五六歲的小寶貝，竟然不知厲害，呼叫着：「媽咪……」一邊直奔到樓下來，還企圖扶起他們的母親。

可是，二條青竹小蛇張口吐舌，分別又取去了兩條無知的小生命

毛宅之內，一片混亂。

守住大門的看門人眼看勢色不對，紛紛跑到大街上去找警察。

但是，在這被人稱爲「高尚」的住宅區內，要找一個警察委實也不容易。

緊急報警的電話，已經由毛宅大門口旁邊的傳達室內打出了；可是，一輛巡邏警車竟在五分鐘之後才慢吞吞地開抵了現場。

毛宅內的一位男總管，焦急地候在門前，看見警車上的警員有神沒氣的，氣得直跳了起來，戟指大罵道：「他媽的！你們幹什麼的？難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毛公館嗎？」

「毛公館又怎麼樣？」一名警長瞪了他一眼，「不要忘記，你辱罵過我們……」

但是，話猶未完，身旁一名副警長立刻扯了他一把，低聲說道：「糟糕！這是新貴人毛各直的公館呢！」

那警長說到出口的一半警告詞，連忙吞了回去了！

男管家一氣再氣之下，又要奔回傳達室，準備直接打電話向局長投訴；可是，他只走了兩步，立

刻嚇得倒退到門外！

原來一條青竹小蛇，正來勢洶洶的，由門內滑行出來。一名警員手急眼也快，拔出佩槍，瞄準一槍射過去！「砰」然一聲，子彈射在蛇頭二寸處，整條小蛇立時分爲兩截！

各人正感到鬆了一口氣，那邊突然有人慘叫一聲，嚇得在場的人無不面色大變！

原來一名警員的鼻子突然多了一些東西，那是小蛇的頭部；那警員的鼻端，正給這小蛇蛇頭緊緊咬着！繞在周圍的同袍，竟不知如何是好。只見那警員的面色一變變爲瘀黑，瞬即倒斃地上！

那一位領隊到來查究事件的警長，也不必再問什麼，亦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唯一令他意想不到的，大概就是正在屋子裏四下裏奔竄的青竹小蛇，竟達十多條之多。

於是，他立刻下令車上的無線電生，通知總部，調派虫蛇專家前來。

但是，當大批專家趕到現場時，那一批小蛇已經竄得不知所踪。而毛宅之內，却是七顛八倒，躺上了超過十具屍體。

當高級警務人員發覺這些屍體之中，竟有着毛各直一家四口在內的時候，他們也嚇儍了。

最可怕的，當然是那對五六歲的小兄妹，他們可以說得上是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由於毒蛇四散，隣近毛宅的所謂「高尚人家」，無不駭然變色，平時喜歡吃蛇羹進補的富有先生太太們，這時亦無不談蛇色變！

一大隊蛇虫專家，立刻奉命分爲若干小組，在附近一帶展開搜捕工作。於是那一帶的住戶們，登時又弄得雞飛狗走！

電視台、廣播電台的外勤隊，紛紛趕到現場來作實地轉播；報紙與通訊社的記者們，更是忙個不了。拍攝死者的照片，訪問慶幸生還的人，找警方負責人以及蛇虫專家詢問小蛇的下落……總之，忙個不了。

平時清靜得像墳墓的住宅區，現在變得鬧哄哄的，像個街市。

由於死者一家大小是新貴人，局長也親臨現場查究。但是，能够慶幸生還的人，都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麼樣開始的。

夏維探長是個有經驗的警探，從現場上的情形推想一下，再聽聽看門人的一點口供，差不多已經找出了全部答案來了。

於是，他親自帶人去到那一間禮品公司，查出送禮物到毛宅裏去的小斷。

根據這送貨小斷的口供，才知道有一位年約三十的男子，曾經在較早時到禮品公司去，購下一盒精緻的挪威銀器餐具。約莫十分鐘之後，那男子又回到禮品公司去。

當初禮品公司的職員們，還以爲退貨；後來經那男子言明，才知道原來他要求店方負責派人送貨。據說：他本來打算親自把禮物送到一位上司的家中。但忽然有事，不能親自送去，所以留下十元作小賬，要求店方派人代他送出。

禮品公司的人認得他是剛剛來過的顧客，不疑有他，所以就派出一個送貨小斷，依照地址把那一盒禮品送到毛宅裏去。

夏維探長聽取了禮品公司各人的口供之後，便對他身旁的助手說道：「這一定是那傢伙把錦盒中的禮物取了出來，然後把毒蛇放進去，你帶人去把江泰山找來，我在毛議員家中找到這人的名咭，他可能是今天才去找過毛議員的記者之一。」

夏維說着，順手把那一張從毛宅客廳中檢到的名咭，交給了他的助手。叫他帶人按咭上的地址，把江泰山找來。

另一方面，夏維把禮品公司的送貨小斷和一名售貨女職員帶走，重新回到毛宅去。夏維認爲只要把江泰山找來，立刻就可以進行認人手續。而這送貨小斷與那位售貨員，一定會認出那個去而復返的顧客是否就是江泰山。

但是，探長的助手在「野聲雜誌社」找不到江泰山，再在登記册上找出他的住址，結果還是無法可以把江泰山找到。

夏維更加覺得事有可疑，立即通電各區警察分局，留意這個男子的行踪。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聞訊趕到現場附近。但是，附近一帶街道，已經給警方封鎖。他們無法入內，只有從路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直至到辛尼由他的汽車旁邊經過，他們才知道事情鬧大了。

阿生聽完了辛尼的口述，不禁呆呆地說道：「眞想不到，竟然會死了這許多人！」

辛尼是夏維探長其中的一名年青助手，平時與呂偉良師徒二人極有默契。這時他正奉命在附近戒備，所以能偷空與師徒二人聊幾句。

他看見阿生呆得闔不攏嘴來，不禁說道：「我是第一次發覺你們同情有錢人。」

呂偉良說道：「你以爲我憎恨所有的有錢人嗎？那你就錯了。我的朋友之中，也有很多人極之富有；我憎恨的只是那些不擇手段去賺錢的人。例如那些表面紳士，背後走私販毒的僞君子。至於那些正正當當的商人，我有什麼理由去憎恨他們？我並不是那種憎人富貴厭人窮的小人。大概就是由於過

去我專與那些爲富不仁的人過不去，所以才給你們誤會了。」

辛尼笑道：「我不過跟你說說笑而已，其實這個慘劇的主角，也不見得是個値得同情的人！」

「不！無論如何，那兩個孩子是不該死去的。」呂偉良道：「他們試問有什麼罪？」

阿生忍不住也冲口而出：「是的！江泰山這傢伙眞該殺！」

「江泰山？」辛尼面色一沉，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是他幹的？」

呂偉良欲加制止，也來不及了，只有把在森林中遇見了江泰山的事，說了出來。

辛尼也說道：「不怕對你說吧，我們也正在找尋這個人的下落。」

「你們怎會懷疑到他的身上去？」阿生訝然地問道。

「探長在毛公館之內，找到他的一張咭片，上面印了他的名字。」辛尼說道，「只是經你這麼一說，我們更加可以肯定下來。」

呂偉良道：「早知他的手段如此狠毒，我們就不該輕輕地放過了他！」

阿生說道：「爲什麼不派人到森林中去？也許他躲到那兒去了。」

辛尼也如夢初覺地說：「對了，快些派人去包圍那森林，如果他在那裏，一定逃不了！」

呂偉良却搖搖頭，說道：「不，那是十分危險的事。青竹小蛇的厲害，你們已經有目共睹，你們怎可以再冒險？」

「但是，我覺得總要把這件事告訴探長，如何決定，讓他去拿主意好了。」辛尼說完，與呂偉良師徒二人說了一聲「再見」，便往街道中段那邊走過去。

辛尼決定要爭取時間，希望探長能及時採取行動，把元兇找到。

但是，呂偉良認爲如果那元兇就是江泰山，則一切都是早已有了計劃的，只怕警方亦未必有辦法可以把他找到。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走，阿生問道：「到那兒去？」

「我們到依美小姐的家裏去。」呂偉良沉思着說道。

「找依美幹什麼？」

「也許會知道江泰山在什麼地方。」

阿生於是把車子開往依美的家門外，他留在汽車裏，讓呂偉良一個人跑進依美的家裏去。

出來應門的是依美媽。

依美媽認得呂偉良，她以極不耐煩的眼光自頂至踵的打量着他，良久才說道：「你又找依美幹什麼？」

「她在家嗎？」呂偉良反問道。

「剛出去了。」

「跟誰在一起？」

「江先生。」

「江先生？是不是江泰山？」

「對了！」

呂偉良心裏一凜，又追問下去：「有沒有說過去那裏啊？」

「沒有。」

呂偉良看見依美媽那一副有如鴿子的眼睛，心裏就不舒服。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他已經沒有心情跟這無

阿生大喝一聲，向江泰山直撲過去。

知婦人談勢利，只想知道江泰山的下落，以及他對依美有沒有加害的意思。

呂偉良一聲「謝謝你」也未曾說完，已經拄杖離去。

依美媽用鼻子「哼」了一聲，「嘭」的一聲，把大門關上了。

當然，她根本就不會想到自己的女兒可能遭遇到的危險；只道江泰山是一位攝影記者，他可以有辦法令到依美成爲受人注意的大明星，她自然不會反對他們來往。

呂偉良回到他的汽車裏，立刻叫阿生開車到「野聲雜誌社」去！

江泰山在森林中過見了呂偉良的時候曾經把一張名咭送給他；現在呂偉良就是根據咭片上的地址，找到「野聲雜誌社」去。

一名探員仍然留在雜誌社內等候着，他認得呂偉良，所以一見面就笑道：「他一直未有回來。你可是找江泰山嗎？」

「你未問先答，總算猜對了。」呂偉良道。

「我們的人已經找到他的家裏去了，你要他的住址嗎？」那探員問道。

呂偉良答道：「如果你能够給我，那當然最好不過。」

那探員果然把一個地址給了呂偉良。呂偉良按址找到一幢樓裏去，江泰山並不在那裏。這是一個不足四百方尺的小型居住單位，裏面亂糟糟的，可能給人搜索過，也可能是江泰山自己匆忙撤退時弄成這樣子的。

呂偉良和阿生分頭在裏面搜索，發現許多黑白與彩色照片，有人像，亦有風景和雀鳥，更有野猴與毒蛇的造型照，眞的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在人像照片中，還可以找出不少是依美的近照，全是曾經加工的，每一幅都是可以入選的沙龍；依美已能够美了，但照片上的她，更加美得動人。

此外，散佈在室內各處的，便是一些攝影的器材。

要不是那些剪報貼在牆壁之上，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知道江泰山這傢伙原來也有點名堂。原來他是個著名的野生動物業餘研究專家，在一次電視台的專題訪問中，他發表了必須保護野生動物的偉論；又在一次野生動物攝影展覽會中，有不少的照片獲奬。

那些剪報，正是報導了這方面事實的；他把它剪了下來，貼在牆上，大概是要自我陶醉一番。

面對着眼前的一切，呂偉良也覺得有點可惜，因爲這種人才，實在不可多得。

呂偉良正想再搜下去，突然聽到大門有人開鎖的聲音，阿生把它弄開了，進來之後再鎖起來，想不到現在又有人要把它打開。

從開門鎖的聲響可以判斷得出，這個人小心翼翼的，態度十分鬼祟。

阿生躲在窗簾布後面，低聲說道：「會不會是江泰山？」

「我也不知道。」呂偉良說，「不過，如果我是他，我就不會在這個時候摸回來。」

門終於開了，總共是兩個人，手中都握着手槍。他們進來之後，立刻把門掩上了。

其中的一個人低聲呼叫道：「江泰山，你在家嗎？」

另一名大漢看見沒有反應，於是說道：「可能逃走了吧？你看！這裏亂糟糟的。」

「進房間去看看吧！」

於是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進房間裏去。

躲在窗簾背後的阿生，蠢蠢欲動，但是，給呂偉良按住了。

這時又聽到那兩個人在說話。

其中一個說道：「他媽的，那傢伙果然逃跑了，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呢？只有回去照實說吧！」

「看這裏的情形，姓江的小子顯然存心騙我們，他早就存心要逃跑的了。」

「走吧！獃在這裏也沒有用的。」

於是兩個人又自房間裏走出來，悄然引退。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低聲說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阿生說道：「讓我們跟踪他們。」

「小心點！他們有槍！」

師徒二人走出窗簾外面，開門追出去！這時候二名大漢已經走到了走廊的末端，其中一人突然回頭張望，剛好看見師徒二人由江泰山的住宅單位內出來，立刻通知另一名大漢。

呂偉良和阿生担心他開槍射擊，忙往後一靠，閃到門前的凹入處。

那名大漢果然舉起了手槍，欲待發射子彈之際，給另一人拉了一把，低聲說道：「快走！那邊有警察！」

原來走廊的另一邊，正有二名警員走過來，他們是奉命找到江泰山住所這兒來的。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離遠看見對方在走廊那邊拐了彎，立刻追過去！

可是，他們一直追到樓下，再追出街外，也無法再發現那兩名神秘人物的踪跡。

這一幢大厦本來就是四通八達的，每一層樓有

十多個居住單位，走廊固多，樓梯和升降機也多，所以警察由這邊上來，他們由另一邊逃下去，甚至停在街道上的警車，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和阿生回到他們的汽車裏，想起剛才的情形，也有點莫名其妙。

阿生道：「他們不是警方人員，到底又是什麼人？」

呂偉良道：「聽他們的語氣，好像是奉了某人的命令而來找江泰山的。」

「那人會不會就是午玉堂？」

「無論是也好，不是也好，我們現在就要去找午玉堂。」

阿生把車子開至午宅門外，師徒二人正想下車走進宅內時，突然有人由背後喝住他們；二人回頭一看，原來有二名便衣警探，由一輛汽車中走了出來。

其中一名認識呂偉良的，走過來說道：「你們想找午先生嗎？」

「是的，你們怎麼會在這裏的？」呂偉良反問道。

「我們奉命來保護他，你找他有什麼事？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我勸你還是省一些麻煩吧！」

「你以爲我會來找他聊天嗎？」

「他報了警，要求人身保護，我們責任重大，如果閣下一定要見他，除了徵得他同意外，還要搜身。」

「你們也眞懂得如何替有錢人服務。」呂偉良笑了笑，舉高雙手道：「你先搜身，我保証他會接見我這不速之客的。」

那二名警探果然動手把呂偉良師徒二人搜身，而這時候，已經有人通知宅內的主人午玉堂。

午玉堂由裏面步出鐵閘後面的花圃，隔着鐵欄問道：「呂先生，找我有什麼貴幹？」

呂偉良道：「關於江泰山的事，你大概有些興趣吧？」

警探已經將二人搜過了身。午玉堂叫守門的把他們放進來。

午玉堂道：「首先請你原諒，這是迫不得已的措施；但事實上我是接到了太多的警告電話。」

「不要緊！」呂偉良半開玩笑地說，「能够獲得你接見，就算搜身也是値得的；因爲閣下現在已經搖身一變，變成了森林王國的國王了。」

「別開玩笑了，我根本不須要那森林；下一個步驟，我會把整座森林消滅！所以，什麼森林王國，什麼國王，對我來說，簡直毫無意義。」

呂偉良道：「你要消滅那森林，有沒有想到後果問題呢？」

「當然有的，否則，我怎會通知警方派人到這裏來保護我？」

「那麼，你可知道在不久之前，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

「當然知道，大概你是指毛各直一家大小被毒蛇所害的事吧。是不？」午玉堂態度輕鬆得令人驚奇地說，「不妨告訴你，沒有人可以改變我的決定；除非我死了，但是，命相家批我可以活到七十歲，我也自信不會立即死去。」

呂偉良道：「然則，你可知道送毒蛇去害死了毛各直一家人的，又是誰？」

「警方正在四下裏派人去尋訪江泰山，相信你所講的也就是他吧？」

「是的，他的確是個危險人物。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眞担心他的下一個對象是你！」

「哈哈……」午玉堂呵呵大笑一陣，又說道：「你放心好了，呂先生，在下早有了準備啦！他奈何我不得的。」

呂偉良當然不會爲他担心，剛才一番說話不過試試他而已，想不到他竟然出奇地堅決及冷靜，大有泰山崩於前亦面不改容之感。

呂偉良眞想問問他怎會如此有把握，可以防範對方的暗算。

就在這時候，有個髮長及鬢的青年人，捧住一個禮盒走過來；但是，他還未走到午宅之前，已經給警探喝住！

「你幹什麼的？」警探喝問道。

「送禮來的。」那青年答。

二名警探一想起毛各直家中發生的大慘劇，便不禁緊張萬分地，拔出了手槍指住那名長髮青年，喝道：「舉高雙手！把那盒東西放在地上！」

呂偉良正想對午玉堂說話，他已經退回屋內。裏面立刻撲出數名彪形大漢，嚴守門戶。

呂偉良這才明白，原來戶外除了有便衣警探之外，屋內還有私家保鏢把守着。

那長髮青年莫名其妙地，把禮物放在行人道上。警探要他背轉身，把雙手舉高按在牆上！一名警探在戒備中，另一名則過去搜身。

那警探一邊搜身，一邊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丁常。」那長髮青年答。

「幹什麼的？」

「失業。」

「住那裏？」

「居無定所。」

「誰叫你送禮來的？」

「一個男子，我不認識他；但他叫我按址送這禮包到午宅來，可以獲得五十元的酬勞。在此之前，我已經收他二十元了。」

那警探當初還以他們神經過敏，未必送禮的人就是江泰山差遣來的；想不到聽了這長髮青年丁常的說話之後，他們才知道幸而發覺及時，否則，毛公館的大慘劇極有可能在此重演。

至此，午宅內外，都頓然變得緊張起來。警探一邊在戒備，一邊令宅內的保鏢替他們打電話通知總部立卽派人來。

呂偉良和阿生也相信丁常口中所說的那個男子，極有可能就是江泰山，因此走去問道：「給你二十元的那個人，現在什麼地方？」

「我怎麼知道？」丁常答道：「我隨街遊蕩，他駕住一輛黑色中型房車到我身邊，問我要不要賺數十元，我當然高興，於是他把這盒禮物給我，說出了這兒的地址，叫我在這個時候送來，可以再獲五十元的酬勞，但他警告我，切不可打開這禮盒，否則會得不償失。我想，我可能來遲了一點，但我却沒有把禮物佔爲己有的企圖。」

二名警探動也不敢動那盒禮物一下，甚至還担心那個禮盒可能突然打開，因此行得遠遠的。

阿生却蹲了下去，傾耳細聽，似乎什麼動靜也沒有。但是，據禮品公司的送貨小厮對警方人員說，事前那一盒「禮物」，也是毫無動靜的，所以他們才半點疑心也沒有，豈料禮盒一經打開，裏面竟載滿了毒蛇。現在看這情形，江泰山可能又重施故技。

不久，警方人員已大批趕到了現場。包括了夏維探長等高級負責人在內。

夏維聆聽了二名下屬的口頭報告之後，也緊張起來，因爲毛公館的大慘劇已是有目共睹。那十多條數寸長的青竹小蛇，至今仍下落不明。

因此，各人也只能對那個禮盒展開了圍觀，和嚴密的監視。始終沒有人敢動手去拆開它！

直至到數名蛇虫專家趕到了現場，大批人員在旁虎視眈眈之下，這才把那包「禮物」搬出了馬路中心去，附近的街道，則早已封閉了。

蛇虫專家在戒備中開始動手把「禮物」拆開，旁邊的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好像那些青竹小蛇隨時會衝出來似的。

最接近那幾位專家的，都是農林局裏派來的捉蛇能手。至於警探們，無不站在數尺以外。

「禮物」的飾紙拆了一層又一層，這分明有人在開玩笑，否則，送禮給別人怎麼會包上這許多層飾紙？眼看拆了十層，仍未能見到裏面的「禮物」是什麼。

夏維探長本來要一邊審問那名長髮青年一些口供的，可是，這時他也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些專家的動作，想先看看結果再問下去。

呂偉良也忍不住對阿生說道：「看來江泰山這傢伙比起你來，還要頑皮得多。」

阿生笑了笑，道：「起碼我不會像他那般殘忍的吧？」

要那長髮青年丁常代送禮盒前來午宅的人，毫無疑問，一定就是江泰山，因爲警方人員早已從檔案中將江泰山的半身照印成許多份，迅速分發到警探們的手上去。剛才警方人員趕到現場時，已經讓丁常認出照片中人，正是給他二十元，要他代爲送禮來的那個男子。

這時候，那名負責拆「禮物」的專家，已經把最後一層飾紙拆去了，附近的人，無不屏息着氣，因爲禮盒一打開，可能是無數的小毒蛇，不知道誰倒霉，只要給這些小毒蛇咬上一口，也可能引致死亡！

所以，那一位蛇專家也先行與他身旁的幾位同伴取得了默契，再招呼幾名捉蛇能手，然後才把那個紙皮盒子揭開！

外圍的警探們，因爲距離得頗遠，看不見紙盒內到底載了一些什麼。所以，都緊張得喘不過氣來了。

但是，較爲接近那個盒子的人們，當發覺盒內的東西並非什麼毒蛇之後，幾乎個個都笑了起來，原來盒子裏面載着的，竟然是一卷聲帶。

夏維探長等人一湧而上，也不禁大感驚奇。結果，他們終於找來了一副錄音機，把這卷神秘聲帶播出來。

聲帶中傳出的，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那聲音說：「我是森林的主宰，我將會控制一切，包括這個城市在內，除非市政局能够收回成命，取銷把森林售給午玉堂，否則，這個城市將會亂作一團糟！政府的最後決定，必須在今晚午夜之前，在全市各電視台及電台播出，要不然這個都市明天便會有災禍臨頭……」

以下竟然是一大群猴子的尖叫聲，聽得人心煩意亂的。夏維探長終於把它關掉了。

阿生忍不住說道：「我認得出這聲音，他不是江泰山還是誰呢？」

「對了。」那長髮青年丁常也說：「這聲音正是給我二十元那個人的，我也認得出。」

警察局長這時也聞訊趕到了。

夏維探長約畧把過程報告了一遍，然後又讓他再聽一次那一卷錄音帶。同時夏維又說道：「我看

情形，應該把這卷錄音帶給市長大人也聽聽。」

警察局長面色一沉，說道：「難道我拿不得主意麼？爲什麼要找市長？」

夏維想不到局長會不高興，只以爲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亦能影响全市市民的安寧，所以才提議把這件事告知市長。

但是，局長認爲這是一種無稽的恐嚇，屬於荒謬絕倫的，根本不必去理會它，只消下令把江泰山其人緝捕歸案。何況，政府出售森林給午玉堂的事，已經決定下來，亦無法改變了。

夏維探長討了一個沒趣，只好默不作聲。

豈料就在警方人員在這邊忙個不了的時候，毛公館所在地的貴族道又起了一連串的騷動。據報那十多條長僅數寸的青竹小蛇又出現在毛各直住所隣近的有錢人家裏。

於是，這邊大隊蛇虫專家與捉蛇能手，又紛紛趕回貴族道那邊去。但是，小毒蛇狡猾異常，轉眼間又逃得不知所踪。

由於小毒蛇長僅數寸，身粗如指，所以任何地方均可供隱藏起來，那些專家們，竟然無可奈何，捉蛇能手亦只好嘆英雄無用武之地，不過經此一來，住在貴族大道上的富有人家，無不禁爲之人人自危了，絕大部份索性住到豪華的大酒店裏去暫避一下。

夏維探長捱着被責罵，也對局長說道：「十多條小蛇，已經鬧到天翻地覆，要是萬一森林中的毒蛇猛獸全都跑進了這都市來，那還了得麼？」

局長瞪了他一眼：「怎會有這個可能？」

「根據我們的資料，江泰山極有可能會指揮森林中的動物跑到這裏來，除非市政府取銷那一件罕見的交易。」

「我和你都不是議員，有什麼資格說這句話？我勸你還是趕快去抓江泰山回來吧！」

「但是人海茫茫，要找他談何容易？」

「你是探長，你有衆多的屬下，也有綫人，難道還要我這個局長去動手麼？」

夏維心裏道：「難怪我這麼多的同事要辭職不幹了！」但是他却不敢說出來。

× × ×

「鐵拐俠盜」呂良偉和阿生師徒二人的汽車正在北郊的公路上疾馳！他們決定要冒險到森林中去一次，說不定江泰山就在那兒。

阿生在開車，呂偉良說道：「其實，我們早已經想到江泰山就是森林主宰，他控制了森林中的一切，只是我們不該輕輕將他放過了，以造成今日的慘事。」

「是的，森林主人的告示牌，自然也是他寫出來的。」阿生說道：「在樹上飛翔的黑影，相信也一定是他！這傢伙好身手啊！」

「太殘酷了！早知如此，我一定不會放過他。阿生，把車子開快一點！」

阿生一踏油門，汽車如箭飛去！

車子很快便駛到了分岔路口，那兒依舊有一些塗上黑白相間漆油的「鐵馬」在着，但已經給人推過馬路旁去了，不再像上次所見的那樣——攔在路中央。

呂偉良說道：「江泰山可能眞的逃到森林中去了，否則這些鐵馬是誰移開了的？」

阿生把車子的速度緩慢下來，然後駛進了分岔路去。

森林裏面，鴉雀無聲，阿生把車子開到樹下一處草叢旁邊停放好，隔住車窗，往外觀察着四下裏的環境，在這輛特製的汽車裏，無論如何比外面安全得多了。

阿生說道：「如果江泰山要到這裏來，一定要駕車子的，可是，他的車子呢？」

呂偉良道：「森林中可以把車子隱藏起來的地方太多了。」

「毒蛇和猴子也不見了。」

「我們想辦法把車子盡可能深入一些。」

阿生於是又再開着車子前進。是的。在這森林之內，既然到處可能有毒蛇猛獸出沒，那麼最安全當然就是坐在呂偉良這輛特製汽車之內。但是，他們不可能永遠躲在車子裏，所以，呂偉良要阿生盡可能把車子開得深入一些，然後才下車去找尋江泰山。

森林裏面，一些地方的樹木隔得頗遠，足可容納一輛汽車通過而有餘，但是，前面可能又有一棵大樹擋住了去路，因此，把汽車開進這種地方，車子性能固然要好，駕駛人的技術更爲重要。

阿生就憑住他渾身熟練的駕駛技術，開着那輛性能特佳的車子，左拐右轉的，向着樹林的深處推進。

森林之內當然沒有平坦大道，有些地方有荊棘阻路，有些地方則根本不能前進，於是阿生又要繞道而行。甚至回轉頭來，再駛往另一邊可以讓汽車通過的路綫。

就當阿生把車子繞到一處光線較爲充足的樹林底下時，發現了一點線索，那就是泥濘的地上，留下了一些汽車輪胎的痕跡。

森林裏，也不是到處樹林密佈，有些地方樹木較少，樹葉稀疏的，便感到陽光充足，那一處泥濘地的形成，則是由於該處附近有一處低窪的地方，

造成了一個水氹，所以汽車經過時，便有痕跡留下來。

阿生故意將車子開到最慢，注視着那些輪胎的痕跡，說道：「那車跡可能是江泰山那輛車子留下來的。」

呂偉良也早已看見了。他一邊注視着前面的環境，一邊對阿生說：「我們就跟着這車輪的痕跡駛過去吧，希望可以找到他。」

阿生再把車子開前一百碼左右，果然看見綠蔭深處，有一輛黑色房車停在那裏。

呂偉良也叫阿生把車子停下來。

阿生把汽車開到一處矮林背後，企圖隱藏起來。但是，這時候突然有人呼叫出來：「歡迎你們二位到訪！」

這聲音當然是江泰山的，但却不知道他站在什麼地方，師徒二人坐在汽車裏面四下裏張望，也看不見江泰山的影子。不過無論如何，他們也總可以認得出：這是江泰山的聲音。

呂偉良首先推開車門下了車。

突然之間，傳來了一聲有如猿人泰山的嗥叫，響澈了整座森林。呂偉良心裏正感驚奇，樹上已經「依依嘩嘩」的直吵起來！

他暗吃一驚，這可能是江泰山召集一些野生動物前來，果然仰首一望，但見無數的大小猿猴，自樹上跳躍而下。

一條人影忽然自遠處扳住一根青籐，飛盪過來！他的身手直如銀幕上的泰山一樣。再細看他的打扮，竟然也穿上了獸皮，要不是稍嫌不够偉雄，簡直就是電影中泰山的化身。

他，當然又是江泰山。

江泰山似乎無惡意，雙手叉腰，站在呂偉良面前！笑道：「你覺得我怎麼樣？」

「威風得很。」呂偉良又打量着他說：「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這有什麼稀奇？我本來就喜歡與野生動物為伍。」

「除此之外，還有原因吧？」

「你以為是什麼原因？」

「因為你闖下了大禍！」

「你說什麼？」

呂偉良直瞪住他說：「別裝蒜了，你利用小毒蛇，殺死了毛各直一家大小，是不？」

江泰山面色一沉，問道：「死了多少人？」

「詳細數目我不清楚，但是，毛各直兩夫婦和兩個小兒女死了，還有數名男女僕人陪葬則毫無疑問！」

「哈哈……」江泰山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呂偉良有點生氣地說：「你還這麼開心？」

「當然開心！毛各直那傢伙死有餘辜！」

「但是，他的二個小兒女，又有什麼罪？」

「……」江泰山答不出話來。

「江泰山，你太過份了。」

「你想怎麼樣？」

「依美在那裏？」

「她是我最喜歡的女人，我第一眼看見她就喜歡了她。你要找她幹什麼？」

「我要跟她談談。」

「她跟你並沒有什麼好談的。」

「你把她收藏在那裏？」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阿生這時也下了車，他按捺不住滿腔怒火，喝一聲道：「你這瘋子，讓我來教訓你！」

呂偉良明知阿生性子急，正想制止他，但已經來不及了。

阿生喝一聲，身形急衝直撲，人已到了江泰山的跟前！手起掌落，直摑向江泰山的面部。江泰山急忙一仰，閃避過了阿生那一掌，偏身橫拳，隨即反擊！

呂偉良並非担心阿生不够江泰山打，只怕那些猴子們從旁相助。但說也奇怪，那些猴子不但不插手，還以為他們在玩耍，嘻嘻哈哈的，拍手頓足，開心得很！

呂偉良本擬站過一旁，袖手旁觀，但是，細看江泰山的身形步伐，竟然不似是個泛泛之輩，一進一退，俱有分寸。

再看他拳風虎虎，馬步沉實，便不難想到阿生絕非他的對手。

呂偉良還沒有想到如何勸止他們住手，阿生已經節節敗退。

呂偉良忙叫道：「不要打了！」

但是，江泰山却沒有理睬他，步步進迫，阿生避無可避，退至一棵大樹底下，呂偉良也拄杖跟了上去，準備隨時插手。

就在這一刹那間，只見阿生雙足一頓。人已凌空躍起，雙手一揚，攀住了一枝橫枝，一翻身，便登上了樹枝之上。

可是，江泰山的身形比他更快，他根本不須用手，翻身凌空跳，人已縱身跳上了樹枝的另一端。

呂偉良眼看他沿住樹枝，就要衝向阿生這一邊來，阿生早已由樹上跳了下來。

從這一連串的動作，已經可以看得出阿生實在是不敵，所以才會處處敗退和閃避！

江泰山快捷的身手，直如一頭猿猴，轉眼又由

上面一躍而下，來勢洶洶的，使到呂偉良絲毫也不敢再猶疑，拄杖急急衝前兩步，鐵杖一伸，擋住了江泰山的去路！

江泰山殺得性起，狂吼一聲，掄拳直攻呂偉良心胸。

呂偉良並沒有使用鐵杖作武器，只是以它用作支撐身體的平衡。

但是，江泰山拳風虎虎，來勢極之洶湧，如果稍一不慎，被他擊中一拳，雖不折骨，只怕也會跌開數尺以外。呂偉良憑着深厚的武功底子，左閃右避，總算僥倖未被他擊中。不過也試過兩次，當江泰山的拳頭掠過耳畔時，所引起的那一股疾風，便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勁度如何厲害了。

阿生固然比呂偉良更早發覺這一個對手的功力如何，所以當他驚魂甫定之際，也後悔自己太早動手，先啓戰端。但是無論如何，現在已經勢成騎虎了。

呂偉良避過了江泰山幾記凌厲異常的拳鋒之後，隨即移形換位，橫拳直臂的，展開了一連串的反擊！

初交手時，呂偉良還摸不出對方的門路，只見江泰山除了馬步沉實之外，雙拳攻得快，也守得穩，看上去的確是無懈可擊！

但是，打過了幾個照面之後，呂偉良總算看出了一些端倪來。江泰山那些有如猿猴的怪動作，正是猴拳的化身，只是經過了改良！令到呂偉良這見多識廣的俠盜，差一點兒也看不出門路來！

呂偉良對於中國拳術最感興趣，各家各派，他都認為各具優點，所以每一派的拳脚功夫，都曾加以研究過。既然看出了門路，便乘虛而入，揀着了隙縫，欺身直上，左杖虛幌了一下，車身急轉，右拳直衝向江泰山的腰際！

等到江泰山發覺左邊原是虛招時，已經感到右邊腰間一股勁風壓來，急忙閃腰擋架，但仍無法抵消得住呂偉良那一股勁道，只有急步後退，仰跌在地上！

呂偉良無意再進攻他！

但是，一隻猴子「吱」地一聲叫，順手擲出了一支棍棒——那其實不過是一支稍為筆直的樹枝而已。江泰山接在手裏，反身又飛撲而至！

阿生担心呂偉良一個人不是他的對手，忙再加入戰團，雖然阿生也明知他有了棍棒在手，如虎添翼，但也總好過讓呂偉良單獨去應戰。

呂偉良看見江泰山有棍棒在手，急忙以鐵杖迎格，阿生側身進襲，希望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讓呂偉良可以將他生擒活捉回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正當呂偉良拄杖振臂而上之際，對方突然咆哮一聲，手中棍棒虛幌一下，人已凌空縱身躍上了樹端！

那身手之快，直是有如猴子一般，眞敎呂偉良和阿生亦為之大開眼界。

阿生驚呆間，突然被二隻猴子繞住了頸項，呂偉良見狀急忙衝上，阿生身受其害，更是吃驚非小，拚力扯住猴子的臂胳一分，又忘記了用力過度，但聽得那頭小猴「吱」地一聲慘叫，立即死在血泊之中。

呂偉良早已將另一隻猴子拉開，但不遠處仍有大大小小的猴群，虎視眈眈，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所以，呂偉良朗聲對阿生說道：「快些退回車子裏去！」

阿生算是給他提醒了，身形急竄，衝至車旁，彎了腰攢進了車子裏去。

呂偉良在車子的另一邊，也要拄杖返回車子裏去，可是，江泰山又在樹上傳來一陣吼叫聲，那一大群猴子竟然一窩蜂的，湧了過來。

呂偉良心裏一凜，不假思索，拄杖急竄，搶進了汽車裏去。

但是，一隻猴子竟快得驚人，差一點兒搶在他的前頭，結果還是與呂偉良一齊竄進了車廂裏來。阿生手急眼快，急忙伸手揪住了牠的頸項，由車門的這一邊，把牠扔了出去！

阿生剛把車門掩上，「吱吱喳喳」的又湧來了一大群野猴，企圖闖進車廂裏來，幸而呂偉良看見阿生把車門關上了，忙在錶板上的一個按鈕按了一下，「卡察」地輕輕響了一下，所有車門的暗掣和玻璃都關上了，野猴即使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亦無法把車門拉開。

師徒二人驚魂甫定，歎坐在車廂裏，鬆了一口氣！

但是，一種足以令他們吃驚的現象，又出現在眼前，隔住擋風玻璃望過去，但見地上一片深綠色，彷若輕波盪漾的，萬頭攢動，那不是蛇還有什麼呢？

想起小毒蛇在市區造成的慘劇，阿生不由得嚇呆了。呂偉良也心裏明白，即使這是一輛特製的汽車，野猴與毒蛇未必可以難為他們，但是，數目畢竟太多了，使到這位身經百戰的「鐵枴俠盜」，也為之担心不已。於是忙叫阿生把車子開走！

阿生嚇得僵坐在一旁，嘴也闔不攏，給呂偉良叫了一聲，才如夢初覺，急急把車子退後，可是，在望後鏡裏，阿生也只瞧了一眼，便嚇得把車子立即煞停了。

原來後面也是綠油油一片，大小蛇群看來比前

面的更多。

呂偉良也發覺了。野猴紛紛跳到車頂上來，漸漸他們便有如處於一個黑暗的洞穴內，不見天日。

阿生叫苦連天道：「這回糟糕！這些野猴與毒蛇，顯然都是受了江泰山的指揮而爲難我們的，師父！怎麼辦？」

是的，大陣大仗呂偉良見得多了，出生入死，也無法計得清那麼多次。但是，好像今天這情景，呂偉良還是頭一次。在他的心裏想，這還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爲看不出他們有辦法可以避過了這一次的災禍。

猴群在「吱吱喳喳」的亂叫狂跳，汽車在搖撼中。呂偉良和阿生則由於四面的玻璃窗爲野猴們封閉，車內光線暗如夜晚。使他們更加有如處於地獄之中。

突然間，呂偉良靈機一觸，想起了一些事情來。他對阿生說道：「我們的汽車，是不是有一種迷魂氣體的裝置？」

「是的。還有烟霧呢。」阿生答道。

呂偉良所以要問阿生，是由於這輛車子是阿生負責料理的，其中甚至有不少玩意還是他這鬼靈精徒弟——阿生設計和安裝上去的。他不知道那些迷魂氣體還有沒有存量，所以先問明白了阿生。

阿生既然答了，呂偉良又說：「烟霧千萬不可亂放，我們還要逃出森林，怎可以把視綫弄得糊塗？快把迷魂氣體放出！」

阿生在錶板之上，按動了一個刻有標誌的按鈕，但聽得車底發出一陣沙沙作响的聲音，他們即使坐在車裏，也可以想得到那些迷魂體氣已經自鑽在車底的喉管裏噴了出去！

首先倒下去的，是蹲在車頭的野猴，剛才牠們還舞手頓足的，敲擊着那塊擋風玻璃，現在却一隻又一隻的，相繼倒下。

但是，呂偉良和阿生最担心的，並非這些野猴們，而是多到無法數清到底有多少的蛇群。因爲猴子極其量擋住去路，但汽車可以把牠們撞倒，然後衝出去。可是，蛇群如此多，萬一給牠們纏住了汽車底下的軸心，那時汽車就無法開動了。

如果江泰山那傢伙惡作劇一點，再指揮猴群搬來一些障碍物的話，那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在猴群紛紛倒下之際，呂偉良和阿生隔住車窗玻璃，留心那些蛇群的反應。

一種令他們驚奇的現象，就是蛇群在湧向汽車這邊來的時候，看見猴群紛紛倒下去，竟有不少回轉頭去，打响了退堂鼓！

爬行在最前面的一批較大的蛇，已經紛紛由昂首吐出，而變得軟綿綿的，終於癱在地上，無法再動彈。

阿生喜出望外，說道：「果然收效！」

呂偉良道：「快些把車開走！」

阿生也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他在担心再歎下去，可能又有變化。於是匆匆把車子開走！

車子輾過了野猴與蛇群的身體上，一搖一擺的，本來只是被迷魂氣體迷倒的野猴與毒蛇，這時也紛紛被輾斃，而且死得不知不覺。

阿生沿住原路把車子開出去，以爲可以安然無恙了。只是，就當車子拐彎之際，一條黑影自樹上一躍而下，「蓬」的一聲，跌在他們的車頂上。平空把二人嚇得一跳！

阿生慌忙把車子煞停，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本來的意思，是要問車頂上墮下了一些什麼。

呂偉良還沒有答他，江泰山的臉部輪廓，已經出現在擋風玻璃之前。他是俯伏在車頂之上，垂首張望入來的。

江泰山毫無惱色，笑道：「你們師徒二人，果然有兩手！」

呂偉良道：「江泰山，你別太過迫人，其實，我們也太過寬恕你了。」

「哈哈……呂先生，別這樣，我們剛才不過玩玩而已，畢竟還是好朋友。」

「你想怎麼樣？」

「我想你替我帶個口訊。」

「什麼口訊？」

「我已經把一卷音帶交人帶給午玉堂，希望他們收回成命，以後，我們各不侵犯。否則，我一定會指揮野猴群蛇，向市區進軍。」

「你別傻氣，市區的市民與你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但是，午玉堂太狠了，我只好這樣做。」

阿生趁住二人在一問一答中，悄悄然就想伸手把控制迷魂氣體的按鈕按下。但是，江泰山首先發現了，喝道：「小子！別施詭計，你弄不倒我的。如果我要爲難你們，還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呂偉良也對阿生說：「阿生，算了，看看他還有什麼好說吧？」

江泰山又說道：「以後我不會再返市區去，我要與野猴和毒蛇爲伍。但是，如果他們還迫我，我當然不會束手就擒的。」

呂偉良道：「好吧！這些口訊，我可以替你帶回去，但是，你切不可輕舉妄動！」

江泰山輕輕一笑，道：「那要看你的了。如果你不轉告他們，如果他們仍然迫害這群野生動物和

我，那麼，責任就不在我，而在午玉堂和市政府方面了。」

「你的說話，我一定轉告他們。」呂偉良又問：「依美小姐呢？」

「她在這裏，非常安全。」

「爲什麼我們不見她？」

「你們不是凡人，她是仙女，怎麼可以隨便見得到呢？」江泰山傻笑着。

呂偉良開始覺得他的神經有點不正常，同時也暗地裏替依美担心。

但是，他却相信江泰山的說話，如果他們隨便伸手去按動錶板上的按鈕的話，江泰山一定知道他們施用詭計，可能先發制人，首先對付他們的汽車，那時他們能否逃去，也成問題。

呂偉良的想法是比較審慎的，但阿生就不同了，他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因爲他們如果能够把握這機會把江泰山迷暈，江泰山就會被生擒活捉。所以他故意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師父。」

說着，他又作狀要開車，企圖伸手到錶板上去。但是，江泰山喝住了他：「小子，別把老子作傻瓜！你這輛車子的八寶機關，相信全都是由那錶板所控制的，在我未講完之前，只要你動上一動，你們休想有辦法可以離開這裏！」

呂偉良也瞪了阿生一眼，道：「別氣惱他，算了！」

阿生洩氣地，往座椅背上一靠，道：「好吧！看他還有什麼好說！」

江泰山笑了笑，道：「小子，你有方法迷暈野猴和蛇群，當然也有辦法對付我。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我是這森林中的主人，你們在我昏倒之後，勢將無法離開這裏。」

阿生賭氣地說：「我不相信。」

江泰山道：「你是個有頭腦的人，同時也知道午子才是如何死去的。野猴和毒蛇根本就沒有人性，要不是我從中控制，你們的處境便不敢想像，明白了嗎？」

呂偉良想起他發出的吼叫聲，以及目睹野猴毒蛇作有組織的進攻，他就不能不相信江泰山的說話可能是眞的，野猴與毒蛇全是由他加以控制。

江泰山拍拍那塊車窗玻璃，說道：「你們走吧！但是不要忘記，這是最後一次讓你們進入森林王國，現在在離去之前，你們可以盡情參觀，當離開了這裏之後，任何人也不准接近這裏半步。否則，將被我視作『侵犯領土主權』，結果野猴與毒蛇，將替我執行死刑。」

呂偉良道：「那麼，如果我想見你，又怎麼辦呢？」

「你要再見我？」

「是的。」

「你有話可以現在說個明白的。」

呂偉良其實不過在爲以後的發展留下餘地，但是，江泰山看來却不大歡迎似的。呂偉良只好說道：「我們到底還是朋友啊！」

「朋友？」江泰山苦笑一下，「人類充滿了仇恨和自私心理，不足以爲友，或者你會例外，但是，我不妨對你說，我討厭人類的生活方式。我想：人類所以自私，大概是由於物質方面的享受和引誘，人類所以仇視，大概是種族與恩怨所造成。因此，我決定放棄這種生活方式。」

「那你等於說：你回復了原始的生活了？」

「是的，原始生活，比較簡單得多了。我絕對相信我們的祖先，不會爲名利而煩惱，更不會爲滿足一己之仇恨，而趕盡殺。所以，我把我自己的發財念頭放棄了，跑到這兒來，過原始生活。」

呂偉良道：「但是，他們會怎麼樣？你應該想像得到的。」

江泰山道：「他們敢亂動，結果，吃虧的還是他們，一定不會是我。」

「我勸你放棄這奇怪的念頭。」

「不可能的。」

「到頭來，你會後悔！」

「絕不可能的，我的性格，比起午玉堂更加倔强得多呢！」

「但是，你和依美小姐在這森林裏，又依靠什麼生活下去？」

「原始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多姿多采的。也許你不會相信，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招待你參觀一下。不過也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求你作出保證，不要施用任何詭計，企圖收服我的人，都不得好死。你是聞名江湖的俠盜，說過的話算數。」

「好吧！我可以答應你。」

江泰生道：「但是，你還有個徒弟，那小子詭計多端的。」

「放心好了，我保證他也不會侵犯你。」

江泰山終於表示滿意，拍拍那塊擋風玻璃，道：「那麼，你們出來吧！對於我的生活方式，你將會感到非常有趣。」

話說完了，但是，他却沒有離開車頂，依舊是伏在那裏，視綫沒有離開過師徒二人。直至他們推開車門下了汽車，這才自車頂上跳了下來。

江泰山把雙手放在嘴邊，作了一個喇叭，然後狂吼一聲。

轉眼之間，那些野猴和毒蛇，紛紛自一些大樹背後現了形。

江泰山指住牠們，對師徒二人說道：「如果你們企圖暗算我的話，到頭來亦將無法逃得過牠們的魔掌。你們明白嗎？」

呂偉良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先用詭計，我不會違背諾言的。」

「好吧！那就請你跟我來。」江泰山拍一拍手，只見擋在前面的一群野猴讓開了一條路。

呂偉良看見牠們有如受過了嚴格訓練的士兵，便忍不住一邊走，一邊問道：「你用什麼方法訓練得牠們這麼聽話？」

「人有人性，獸有獸性，只要你明白牠們的個性和組織，這件事不難辦到的。」江泰山一邊帶着師徒二人走路，一邊答道。「尤其是猴子，牠們雖然頑皮成性，但却非常服從牠們的母猴。我的方法不是憑空想像，亦非由書本得來的，而是由實際的考察和體驗所得來的。」

呂偉良自然也相信這是眞的，因爲江泰山本來就是個業餘的野生動物專家——這些都是呂偉良從他家中的剪報看到的。

想起了牆上那些剪報，呂偉良自然而然又想起了那兩個神秘的槍手。因此呂偉良又問：「你跟人家結了仇怨？」

「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江泰山道，「你是指午玉堂那廝麼？」

「不！是另外一回事。在我們到府上拜訪時，不見你在，却闖進了二名槍手。他們聲勢洶洶的，看來不像是警探。」

「眞有這麼一回事？」

「當然是眞的，我們想追踪他，結果也給他們逃去無踪。」

江泰山沉思着說：「可能是那群唯利是圖的製藥商人吧！」

「製藥商人？」

「是的，我曾利用毒蛇的毒液，供他們製成血淸，賺過他們一點錢，但後來，我放棄了跟他們合作，也許就是因爲這樣，他們不放過我吧！」

呂偉良道：「你眞聰明，這裏有這許多毒蛇，你正好利用一下。這的確不愧爲一條發財途徑。」

「當初我也這麼想，但是，午玉堂驚破了我的美夢，他爲了替兒子報一己之仇，要把這一群野生動物趕盡殺絕，我也成爲殺人逃犯，唉！眞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江泰山嘆息着搖搖頭。

這時候，他們已經又走了一段路，在森林裏，轉彎抹角的，終於來到了一棵大樹底下，那一棵大樹，也實在大得驚人，看來合數人手拖手的，亦無法將它圍攏。

江泰山仰首望上去，叫了一聲，一條青籐拋下，樹上出現了依美的影子。

依美完全不像呂偉良印象中那一個形態。她沿住青籐滑了下來，含笑盈盈地，出現在呂偉良和阿生的面前，風車似的打了一個轉，問道：「還認得我嗎？」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呂偉良非常坦率地說。

「她的確是依美。」江泰山道：「她的突然轉變，實在也令我大感驚奇。」

「是的。」依美說，「以前我最怕蛇，不知怎的，現在我却不怕了。」

呂偉良和阿生都給她弄得口呆目瞪的，獃在一旁！

是的，眼前這個身穿豹皮的女子，眞的有點不像是依美，但事實上又是她。除了衣飾和打扮不同之外，她也沒有過去那麼黯然神傷似的神態，而變得開朗了許多。

現在的她，既樂觀，又一派天眞活潑，簡直是脫胎換骨！

江泰山把手一攤：「請上去參觀一下我們的新居吧！兩位。」

「你們的新居？」呂偉良又是一怔，「你們的新居在那裏？」

「在樹頂之上。」依美用手指指了一下。

江泰山又以手作勢，令呂偉良師徒二人先行爬上了樹上去。

呂偉良抬首望上去，但見樹影婆娑，樹葉密密麻麻的，似乎看不見什麼似的。依美看見呂偉良的神情，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想法，她又說道：「二位只要沿住青籐爬上去，我們將會帶你們去一處新的境界。保證你們前此見也未見過！」

阿生好奇心特別重，首先爬上了樹枝之上，然後是呂偉良。

江泰山沿住另外一條青籐，摟抱着依美，也攀登了樹上，他的身手之敏捷，直如猴子一般，看得呂偉良和阿生又暗讚他厲害。

各人所站的樹枝，離開地面已經超過了三丈過外，江泰山還要攀上了另外一些青籐上面去——那些青籐，由更高的樹頂，直垂至那巨大的橫枝之上了。

他們由橫枝再攀登樹頂時，已經無法俯視脚下的景物了。

這一棵大樹，果眞是枝葉繁盛，也高得可以，估計由頂至踵，總會高過十層高的洋樓，而江泰山所說的「新居」，竟然就在樹頂之上。青籐每根長達三丈外，他們也要攀登了三級，然後才步步高陞的，登上了最接近樹頂的部份。

現在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看見了樹頂之上果眞是有一間茅屋。就像雀巢一般，建築在樹枝之上，看似搖搖欲墮，其實却十分的堅固。

阿生脫口而出地叫道：「果然是妙不可言，十分有趣啊！」

說着，他首先沿住一條繩梯，爬了上去。

江泰山沒有阻止，依美也笑道：「這簡直有如世外桃源，唯一可以忘愁的地方。」

江泰山對呂偉良說道：「你也上去吧！只要沿住繩梯爬上去，那就是我們的新居了。一直以來，我就有這個理想，希望找到一個理想的伴侶，跟我在這裏一起過活，結果總算給我找到了。」

呂偉良偷眼望了依美一眼，發覺她含情脈脈地，垂下了頭來，然後又沿住繩梯，爬了上去。

呂偉良趁住依美不在身邊，問道：「你怎樣征服她的？」

江泰山得意地說：「十分簡單，追求女人，除了要有耐性之外，便是投其所好，湊巧她又是那麼厭倦了現實的生活。於是，我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她的芳心暗許。」

呂偉良眞的覺得是太簡單，也太過戲劇化了，奇怪的是依美怎麼會變得這麼快？

呂偉良終於在江泰山的慫恿下，沿住繩梯，爬上了一間茅屋裏去。

茅屋有門也有窗，丁方有丈許二丈那麼闊，如果在平地，這地方當然不算太大，但不要忘記這是樹頂啊！而且，離開了地面足有百尺過外！

茅屋裏面，沒有傢俬雜物，只有床鋪被褥，有點兒像日本的「塌塌米」。

阿生正靠近窗口那邊往外望，呂偉良走過去，阿生說道：「這裏竟然像一座瞭望塔，好遠的地方也可以看得見。」

呂偉良憑窗外望，果然可以看見北郊公路上的情景。

依美說道：「這邊還有另外一間屋子，你們過來參觀一下吧！」

師徒二人跟了過去。依美把一度門推開，只見一條用青籐與蔴繩結成的吊橋，懸在樹枝與樹枝之間，沿住這條吊橋過去，那邊是另外一間較小的茅屋。

據依美說：那是供他們弄膳食的地方，以及儲物之用。

呂偉良又趁住江泰山不在身邊，向依美問道：「依美小姐，你眞的是願意在這環境裏，渡過一輩子？」

「是的。」依美點頭苦笑，道：「其實，你還不了解我的環境，也難怪你覺得有點突然。我媽最希望得到的是金錢，現在江泰山已經把他的積蓄全都給了她，她也應該感到滿意了。」

「聽你的口氣，你極不滿意你的母親。」

「不滿意又怎麼樣？歸根究底，她還是我的母親。所以，我想來想去，最好還是徹底滿足了她，然後離開她。」

「你以後也不打算回去了？」

「當然。」

「你的決定，的確令我有點意外。」

「不但你感到意外，我自己也感意外。」依美說道，「人類的社會，本來就充滿了矛盾，例如：我媽愛的是錢，我須要的是愛情，那麼，我找到了一個金龜婿的對象，應該是非常非常之理想的吧？可是，他偏偏死得那麼快。這又能怪誰呢？」

依美有點黯然神傷。

呂偉良道：「你好像在說午子才，是不？」

「是的，他是我選定了的金龜婿，可惜，他不聽我勸諫。他喜歡開快車，喜歡打獵殺生，這是我所不喜歡的，但我都遷就了他。結果，到頭來還是悲劇收場。」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的愛人是怎麼樣死去的？」呂偉良故意提醒了她。

豈料依美却說道：「野猴是沒有人性的，他不該先開槍傷害牠們，我也只以爲他只是射殺雀鳥而已，想不到他如此殘酷。」

「你似乎完全沒有懷疑到：這可能與江泰山有關。我並非挑撥你們，事實上他能够控制野猴與毒蛇，這點相信你也知道。」

「是的，我也想到了這一點，但是，最後我終於相信了他的說法。」

「他說什麼？」

「他說：當他趕來時，發覺我暈倒地上，午子才却死了。當時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只有把我們扶上跑車裏去，然後喝退到那一群野猴。就由那時起，他便愛上了我。」

「果然是一個十分動聽的愛情故事。」

「我知道你對他可能有成見，但事實上我發覺他是眞心眞意愛我的。」

「所以，你便決意跟隨他到這裏來，希望可以安安樂樂的渡過下半世，是不？」

「是的。」

呂偉良道：「那你就錯了，警方會在不久之後，包圍這森林。」

「你說什麼？」

「江泰山在市區方面殺了人，警方已經查出了是他在幕後操縱的。」

「够了吧？」突然之間夾進了江泰山的聲音，「你還有什麼要詆譭我的？」

呂偉良不知道江泰山怎會繞到這一邊來，他當初只道叫阿生留心吊橋那邊的情形就够了，想不到江泰山神出鬼沒的竟攀住樹枝，繞到了這一邊來。

呂偉良苦笑道：「我所說的，都是事實，並非詆譭你啊！」

江泰山霍然由窗外跳了入來。

阿生也留意到了，立刻回轉身來，江泰山眼看就要動手打呂偉良，却給依美一把扯住。

依美向他說道：「你不要這樣，有話便慢慢說吧。」

江泰山「哼」了一聲，怒盯住呂偉良：「我早知你這樣，我老早已經殺了你！」

呂偉良道：「你不該如此衝動，我勸你們早點離開這裏，亦無非爲了你們好。由於毛各直一家被毒蛇咬死，相信警方遲早總會找到這裏來。」

江泰山道：「我早就說過了，任何人闖進這裏來，將被視爲侵犯領土，他們將會被我的子民處死的！」

「想不到你比起午玉堂更加異想天開，竟把野猴與毒蛇作爲你的子民。」呂偉良說，「其實，你們的皇帝夢也該醒醒了吧？」

「你快走！」江泰山又咆哮着說，「否則，我會把你們撕開兩邊！」

「你果然不脫原始人本色！」呂偉良笑道，「不過，在你撕開我兩邊之前，請先讓我跟依美說幾句。」

「我不會讓你再張開嘴巴，你快給我滾！」

江泰山說着，突然掙脫了依美的手，飛身直撲過去，差一點兒就把呂偉良推出吊橋外面去。阿生見狀，連忙制止。可是，江泰山好像失去了常性一樣，瘋狂地跟呂偉良扭打起來！

呂偉良也明知在這樹頂上跟對方搏鬥，畢竟是吃虧一籌，但已經勢成騎虎，也無可奈何。正如江泰山說：即使呂偉良能把他制服，只怕也難離開這個森林，而這時，茅屋外面的樹上，也不知何時糾集了一大群猴子，在虎視眈眈！

依美連喝幾聲，可是，江泰山却像是充耳不聞的。

她氣極了，氣得雙手叉腰，獃在窗前！

江泰山顯然還沒有發覺她在生極大的氣，他正怒不可抑地要把呂偉良置於死地。

呂偉良若在陸地上，他會打得較爲輕鬆，但這是高達百尺過外的高空，那些地板是隨時會倒塌下去的，四周的木牆，也只是一些薄板製成，稍爲用力一些，就會折裂！

呂偉良剛才進入這間茅屋時，已經想到這間小屋比先前那一間兒戲得多了。

就是那麼稍爲分心一下，給江泰山運勁一摔，呂偉良整個兒被摔出小屋之外，幸而呂偉良及時伸手扣住吊橋上面的繩索，不致下墮！

呂偉良驚魂甫定，江泰山又自那小屋內飛撲而出！

阿生看得眞切，他知道江泰山在今天之前，亦可能經常跑到這裏來居住，從他高來高去的靈活身手，已經可以獲得證明。所以，在他來說，起碼環境比呂偉良更熟習。即使他敗在呂偉良的手上，也不致會摔個半死！但是，呂偉良就不同了。

阿生一想到這裏，立刻就不敢再猶疑，攔腰撲了出去。

江泰山驚呆一下，隨即與阿生雙雙倒在吊橋之上。

那一條闊僅二尺的吊橋，本來就只是用一些藤繩與青籐結成的，並不穩固，怎可以耐得住二人的劇烈搏鬥？再加上早些時呂偉良自內面跌撞而出，也集中在這吊橋之上！

因此，驀地傳來了一聲異響！吊橋立即折斷，江泰山與阿生二人正扭作一團，眞是想不到會如此，只有呂偉良自始至終攀穩了吊橋旁邊的繩欄，吊橋斷了往下墮，他的人也盪了下去！

依美有如從噩夢中驚醒，嚇得直張大了口，不知如何是好！

江泰山與阿生二人跌離吊橋便各自把扭住對方的衣襟的手鬆開！因爲他們的心裏都已經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二人就在下跌中，當身體掠過樹枝時，伸手及時抓穩了一些枝葉，不致直墮至樹下去！

那是超過了一百尺高的大樹，由樹頂至地面，其中當然有着不少枝葉攔截住。

阿生攀住了樹枝往上望，看見呂偉良也吊在折斷了的吊橋之上，兩者相距不遠。阿生便撈過了一根青籐，爬了上去。

呂偉良發覺阿生未致跌斃，也鬆了一口氣，奇怪的却是：四下裏也見不到江泰山的影子。

呂偉良想起小茅屋中的依美，可能因爲失去了吊橋的連系，而變成無依的小鳥一般，便對阿生說道：「我們快上去看看依美！」

可是阿生却說道：「別理她，我們快走！」

呂偉良知道阿生在担心江泰山正召集野猴毒蛇前來，但他總覺得不該留下依美獨個兒在那裏，便首先沿住小屋附近垂下的青籐，攀了上去！

依美正俯視下來，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正攀登上來，獨是不見了江泰山，不禁問道：「呂先生，江泰山呢？」

呂偉良道：「我也不知道，你最好快些跟我們走！」

「不！我不會跟你走的，我要找江泰山。」依美說話語氣十分的堅定。

阿生挿嘴說道：「他可能去召集毒蛇野猴前來對付我們，你再不走，你也可能遭殃！」

「你放心好了，江泰山是眞心愛上我的，怎麼會輕易把我害死？」話也未完她便攀穩了一根青籐，盪了開去！

呂偉良無從制止，只有目送她離去！

要不是親眼目睹，呂偉良師徒二人也不敢相信依美會有這麼一副好身手，甚至一分鐘之前，呂偉良仍在替她担心呢。

阿生看見依美不受規勸，便催促呂偉良趕快離去。他說：「江泰山這傢伙，他一定不會放過我們的。」

呂偉良也明知江泰山不會放過他們，但總覺得這樣子離去，未免可惜。因此，他對阿生說道：「我們設法去找找江泰山。」

「還找他幹什麼？」阿生問道。

「如果他不服氣，可能狂性大發，那時後果就不堪設想。」

「師父，你這人也太仁慈了，如果我是你，早就殺了他，就什麼麻煩也了結啦。」

「你不知道的，江泰山的確是這森林的主宰，除非迫不得已，否則，縱然殺了他，我們亦將會無法離去。」

呂偉良說着，已經沿住青籐，由那邊落到了地上。

阿生也沿住另一根青籐，逐級地由樹枝上爬下來。

附近只見一些野猴在嬉戲，却不見了依美。呂偉良四下裏張望着，突然看見一條人影在那邊一掠而過，他分不出那是依美還是江泰山，因爲他們都是以獸皮穿在身上的，加上樹木的遮掩，又相隔得那麼遠，呂偉良一時也不知道那是誰。

呂偉良只對阿生說了一聲，便已拄杖，飛奔過去。

但是，那人影去得好快，轉眼已經不知所踪，呂偉良一心要救回依美，也企圖勸服江泰山，所以，他仍然朝着那方向，追踪過去！

阿生亦步亦趨，只有跟隨在後面。

追踪了一程，已經可以看見他們的車子了，却仍不見依美或江泰山。

師徒二人呆在一旁，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呼叫聲：「依美，依……美……」

他們都認得，那是江泰山的聲音。很明顯的，江泰山也在找依美！

原來江泰山剛才由樹上墮下時，雖然攀穩了一條樹枝，但頭部却撞在一處橫枝上，登時昏迷過去，幸而樹枝把他的身體擱在上面，未致墮到數十尺的地上，也算是異數。

當他清醒來時，攀上樹頂的小茅屋，發覺不見了依美，他爲之焦急不已，所以，便揚聲呼叫了起來。

但是，久久仍無反應！

江泰山以爲依美一定是給「鐵拐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救去，心裏憤怒異常，隨即吼叫起來！

那陣吼叫的聲音，直如銀幕上的野人泰山，叫得山鳴谷應，枝葉回音！

呂偉良和阿生在這邊固然也聽到了。

阿生面色一沉，說道：「不好了，那是江泰山召喚野猴和毒蛇的聲音。」

話猶未完，但見樹上野猴奔竄，地上蛇羣有如排山倒海的移動！

呂偉良也爲之心裏一凛，急忙拄杖搶登車上。他們剛才追踪依美時，已經發覺他們那一輛銀灰色的汽車，就停在附近。

登上了汽車之後，阿生有理沒理，趕快把汽車開動，衝出樹林外面去。

說也奇怪，那些猴羣與蛇羣，並無意阻攔他們的車子前進；牠們向着同一方向推進，直如軍隊召集時的情形一樣。

呂偉良道：「江泰山幹什麼？」

阿生却沒有回答他，儘管把車子開出森林外面去。就好像沒有聽到呂偉良的說話一樣。

呂偉良看見阿生把車子左拐右轉，快如追風，明知他的駕駛技術是第一流的，也難免心驚胆戰；因爲這是到處植滿了樹木地區之內，而非平坦大道之上，稍不留神，便不難車毀人亡。

阿生也實在是全神貫注地開車，他想起那次被猴羣困擾時，心裏猶有餘悸。

要不是這是一輛裝備齊全的特製汽車，只怕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他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就是儘快離開這森林地帶。

野猴毒蛇　侵襲市區

當阿生將車子開出了分岔路之後，師徒二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阿生把車子的速度稍爲減慢，雖說減慢，實在仍是相當快的，只是比起在森林中和分岔路上，稍爲慢了一些而已。

呂偉良仍在喃喃自語道：「我們不該這麼快離去的，阿生。」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師父，你還留戀一些什麼呢？」

「我們應該把江泰山找着。」

「你沒有聽見嗎？他正在召集野猴毒蛇，那當然是爲了對付我們的。」

呂偉良正想說下去，突然發覺後面有一輛車子追了過來。心裏不禁一凜！

他再看清楚，發覺那原來是一輛警車時，心裏才明白，那是專捉快車的警車。

呂偉良對阿生說：「把車子停向路旁吧！我們又要破財了。」

阿生道：「這是郊區公路，竟然也限制人家開快車，眞的是毫無理由。」

呂偉良道：「車多路太少，那些大人先生們除了抄牌罰錢之外，就是整天坐在辦公室裏替那些專利交通機構計劃加價，這就是此時此地的一個特色，也只有這個地方才可以見到。」

阿生一邊把車子在路停下來，一邊說道：「如果不是你叫住我，我跟他鬥快。反正是罰定了，讓他知道這車子的性能也好啊！」

「不！阿生，我要利用他們。」呂偉良說。

警車停在他們的汽車旁邊，一位警目攤開手板，伸進車窗裏來。

阿生當然知道他的用意，他不過要取去駕駛執照。阿生却說道：「忘記帶了！」

「別要花招！快一點！」警目催促道。

呂偉良也說：「阿生，給他吧，別阻時間。」

這一邊，呂偉良已經推開車門下了車。他繞到警車那邊，對那警目說道：「請你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設備，通知警局，你們到處找尋的一個疑犯江泰山，正在北郊森林之中。」

「你是什麼人？」那警目自頂至踵的，打量着呂偉良。

阿生忍不住說道：「你大概是新入行，否則，這裏的警員，很少不認識我師父——鐵拐俠盜呂偉良的。」

警目恍然道：「原來是你！」

車上一名警長這時也伸首窗外，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把森林發生的事，約畧說了一遍。

警長果然用無線電通知了警察總部。

呂偉良正要回到他的汽車上，突然看見一隊車隊，浩浩蕩蕩的，由市區方面開了過來。每一輛大卡車之上，都豎起了一面旗幟。

阿生忍不住大聲問了過來道：「那是什麼旅行團呢？」

呂偉良一時也答不出來。倒是那位警長代他答了：「那不是什麼旅行團，是午氏企業公司的接收車隊啊！」

呂偉良怔了一怔：「午氏企業公司？是不是午玉堂那一間？」

「對了。」警長又說：「政府把北郊森林賣給午玉堂，大概他今天就要接收！」

呂偉良不禁又問：「幾時成交了？」

警長道：「誰知道呢？看情形，一切都是早已擬好了的，所以提出反對的人，簡直是大傻瓜。再說，午玉堂是個風頭人物，今天他大概要爲首先示威一下吧！把午氏旗幟在那森林周圍插上了，也算得上是一件威風八面的事啊！」

呂偉良看見車隊擁有大小車輛超過十輛，暗念其中必有午玉堂在內，便站出路心，揮手示意車隊停車。

爲首一輛車子停了下來，車上有人問了出來：「發生了什麼事？」

「是午玉堂先生的人麼？」

「是的。你是誰？」

「我要找午先生談話。」

「他不在這裏。」車中人問道：「你找午先生有什麼事？」

「這裏誰是負責人？」

「我就是。」車內那人瞥了呂偉良一眼，看見那枝鐵拐杖，不禁恍然道：「你可是呂先生——呂偉良先生麼？」

呂偉良道：「是的。你們可是奉了午先生之命，去接收那座森林？」

「對了。午先生叫我們把午氏旗幟插到那森林各處去，同時在附近搭下營帳，展開探測工作。有什麼不對嗎？」

「不！你們只是奉命行事，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江泰山正在森林中，我覺得你們此行十分危險。」

那位警長也走過來了。

那位午氏公司的代表，看見對方是警方人員，

知道事不尋常，由車內跳了下來。

後面一列的大小汽車，全都擺在路旁。

警長完全相信了呂偉良的說話，否則他也不會代他向總部報告。因此，警長把森林中的情形，也對午氏公司的代表說了。

午氏公司的代表道：「我的指揮車之上，也有無線電話的設備，讓我找我的波士先生談談，然後再作決定吧！」

說完他又攢回汽車裏，利用車上的無線電話，與午玉堂取連絡。

豈料午玉堂聽了他的報告之後，大發牢騷道：「我叫你們依照我的吩咐去做，你就照做好了，管他媽的什麼警長？那森林已經是我們的，我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誰也管不了！」

說完，「叮」的一聲，無線電話掛斷了。

午氏公司的代表伸首車窗外，無可奈何地對呂偉良和那位警長說道：「我的波士午先生一定要我們依照他的吩咐去做！」

呂偉良道：「我也無意阻止你去執行你的職務，只是事實上太危險了！」

警長說道：「算了，就讓他們去吧！午玉堂很容易誤會我們警方從中阻撓！」

午氏公司的代表打手勢，示意後面的車隊跟隨他繼續前進！

於是，這一隊車也浩浩蕩蕩地，向着北郊森林那邊推進！

午氏公司的代表也是姓午的，他是午玉堂的堂姪，叫午大祥，年紀不過三十左右，在午氏企業公司中，算是少壯派的領導人。

他當時坐在那輛裝置有無線電話的大房車裏，同車的除了司機之外，還有他的好幾名助手。午大祥想起呂偉良和那位警長的說話，心裏也有點忐忑不安。事實上，他的兄弟午子才已經証明是給猴子所殺害的；至於毒蛇大鬧貴族道的新聞，也是今天最熱門的大新聞之一。

當然，他是不希望有更大的新聞發生在他們的身上。但是，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司機忽然驚叫起來：「咦！奇怪，那是什麼？」

原來這時候，他們的車隊已經駛到了分岔路口附近。

一隊猴子兵正步出那一條分岔路，向住公路方面推進！

司機嚇得僵在一旁，不由自主地把車子煞停，使到跟隨在後面的車子險些兒就撞作一堆。

午大祥也看見了這怪異的現象，猴子兵齊整的步伐，直如訓練有素的士兵們一樣，大猴子領先走在前面，小猴子的頑皮怪相這時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一個跟着一個，非常有秩序的跟在後面。

當猴子兵操進了大路上來時，一個身披獸皮的青年男子也出現在猴子兵隊伍的旁邊。

不知是那一輛車上的人，驚叫出一聲：「那人不就是江泰山嗎？電視播出過他的照片，警方正要通緝這個人呢！」

其實，就算這個人不說出來，車隊裏面亦有不少人認出了他的面目；因爲除了電視台之外，許多午報和號外，也應警方之邀，刋出了江泰山的照片，要求各方人仕提供這個人的消息。只是經這個人一提，所有的人更加注意！

可是，這一來也引起了江泰山的注意。他由分岔小路上走出來時，看見車隊停頓不前，還以爲是好奇的過路人而已。豈料仔細看看那些飄揚的旗幟，不禁恍然大悟！

只見江泰山怪叫一聲，猴子兵的隊伍立即散開，車隊上的人正感驚奇不已之際，猴子們已經紛紛跳躍而上，車上各人完全沒有想到會有此一着，紛紛被挖眼扯髮，一時之間，弄得狼狽不堪。

分岔小路之上，接踵而來的，是無數大大小小的蛇羣，五顏六色的蛇皮，在陽光的反映下，泛起了一層可怖而又美麗的光彩。

江泰山夾指放進嘴裏，吹響了一聲口哨之後，蛇羣如潮湧至，紛紛向住車隊進攻。

車子裏的人，完全無從反抗。有些給猴子襲擊，有些被毒蛇咬斃，在一片混亂的驚叫聲中，紛紛倒斃車上。

有些人跳車逃走！但是，都給小猴們困擾着，無法逃出重圍！

江泰山令小猴們把那些人監視着。說也奇怪，小猴們都依足了江泰山的說話去做。被猴羣包圍的人，動也不敢動，紛紛嘩叫起來！

於是，蹲在他們肩膊上的小猴們便扭他們的耳朶，扯他們的頭髮，十足有如一個頑皮不堪的小孩子，弄得各人啼笑皆非。

江泰山怪叫連聲，只見羣猴與蛇羣紛紛自汽車裏撤退下來。

車上的人員，死的死，傷的傷，到處鮮血斑斑，極之可怖。

江泰山令傷者把死者的屍體搬到車下來，又問那些活着的人：「誰懂得駕車的？快些告訴我，否則給我查出了，嘿……」

話也未曾說得完，只見人叢中走出了幾個人來，有些是傷者，也有被猴羣監視，完全未有受傷的企圖逃走的人。

江泰山說道：「好了，懂得駕車的人，都坐到



那十二輛滿載野猴和毒蛇的汽車，闖進了繁盛的市區來，頓時秩序大亂。

司機位上去！」

這班人剛才已經給野猴蛇羣嚇得失魂落魄，他們正担心再遭虐殺，現在聽到江泰山這麼一說，登時如獲大赦，紛紛坐上了司機座位之上。

但是，汽車只有十二輛，懂得駕車的人，竟多過了二十人。

於是，江泰山又對他們說道：「受傷的，快些下車來吧！」

他一邊說一邊走了過去，一經調整，剛好揀出了十二位沒有傷損的司機。其他的人沒有一個可以再回到汽車裏去。

這班人正担心江泰山不知會不會殺死他們，却又聽到江泰山說道：「讓你們活着，好作個証人，我是給午玉堂迫成這樣子的。」

說完，隨即指揮那些猴子和蛇羣登上那些大小汽車上去。現在這班人才明白，江泰山是要利用他們作運輸工具。

於是，車子一輛又一輛的，回轉頭來，駛向市區方面去！

每一輛汽車的司機位旁邊，都擠了好幾個懂事的猴子。牠們全是奉了江泰山之命，對司機展開嚴密監視的。其實，那些驚魂未定的司機們，想起載在車上的全是野猴毒蛇，再想想剛才的悽慘場面，已經絕對沒有人會懷疑這些野猴毒蛇是受到江泰山指揮的，還那裏有人敢反抗？

江泰山就坐在最前面的一輛汽車裏，因為那一輛豪華大房車，不但走在最前，同時也裝上一具無線電話，這一輛大房車，正是午大祥所乘坐的那一輛指揮車。

午大祥已經在混亂中受了傷，被棄在路邊。這時他正扶傷繞到交通較為繁忙的公路去，希望載停

一輛過路的車子，代他報警。

可是，這個都市攔途截刼的案件，多如牛毛，那裏還有車子敢停下來？因此，午大祥一直站在路旁，直至因為流血過多，而昏倒地上，也沒有人來理會他。最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給一輛過路的警車發現。

而這時候，江泰山已經率領着車隊，長驅直入，向住市區進發！

當車隊經過呂偉良所停留的地方，呂偉良這時正跟巡邏車那一位警長談論着政府出售森林給午玉堂的事。

阿生首先發覺了午氏企業公司車隊回頭走的奇怪現象。

他對各人說道：「你們瞧！午氏公司的人！已折回來了！」

呂偉良一心在等待警方迅速派大隊到來，聽到阿生這麼一說，立刻回望過去；果然看見豎着午氏旗幟的車隊，迅速掠過他們，直駛向市區！」

那位警長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因為剛才看不見第一輛車子上的人，但現在在車隊掠過的刹那間，依稀發覺卡車之上有猴羣的影子，心裏一凜，冲口而出道：「不好了！他們開始進襲市區啦！」

警長莫名其妙地問：「他們？你在說誰？」

「就是江泰山和他的猴子兵，如果還有毒蛇羣在內，那眞的是不堪設想！」呂偉良一邊說着，一邊已經挪動了身體，拄杖走回汽車裏去。

那位警長聽得有頭沒有尾，但也總可以明白到呂偉良的意思了。因此，他也匆匆趕回警車之上，下令司機開車追逐那一隊車隊！

阿生也不必呂偉良吩咐，已經把車開出了。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那傢伙眞的發狂了麼？」

「是的，這似乎是無法避免的事，但是，想不到這麼快他們就行動起來。」

阿生道：「也許是午氏公司的人刺激他們加速行動吧？」

「未必！可能是我們，也可能是依美。總之，這回糟透了！」

「有什麼辦法補救嗎？」

呂偉良道：「我就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警車之上，那位警長已經利用車上的無線電裝置，把目睹的情形，向總部作緊急報告。

總部的無線電台，接到了這一份報告之後，那值日警官也半信半疑。但是，他終於亦以第一時間，把這份報告轉給他的上司。

局長看見了這份報告，不禁破口大罵：「十多輛車子載了猴子兵向市區進襲！嘿！這簡直是開玩笑！要不是無線電台出了毛病，一定是那班飯桶神經有毛病！」

但是，夏維探長這時剛好在旁，他挿嘴道：「局長，我看這也不會是假的，午子才本來就是給森林中的猴子害死的。」

「這成什麼話？連你這探長也糊塗起來了。你以為齊天大聖的故事是眞的麼？猴子怎麼會駕車？豈有此理！」

「……」夏維給他的上司罵得說不下去。

局長又說道：「我勸你還是集中精神，把這幾件大案破了再說，議員全家被害，午先生給人恐嚇，這些案件比街上的刼殺案不知重要了多少倍，下次開市政會議時，我會給他們質問得啞口無言的。這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的，局長，但是……」

夏維探長不知又想說些什麼，只見這時候，直接通往無線電台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局長接起聽筒，無線電台的值日官立刻又說：「報告局長，剛才有一輛巡邏車向總部報告說，大約有十二輛車子，超過了正常的行車速度，正向市區方面駛來！」

局長拍案大罵道：「他媽的！開快車就罰他一千八百好了，難道還要問過我才落案嗎？」

值日官在直線中說道：「不，不！局長，巡邏車上的警長說，車子開得快極了，不理會他們的警告，直闖向市區來，他們担心……」

話猶未完，局長已經截住他的話頭，又罵道：「担心，担心，担心個屁！全都是食枉米的飯囊，我們化了這麼多的錢，購買了這許多新式的儀器回來，難道都變成了廢物麼？」

值日官道：「局長，我還沒有說完呢……」

「說什麼？還有什麼好說？通知追捕快車的人，要將罰欵加倍，我們那些捕捉快車的儀器值好幾百萬啊！」

「局長，我不是會計官，是值日官，你都弄錯了。我現在是要向你報告，巡邏車上的警長說，那十多輛車子之上，好像載有猴子！」

「猴子？」

局長怔了一怔，又想追問下去。但是，對方那值日官比他更快開口。那值日官說道：「還有，我由現在起，要辭職了！」

「什麼？」

局長在驚呆中，聽到直線電話掛斷了。

好一會他才懂得對一名助手說道：「派人去把電台的值日官扣留起來，他犯了極嚴重的紀律規則，我要好好的懲處他！」

夏維探長冷眼旁觀，忍不住問道：「剛才你說什麼猴子？」

局長給他提醒了，「噢」地一聲說道：「對了，有一輛巡邏車報告說，那些快車之上，好像有猴子。奇怪，猴子怎麼會開車的？」

夏維探長說道：「他們只見車上有猴子，並沒有說是猴子開快車。局長，我看，你要作一次緊急召集，事情可能很壞！」

「你也這麼說？爲什麼我們要爲一隻猴子而興師動衆？」

「局長，聽我說吧！可能不止一個猴子，而可能是一大羣。」

「十多輛快車，一大羣猴子。嘿！這簡直是開玩笑。我才不相信！」

夏維探長無可奈何，只好退了出去。

警方的無線電總部，接二連三的，接到了許多目擊者緊急電話，都是大同小異地，報告快車和車上有猴子的事。

但是，值日官一怒之下，辭職不幹，局長的手下正闖進來抓人，於是無線電台裏弄得亂糟糟的，人們竟然疏忽了這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位值日官憤怒地說：「自從我被調到這裏來之後，幾乎以爲自己的神經有毛病，今天打刼銀行，明天無故殺人，一會是攔途刼殺，一會又是當街開片；而我們的上司却只懂得如何保護有錢人，如何增加政府的收入。我就是甘願坐牢，也不會再獃在這裏聽這些嚇人的電話。」

那幾個由局長派來的人，不由分說，當場把他繳械，然後迅速帶離了電台。

電台裏，那一百幾十座無線電話，正响個不休，大部份都是報告野猴與毒蛇羣闖入了市區來搗亂的！

原來這時候，那十二輛滿載野猴與毒蛇的大小車子，已經橫衝直撞的，駛進了市區！

一輛追捕快車的警車，在追逐過程中，目睹一輛大卡車撞向交通崗的指揮亭，立刻翻倒，於是車上的一大羣猴子「吱吱喳喳」的，在街道上四下奔竄！

其他的車輛，在江泰山的一陣陣吼叫聲中，由於猴子的瘋狂進襲，司機紛紛失去了定力，車子亦隨即失去了控制，撞向路邊的有之，撞向街上車輛的也有，更有些撞到了商店中去。

試想想看：一輛小小房車失事撞欄，也可能造成交通上的極大混亂，也別說是十多輛大小不同，而且還載滿了野猴與毒蛇的車子了。

車子失事後，司機非死即傷。因爲司機們都是受到了猴子們的瘋狂進襲的，猴子們在司機位旁邊，在聽到了江泰山的一聲呼號之後，就像失去了常性，狂得驚人！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的車子一直追踪着他們，自然也都看見了這種混亂不堪的場面。但是也感到束手無策。

另外一輛與他們同時展開追踪的車子，就是那一輛郊區公路的巡邏警車。車子上的警長與警員，當發覺猴羣與蛇羣紛紛由翻側或撞毀的汽車上竄開時，便想到了一場大災禍已經降臨了這個都市。

那警長想到責任重大，下令車上僅有的數名手下，拔出佩槍，射殺那些野猴。但是，野猴多至無法計算，加上地上毒蛇四竄，那幾名警員的槍聲，也只有造成更大的混亂而已。

野猴東奔西跑，有些跑進了商店裏去，也有些

攀上了電燈柱之上；更有數頭跳到一個交通崗位的指揮亭去，那名交通警員給牠們脫下了帽子，那兒是十字路口，交通立即引起混亂，來自四方八面的汽車，亂七八糟的，撞在一起！

這一邊：一隻猴子闖進了一家大百貨公司裏，百貨公司裏，人頭湧湧，就給這一隻猴子弄的雞犬[illegible]，秩序大亂。

護衞人員合力把牠捉住，豈料這猴子的一聲驚叫，竟然產生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力量，爲數超過了一百頭的野猴，在一頭母猴的率領下，直闖進了百貨公司裏來。

那頭猴子本來給護衞人員捉住的，這時也紛紛給這大羣野猴，嚇得放了手。一隻野猴已經弄到秩序大亂，百多頭更加不敢想像了。

那一邊：一羣大小毒蛇竄進了一間酒帘去，這兒本來就是姐兒羣集的藏春之所，當其中一名女孩子叫出了一聲：「蛇啊！」之後，酒帘裏，立刻就起了一陣極大的騷動！

自然，蛇羣之中，也並非全是有毒的。但是，人們不是個個是專家，尤其是女人們，見了杯弓就當蛇影，何況還是眞蛇，怎不爲之大叫大嚷起來的呢？

酒帘那些地方，即使日間也是黑沉沉的，由於光綫不足之故，姐兒們在驚相奔避中，有人踏中了蛇身滑倒了，再給蛇兒噬了一口，痛得直「哇哇」的狂叫起來！

這一叫，連一些稍爲大胆一些的帘女也自黑暗的房間中，裙拉褲甩的衝了出來，她們也忘記了剛才如何跟人客在裏面親熱，直跑到街上去。春光盡洩無遺！

可是，街上的情形，此起酒帘中更亂！

這只不過是二個比較令人尷尬的例子，至於其他可怖的事例，更是多到不可勝數，也沒有人可以有效地加以制止。

情形就是那麼亂糟糟的。

警察局的局長，這才知道大事不好了，立即緊急召集下屬應變！

可是，情形已經越來越壞，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於是，消防隊伍與一些民衆團體，也奉到命令，作緊急召集。

結果連軍隊也都出動了，但仍然無法把亂糟糟的局面控制下來。

那些大人先生們，這時才如夢初覺，但仍有不少人在懷疑：這些小動物如何可以造成如此大的災禍？

但事實已經擺在他們的眼前，也不到他們再懷疑了。於是這才有人想到：任何動物都希望爭取機會，把他們的生命延續下去。不論是蛇虫鼠蟻也好，只要有人侵犯牠們，牠們都會作出反應。何況，這些野猴與毒蛇的背後，還有一個江泰山呢！

各區求救的電話，連綿不絕的打到警局裏去。但警局中的警員已經紛紛出差去了，電話仍然响了一次又一次！

市民們都沒有想到造成這災禍的只是一小撮特權人物，更沒有幾個人會了解到這件事其中的連鎖作用；他們只以爲世界末日到了。

到處亂糟糟的，人們的耳鼓裏，只聽到陣陣警車聲、十字車聲以及消防車聲，此外就是婦孺的慘厲驚叫聲！

猴子本來就是頑皮成性的，野猴更加上了一點狂性，於是有些在攀登到電燈柱上面去的時候，紛紛觸電身亡！

但是，野猴雖然死了不少，電流也斷絕了。時間上已經越來越接近黃昏，人們在惶惶恐恐之中，更加有步進黑暗世界的感覺。

軍警的合作，民衆服務團體的努力，仍無法把亂局收拾。

一條大蛇闖進了一家富有人家的住宅，戶主緊急打電話報警，但警局裏已經無人可派。這有錢人原是認識局長的，所以他要接電話的人找局長聽電話，接綫生怒道：「局長也出差去了！」

說完就收綫，沒有再去理睬他。

那條大蟒蛇本來就沒有毒的，但是，這已經够宅內的男女僕人們忙上了一陣。

又有一小隊野猴，闖進了一家歌廳裏去，一名吱喳歌后在唱到聲淚俱下之際，那小隊野猴也「吱吱喳喳」的亂叫亂跳起來。

即使野猴們在鼓掌頓足，可能是表示一種欣賞，但也把觀衆們嚇得三魂飛去，七魄歸天！有些聽歌聽到傷感的女觀衆，本來就跟着台上的什麼歌后哭到聲嘶力竭，這時再一刺激，那裏還抵受得住？於是眼前火花四冒，隨即昏倒地上！

已經混亂不堪的場面，這時更變得亂上加亂！

野猴們跑到表演台上去，鼓手樂隊和歌手都跑開了，牠們就好像接班人一樣，打鑼打鼓吹喇叭，一隻母猴「吱吱喳喳」的，唱得彎着背，弓着腰，表情十足，也實在令人捧腹。其實，所謂流行歌手，跟牠們又有什麼分別？

幾隻小猴在台上跳呀跳的，跳個不休！

觀衆之中有人覺得很有趣，正待駐足而觀，脚上一陣竄動，登時，又嚇得面無人色，無不驚惶走避了！

天色已經入黑。有電流供應的區份，軍警還可

以展開圍捕毒蛇和殘殺野猴的工作；至於那些給野猴搗毀了電流供應的區份，就更加弄得昏天黑地的，亂七八糟。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自始至終都在追踪着一輛黑色的豪華大房車的下落。在那輛車子裏，他們知道坐了江泰山的。

那輛車子本來是午大祥坐的，但呂偉良和阿生在追踪那車隊的時候，看見江泰山在進入市區之後，曾經拉開車頂的活動網篷，吼叫了一聲，所以，他們肯定江泰山就在那車子裏。

只是一連串的瘋狂撞車，弄得交通擠塞不已，稍爲疏忽一下，呂偉良和阿生便在混亂中，失去了那輛車子的踪跡！

這幾乎是令人無法相信的事實。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都可以想像得到：江泰山即使失了下落，但是，他們估計他必會到一個地方去，那地方就是：富翁午玉堂的私邸。

所以，阿生駕駛着那輛銀灰色的車子，左拐右轉的，無非想趕快一點，希望能够及時趕到午宅去。可是，到處街頭都被野猴與毒蛇弄得一團糟，要不是撞車，便是行人奔避！

有時阿生以爲可以通行無阻的街道，偏偏就無法可以通過！

有些街道之上，幾輛車子撞在一堆！

有些街道之上，較大的猴子在對人類展開了劇烈的肉搏戰！

有些街道之上，阿飛輩乘機博亂，持刀刦殺一番；甚至還隨街追逐婦女。

有些街道之上，給軍警封鎖起來，捉毒蛇，殺野猴！

有些街道之上……

總之，阿生駛着那輛車子，以爲頂多十五分鐘可以到達的，幾乎費去了一百五十分鐘！

終於在天黑之後，讓他們趕到了午玉堂的私邸附近；但是車子只駛到了街口，便給一名警員截停了。

「你這輛車子，要到什麼地方去？」那警員問道。

阿生道：「這又不是禁區，你問來幹什麼？要搭順風車就上來吧！」

「誰要希罕你這一輛老爺車？」警員白了阿生一眼，「我是奉命在這裏截查來往車輛的。」

呂偉良心裏奇怪，怎麼他們橫衝直撞的，經過了這許多街口也不見有人檢查，偏偏是這裏設下了一個檢查關卡？

呂偉良正要追問，看見有一位警員由黑暗梯間走了出來。

他原是與那位警員在一起當值的，只因爲烟癮發作，不能不悄悄跑到梯間去抽一支香烟提提神。因爲上司是不許他們在當班時抽烟的。

那警員雖在昏暗中，也認得出這是呂偉良的自用車。

他走過來招呼呂偉良道：「怎麼是你啦？呂先生。」

呂偉良也忘記了他的大名，但制服上辨認一下，很快就可以認得他的官階是警長，因此問道：「警長先生，這裏可以通過嗎？」

那警長道：「本來要檢查，因爲我們接到報告，可能有人要對付午玉堂先生呢。」

「眞有這一回事？」呂偉良道：「不怕對你說，我就是要到午家去的。」

警長一怔：「什麼？你要去找午先生？」

「是的。你也知道，本市正遭到毒蛇和猴羣的侵襲，牠們的幕後操縱者，極有可能摸到這裏來。我必須見見午玉堂。」

「你可是說：江泰山？」

「對了。江泰山駕着一輛豪華大房車，那車子本來就是屬於午玉堂的。」

警長身旁的警員吃了一驚：「那車子可是黑色的？」

「是，是最新欵的硬殼敞篷房車。」呂偉良說道。

那警員直是叫了起來：「糟了！」

警長曾經離開他的崗位一個短時候，聽他們這麼一聲驚叫，他心感不妙，問道：「到底怎麼一回事？」

「剛才那輛車子曾經由這兒經過，我記得那幸運車牌是屬於午先生的，竟沒有制止他。」

「他媽的！」那警長氣得幾乎揚手摑過去，「你快去打電話調派巡邏車來吧！這回我可給你這渾蛋害死了！」

呂偉良忙拉開車門，道：「警長，快些上車，那十九就是江泰山。」

警長當然也相信呂偉良的話，否則他不會氣得面色靑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警長坐進了車子裏來之後，阿先立刻開車，駛向午宅那邊。撇下那警員去找電話打回總部去。

車子開到午宅門外，只見屋子裏亮着燈，正引起了一陣混亂。

警長心裏一凜，首先推開車門，衝到了午宅門外，看門人隔住一重鐵閘對他說道：「警長先生，不好了！剛才有人把一包東西扔過了圍牆，拋了入來，豈料我們打開一看，裏面全是毒蛇！」

「那麼現在呢？」

「都走散了，竄到屋內各處去啦！」

呂偉良忍不住隔住車窗，問了過去：「那輛車子呢？」

看門人答了出來：「由街口那邊開跑了！」

阿生不待呂偉良吩咐，已經迅速把車子開動，有如一支脫絃之箭，直衝向街口那邊。

可是，車子衝到街口，師徒二人隔着車窗，四下裏張望，一輛汽車的影子也沒有。

阿生問道：「師父，怎麼辦？」

呂偉良沉思着說：「我看，他的目的在殺害午玉堂，在未知他是否死去之前，這傢伙也許會躲在附近看看他的『成績』也說不定！阿生，把車子在附近街道上兜幾個圈吧！」

「好吧！」阿生再把停下來的車子開動。

附近幾條街道，本來就十分的僻靜，街邊兩旁停滿了汽車，密密麻麻的，但却沒有車子在街道上走動。

阿生駕着那輛銀灰色的車子在隣近街道上兜圈，呂偉良則留心那些密密麻麻的汽車。

突然間，呂偉良叫住阿生：「慢着！」

阿生「察」地一聲，把車子停了下來。

呂偉良指住路邊一輛汽車，對阿生說道：「不就是那一輛嗎？」

阿生就即刻認出：「對了，就是那一輛。」

但是，那輛黑色大房車裏，似乎沒有人在着。

呂偉良非常審愼地，對阿生說道：「把車子在附近找個車位停下來吧！」

阿生一邊把車子繼續往前開了幾十碼，呂偉良則一邊留心車外的環境，附近竟然會靜到連一個過路人也沒有。

阿生把車子往路邊停下來。熄了火。

師徒二人小心觀察着四下裏的環境，發覺這兒就是午宅後面的一條街道。

呂偉良心裏就明白過來，對阿生說道：「他果然要親手宰了午玉堂才甘心！」

「你怎麼知道？」

「你瞧！那幢紅牆綠瓦的花園洋房，不就是午宅？」

阿生想了想，點點頭。

師徒二人推開車門，下了車。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驀地響起了一聲槍聲，一條黑影自屋頂之上，飄然而下。

呂偉良心裏一凜，拄杖飛奔過去！

但是，任他更快亦無法可以快得過那條黑影，何況雙方距離那麼遠呢。

呂偉良在路燈照耀之下，認得出那是穿上獸皮的江泰山。

他一步一拐的，竄上了那一輛黑色的豪華大房車裏，瞬即開走！

這時候，阿生剛下了車不久，在槍响之後，他已離遠看見了那一條黑影，由屋頂之上飄然縱身躍下，因此，在他看見呂偉良拄杖追過去的時候，他却留在汽車旁邊。

原來阿生也想到了對方會乘車逃走這一着，因此，這時他也開着車子，直追過去，却沒有去理會呂偉良。

坐在黑色大房車的，當然也是江泰山，他此刻已經受了傷。

開槍射傷他腿部的，正是午玉堂的一名私家保鏢。

呂偉良站在牆脚下，看見一條繩子拖在午宅後面，心裏已經明白過來了。

當午宅中人紛紛打開後門追來時，呂偉良竟被午宅和保鏢們好人當賊辦。

呂偉良欲辯無從，因爲每個保鏢都握住一支手槍，每支手槍的槍管都對準了他的胸膛，只要他稍作掙扎或者表示反抗，就可能有一顆子彈以上，穿進了他的心臟去！

所以，呂偉良僵在那裏，動也不敢動一下。他要看看這班糊塗保鏢要將他怎麼樣。

呂偉良被那幾名持槍的保鏢，押進了午宅裏面去。

午宅之內，仍然是一片混亂，上下人等，都在到處亮燈捉蛇。呂偉良實在也無法担心可能會有一條小毒蛇突然之間竄至脚下。已經有了事實証明，小毒蛇的毒液在滲入人類的血管之後，不出三分鐘就會造成死亡。因此，呂偉良更加步步爲營，提心吊胆！

呂偉良被押上二樓的會客室去，午玉堂和一位警長都在那裏。

那名保鏢領功地說道：「我抓到了疑兇啦，老闆。」

呂偉良看見午玉堂有神無氣的，捧着頸項在呻吟，那位警長正是剛才坐在呂偉良車子裏的那一位，因此，午玉堂和那警長，幾乎都異口同聲地問：「什麼？他是疑兇？」

「是的，我親眼看見他由屋頂上跳下去，由於他中了我的一槍，因此一步一拐地，逃不了幾步就給我們合力抓住了。」

「你們果然厲害！」午玉堂笑了笑，突然面色一沉，大喝一聲：「飯桶！」

各保鏢各自一呆，面上得意的神色也消失了。

原來剛才江泰山自前門扔進一包小毒蛇之後，隨即開車到了午宅後面，看見他的調虎離山之計果然成功，便將一條預備好的繩索，拋上圍牆的燈柱，沿住繩索，爬入屋內。

由於前園毒蛇狂竄，造成極大的混亂，屋內人們的注意力一分散，江泰山便有機可乘了。

他跑上二樓，找到了午玉堂，但是他沒有動手殺死他；他只動手將一枚針筒向着午玉堂的頸項注射。午玉堂當時完全不敢妄動，因爲江泰山的手臂之上，纏上了一條毒蛇，他說：「只要你一動，這條毒蛇就會咬死你。」

午玉堂在驚愕間，就給他注射了那一針，隨即渾身痲軟，不能動了。即使如此，他仍在最後掙扎中，驚叫了一聲！外面的保鏢們，就是給這一聲驚叫，引起了注意，由外面衝入來。

江泰山達到了他的目的之後，迅速由午玉堂睡房的露台逃走，保鏢們當時就只看見一條黑影，匆忙中開了一槍，射中了江泰山的小腿。

江泰山怕他們追殺出來，回身把手一揚，那條毒蛇扔進了房中，纏住了一名保鏢的頸項，把他活活咬死！江泰山則負傷逃去！那條毒蛇則給另一名保鏢所殺！現在，江泰山注射到午玉堂頸項間的藥力似乎已經過去了，所以午玉堂也好像逐漸恢復了活動的能力。但是他始終不明白，江泰山爲什麼要這樣做，而不把他殺死。

午玉堂覺得噩夢經已成爲過去，現在他只要叫人緊守梯口，不讓到處亂竄的毒蛇闖上二樓來，相信再也沒有問題了。

那位警長就是乘坐着呂偉良的車子趕到午宅來的，他當然不會相信呂偉良就是那疑兇。至於午玉堂，他親眼見過了江泰山身披豹皮，所以他更加爲之啼笑皆非。

呂偉良聽午玉堂罵完了那班保鏢之後，笑道：「現在我這個『疑兇』大概總可以走了吧？」

午玉堂向呂偉良道歉完之後又問：「你可知道注射在我頸項上的，是什麼東西？」

呂偉良道：「我勸你最好找個專科醫生檢查一下，江泰山是個病毒專家呢。」

「毒蛇？」午玉堂心裏一凜，「到底是什麼病毒？」

「相信除了江泰山本人之外，誰也不知道。」

呂偉良說完之後就離開了午宅，跑到街上去。而午宅之內，人們仍在忙個不了；打電話叫醫生啦，捉蛇啦，報警啦……所有的人都忙得團團而轉，就只有午玉堂本人在爲自己的性命而担心不已。

呂偉良把鐵拐杖一端旋開，拉出了一條天線來，打開附近杖中的通話機，追查阿生的所在。

這是最新型的半導體袖珍通話機，短距離甚至不必動用那一根天線。如果扯高了那一根天線，更遠的地方，也可以與阿生取得連絡。通話機開關一打開，呂偉良就聽到了阿生那緊張而低沉的聲音。

阿生說道：「師父嗎？你快到江泰山住所附近，我的車子就在他的正門附近。」

「他怎麼樣了？」

「我看見他下了車之後，逃進那幢大厦去。我記得，他就是居住在那幢大厦裏面的。」

「好吧！你就在那兒等我，我立刻趕來。」

呂偉良說完，就想跑到街口去截一輛街車，可是，全市的交通已經陷入極度混亂狀態，差不多等了十分鐘，才有一輛街車經過，而且還是載滿了人的。但是司機仍把車子停向呂偉良的身旁，伸首出來問道：「你要往那裏去？」

呂偉良答道：「第十二街。」

司機把車門推開，叫了一聲：「上車吧！」

呂偉良看看車上擠滿了人，就不想坐上去，但是，街上實在也找不到另外一輛街車，也只好勉強坐了上去。

呂偉良心裏才明白，這司機乘機坐地起價，大概是車太少，交通完全癱瘓下來才會有此怪現象。他看看其他人沒有異議，他自己又要趕住去會阿生，也只好硬住頭皮，付出了十元代價坐這一程車。

車子到達第十二街街口，司機就把他放下來。司機說道：「對不起啊！請多走幾步，我還要送其他朋友呢！」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下車拄杖而行。呂偉良心裏想：這就是亂世中的怪現象，難爲有些人還在唯恐天下不亂！眞是莫名其妙！

呂偉良終於在第十二街一幢住宅大厦的門前附近，找到了阿生。

阿生說道：「我看他可能受了傷，一定是返家療傷去了。」

呂偉良與阿生登上他們曾經到過的樓宇，啓門入內，裏面沒有人。阿生道：「奇怪！我明明看見他跑到這兒來的！怎麼不見了？」

呂偉良跑到房間裏去，看見了一些血漬在衣櫃門前消失，心裏立刻明白過來。他揚聲說道：「江泰山，出來吧！我們不是警方人員。」

衣櫃門推開了，但看不見有人。江泰山的聲音，卻由裏面傳出：「兩位請入來。」

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聽得出，那些聲音有點空洞的回聲。心裏又是一怔！

二人步入衣櫃，原來櫃門後面另有一間密室。

江泰山在一張椅子上，苦笑說道：「爲甚麼你們總是跟我過不去？」

「是你跟全市的市民過不去，並不是我跟你過不去。」呂偉良說道。

「你們就只懂得怪我，爲甚麼不去怪午玉堂那班人？」江泰山道，「他的兒子去狩獵，給野猴羣侵襲而死，這是一種意外，但是，他却恃住財雄勢大，企圖把森林毀滅，把野猴羣趕盡殺絕，難得那些有權的人，也給他利用。」

呂偉良道：「你已經害死了毛各直一家大小還不夠嗎？這件事本來就與全體市民無關，但你却把他們弄得雞犬不寧。」

「你放心好了，人力勝天，人是萬物之靈，他們遲早總會把野猴殺死，也會把蛇羣捉盡的。」江泰山突然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眞想不到，毒蛇曾經幫助我賺過不少錢，結果牠們却害死了我心愛的女人。」

呂偉良心裏一凜問道：「你是說依美死了？」

「是的，毒蛇本來全都聽我指揮，不知是她踏着了毒蛇還是怎麼樣的，當我找到她的時候，發覺依美是給毒蛇咬死的。我一時氣憤，覺得歸根究底都是這個渾蛋的政府糊塗，所以便糾集整座森林中的毒蛇和野猴，向市區進襲，讓那些大人先生們，也知道一下我的厲害。」

「但是，現在最糟的却是一些小市民，並非那些大人先生們。」呂偉良又問：「你注射到午玉堂頸項去的，又是甚麼？」

「是我研究的一些成果。」江泰山拉開了一個抽屜，「過來參觀一下吧，這裏全是毒蛇，我培養的。我要把毒蛇的品種改良，要是成功了，我會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在森林中也對你講過了，毒蛇的毒液可以製血清。但是，我在這間實驗室中，却發明了一種可以令人生癌的病毒，注射到午玉堂身體上的，正是這東西。」

「爲甚麼你要這樣做？」

「爲甚麼？」江泰山笑了笑，「你以爲把一個人殺死是一件痛快的事嗎？我以爲不是，因爲他死了就甚麼痛苦也沒有了。所以，最好莫如讓你所憎恨的人，患上了癌症，讓他知道自己死亡將臨，但又無能爲力；即使是大富翁如午玉堂，也要受盡折磨，然後慢慢的死去，那豈不是比較一槍殺死他更有趣嗎？哈哈……」但是，江泰山的笑聲還未完，呂偉良和阿生的背後却闖進了兩名槍手。

他們用手槍分別指住呂偉良師徒二人和江泰山，其中一個說道：「你這瘋子，收了我們的錢，竟想賴賬麼？快把你的研究心得都交出來！」

呂偉良和阿生都認得，這二名槍手曾經來過這裏了，當時師徒二人躲在窗簾後面見過他們一次。

江泰山道：「你們付出的代價太少了，我利用毒蛇抽取毒液，利用野猴作實驗，前後就費了三年以上的時間，我希望獲取多一點代價，然後與我喜歡的女人，在森林中過着原始方式的生活。想不到現在一切也完了。我的夢想無法實現，你們也休想獲得這些資料。」

槍手走過去，迫問道：「你再不交出來，我就一槍殺了你……」

可是，那個「你」字也未說得出口，江泰山已經自抽屜中取出兩條毒蛇，扔向二名槍手這邊來！

「砰！砰！」兩顆子彈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轉往江泰山射去！江泰山倒在血泊中死了。但是，二名槍手也給毒蛇糾纏着頸部，咬了一口就告死去！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担心毒蛇會竄了出來，立刻退出了密室，將那度門緊閉。這才到廳子外面去打電話報警。但是，接線生說：「這裏所有的人都出差去了，說下你的地址吧！」

呂偉良把江泰山這裏的地址說了一遍，然後又說道：「給我轉言給你們局長，下次市政會議時，不要儘管提出增加拖車費和提高罰欵的事，應該要求增加警務費用，多請幾個人吧；否則，下次刧殺案的死者，說不定是他的家人呢！」

市面上還是一片混亂，比戰爭時期更加可怕，沒有人知道甚麼時候才可以捉完那些毒蛇和野猴；市長在接受記者訪問中，承認錯誤，決定收回成命，不再把森林售給午玉堂；而午玉堂也覺得性命可貴，決定留回一些金錢去醫治他的癌症，因爲醫生已經驗出了他的身體上染上了這種病毒。

有錢人紛紛到外埠去避難，但小市民不但避無可避不特已，連生意也沒有得做，工作亦成問題，生活自然更成問題了。到了這時候，人們才覺得社會安定之可貴。至於那些大人先生們，即使有錢購票飛到外國避一避，到底也覺得這才是他們的老家，才是他們的安樂窩，也只有生活在這個地方，他們才可以有機會獲得「一級勳章」，因此，在痛定思痛之餘，他們發誓以後要注意改善各方面的環境，力求安定。

但是，誰知道他們能否做得到？（全文完）

預告：「吉祥之星」

這是一顆巨鑽的名稱，據說：獲得「吉祥之星」的人，可以平步青雲，扶搖直上，因此它的價值便超過了它本身所值。但是，事實眞的如此嗎？凡事也總有意外的，結果它帶給人們的是無限的煩惱和災禍。這是農曆新年期間本刊推出的巨型小說，既好意頭，又够刺激。敬希愛讀「鐵拐俠盜故事」諸君垂注。

流星·蝴蝶·劍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練就絕世劍術，刺殺了江湖上十一個很負盛名的大豪，當武林中並沒有人知道有他這樣的一個人，他所刺殺的，並非與他有什麼深仇大恨，也不是爲了要揚名，他只不過是奉着他的唯一恩人高大姐的命令行事而已，在他殺死了第十一個人後，又奉命要去刺殺第二個——這時，城中一名窮苦的老頭，爲了唯一的愛女被徐家堡的貴賓江風和江平所毀，往投訴堡主徐青松，徐青松嚴詞責詢江氏兄弟，江氏兄弟也直承了這禽獸的行爲，並說心服徐青松的教訓——

一言判曲直　鐵腕掌存亡

徐青松臉色忽然和緩了下來，嘆了口氣，道：「你們的行爲雖可惡，總算還勇於認錯，沒有在我面前說謊，年青人只要肯認錯，就還有救藥，而且幸好張姑娘受的傷也不算太嚴重……」

張老頭忽然覺得一陣暈眩，徐青松下面說的話，他一個字都聽不到了。

「她受的傷還不算太嚴重……」要怎麼樣才算嚴重，她一生的幸福都已毀在這兩個畜牲手上，這創傷一生中永遠再也不會平復。這還不算嚴重？

徐青松又道：「我只問你們，以後還敢不敢再做這種事了？」

江風目中露出了一絲狡黠的笑意，他知道這件事已將結束。

江平搶着道：「不敢了。」

徐青松道：「好，念在你們初犯，又勇於認錯，這次我特別從輕發落，罰你們在這裏做七天苦工，每天三兩工錢，全都算做張姑娘治傷的費用。」

他重重一拍桌子，厲聲道：「但下次你們若敢再犯，我就絕不容情了。」

張老頭忽然覺得全身的血液都似已被抽空，再也站不住。

每天三兩銀子，七天二十一兩。

二十一兩銀子在江家兄弟說來只不過是九牛一毛，却買到了他女兒一生的幸福。

江家兄弟垂着頭往外走，走過他面前的時候却忍不住瞟了他一眼，目光中都是帶着勝利的表情。

張老頭一生艱苦，也不知受過多少打擊，多少折磨，多少侮辱。

他已習慣了別人的侮辱，學會了默默忍受。

可是現在，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用盡全身力氣衝過去，抓住了江風的衣襟，搥着他胸膛，大聲嘶喊，道：「我也有二十一兩銀子，帶你的姐姐來，帶你的妹妹，我也要……」

江風冷冷的瞧着他，沒有動，沒有還手。

張老頭的拳頭打在他胸膛上，就好像蜻蜓在搖撼石柱。

兩個家丁已過來拉住張老頭的手，將他整個人懸空架了起來，他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是隻架上的猴子，終生都在受着別人的侮辱和玩弄。

徐青松沉着臉，道：「若不是你女兒招蜂引蝶，他們兄弟也不敢做這種事，否則他們爲什麼沒有對別的女孩子這麼樣做，這堡裏的女孩子又不止你女兒一個。」

他揮了揮手，厲聲道：「快回去敎訓你自己的女兒，少在這裏發瘋！」

× × ×

一陣苦水，湧上了張老頭的咽喉，他想吐，却又吐不出。

他拿起根繩子，套上屋頂。

他恨自己沒有用，恨自己不能爲自己的女兒尋求公正的報復，只有眼睜睜的瞧着她受畜牲的摧殘。他情願不惜犧牲一切來保護他的女兒，但他却完全無能爲力。

「這麼樣活着，是不如死了的好。」

他在繩上打了個結，將脖子伸了進去，就在這時，他看到了堆在屋角的幾個南瓜和一大堆葡萄。

每年秋收，他都會將田裏最大的瓜和最甜的葡萄留下來，去送給一個人，表示他對這人的愛和尊敬。

「老伯」。他想起了這個人，心裏的苦水突然消失，因爲他相信這個人一定會爲他主持公道。

他是他這一生中唯一可以信賴的人。

只有他，沒有別人。

× × ×

「七勇士」是七個年青，勇敢，充滿了活力的人！

只不過他們對「勇敢」這兩個字的意思並不能全部瞭解。

他們什麼話都敢說，什麼事都敢做。

他們認爲這就是勇敢，却不知這種勇敢是多麼愚蠢！

「七勇士」的大哥叫鐵成鋼。

鐵成鋼和他們六個兄弟都不一樣，只有他不是孤兒，但他却喜歡在外面流浪。

× × ×

秋天是狩獵的天氣。

這一天鐵成鋼帶着他的六個兄弟到東山去打獵，剛打了兩隻鹿，一隻山貓和幾隻兔子，忽然發現後山起了火，火頭很高。

段四爺的「萬景山莊」就在後山。

段四爺是鐵成鋼的舅父。

他們趕到後山起火的地方果然就是萬景山莊。

火勢很猛烈，却沒有人救火，萬景山莊上上下下七八十個人到那裏去了。

他們衝進去，就知道了答案。

萬景山莊連男帶女，老老小小七十九口人，已變成了七十九具死屍！

段四爺常用的梨花銀槍已斷成兩截，槍頭就揷在他自己的胸膛上！

但槍桿並不在他手裏。

他雙手緊握，手背上青筋凸起像一條條死蛇。是什麼東西能讓他握得這麼緊？連死都不肯鬆手。

沒有人知道，他自己也永遠再無機會說出，他死不瞑目。

鐵成鋼望着這張已扭曲變形的臉，望着這雙已因憤怒驚恐而凸出的眼珠，只覺心在絞痛，胃在收縮。

他蹲下來，將他舅父的眼皮輕輕闔起，然後再去扳他的手，却扳不開。

他的手抓得太緊，他的血液已凝結，骨骼已硬化。

火勢却已逼近，烈火已將鐵成鋼青白的臉烤成赤紅色，頭髮也已發出了焦臭。

他的兄弟在喊！

「快走，先退出去再說。」

鐵成鋼咬咬牙，突然拔刀，砍下了他舅父的兩隻手，藏在懷裏。

他的兄弟又在奇怪！

「你就算想看他手裏抓的是什麼東西，爲什麼不連他的屍體一齊抬出去！」

鐵成鋼搖搖頭，道：「火葬很好。」

他對自己的兄弟從無隱瞞，可是這次他並沒有將心裏的感覺說出來。

他忽然有了種不祥的預感，知道今天非但絕對無法將這裏的屍體帶走，連自己的性命能不能帶走都很成問題。

他退了出去，他的兄弟愕然望着他，道：「這裏咱們就不管了麼？」

鐵成鋼牙咬得更緊，道：「怎麼管？」

兄弟們道：「我們至少也該先查出是誰下的毒手？」

鐵成鋼沒有說話，他已看到三個人出現。

三個穿着藍布袍的道人，杏黃色的劍穗在背後飛揚，花白色的鬚髮也在風中飛揚，就像是三個久已不食人間烟火的神仙。

這三個人當然絕不會是兇手。

鐵成鋼的心忽然沉了下去，但他的兄弟面上却都現出了喜色。

「黃山三友來了，只要這三位前輩來了，還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的。」

一石，一雲，一泉，就是黃山三友。

他們雖然是出家人，但却沒有出世，江湖中誰都知道他們不但劍法極高，而且爲人極公正，很多學劍的年青人都將他們當做偶像。

「七勇士」也不例外，都已在躬身行禮。

一石，一雲，一泉的臉色却沉重得好像十月中黃山的陰霾。

一泉道長忽然道：「你們好大的胆子！」

一雲道長沉着臉，道：「我知道你們一向胡作非爲，却還是想不到你們竟敢做出這種事。」

一石道長向來很少說話。

他沉默得的確就像是塊石頭，却比石頭更硬，更冷。

七勇士中有六人面前都變了顏色，並不是恐懼，而是吃驚。

「我們做了什麼事？……這件事，不是我們做的。」

一泉現出怒容，道：「還敢說謊？」

一雲厲聲道：「不是你們做的，是誰做的？你們刀上的血還沒有擦乾淨！」

刀上的是獸血，不是人血，以黃山三友那樣銳利的目光怎會看不出來？

大家更加吃驚，但鐵成鋼却反而變得很平靜。

因爲他已看出了這件事的關鍵，已知道這件事絕沒有任何人再能爲他們辯白，他不願含寃而死，更不願他的兄弟陪他死。

所以他必需冷靜。

一泉道：「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鐵成鋼忽然道：「這件事全是我做的，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一泉道：「你要我放了他們？」

鐵成鋼道：「只要你放了他們，我一個字都不說，我保證！」

一石的瞳孔突然也收縮，道：「一個都不能放走，殺！」

他的劍比聲音更快！

劍光一閃，已有一勇士慘呼着倒了下去。

七勇士並不像其他別的那些結拜兄弟，他們並非因利害而結合，並非酒肉之友，他們之間的確有情感，有義氣。

其中一個人死了，別的人立刻全都紅了眼。

雖然他們自己也明知絕不是黃山三友的對手，可是他們不怕死，什麼都不怕，他們只不過都是一羣血氣方剛的孩子，既不能瞭解生存的可貴，也不能瞭解死的恐懼。

鐵成鋼長大了。

他忽然轉身，衝入了火焰。

他臨陣脫逃，並不是怕死，只是不願意這麼樣不明不白的死。

他知道這一死，七勇士就變成了洗刦「萬景山莊」的兇手，臭名就永遠也無法洗刷，那眞兇就永遠可以逍遙法外。

他也知道黃山三友絕不會讓他逃走，所以他衝入了火焰。

一石厲聲道：「不能讓他走，追！這五個我一個對付就已足够。」

他劍光閃動縱橫，劍鋒劃過處必有鮮血隨着激出。

一泉和一雲也已衝入了火焰。

火勢雖已接近尾聲，却還是很猛烈。

他們花白的鬚髮上已沾着火星，雖仗着劍光護體，身上還是有些地方已被燃着，發出了焦臭。

黃山三友的生活一向如閑雲野鶴，黃山三友的風姿一向如世外神仙，從來也沒有如此狼狽過的。

但這次，他們却已不顧一切。

他們爲什麼要將鐵成鋼的性命看成如此重要？

一泉道：「鐵成鋼，你可聽到了你兄弟的慘呼聲？你竟不管他們了？你這樣算什麼朋友？」

沒有回應，只有火焰燃燒着木頭，「必剝」作響。

一雲已無法忍受，道：「咱們還是先退出去，他反正跑不了的。」

鐵成鋼的確跑不了。

他若逃出火場，就逃不出黃山三友的利鋒。

他若留在火場，就得被燒死。

× × ×

火熄滅。

黃山三友開始清點火場，所有的屍身都已被燒焦。

一石道：「屍身有多少。」

一泉道：「七十九。」

一石的臉沉了下來，過了很久，才一字字道：「鐵成鋼還沒有死。」

一泉點點頭，道：「他還沒有死。」

一石道：「他不能不死！」

一泉又點了點頭，重新開始搜索。

他們終於在瓦礫間找到了條地道。

一泉的臉色更難看，道：「他只怕已經由這地道中逃了出去。」

一雲道：「他是段老四的親戚，當然到這裏來過，所以知道這條地道。」

一石道：「追！」

一泉道：「當然要追，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不能讓他逃掉。」

× × ×

鐵成鋼伏在黑暗的荆棘叢中，動也不動。

雖然他全身都已被刺傷，傷處還在流血，雖然他已有兩三天水米未沾，已餓得眼睛發花，渴得嘴唇破裂。

但他連動都不敢動。

因爲他知道有人正在外面追捕搜索，「虎林大俠」趙雄幾乎已將他門下所有的弟子全部出動。

趙雄本是他父親的好朋友。

鐵成鋼逃進這裏來，本想求他保護，求他主持公道。

但趙雄却寧可相信黃山三友的話，若不是他已經發覺趙雄的神色不對，此刻只怕早已死在黃山三友的劍下。

若連趙雄都不相信他，還有誰能？

江湖中還有什麼人願意爲了保護他，而去得罪黃山三友。

鐵成鋼的臉伏在泥土上，淚浸濕了泥土。

他有淚本不輕流，寧死也不願流淚，但現在却已傷心得幾乎完全絕望。

那兩隻已乾癟的手還在他懷裏，手裏握着的就是證據。

但他却不能將這證據拿出來。給別人看，因爲他任何人都不能信任。

別人會將這隻手拿去討好黃山三友，會將這證據湮沒，他就更死無葬身之地了！

晚風中傳來野狗的悲吠。

鐵成鋼現在就像是條野狗一樣，悲苦，無助，寒冷，飢餓。

他甚至連野狗都不如。

他翻了個身，天上已有星光昇起，星光還是和以前同樣燦爛美麗。

星光總是會替人帶來希望。

他忽然想起了一個人。

「老伯」。

這世上假如還有唯一一個人他能信賴的，這人就是老伯。

只有他，沒有別人。

× × ×

這本是個美麗的地上，風光明媚，綠草如茵，躺在這裏，可以看到青翠的山，飄動的雲，也可以看到白雲下，青山上那座美麗的城堡。

那是座古城。早已荒廢，十幾年前萬鵬王才將它修飾一新。

所以這古城就作了「十二飛鵬幫」的總舵，總舵主「萬鵬王」就住在城裏，武林中絕沒有人敢隨意來侵犯這裏的一草一木。

× × ×

現在花已凋謝，草已枯黃。

但他們並不在乎。

只要他們能在一齊，他們什麼都不在乎。

是花開也好，花落也好，是春天也好，秋天也好，他們只要能在一起，就會覺得心滿意足。

她們還年青，相愛着。

他才十八歲，他比她大不多。

喘息停止，激情已昇華。

他躺在他懷抱裏，覺得風是如此溫柔，雨也是如此溫柔。

她臉上帶着滿足的笑靨，對生命的美好衷心感激。可是當她看到山上那莊嚴的城堡時，她的笑容立刻消失，目中立刻充滿了痛苦。

過了很久，她終於幽幽地嘆息了一聲，說道：「小武，你本不該這麼喜歡我的，也不該對我這麼好。」

小武的手輕理着她柔滑的肩道：「爲什麼？」

「因爲我不配。」

她眨了眨眼，淚已將流，慢慢的接着道：「你知道，我只不過是人家的一個小丫頭，我全身上下都是人家的，人家要我死，我就不能活。」

小武的輕撫變成了擁抱，柔聲道：「黛黛，千萬莫要再說這種話，只要你的心是我的，我的心是你的，我們什麼都不必怕。」

他抱得那麼緊，抱得她心都已溶化。

但她的淚還是忍不住流落，黯然道：「我不怕別的，只担心我們的事會有一天被人家發現了。」

想到那一天，她心裏就升出一種不能形容的恐懼，因爲她曾經看到過她主人發怒的時候。

她的主人就是萬鵬王。

萬鵬王發怒的時候，沒有人能勸阻。

她翻身，緊擁着他，道：「老爺子絕不會讓我

跟你在一齊的，你總該知道他對下人是多麼嚴厲，他若知道這件事……」

他忽然用嘴封住了她的嘴不讓她再說下去了。

但他的嘴唇也冰冷，身子也在顫抖，道：「我不會讓任何人來拆散我們，絕不會……」

他停住嘴，因爲他感覺到黛黛的柔軟的身子突然僵硬。

他轉身抬起頭，就看到萬鵬王。

× × ×

在很多人眼中，萬鵬王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神。

若眞的有神，那麼他身材也許比眞神還要高大，像貌也許比眞神還要威嚴，他的手一擊，雖發不出雷電，却能令風雲變色。

小武並不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他非但能文，而且武功不弱。

但是當萬鵬王的巨掌揮出時，他根本無法招架，無法閃避。

他甚至可以聽到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

暈暈迷迷中，他聽到黛黛的驚呼啼哭，也聽到萬鵬王懾人的語聲。

「我知道你是『鎭武鏢局』武老刀的兒子，看在他曾經替我做過事，今天饒你不死，但你下次要是還敢再到這裏，我就將你五馬分屍！」

萬鵬王說出的話，從來沒有一個人敢懷疑不信，他若說要將你五馬分屍，就絕不會用別的法子殺你，也不會只用四匹馬。

「抬他回去，告訴武老刀，他若是想要他的兒子，就不要放他出門！」

× × ×

武老刀從此不敢放他的兒子出門，他只有這麼一個兒子。

但他又怎忍看着他這唯一的兒子日漸憔悴，日漸消瘦？

他去求過情，求萬鵬王將黛黛嫁給他兒子。

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巴掌！

萬鵬王拒絕別人只拒絕一次，因爲絕沒有人敢第二次再去求他。

別人秋收的時候，小武的生命已將結束。

他不吃，不喝，不睡，甚至連醒都不醒，終日只是暈暈迷迷的，呼喚着他心上人的名字。

他的呼聲聽得武老刀心都碎了。

他願意犧牲一切來救他的兒子，却完全無能爲力。

他只有看着他的兒子死！

他自己也不想活了。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一個人的帖子，這人是他從小就認得的朋友，他們的年紀相差無幾，但他對這人的稱呼却是：

「老伯。」

這兩個字，已足够說明白他對這人是多麼的尊敬。

他只恨自己爲什麼一直沒有想到這個人，世上只有這個人才是他兒子的救星。

只有他，沒有別人。

「老伯」就是孫玉伯！

× × ×

沒有人眞正知道孫玉伯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究竟能做什麼事？

但無論誰有了困難——有了不能解決的困難時，都會去求他幫助。

他從不托詞推諉，也絕不空口許諾，只要他答應了你，天大的事你都可放到一邊，因爲他絕不會令你失望。

你不必給他任何報酬，甚至於不必是他的老朋友。

無論你多麼孤苦窮困，他都會將你的問題放在心上，想辦法爲你解決，就像對待他最好的朋友一樣。

因爲他喜歡成全別人，喜歡公正，他憎惡一切不公正的事，就像是祈望着豐收的農人憎惡蝗虫一樣。

他雖然不望報酬，但報酬却還是在不知不覺中給了他。

他的報酬就是別人對他的友愛和尊敬。就是「老伯」這稱呼。

他喜歡這稱呼，而且引以爲榮。

× × ×

除了喜歡幫助人之外，老伯還喜歡花。

他住的地方就是一片花海，一座花城。在不同的季節中，這裏總有不同的花盛開，他總是住在花開得最盛的那地方。

現在開得最艷是菊花。

所以老伯就在菊花園裏接待他的賓客。

客人們已如潮水般自四面八方湧來，有的帶着極豐盛的賀禮，有的只帶着一張嘴和一片眞誠的賀意。

老伯對他們都一視同仁，無論你是貧？是富？是尊貴？是卑賤，只要你來，就是他的客人。

他絕不會對任何人冷落。

尤其今天，他笑容看來更和藹可親，因爲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站在菊花園外迎接着賀客。

× × ×

孫玉伯其實並不高，但看到他的人却都認爲他是自己所見到的最高大的人。

他面上時常帶着笑容，但却並沒有減少他的威嚴，無論誰都不會對他稍存不敬之心，很多人對他比對自己的父親還要尊敬。

唯一敢在他面前出言頂撞的，就是他的兒子孫劍。

孫劍的名字本來是孫劍如，但他覺得這「如」字有點女人氣，所以就自己將「如」字去掉。

他不願自己身上沾着一星一點女人氣。

孫劍的確是個男子漢，就像他父親一樣，身材也不高，但全身都充滿了勁力，永遠都不會消耗完的勁力。

他也和他父親一樣慷慨好義，就算將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別人穿也在所不惜，但別人對他却和對他父親不同。

因爲他性如烈火，隨時都可能翻臉發作，暴躁的脾氣非但時常令他判斷錯誤，而且使他失去了很多朋友。

別人並不是不願接近他，而是對他總存有一種畏懼之心。

女人却例外。

女人雖也怕他，却無法抗拒他那種强烈的吸引力，有很多女人只要被他看過一眼，就會情不自禁向他獻身。

現在孫劍也站在菊花園外，陪着他的父親迎接着賀客，他神情已顯得有點不耐，他已在這裏站了很久。

幸好這時已到了晚宴的時候，該來的人大多已全都來了。

× × ×

賀客中有許多陌生人，其中有一個是衣衫樸素，面容冷漠的少年。

他帶來了一份既不算輕，也不算太重的賀禮到來。

孫家父子却不認得他，但這沒關係，老伯喜歡朋友，他這裏的門戶本就是爲陌生人開着的，只要來，他就歡迎。

何況這陌生的少年，既不多話，也不討厭，孫家父子都覺得他順眼，孫劍甚至還願意跟他交個朋友。

所以他特地瞧了瞧禮單上寫着的名字。

「陳志明」。

很平凡的名字。

孫玉伯忽然問道：「陳志明，你聽過這名字沒有？」

孫劍道：「沒有。」

孫玉伯皺了皺眉，道：「這兩年你常到外面去走動，怎麼會沒聽過這名字？」

孫劍道：「他絕不是個眞名的人。」

孫玉伯道：「奇怪，像這麼樣一個年青人，怎麼會是無名之輩？」

孫劍道：「也許他運氣不好。」

孫玉伯沉吟着，道：「等等你去問問律香川，也許他知道。」

孫劍道：「好。」

他雖然答應了，却沒有去問。因爲來的客人越來越多，他們很快就將這件事忘記了。

就算孫劍沒有忘記，也未必去問。

他不喜歡律香川，他認爲律香川有點像是個女人。

但他若知道這少年是誰？是爲什麼來的？情況也許就完全不同，那麼有很多可歌可泣，令人熱血沸騰，熱淚盈眶的事，以後也許就不會發生。

這陌生的少年眞名字並不叫：「陳志明」。

他是來殺人的，殺的就是孫玉伯。

他眞正的名字是：孟星魂！

× × ×

孫劍若是問過了律香川，律香川一定就會去將這陌生的少年來歷調查清楚，不調查出結果來，他就絕不會放手。

律香川並不像女人，却比女人更仔細，更小心，更謹愼。

他和孫劍恰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他們的外貌也完全不同。

孫劍像貌堂堂，濃眉大眼，身上的皮膚已晒成了紫銅色。他眼睛瞪着你的時候，你絕不會去看別人，也沒法子再去看別人。

律香川却是個面色蒼白、文質彬彬的人，所以別人往往會低估了他的力量。認爲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種錯誤不但可笑，而且可怕！

律香川不但是孫玉伯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武林中三個最精於暗器的人其中之一，尤其是屬於機簧一類的暗器，天下再也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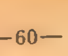
他從來不用兵器，他不必。

一個全身都是暗器，隨時隨地，無論在任何角度都能發出暗器的人，不必再使用任何兵器。

× × ×

孫玉伯看到簍子裏的瓜和葡萄，就知道張老頭來了。

每年這個時候，張老頭都不會忘記將田裏最大



的瓜果送來。

他一年辛勞，難得有空閒，更難得有享受，只有到這裏來的時候，他才能眞正放鬆自己，享受到他在別地方從未享受過的美食和歡樂。

所以他每次來的時候，都滿懷興奮，但這次一見到孫玉伯，他就已淚流滿面，泣不成聲。

孫玉伯將他帶進書房，遞給他一筒烟和一杯酒，要他先設法平靜下來。

書房是老伯的禁地，在這裏無論說什麼都不必怕別人聽到，他將張老頭帶來這裏，因爲他知道他的老朋友必定有很多痛苦要敘說。

他也知道一個人要向朋友訴說痛苦，要求帮助是多麼困難。

張老頭終於對他說出了那段可怕的遭遇，聽完了之後他臉色也已發青。

雖然他並沒有答應要做什麼事，但是張老頭知道，他一定會將這件事做得完全公正，一定會讓那兩個畜牲得到應得的教訓！

武老刀離開書房的時候，心情也和張老頭一樣，滿懷欣慰和感激。

方幼蘋也是如此，無論誰來到這裏，都不會失望。

然後是幾個來借錢的，等他們都滿意的走了後，律香川才走進書房，他知道老伯這時候必定對他有所吩咐。

孫玉伯的命令一向很簡短。

倏地，一灰衣青年人現身，向黃山三友搏鬥。

「叫幾個人三天後去徐家堡，不必要江家兄弟的命，但至少要他們三個月之內起不了床。」

律香川沉吟了半晌，道：「要和文虎文豹去好不好？他們對這種事有經驗。」

孫玉伯點一點頭，說道：「毛威便要孫劍去對付。」

律香川笑了，他知道老伯的意思。

老伯要孫劍去對付一個人，就等於宣佈了那人的末日。

孫玉伯又道：「但『十二飛鵬帮』那裏，却要你自己去一趟，萬鵬王是個很難惹的人，我希望你去的時候能把那小姑娘也一齊帶走。」

他只發令，不解釋。

他只要你去做那件事，而且一定要做成功，你無論怎麼樣去做，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律香川當然知道這任務是多麼艱難，但面上却絲毫沒有露出難色，任何人都知道他願意爲老伯去做任何事。

老伯將最困難的事留給他做，這就表示看得起他。

想到這一點，他目中不禁露出感激之色。

老伯似已看到了他的心，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膊，道：「你是個好孩子，我希望你也是我的兒子。」

律香川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心裏的激動，道：「韓棠來了，已經在外面等了很久，要親自向你老人家道別。」

聽到「韓棠」這名字，老伯的臉突然沉了下來，道：「他不該來的！」

律香川沒有說話，也無法說什麼，就連他都不知道韓棠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和老伯之間究竟是

什麼關係。

他很少見到韓棠，但只要一見到這個人，他心裏就會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寒意。

這也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爲了什麼。

韓棠並不野蠻，也不兇惡，只不過眉目間彷彿總是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冷漠之意，無論誰都沒法子和他親近。

他自己顯然也不願和任何人親近，隨便在什麼地方，他都是站得遠遠的，若有人走近他七尺之內，他立刻就會走得更遠些。

除了在老伯的面前，也從來沒有人見到他開過口。

甚至在老伯面前他都很少開口，他好像只會用行動表示自己的思想。

律香川看得出他對老伯並沒有友愛，只有尊敬，每個人都是老伯的朋友，只有他不是。

他彷彿是老伯的奴隸。

孫玉伯沉默了很久，終於嘆了口氣，道：「他既然來了，就讓他進來吧。」

× × ×

韓棠一走進了書房，就跪了下來，吻了吻老伯的脚。

這種禮節不但太過份，而且很可笑。

但韓棠做了出來，却沒有人會覺得他可笑，他無論做什麼事都不會令人覺得可笑。

因爲他只要去做一件事，就全心全意的做，那種無法形容的眞誠不但令人感動，往往會令人覺得非常可怕。

孫玉伯坦然接受了他的禮節，並沒有謙虛推辭，這也是很少見的事，老伯從不願接受別人的叩拜，律香川一直不懂他對韓棠爲何例外。

老伯道：「這一向你還好？」

韓棠道：「好。」

老伯道：「還沒有女人？」

韓棠道：「沒有。」

老伯道：「你應該找個女人的。」

韓棠道：「我不信任女人。」

老伯笑笑，道：「太信任女人固然不好，太不信任女人也同樣不好，女人可以使男人安定。」

韓棠道：「女人也可以使男人發瘋。」

老伯又笑了，道：「你看到了小方？」

韓棠道：「他沒有看到我。」

老伯慢慢的點了點頭，彷彿表示贊許。

韓棠忽然又道：「就算是有人看到我，也不認得。」

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冷漠的眼睛裏才有了一點表情，那是種帶着三分譏誚，七分蕭索的表情。

律香川從未在別人眼中看到過這種表情。

老伯道：「你可以走了，明年你不來也無妨，我知道你的心意。」

韓棠垂下頭，沉默了很久，才一字字道：「明年我還要來，每年我只出來一次。」

老伯面上忽然露出了同情之色，只有他知道這人的痛苦。但却無法相助，也不願相助。

這一點他深深引爲自疚，他不願見到韓棠，也正是這緣故。

韓棠已轉過身，慢慢的向外走。

律香川忽然忍不住道：「我房裏沒有人，你若願意留下來喝杯酒，我陪你。」

韓棠搖搖頭，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就走了出去。

律香川苦笑，忽然發覺老伯在盯着他，目光彷佛很嚴厲。

老伯對他很少這麼嚴厲，他知道自己做錯了一件事，却不知做錯了什麼。

近來他已很少做錯任何事。

老伯忽然道：「你很同情他？」

律香川垂下頭，又點點頭。

老伯道：「能同情別人，是件好事，你可以同情任何人，却不能同情他。」

律香川想問：爲什麼？却不敢問。

老伯自己說了出來，道：「因爲你若同情他，他就會發瘋。」

律香川不懂。

老伯嘆了口氣，道：「他本來早就該發瘋了的，甚至早就該死了，一直到現在他還能好好的活着，就因爲他覺得世上的人都對他不好。」

律香川還是不懂，終於忍不住問道：「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以前做過些什麼事？」

老伯臉色又沉了下來，道：「你不必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有很多事你都不必知道。」

律香川垂首道：「是。」

老伯忽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但我不妨告訴你，他做過的事以前絕沒有人做過，以後只怕也沒有人能做！」

律香川垂着頭，正想退出去，忽然聽到外面傳來一陣騷動聲，還有人在驚呼，屋內後花園忽然闖來了個怪物。

× × ×

闖入花園來的不是怪物，是鐵成鋼，只不過他看來的確很可怕。

他全身上下幾乎已沒有一處完整的地方。

他頭髮大半都已被燒焦，臉也被燒得變了形，一雙眼睛，赤紅如血，嘴唇乾裂得就像是久旱的泥土。

他闖進來的時候，正如一隻被獵人追逐的野獸，咽喉裏發出一聲聲喘息與嘶喊，幾乎沒有人能聽出他呼喊的是誰。

他喊的是：「老伯」。

那時孫劍正在和「四方鏢局」胡總鏢頭帶來的一個女人使眼色。

他不知道這女人是誰，只知道這女人不是胡老二的妻子，也不是個好東西，而且一直在對他暗送秋波。

對這種女人的誘惑，他從不拒絕，他覺得拒絕這種女人的誘惑簡直是種恥辱，正在想用個什麼法子將她帶到沒人的地方去。

就在這時，他看到了鐵成鋼。

他已認得鐵成鋼很久，但現在却已幾乎完全不認得這個人了，直到他衝過去，扶起他，才失聲驚呼，道：「是你，你怎會變成這樣子的？」

他揮手，要酒。

酒灌下鐵成鋼的咽喉後，他喘息才靜了些，却還是說不出話。

孫劍看出了他目中的恐懼之色，道：「不用怕，到了這裏，你什麼都不用怕了，誰都不用怕了，在這裏絕沒有人敢碰你一根毫毛！」

這句話剛說完，他就聽見有人淡淡道：「這句話你不該說的。」

說話的人是一泉道人，黃山三友已追來了。

孫劍道：「爲什麼不該說！」

一泉道：「因爲無論他逃到什麼地方，我們都要將他帶走。」

孫劍道：「不行！」

一泉道：「你也許還不知道他是個殺人的兇手，而且殺的是他自己的舅父。」

孫劍沉聲道：「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受了傷，只知道他信任我，所以才會到這裏來，所以誰都休想將他帶走。」

一石沉着臉，冷冷道：「找你的父親來，我們跟他說話。」

孫劍額上青筋已凸起，道：「我父親說的話也一樣，就算天王老子，也休想從這裏帶走我們的朋友！」

一泉怒道：「好大胆，你父親也不敢對我們如此無禮！」

突聽一人道：「你錯了，他的無禮是遺傳，他父親也許比他更無禮。」

說話的人語聲雖平靜，却帶着一種無法形容的威嚴。

一泉道：「你怎知……」

孫玉伯道：「我當然知道，因爲，我就是他父親。」

一泉怔了怔，他只聽說過「老伯」的名字，並沒有見過。

一雲道：「孫施主與貧道等素不相識，所以才會如此說話。」

孫玉伯道：「無論你們是誰，我說的話，都一樣。」

一泉變色道：「久聞孫玉伯做事素來公道，今日怎會包庇兇手？」

孫玉伯道：「就算他是兇手，也得等他傷好了再說，何況誰也不能證明他是兇手。」

一雲道：「我們親眼所見，難道會假？」

孫玉伯道：「你們親眼所見，我並未見到，我只知他若是兇手，就絕不敢到這裏來！」

沒有人敢欺騙老伯。

無論誰欺騙了老伯，都是在自掘墳墓。

一雲厲聲大叫道：「你連黃山三友說的話，都不信。」

孫玉伯道：「黃山三友是人，鐵成鋼也是人，在這裏，無論誰都一樣有權說話，我要聽聽他說的話。」

鐵成鋼忽然用盡全身力氣，大喊道：「他們才是兇手，我有證據，他們知道我有證據，所以才一定要殺我滅口！」

孫玉伯道：「證據在那裏？」

鐵成鋼掙扎着往懷中取出一雙手，一雙已乾癟

·小啓·

「無毒丈夫」作者孫玉鑫君因病，續稿未到，暫停一期，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了的手。

看到這雙手，黃山三友面上全都變了顏色。

一石忽然尖聲道：「殺人者死，用不着再說，殺！」

他的劍一向比聲音快，劍光一閃，已刺向孫玉伯的咽喉。

一泉和一雲的劍也不慢，他們劍鋒找的是鐵成鋼和孫劍。

老伯沒有動，連手指都沒有動。

別的人臉上已露出驚怒之色，幾乎每個人都想衝過來。

用不着他們衝過來，根本用不着。

一石的劍剛刺出，就跌落。

他握劍的手臂上已釘上滿了暗器，三四十件各式各樣不同的暗器。只有一點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的速度。

一石甚至沒有看到這些暗器是從那裏來的，只看到一直站在孫玉伯身後的一個斯斯文文的少年人彷彿抬了抬手。

暗器忽然間就已刺入了他的手臂。

他甚至連疼痛都沒有感覺到，因爲他這條手臂忽然間就完全麻木。

孫劍的人似已變成爲怒獅，向一泉撲了過去，就好像不知道一泉的手裏握着劍，不知道劍是可以殺人的。

他怒氣發作的時候，前面就算有千軍萬馬，他也敢赤手空拳撲過去。

一泉從未想到世上竟有這麼樣的人，一驚，手裏的劍已被一隻手抓住。一隻有血有肉的手。

「格」的，這柄百煉精鋼鑄成的劍，已斷成兩截。

孫劍的手上也在流血。

流血他不在乎，只要將對方打倒，他什麼都不在乎！

連旁邊的一雲，都被嚇呆了，手裏的劍慢了一慢。

這種人手裏的劍當然不會太慢，就在這刹那間，不知從那裏衝過一個人來。誰也沒有看清他長得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只看到他穿着身暗灰色的衣服。

但每個人都聽到他說了一句話：九個字！

「誰對老伯無禮，誰就死！」

說九個字並不要很長的時候，但這九個字說完，黃山三友就變成了三個死屍，三個人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斷氣的。

就在這人衝出來的那一刹那！

他衝過來的時候，左手的七首已刺入了一泉的脅下。

七首一刺入，手立刻鬆開。

一泉的慘呼還未發出，這隻手已揮拳反擊在一石的臉上。

他拳頭擊碎一石鼻子的時候，也就是他右手抓住一雲腰帶的時候。

一雲大驚揮劍，但劍還未削出，他的人已被掄起，摔下。

他的頭恰巧摔在一石的頭上。幾乎每個人都聽得見他們頭骨被撞碎時發出的聲音，那種聲音本來只有在地獄中才能聽到。

還是沒有人能看到這灰衣人的面目。

他右手掄起一雲的時候，左手已在自己臉上抹了一把，他臉上立刻染上了從一石鼻子裏流出來的血。

其實他根本不必這樣做。

大家全已被嚇呆了，那有人還敢看他的臉。

來到這裏的大多是武林豪傑，殺兩三個人對武林豪傑說來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但大家還是被他嚇呆了。

殺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殺人的方法——迅速，準確，殘酷。

從沒有人殺人能如此迅速，準確，殘酷！

× × ×

鐵成鋼帶來的那雙乾癟了的手裏，抓着的是半段杏黃色的劍絲，一塊青藍色的布上，布上還有個黃銅扣。

絲絲正和黃山三友劍上的絲絲一樣，碎布當然也和他們所穿的道袍質料相同。

但這些並不重要，他們是不是兇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誰對老伯無禮，誰就得死！」

這句話誰都不反對，也不會忘記。

孟星魂更難忘記。

× × ×

就在黃山三友斷氣的時候，孟星魂離開了老伯的菊花園。

他已不必再留下去。

他所看到和聽到的事，已足夠說明孫玉伯是個怎麼樣的人了。

他殺人的第一步，就是先設法去知道對方是個怎麼樣的人，至於別人的事，都可以等到以後慢慢才知道，他並不着急。

現在，距離高大姐給他的期限還有一百一十三天。

現在他殺人行動的第一步已開始！

× × ×

孫劍最恨做事不乾脆的人，他做事從不拖泥帶水，無論做什麼事，他用的，往往都是最直接的法子。

老伯要他去找毛威，他就去找毛威，從自己家裏一出來就直到去到毛威門口。

他永遠只是一條路，既不用轉彎抹角，更不回頭。

毛威正坐在大廳裏和他的智囊及打手喝酒，門丁送來了張名帖——一張普普通通的白紙上，寫着兩個碗大的字：「孫劍」。

毛威皺了皺眉，道：「這人的名字你們誰聽說過？」

他的智囊並不孤陋寡聞，立刻回答道：「好像是孫玉伯的兒子。」

毛威的眉皺得更緊，道：「孫玉伯？是不是那個叫老伯的人。」

智囊道：「不錯，他喜歡別人叫他老伯。」

毛威道：「他的兒子來找我幹什麼？」

智囊沉吟道：「聽說老伯很喜歡交朋友，八成是想來和大爺們交個朋友。」

其實他也知道這其中必定還另有原因，只不過他一向只選毛威喜歡聽的話說。

毛威笑了笑，道：「既然如此，那就請他進來吧。」

孫劍用不着別人請，自己已走了進來，他不喜歡站在門口等。

沒有人攔得住他，想攔住他的人都已躺在地上爬不起來。

毛威霍然長身而起，瞪着他。

孫劍並沒有奔跑跳躍，但三兩步就走到他面前，誰也無法形容他行動的矯健迅速。

連毛威心裏都在暗暗吃驚，出聲問道：「閣下姓孫？」

孫劍點點頭，道：「你就是毛威？」

毛威也點點頭，道：「有何貴幹？」

孫劍道：「來問你一句話。」

毛威先看了他的智囊和打手一眼，道：「問什麼！」

孫劍道：「你是不是認得方幼蘋的老婆，**是不是和她有不清不楚的關係。**」

毛威的臉色變了。

他的臉色一變，他的保鏢打手就衝了過來，其中有個臉上帶着刀疤的麻子，一步竄過來就想推孫劍的胸膛。

孫劍忽然瞪起眼，厲聲道：「你敢！」

他發怒的時候全身立刻充滿了一種深不可測，却又威稜四射的力量，令人望而生畏。

麻子的手幾乎立刻縮了回去。

但打手這碗飯並不是容易吃的，要吃這行飯就得要替人拚命，近年來毛威的勢力日漸龐大，他已很少有爲主人賣命的機會。

近年來他日子也過得很好，實在不想將這飯碗摔破，咬了咬牙，手掌變爲拳頭，一拳向孫劍胸膛上擊出。

孫劍忽然刁住了他手腕，將他手臂反擰，跟着一個肘拳擊出，打在他脊椎上。

麻子面容立刻扭曲，發出一聲悽厲的尖叫。

但尖叫聲並沒有將他骨頭拆碎的聲音罩住，他倒下去的時候身子已軟得好像是一灘爛泥。

孫劍也覺得自己出手太重了些，但他不想在這種人身上多費手脚。

這是他小時從一個人那裏學來的，做事要想迅速達成目的，就不能選擇手段，最好第一擊就能先嚇破對方的膽。

和麻子一齊衝過來的人果然沒有一個再敢出手，飯碗固然重要，但和性命比起來還是要差一點。

孫劍再也不看他們一眼，盯着毛威，道：「我問你的話，你聽到沒有？」

毛威的臉已漲紅，脖子上青筋暴露，道：「這件事與你又有何關？」

（未完待續）

·下期預告·

俠情哀艷倫理
中篇恩仇故事

「仇深似海」

蕭逸 新著

本篇故事爲作者最近新撰著，其情節結構龐大而精緻，內容緊湊而充實，行文流俐而暢達，實非時下通俗故事可比，特別推介，敬希留意！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文・臥龍生
圖・董培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督帥認劉婉蓉爲義女，寄予重任，劉婉蓉胸蘊玄機，條析分明，關中岳等亦均折服，在劉婉蓉指出來謁的兩名少林僧侶是歹徒所假冒後，關中岳奉命往監視，詎發覺兩名僞冒僧人已遭其同黨殺死，由此可知督帥府中，並未因八卦教首的遠走，而把潛伏帥府的八卦教徒澄清，徐督帥對此等頑惡歹徒，大表忿激，擬予嚴令追究，劉婉蓉却恐操之過急，致生不良效果，她主張一切俟鐵夢秋回來後，再作妥善安排，只囑咐沈百濤，多派得力心腹，在徐督帥所居花廳，嚴予保護——

樹欲靜而風不息

這間花廳，本是徐督帥平常休養，吃酒的所在，如今，竟然變成了他宿住之地。

這花廳分由內外兩間，徐督帥數日以來，一直沒有好好休息過，甚感疲倦，進入花廳內間，和衣躺在床上。

他本想休息一下，再和劉婉蓉、關中岳等，研商一下對付督帥府中八卦教餘孽的事。

那知，困倦過度，一閉眼，就沉沉的睡熟了過去。

劉婉蓉帶上內間木門，緩緩在廳中坐下，低聲對關中岳道：「關總鏢頭……」

關中岳對這位神秘莫測的劉姑娘，十分敬重，起身一抱拳，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劉姑娘笑一笑，道：「總鏢頭太謙了！」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賤妾有一件事，想和關總鏢頭商量一下！」

關中岳道：「什麼事？」

劉姑娘道：「關總鏢頭，此番幫助官府，和綠林中人物作對，只怕，對貴鏢局的未來，有着不小的影響。」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道：「此間事變之後，在下也要收了鏢局，不再在江湖上走動了。」

劉婉蓉道：「貴鏢局有十幾家分局，上千號的人手，一時之間，要他們散去，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啊！」

關中岳道：「姑娘的意思是……」



劉婉蓉道：「賤妾之意，總鏢頭與其讓這些人星散江湖，還不如把他們介紹入官府之中，賤妾已和督帥大人談過，他心感關總鏢頭相助之情，對總鏢頭的屬下，必將盡力提携。」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麼？在下也作不了主意，必得任他們自願才成。」

劉婉蓉道：「關總鏢頭統馭屬下有方，只要你講一句話，他們人人就會遵從。」

關中岳道：「這個在下一時間，不敢答允姑娘，但在下願把姑娘之意，轉告他們就是。」

劉婉蓉笑一笑，話題一轉，道：「關總鏢頭，關於鐵夢秋的事，總鏢頭知曉好多？」

關中岳搖搖頭，道：「對鐵夢秋的事，在下所知有限，只怕很難回答姑娘的問題。」

劉婉蓉道：「我只想知道，他何以肯出手幫助你們。」

關中岳怔了一怔，道：「這個麼？在下現在還不明白。」

劉婉蓉又道：「他可曾向你探問過江湖中的事情？」

關中岳搖搖頭，道：「沒有。」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鐵夢秋總不會平白無辜的幫助你們吧！」

關中岳道：「敝局中方副總鏢頭，曾救過他一次。」

劉婉蓉道：「大丈夫，知恩當報，如是方副總鏢頭，救過他的性命，他自然是應該出全力幫助貴局。」

關中岳聽得一怔，暗道：這是什麼口氣，言下之意，似乎是那鐵夢秋和她很熟一般。

劉婉蓉亦似是自知失言，不待關中岳開口，便自接道：「督帥大人，適才和晚輩談起，希望那鐵夢秋，鐵大俠能够留在開封，直到把牧羊圖中藏寶的事辦好再走，不知關總鏢頭是否有方法，把那鐵大俠留在開封？」

關中岳搖搖頭，道：「在下只能出於勸說一途，聽與不聽，那是鐵大俠的事了，在下也無法預測結果，說明內情。」

劉婉蓉站起身子，道：「我也幫你想想看，能不能找個方法，使他留在開封……」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督帥已收我作爲義女，此後，帥府中事，我已無法坐視不管。」

關中岳道：「姑娘才慧過人，如肯插手此事，定可使督帥獲益不淺。」

劉婉蓉輕吁口氣，道：「希望能不負關總鏢頭一番期望，我要回房休息一下，還望你們小心保護我的義父。」

關中岳笑一笑道：「在下盡力而爲。」

劉婉蓉舉步而行，離了花廳。

關中岳招來楊四成，低聲說道：「四成，目下咱們已捲入這場是非，也犯了江湖的忌諱，此事過後，咱們鏢局子，只怕也不能再開下去了。」

楊四成道：「總鏢頭說的是，你既早已有結束鏢局子的用心，不妨就此收山，關閉鏢局。」

關中岳道：「我也是這樣想——」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目下保護督帥大人的安全担子，似乎是已完全放在我們的身上。」

楊四成道：「這就叫愈陷愈深，目下情勢，既不能中途拔足，只有硬起腰幹担起來了。」

關中岳道：「看起來，也只有如此了……」

輕輕歎息一聲，接道：「這幾日來，你們不眠不休，一直都未能好好的休息過，這對體能的耗損甚大，長此下去，對咱們大爲不利，督帥府中的人手，又不知誰是八卦敎徒，不能相信，我瞧那沈百濤也很謹愼，除了十幾個親信屬下之外，也不敢在重要地方妄用他人，督府廣大，內憂外患，既怕行刺，又怕府中人暗算，看來看去，對督帥非得有極爲嚴密的保護不可。」

楊四成道：「總鏢頭之意，可是想調集咱們鏢局一些精明能幹的趟子手來帥府中聽用麼？」

關中岳道：「我正是有此用心，而且，方二爺也不用留在鏢局子了，有他在此，既可增加咱們不少實力，亦可多一個和鐵大俠論交的人。」

林大立道：「屬下去請方二爺來。」

關中岳道：「順便選二十名精幹的趟子手，要他們帶上匣弩、傢伙。」

林大立笑一笑，說道：「總鏢頭，看起來，咱們已不像是幹保鏢的了，倒像是督帥府中的護院敎師。」

關中岳道：「情勢迫人，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林大立一抱拳，道：「屬下去了。」

關中岳道：「等一下。」

林大立停下脚步，問道：「總鏢頭還有什麼吩咐？」

關中岳道：「你帶了廿幾個人，進入帥府，難免盤問之煩，要沈總管派個人和你同行。」

沈百濤正好舉步入室，笑道：「不用派人了，在下和林鏢師走一趟，督帥大人的安全，偏勞關兄了。」

關中岳道：「沈兄放心。」

沈百濤抬頭望了關中岳一眼，微帶愧咎的說道：「此番把諸位拖入了這場是非之中，在下甚感不

安。」

關中岳微微一笑，道：「沈兄，事已至此，你也不用說此抱歉的話了，再說，徐督帥確是一位好官，對這等國之棟樑，民間青天，咱們也有保護之責。」

沈百濤點點頭，道：「難得關兄有此想法。」

目光轉到了林大立的臉上，道：「林兄，咱們走吧！」

林大立應了一聲，兩人聯袂而去。

這時，整個的花廳中，全成了虎威鏢局的人，關中岳、楊四成、張大豪、李玉龍、于俊等，分坐在廳中木椅之上。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道：「玉龍，你和師弟到外面巡視，以這花廳爲軸，在四面巡行，如是遇上可疑的事物，立刻把警訊傳入花廳。」

李玉龍和于俊應了一聲，起身行出花廳。

楊四成突然一皺眉頭，道：「總鏢頭，有一件事，在下已想了很久，但却一直未說出來，此刻，屬下愈想愈覺不對！」

關中岳道：「什麼事？」

楊四成道：「鐵夢秋鐵大俠，已然過了約限甚久，何以還不見人歸來。」

關中岳道：「鐵夢秋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他的行動，咱們無法預測。」

楊四成道：「但他也是一諾千金的君子，答應了時限，如非絕不得已，決然不會失約。」

關中岳怔了一怔，道：「說的也是，難道他會遇到了什麼意外不成。」

楊四成道：「鐵夢秋的武功，大約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八卦敎主想勝他，決非易事，屬下憂慮的，是八卦敎中很多古古怪怪的邪術，把那位鐵大俠困在中間。」

關中岳霍然站起身子，道：「不錯，咱們得去瞧瞧。」

楊四成道：「鐵大俠和八卦敎主，都各負一身絕世武功，兩人來去如風，行踪飄忽，咱們全無綫索，到那裏去找他？」

關中岳道：「不找也不成啊！咱們總得碰碰運氣。」

楊四成沉吟了一陣，道：「有一個人，如肯幫忙，也許會有點希望！」

關中岳道：「什麼人？」

楊四成道：「劉婉蓉劉姑娘……」

關中岳道：「她眞有這樣大的本領麼？」

楊四成道：「屬下之意，只是說她可能，不一定就眞的具此能力，不過，目下他是唯一可能的人了。」

關中岳道：「那就不妨試試，等振遠來了之後，找人請她來問問，不過……」

楊四成笑一笑，道：「不過什麼？」

關中岳道：「不過，不能把她估計太高了，一個人的忍耐功夫再好，也不能裝到劉姑娘那等程度，她可能會武功，但未必就是第一流的高手，但我也不能不承認，她帶一些莫可預測的神秘。」

楊四成道：「有一件事，不知道總鏢頭注意了沒有？」

關中岳道：「什麼事？」

楊四成道：「自從徐督帥在宴席之間，作主解除了劉婉蓉和徐公子的婚約之後，那劉姑娘就如同換了一個人似的，而且，也開始活躍起來，不足一日的時光，已使得徐督帥言聽計從，這等才慧，豈是小可？」

關中岳點點頭，道：「很有道理。」

楊四成道：「如是屬下沒有說錯，那位劉姑娘過去受着一種很嚴厲的束縛，自甘平凡，不肯露出鋒芒——」

關中岳接道：「什麼人束縛她呢？」

楊四成道：「這個，屬下就不知道了，屬下只是這樣推想。」

關中岳道：「是她和徐家這椿婚姻？」

楊四成道：「也許是的，總之，劉婉蓉鋒芒已露，準備出而爭雄江湖了。」

關中岳道：「唉！這個女娃兒深沉、神秘，可算得江湖上絕無僅有的人了。」

楊四成輕輕歎息一聲，道：「不錯，她不但隱藏了武功，而且，也隱藏了才華。」

關中岳站起身子，道：「四成，咱們也閉目養息一下，這樣硬撑下去，一旦遇上事情，體力必然不支。」

楊四成道：「說的是，屬下早有些倦意了。」

兩人閉上雙目，就坐在木椅上運氣調息起來。

兩人休息不足頓飯工夫，沈百濤已帶着方振遠等行入花廳。

關中岳睜開雙目，望了方振遠一眼，道：「兄弟，局子裏有事麼？」

方振遠欠身一禮，道：「大哥離開之後，局子裏一直未生事故。」

關中岳道：「這麼看來，此番集聚於開封府中的人，除了那牧羊圖外，全無私人恩怨。」

楊四成道：「縱有什麼私人恩怨，也會暫時拋開……」

語聲一頓，接道：「目下這開封府，雖不能說江湖精銳，全集於此，但看情形，四方豪雄，八荒

英雄，聚集了十之七八，這一番龍爭虎鬥，實是江湖上僅有的一場浩大的風波，也是武林豪雄縱橫搏鬥，各逞心機的大好時光，牧羊圖風波過後，江湖情勢，必也有一番很大的變化。」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道：「這話倒也不錯，開封府雲集了無數高手，但局面却顯得十分平靜，顯然是，雙方都在作暗盤交易，彼此之間，保持着暫時的平靜。」

沈百濤道：「這些力量，如若是結合在一起，對咱們定然是一大威脅了。」

關中岳道：「江湖中人，一向不喜和官府中人鬥，不論他們武功多高，勢力多大，但也不能和千軍萬馬的軍力抗拒，但目下咱們保有着牧羊圖，才形成衆矢之的，等那牧羊圖落入了別人手中，情形就立刻大變！」

沈百濤輕輕歎息一聲，道：「江湖中的奇人，實是多不勝數，這一次，由牧羊圖上引起的一番爭鬥，才使我沈某人，知道自己這一點微末之技，實是螢火之光，難見日月。」

楊四成道：「咱們都在伯仲之間，沈兄也不用太過自謙，需知目下，雲集於開封府中的武林人物，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如是沒有幾點自負有幾下過人之處，也不敢參與此事。」

關中岳突然想起了鐵夢秋來，急急說道：「沈兄，能否請劉姑娘來一趟。」

沈百濤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鐵大俠過了約定的時限很久，未見歸來……」

沈百濤接道：「這和劉姑娘有什麼關係呢？」

關中岳道：「劉姑娘才慧過人，在下想向她請教一個辦法！」

沈百濤道：「兄弟去看看，她是否來？」

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劉婉蓉，再入花廳。

關中岳一抱拳，道：「劉姑娘。」

劉婉蓉道：「方老前輩也來了。」

方振遠道：「久日不見姑娘，別來無恙。」

一面欠身還禮。

劉婉蓉道：「托福，托福。」

關中岳道：「請姑娘來，特地請教一事。」

劉婉蓉道：「什麼事，但請吩咐！」

關中岳道：「鐵夢秋鐵大俠，過了約定的時限很久，未見歸來。」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說道：「你們在替他担心麼？」

關中岳道：「鐵大俠武功絕世，八卦教主如是想憑藉武功，把鐵夢秋留下，自無可能，但八卦教中，一向古古怪怪的東西很多，在下等担心，鐵大俠被人用奇術，邪法所困？」

劉婉蓉緩緩坐下身子，舉手理一下鬢邊散髮，才慢條斯理的說道：「八卦教中的邪術，當眞能够困得住鐵夢秋麼？」

她盡量使自己的聲音平和一些，保持着適度的冷靜。

關中岳道：「當日天下武林高手，聯合會剿八卦教，曾有不少的人，被困於八卦教的邪術之中，後來，還是憑藉那鏢旗的主人出手，才算把八卦教一舉殲滅。」

劉婉蓉啊了一聲，道：「晚輩年幼，不知那八卦教中的詳細內情，八卦教中可有眞的邪法麼？」

關中岳沉吟了一陣，道：「在下也只是聽到江湖上的傳說，八卦教眞正有些什麼邪術，老實說，在下亦未見過！」

劉婉蓉道：「鐵夢秋過了約限甚久，八成是出了事，你們準備如何？」

關中岳道：「我們想設法去尋找一下，特來請教姑娘一聲！」

劉婉蓉道：「請教什麼？」

關中岳道：「姑娘才慧過人，此刻咱們是茫無頭緒，希望姑娘能替咱們定一個下手的方法。」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我想那八卦教主和鐵夢秋相約之戰，可能就在這開封附近。」

關中岳道：「鐵大俠未留下一點綫索，實叫人有着無處追尋的感覺。」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我不信世間眞有邪術，所謂邪術，可能就是借重藥物和五行奇門之類的佈置，那決非片刻之間，可能佈成。」

關中岳道：「不錯，姑娘這麼一說，似是已找出了一點蛛絲馬跡。」

劉婉蓉道：「八卦教雖然在帥府之中發展，但在下推想，在開封近郊，必然另有一個八卦教的隱密的集聚之區，鐵夢秋如若被困，大約就被他們困在那裏！」

關中岳道：「姑娘推斷之言，十分有理，但那地方又在何處呢？」

劉婉蓉沉思了良久，突然站起身子，道：「你們等我一下。」

舉步向外行去。

全廳中，都不知劉婉蓉的用心何在，只好坐在廳中等他。

劉婉蓉去了一頓飯工夫左右，重入花廳，道：「幸未辱命……」

關中岳奇道：「怎麼？劉姑娘可已找出了那鐵

大俠的下落？」

劉婉蓉道：「只能說有一點頭緒了，不知諸位中那幾個願意去瞧瞧？」

關中岳、楊四成、方振遠、沈百濤等齊聲應道：「在下願去！」

劉婉蓉搖搖頭，道：「不行，不能去的人太多，督帥大人的安全，還要咱們保護！」

關中岳道：「這麼吧！乾脆你姑娘把我們分配一下，誰該去，誰該留下。」

劉婉蓉道：「這作法只怕有些不妥吧！」

沈百濤道：「姑娘但請吩咐我等無不從命。」

劉婉蓉略一沉吟，道：「有關總鏢頭和楊鏢頭，兩個人去一趟，已經够了。」

沈百濤道：「在下留此保護督帥。」

劉婉蓉道：「是的，不過，還得麻煩關總鏢頭說上一句話！」

關中岳道：「說什麼？」

劉婉蓉道：「閣下離開之時，希望貴局中人，都能够暫時聽沈總管之命。」

關中岳道：「這個容易……」

回顧了方振遠一眼，道：「老二，盡量聽沈總管之命行事！」

方振遠道：「小弟知道。」

劉婉蓉又低聲交代了沈百濤幾句，才回顧了關中岳等一眼，道：「咱們走吧！」

關中岳伸手取過兵刄，和楊四成一齊隨在劉婉蓉身後行去。

劉婉蓉帶兩人，繞到後院中一個便門處，只見門外早已停着了一輛篷車。

關中岳道：「姑娘要坐車走？」

劉婉蓉道：「女孩子，騎馬不便，只好要兩位陪我坐車了。」

關中岳道：「我們跟在車子後面，姑娘請上車吧！」

劉婉蓉道：「這輛篷車，足够咱們三人乘坐之用，兩位上車吧！」

關中岳道：「姑娘是千金之軀……」

劉婉蓉接道：「現在，和過去有點不同，過去，我是名門淑女，宦門中的媳婦，自然要嚴守禮防，不得有一點疏忽，現在，我婚約已除，心中已無顧慮，而且，又決定了混入江湖，自然用不着太多顧忌了。」

關中岳笑一笑，道：「原來如此！」

舉步跨上篷車。

楊四成，劉婉蓉先後登車，放下垂簾，篷車立時向前奔去。

關中岳低聲道：「姑娘，咱們要到那裏去？」

劉婉蓉笑道：「去找鐵夢秋啊！」

關中岳道：「怎麼？姑娘已經查出來那鐵大俠的去處麼？」

劉婉蓉道：「咱們去碰碰運氣。」

關中岳道：「看姑娘的鎭靜，似是已胸有成竹了？」

劉婉蓉道：「目下咱們去的地方，能否找得鐵夢秋，一大半是靠運氣了。」

關中岳道：「姑娘眞的是全無把握？」

劉婉蓉道：「總鏢頭，在未見到鐵夢秋之前，如何能談到把握二字。」

關中岳道：「姑娘說的是……」

語聲一頓，接道：「既是姑娘沒有把握，何不把去處說明，咱們也好早些商量一下。」

劉婉蓉道：「好，咱們現在去的地方，是開封城外曾家寨。」

關中岳道：「我知道曾家寨，是一處很大的莊子。」

楊四成大有意外之感，道：「怎麼？鐵大俠會躲在曾家寨中。」

劉婉蓉搖搖頭，笑道：「鐵大俠不是躲在那裏，而是很可能被困在那裏？」

楊四成道：「姑娘之意，可是說那鐵夢秋和八卦教主，在曾家寨中動手？」

劉婉蓉道：「八卦教發現在督帥府中，自然也可能把城外分舵，設在人口衆多的曾家寨中呢！」

楊四成道：「姑娘之意是說八卦教在曾家寨中，設有分舵？」

劉婉蓉道：「嚴格點說起來，不是分舵，而是總舵！因爲，八卦教主，就常駐那裏！」

楊四成心中知她必有所本，所以也未再多問。

篷車不停的奔馳，行約半個時辰之久，才突然緩了下來。

車外傳入了車夫的聲音，道：「稟姑娘，已到了曾家寨。」

劉婉蓉道：「靠北面有一座新建的大宅外。」

那車夫似是對曾家寨子很熟，車向正北轉去。

又過了一盞熱茶工夫，車子停了下來。

劉婉蓉道：「兩位下車吧！」

關中岳，楊四成，躍下篷車，抬頭看去。

果然見一座高大的宅院，矗立在寨子前面。

這座大莊院，和寨子還距離有幾十丈的距離，但圍牆碉樓，自成一座院落，因爲莊院過大，看起倒也像一座小寨子似的。關中岳打量一眼那座大院落，劉婉蓉也已下了篷車道：「咱們分兩路進去，兩位往大門裏闖。」

（未完待續）

一期完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神　龍・文
培　新・圖

龍鳳恩怨

恩消怨泯情難已

湖北武當山，峯巒，樹叢，屋宇，溪澗，阡陌，盡成一片銀白，隱沒了蒼翠幽奇的景色。

遠近鳥獸潛踪，行人絕跡，但山麓間却飛起一條人影，有如弩矢離弦般向高可千丈，形勢奇險的南岩峯上射去。剎時，飄落峯頂一座建築宏偉，富麗堂皇的殿宇之前。

這座殿宇門簷下懸有盞明亮琉璃燈，上書：「南岩宮」三個大紅字，那人影在燈光輝映下顯見是一個面目神俊，氣宇軒昂，年約廿歲的黃衣俠士。

黃衣俠士舉袖拂去身上雪花，反腕撤下了背肩上所佩的寶劍，凝目望了望兩扇紅漆亮銅環的宮院大門，喃喃自語道：「南岩宮果然閉門謝客，我既不遠千里而來，怎能拙於謀己呢？」

隨拔身一縱，躍登宮院高牆，展目四望，只見殿宇櫛比，樓閣如雲，屋頂上全鋪設着金黃色半透明的琉璃瓦，有飛揚的簷角，重疊的迴廊，銀色的風鈴，精雕的畫樑，正殿屋簷下有一方光亮鑑人的銅匾額，上面也篆書着「南岩宮」三個大金字，都顯得壯麗絕俗，但卻燈火全無，寂無人聲。

他迴眸四視，却是一片臘梅花香，芝靄芬芳，修竹古松四植，假山魚池分佈的風雅庭院，暗道：「這花園的佈設形勢隱藏玄機，莫非就是所謂『幻境迷魂陣』？」

暗念間，幌身斜飛，躍落殿院迴廊之中，隱身舉目四望，探察四週景物，以冀發現奇跡？

這時，驀地一聲沉喝道：「是誰？」

黃衣俠士微感一怔，迴首望去，只見一名綸巾羽衣，面目清癯的中年道人，凝立廊道之中，雙目神光閃閃，顯出盛氣凌人之態，隨微一抱拳為禮道：「青城門下公孫彤，不速之客，有違清規，請恕莽撞，道長想是博古通今，巧設迷魂陣的清風羽士吧？」那中年道人展顏一笑道：「檀樾原來是俠名遠播的『入雲龍』公孫大俠，貧道是『明月』，請問大俠在這大風雪之夜蒞臨！有何見教？」

「入雲龍」公孫彤哦聲道：「在下因有親人病入膏肓，不遠千里而來，擬請惠賜『八寶太極丹』一粒，俾能起死回生，不知道長可否破例成全？」

明月道人臉色一變，輕「哼」一聲道：「大俠明知其不可能，何必一廂情願，貧道實難如命！」

入雲龍公孫彤神色誠懇，婉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道長乃是方外之人，有惻隱之心，如此奇貨可居，墨守成規，豈非令天下人鄙棄，離經叛道了嗎？」

明月道人聞言，嘿嘿一陣冷笑道：「本宮秘煉而成的八寶太極丹，能生死人肉白骨之功，蓋世無雙，致江湖武林人士企圖顛殿，使本宮供不應求，大俠如認貧道寡情少義，不妨自去煉丹房搜求！」

「入雲龍」公孫彤畧一沉吟道：「道長之意是，非經過三道『幻境迷魂陣』和煉丹房密佈奇險機關，始能獲得靈丹不可了？」

「不錯，這是藉資注挹，不讓大俠責我離經叛道之譏，諒你能不費吹灰之力如願以償，不過本宮前後，此刻尚有多人潛伏，意圖緣木求魚，大俠務必謹愼而為之。」

「入雲龍」公孫彤聞言之下，疑信參半，傲然道：「在下本不願巧取豪奪以逞所欲，道長既要墨守成規，在下自不能望而却步，設有不測之險。在所不懼，但不知所言緣木求魚之人是誰？」

明月道人淡淡一笑道：「以貧道所見尚有崆峒派慧悟禪師，華山派雷霆劍東方旭，綠林英雄『小煞神』胡青，『飛鏢鬼手』楊帆，『陰陽掌』呂健，他們不若大俠開誠布公，隨機應變，與貧道一照面，立即隱匿不見，各從其志去了。」

「入雲龍」公孫彤聞言覺得事有蹊蹺，目注明月道人道：「這倒是椿別開生面的風雲際會盛事，難怪道長拘泥不化了。」

明月道人聞言若有所感，哈哈一笑道：「秘訣，寶劍，靈丹，素為江湖人爭取的三大瑰寶，秘訣可以登峯造極，寶劍可以逞鋒炫能而功成名遂，靈丹可以保生養命，歷來為秘訣，寶劍捨命以求之事，屢見不鮮，但為靈丹而起紛爭，拚命企求之事，眞是空前絕後，別開生面的了。」

「入雲龍」公孫彤聽他這番自鳴得意之言，由於急望求得靈丹以救人命，不遑加以指責他有造成腥風血雨之嫌，向他微一抱拳道：「咱們後會有期，告辭了！」

語畢，疾轉身一躍而登庭院中一座假山石之上，展目畧一打量四週景物，立即施展「御雲乘風」無上輕功身法，一飄一閃之下，輕捷如風般越過庭院，飄落大殿屋脊之上，明月道人見他竟輕車熟路般越出一道花園幻境迷魂陣，不禁大驚失色，慌忙發出一聲怪嘯，飛身一躍，跟上房屋。

這時，殿宇前後屋脊之上，「唰唰」聲起，人影四飄。但即聲影全無，歸於沉寂。

「入雲龍」公孫彤見怪不怪，但覺整座「南岩宮」殿屋上下，已佈滿暗椿隱伏敵衆，監視行動，暗想道：「這明月賊道，心機果然狡詐，我不信他能阻止我探進煉丹房。」

他雖然面臨這突變環境，胸有成竹，仍不免有戒愼恐懼之心，暗念間，一矮身，施展「追風逐電」身法，乘虛而入，輕易地翻過大殿屋脊，抬目一望，測知前路尚有兩進同樣深廣的殿宇，兩處樹影花叢的花園。

這時，突然——颯然一陣冽風吹過，雪花撲面侵肌，冰冷入骨，梅蘭花香，薰人心脾，頓使他霎生一種無以比擬的舒暢感受，精神為之一振。

他望着前面殿宇，心中衡量情勢，如足不沾園中一石一樹，凌空飛渡三丈多遠躍登前屋，始能避免受迷魂陣之險，但須盡展功力，方克有濟，隨暗運內力，縱脚飛起，雙臂一劃，式成「燕子歸巢」，向前面殿屋上飛撲過去。

但是他勢將飛落屋簷之際，房上驀起一陣「呼」「生嘯的強勁掌風，有如驚濤駭浪般湧至，頓使他懸空一個倒翻瀉落園地陷身危境。同時引起一陣得意的狂笑！猛笑聲中一個沉宏的聲音道：「公孫大俠，你這身輕功不愧稱為『入雲龍』，果然能飛渡花園逃避迷魂陣，如若被你所逞，咱們豈非徒勞無功了，哈哈！」

「入雲龍」公孫彤被掌力逼落園中，幸未受創，凝立當場，循聲望去，只見對面屋簷上排立四名道裝之人，諷言譏笑大感愧惶，當下怒聲道：「你們暗施襲擊有欠光明，這片園地諒也難不倒我。」

「大言不慚，不信你就試試其中奧秘。」

「哼！無非是左道旁門之術，你們瞧我能不能破陣而去！」

「入雲龍」公孫彤不再徒費唇舌，舉目探究園中秘跡，由於園地、花樹、假山、亭樹冰雪紛披，難於發現隱秘，但隱約可見這些佈設果非普通花園形式，均按陰陽八卦方位構成，遂不顧危險，凝功雙掌，向附近樹木山石一陣推拍。

掌力起處，激出一陣「轟轟」之聲，冰雪四飛，樹斷山塌，聲勢顯赫，功力不凡。

但見那座倒塌的假山石之中，立即噴出一股黑色烟霧，迎風飄揚，瀰漫四空，腥臭氣味撲鼻，聞之令人噁心欲嘔。公孫彤暗道一聲：「不好！」慌忙提運眞力，屏息凝氣，以防中毒，但已嫌遲，突覺頭昏目眩，天旋地轉起來，身體一搖，「撲通」昏倒在地，失去知覺。

正當此時，園中飛起一條人影，射落公孫彤身邊，疾伸雙手將他掺起挾在脅下，縱身一躍，飛越宮牆而去，形如飄風，迅捷無倫。

殿屋之上四名守陣道人，正為公孫彤受制，暗自慶幸之際，瞥見斯情，齊聲驚「咦！」但都無意追蹤，四散落去。

那條人影將公孫彤挾到山下，跨上原已拴在樹幹的一匹健馬，縱騎飛馳，在一片雪白的山野中，只見一點黑影，有如長空殞星飛越神速，無比遠去。

那人馬到達漢水之濱一片大樹四列的莊院之中停住。這時，雪霽天晴了，寒風輕拂，四週積雪，射出晶瑩閃爍的光輝，可見那人是一花容月貌的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挾着公孫彤飛身下馬，急忙向一座軒敞房屋奔去，走進一間精舍，將公孫彤安置榻上臥

下，廻身點燃桌上油燈，舒適地噢口氣。

此際，一名嬌小玲瓏的髫齡少女，手提一盞風燈，翩然而臨，叫道：「小姐，妳回來啦！」

紫衣少女嬌聲道：「秋兒，妳來得正好，我救了一中毒之人，妳快去我房中將解藥拿來，快！」

髫齡少女——秋兒偏首向榻上一望，啊聲道：「這男人是誰？」

「別多問？快去！」

髫齡少女神色驚異，「哦」了聲，轉身快步而去。紫衣少女疾轉身到臥榻之傍，望着昏迷不省人事的公孫彤，喃喃自語道：「這人英俊可愛，不知是那一名門的弟子，中毒可眞不輕，單憑解毒丹治療，恐怕不濟事？」

她黛眉深鎖，焦灼之情，溢於言表，不時抬首盼望房外。移時，只見秋兒取藥飛步而回。

秋兒進房放下風燈，不須吩咐，便非常熟練的將藥瓶，水壺拿到榻前，畧一凝視公孫彤臉色，將一顆豆大紅丸用水灌進公孫彤口中，回身道：「小姐！這人長的倒很漂亮，吃過藥不知會不會活？」

紫衣少女白了她一眼，嬌叱道：「妳不用管。替我預備宵夜點心去！」

秋兒應聲「是！」提起風燈，出房而去。

她見秋兒離去，移身坐落榻上，望着仍未甦醒的公孫彤，喃喃道：「這藥祛毒極之神效，怎還不甦醒呢，要不，我祇好用輪功催甦之法了！」

她芳心焦躁，默待良久，仍未見榻上人動彈，畧作考慮，毅然決定，羞怯怯地俯身低首，暗提一口眞元，啓唇吻在公孫彤柔唇之上，將一口丹田元氣，徐徐逼入他口中，實施輪功催甦之法，再次提氣施爲之時，驀地，「刷」的一聲响，髫齡少女秋兒，一脚跨進房門，「咦」了一聲。

紫衣少女不禁一駭，猛抬頭一望，只見秋兒婷立門邊，臉頰飛紅，欲語還笑，叱聲道：「壞死啦！妳不問我！就進來啦！」

秋兒忍不住心中喜歡，嗤然失聲笑道：「小姐！我不知道妳正在……哦，我是請小姐去吃點心來啦！」這時，公孫彤似受益非淺，發出呻吟之聲，身體也翻動了一下，秋兒疾步上前，驚喜道：「小姐！他已經甦醒過來啦！」

紫衣少女花容喜色，起身深舒了一口氣道：「讓他再睡一會就復原了，咱們走！」

秋兒不敢多言，跟隨紫衣少女身後離去。

翌日清晨，艷陽映窗，秋兒手提水壺食盒，姍姍而來，走進房中向榻上人一瞥，將水壺食盒，放置窗前桌上。榻上的公孫彤似被秋兒的舉動驚醒，睜開雙目，向四週巡視一遍，推衾挺身坐起，茫然望着秋兒一語不發。秋兒見他俊容生輝，神清氣爽，欣喜道：「相公，你果然痊癒啦！小姐怕你醒來餓，要我送早點來。」

公孫彤心中一片迷惘，伸手揉揉雙目，重復察看四周景物，看清房中全是古雅精緻的檀木器具，四壁除懸有數幅名人書畫以外，尚有支寶光四射長劍，臥榻雕龍靑鳳極其古色古香，羅帳錦衾綉褥芬芳四溢，廻眸再望秋兒亭亭玉立，有如天仙化人，訝然道：「這是什麼所在，我可是在做夢？」

秋兒見他似醉似痴，笑道：「這是我小姐閑時休憩之所，靑天白日那會是做夢呢？」

公孫彤聞言，凝神沉思片刻，憶起昨晚境遇，哦聲道：「我覺得曾在南岩宮中毒昏厥，此刻怎會毫無痛苦？」秋兒美眸一轉道：「那是我小姐將你救來治癒，而且……」

她似羞於相告，頓住言語，默然含笑。

「哦！原來是妳家小姐見危援救，但不知這是何處？她高姓芳名是何？姑娘是誰？」

「這是漢水之濱的羅家莊，我小姐叫羅家鳳，我是使女秋香，請問相公高姓大名！」

「在下是『入雲龍』公孫彤，請秋香姐姐替我引見貴主人，以便當面拜謝救命之恩！」

「相公太客氣了，我小姐曾吩咐須問淸相公門派名號，若是不錯，她就會與相公暢談，現在你先梳洗用餐，我去禀報！」

她語音一落，疾轉身笑盈盈，飛奔而去。

公孫彤了然於心，起身離榻，畧整衣冠，步向餐桌，見桌上一碗噴香燕窩粥，食指大動，坐落桌邊椅上，將粥一匙一匙吃完，頓覺神智淸爽，精力充沛，情緒興奮。他想到出道江湖以來，幾經驚險，均能隨機應變，算無遺策，履險如夷，如今爲求一粒救命靈丹，竟險遭人毒手，半途而廢，豈不貽笑武林，愧顏無地嗎？這羅家莊的羅家鳳，是聲譽江湖的「天女散花手」多才多藝之人，又道是「黑心美人」，武功高深莫測，凡事剛愎自用，與我素昧生平，她爲什麼對我臨危援救？難道是惺惺相惜？抑或是對我有所企圖，欲取姑予？

在南岩宮的「幻境迷魂陣」，原無巧妙機關，祇憑葯物懾人心神爲勝，早知是以「迷魂香烟」迷人，我何至出乖露醜，唉！這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江湖詭詐，令人可恨。他思忖間，突覺有股蘭麝芬芳之氣，撲鼻而入，眼前紅影一閃，廻首一望，只見一花容玉貌，儀態萬千的宮裝少女佇立門邊，秋水含情，凝視自己，慌忙離座施禮道：「羅姑娘，大德不言謝，在下有禮了！」

來人——正是他意識中的救命恩人，江湖聞名的「散花手」羅家鳳，她盈盈一笑道：「公孫

少禮，扶危救弱乃是我輩應所當爲之事，小妹慢待殊多，尚望見恕！」

「羅姑娘太謙了，在下久仰芳範，無緣拜識，若非遭逢左道旁門之流愚弄，有勞芳駕援手，昨夜失禮之處，請勿見罪。」

羅家鳳聞言秋波一轉，嫣然一笑道：「公孫大俠仗劍江湖，俠名遠播，小妹仰慕至殷，如今不期而遇，甚爲欣慰，當時援手祇是路見不平，也是見大俠氣宇軒昂，望勿再言德道謝！」

入雲龍公孫彤感愧交併，苦笑着道：「豈敢，豈敢，江湖人恩怨分明，姑娘今後需用在下之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以報知遇之恩！」

羅家鳳柳眉一皺，若有所感，輕嘆一聲道：「你這番誠意待日後再談吧！大俠昨夜拚命企圖欲得太極靈丹想是尊師病在床褥吧？」

公孫彤聞言，神色一怔道：「姑娘怎知在下心願？」

「小妹祇是據大俠所言親人病入膏肓，有此猜測。」

「姑娘眞是冰雪聰明，一語猜中，在下心願難償，有負師恩，現在我已明瞭南岩宮的迷魂陣不過爾爾，我想不惜與他們反臉成仇，再去爭取！」

羅家鳳聞言格格一陣嬌笑道：「大俠，何必執迷不悟，八寶太極靈丹是淸風、明月兩人費盡心血與金錢，採集千年人參、天山雪蓮、崑崙朱菓、龍胆鳳肝，靈芝瑤草、紫河車精煉而成僅得如黃豆大十顆，除贈與少林、峨嵋、華山、天山、崑崙派掌門人，每人一顆，尚有五顆珍逾拱璧，自喻爲鎭宮之寶，爲免武林人企求，不惜以幻境迷魂陣，煉丹房機密，危言聳聽，若能有衝破難關之人，也難獲得眞正靈丹。」

入雲龍公孫彤聽她這番話，知非信口雌黃，大感失望，一陣沉吟道：「姑娘眞知灼見之言，使在下茅塞頓開，我想欲救恩師沉疴，唯有特懇峨嵋派掌門人凌雲道長割愛相贈了！」

羅家鳳容色一正，不以爲然道：「這倒是你捨遠就近之法，凌雲道人僅此一顆保命靈丹，他肯慷慨轉贈他人嗎？」

公孫彤聞言，點點頭輕喟道：「姑娘如此臆斷，在下倒一籌莫展了。」

羅家鳳美眸流輝，笑瞇瞇道：「小妹願爲大俠解決困難。」

「姑娘莫非有這種起死回生靈丹？」

「不錯！但是我有個交換條件，不知大俠能否允承？」

「若蒙成全，在下願爲奴役，以報鴻恩，不論任何條件無不允承，姑娘請講！」

羅家鳳低首一陣思維，含羞還笑道：「小妹實在難於啓齒，現在我被你一片尊師重道，點恩必報之心所感動，想陪你同去青城，替你恩師治療沉疴，交換條件以後再講好啦！」

公孫彤聞言驚喜交集，目注羅家鳳道：「姑娘眞能不憚千里關山，同在下去青城嗎？」

羅家鳳見他喜出望外，驚疑不已之色，嗤聲一笑道：「誰騙你，我有匹青驄馬，能日行千里，此去青城祇需兩日夜工夫就到了。」

公孫彤聽此一說，若有所憶道：「哦，姑娘昨夜救我來此，原來是騎乘那匹神駒！」

「對啦！不然你這樣個大男人，我怎能帶着你走百里路？」公孫彤聞言畧作沉吟道：「這在下怎能與姑娘同時到達青城？」

「傻瓜，咱們同騎一馬不就行了嗎？」

此際，突聽窗外颯然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飄來一臉色紅潤，眉目淸朗，鬚髮花白的錦衣老人，岸立羅家鳳身側，撚鬚哈哈一笑道：「鳳兒妳說那個傻瓜的馬不行？」

羅家鳳慌忙轉身面對錦衣老人，纖手一指公孫彤嬌聲道：「爹爹！鳳兒想跟他同騎一馬去趟青城，你老人家聽錯啦。」

「入雲龍」公孫彤聞言，毫不避嫌趨前一步施禮道：「青城門下晚生公孫彤，拜見老前輩。」

錦衣老人，正是羅家鳳之父——身負奇學，早年以一對寶劍行俠江湖，見義勇爲，盜賊見而生畏，譽爲「乾坤劍客」，羅漢濱之名江湖道無人不知，他在廿年前有感江湖恩怨綿綿，看破名利息影家園，老妻早亡，膝下僅羅家鳳一女，愛若掌珠，並將本身所學，傾囊授與羅家鳳，現年已花甲，威武仍不減當年。他察知愛女羅家鳳對公孫彤情有所鍾，深爲憂慮，故不請而來，此時見公孫彤文質彬彬，氣宇軒昂，不禁爲之動容，畧一還禮道：「很好！公孫少俠尊師何人？」

「家師是青城派掌門太虛師叔師兄，道號太淸。」錦衣老人——羅漢濱聞言神色一怔，「啊」聲道：「尊師是太淸？」

公孫彤不以爲意，恭聲道：「不錯，他老人家現在病傷併發，呻吟床褥，急需靈丹起死回生，昨夜親向南岩宮明月道人懇賜一丸，非但不予割愛反受其毒害，若非鳳姑娘援救，勢將喪生當場，鴻恩大德，晚生不知如何圖報才是？」

羅漢濱心有難言之隱，聞言之下，顯出侷促不安之色。羅家鳳不知其情，美眸流光向公孫彤瞟了一眼道：「好啦，說來說去都是歌功頌德，報呀報的！眞是！」羅漢濱心神一震正色道：「鳳兒，公

孫少俠是傾吐衷情，知恩感報，一片好意，妳不可失禮，妳剛才想跟他去青城是嗎？」

羅家鳳對公孫彤本已一見鍾情，在交淺言深之下，情投意合，有相見恨晚之感，故情不自禁顯出嬌媚動人之態，聞聽乃父之言，嬌羞着道：「是呀！公孫少俠老成持重，藹然可親，如今孝心未償，鳳兒想以爹那顆靈丹成人之美，爹！你肯嗎？」

羅漢濱聞言一楞，低首一陣考慮，毅然道：「好！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爹依妳就是！」

公孫彤和羅家鳳聞言，均不知其言中之意，但却大喜過望，連聲稱謝。

羅漢濱撚鬚頷首，沉思片刻，望着羅家鳳道：「鳳兒，妳與公孫少俠一馬雙騎，我輩武人雖不避男女肌膚相親之嫌，但在人來人往的旅途中，難免有點違禮俗，爹看妳歷來養尊處優，凜若冰霜，對許多青年士子，君子好逑，妳都不予詞色，聲言不嫁庸俗，如今妳對公孫少俠談笑風生，意合情投，爹猜妳有意思了吧？」

羅家鳳聞言至此，花容生春，雙頰飛紅，顯出嬌羞不勝神態，低首不語。

羅漢濱見狀哈哈一笑道：「妳不說爹也明白了，現在我想妳就與公孫少俠一較武功，如若不分軒輊，隨卽與公孫少俠締結鴛盟，去青城而回舉行婚典如何？」

羅家鳳仍低垂螓首，含羞微笑不語。

公孫彤聞言至此，受寵若驚道：「老前輩這番情意，晚輩感激莫名，鳳姑娘玉潔冰清，晚生駑駝下駟，實有彩鳳隨鴉之感，而且有救命之恩，這如何使得？」

羅漢濱點點頭道：「少俠師出名門，文武並佳，術德兼具，與鳳兒正是一對璧人，望勿推辭。」語畢轉向羅家鳳道：「鳳兒，妳說對不對？」

羅家鳳賦性原是豪爽，有鬚眉氣，隨猛抬螓首，目注公孫彤道：「公孫少俠，我父一言九鼎，咱們一較武功吧？」語落，蓮足一蹬，飛身穿門而出，躍落院中，婷立以待。

公孫彤見狀大感進退維谷，但覺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如不隨和，勢必情天生障，恨海難塡，心意一轉間，拔身一躍而出，距離羅家鳳五尺處相對而立，抱拳道：「鳳姑娘的誠意眞情，使在下感激至深，但覺不學無術，請留情賜招吧！」

羅家鳳這時反覺十分難爲情起來，嬌羞着道：「少俠不要客氣，咱們先對拆三招掌法，然後一較劍術，都以點到爲止，你說好嗎？」公孫彤含笑點頭道：「很好，在下不能喧賓奪主，請！」

羅家鳳一點首，晃身退後五步，右臂一揚，反腕一式「丹鳳朝陽」掌法，疾然推出，一道無聲勁力，直向公孫彤身前射去。

公孫彤身形一飄，避過來勢，右掌輕翻，一招「潛龍出岫」，平胸推出，驟生一股激氣成漩的掌風，向羅家鳳捲去。

但見羅家鳳蓮足輕移，嬌軀輕靈曼妙地飄出五尺，讓過掌鋒，同時雙足陡翻，劃空蕩起一道弧形勁風，平推而出，身形一閃，躍回原地。

這招「鳳凰展翅」，身手有如流水行雲，刹那間，連發兩股力道，攻防兼施，靈巧無比。

公孫彤見她擧手投足之間，輕快絕倫，掌力潛勁深捲，不敢怠慢，身形急飄，右掌凌空猛劃，化解來勢，左掌疾推一招「怒龍出海」，掌力頓變狂飇斜捲而去。

這一掌並未對羅家鳳打擊，但聞「拍」的一聲響處，一棵兒臂粗的花樹，連根拔起，飛出丈遠。

羅家鳳頓感一怔，嬌軀一閃，玉掌高揚，力貫掌心，招演「鳳採牡丹」，柔勁的力道有如波濤洶湧般向公孫彤身前襲去。

公孫彤見狀大驚，暗中欽佩這位麗質天生，一往情深的美人，武功造詣不凡，立卽盡展功力，雙掌齊揚，發出兩股奇强掌力，迎擊過去。

羅家鳳一見來勢突變，心知力量凌厲，不敢疏忽，立時縱身一躍，升空兩丈，纖腰一折，懸空倒翻一個跟斗，飄落丈外之地，躲開一招重擊。

但聞「轟隆」一聲大響之處，砂飛石走，冰雪泥漿四濺，園地中顯出一片尺深土坑。

羅漢濱這瞬間，默察雙方擧手投足，運掌飄身的精彩場面，看得心花怒放，哈哈一陣大笑之後，向他們搖手道：「住手！鳳兒身輕如燕掌力柔不勝剛，公孫少俠掌法老到，功力深沉，這場比掌功夫，無分高下，你們稍待！」邊說邊已趨身向大廳行去，旋卽手携兩柄金光閃閃的長劍，返回原地，分給羅家鳳，公孫彤道：「你們再比一趟劍法，就成了！」公孫彤接劍到手，畧一觀察，抱劍恭笑道：「鳳姑娘的劍術，家學淵源，定有深奧招式，小生自不量力，要現醜了！」

羅家鳳提劍在手，嬌容生輝，一對含情脈脈的眸子，望着公孫彤微笑道：「少俠，還這樣客氣，這回我會輸給你！」她雖然謙遜，芳心中却存有好勝之心，立時振劍蕩起一片耀目劍花，星飛電閃般向公孫彤當頭洒落。

她這招「天女散花」劍法是生平的得意傑作，其中含有千變萬化的功能，威勢凌厲，少有匹敵，因此博得江湖人稱「散花手」雅號。

公孫彤早知戒備，此時見無數劍芒，迎面飛來，不禁一駭，慌忙飄身遠颺，以避其鋒，同時振劍

揮出一片長虹，飄身趨進，式變「龍翻風雲」，迎襲而去。兩支劍芒四射，使人看得眼花繚亂，但聞「錚」然一聲金鐵交鳴，劍光星閃四飛，逼得兩人同時撤劍暴退五尺。

羅家鳳劍招雖屬詭異，功力稍弱，被公孫彤劍勁一撞之下手腕頓感一陣酸麻，飄退之際，出聲驚「啊！」但卽振神移身急進，長劍劃空一旋，劍花由下上衝，飛虹繞襲公孫彤上盤胸脅要害。

公孫彤施展七星步，身形飄忽中，揮劍封招還攻，劍氣隔雲生嘯，銀虹飛漩。兩人各展神通，人影飄忽，劍光瀰天，勁風呼嘯，鬥得驚天動地。

約莫對拆卅餘招，羅家鳳顯有敗象岌岌可危。

羅漢濱此時見雙方年青氣盛，大有互不相讓之勢，生怕出錯，慌忙大聲喝道：「停劍！」

公孫彤聞聲撤劍拔身一躍，跳出園外，神態自若向羅家鳳施禮道：「鳳姑娘劍術精絕，名不虛傳，在下承讓！」

羅家鳳原有取勝之望，停劍之後已是嬌喘吁吁，額頭熱氣騰騰，凝立當地不動聲色。

羅漢濱見情哈哈一笑道：「比試武功劍訣，原是三招兩式就分勝負，你們這樣戰爭不停，萬一出錯，豈不有負這番雅意。」

羅家鳳和公孫彤聞言，齊收劍相視一笑，雙雙回到廂房。

羅漢濱隨後跟進，望着這雙天成佳偶，笑逐顏開，接着道：「你倆這一比較功夫，依我評判是銖錙悉稱，未分輸贏，鳳兒大概沒有異議了吧！」

羅家鳳聞言花容羞紅，雙眸含情，朝公孫彤瞟了一眼，迴首答道：「嗯！你眞是，問了又問。」

「哈哈，爹是功於謀人，拙於謀己，妳旣無異議，雙方就交換一件信物，算交定姻緣吧！」

羅家鳳俏容嬌紅欲滴，一語不發，伸手入襟掏出一枚精小的鳳形玉珮，遞給公孫彤，笑着道：「這是我媽在我出生時，就給我佩在胸前的玉鳳，現在給你吧！」

公孫彤俊容生春，恭伸雙手接過，將之繫在胸前，另行取出一串豆大明珠，送給羅家鳳還禮道：「這是家母生前給我的紀念珍珠，聊表寸心，難望與姑娘的玉珮相提並論，請予哂納！」

羅漢濱見情哈哈一笑道：「你們眞是天從人願，交換信物竟是『珠聯璧合』，鳳兒快收下吧！」

羅家鳳笑瞇瞇伸手接來，立卽繫在頸項。

羅漢濱頷首微笑着接道：「這就成啦。今後你們應以兄妹相稱，同去青城也就名正言順啦！」

羅家鳳心安理得，依言向公孫彤稱聲：彤哥！道：「咱們事不宜遲，明早起程如何？」

公孫彤覺得這番經歷，似是冥冥中定有夙緣，困難迎刃而解，如釋重負，公孫彤喜形於色道：「鳳妹所見甚是？有勞玉駕衷心銘感，事成之後，我必行俠江湖發奸擿伏，從善如流，功成名遂，以酬知遇以恩。」

羅家鳳輕點螓首，微笑道：「但願你壯志凌雲，俠義爲懷，不負蒼天賦人之責。」

羅漢濱實見情深以爲慰，正色道：「我想救人如救火，此刻天時尚早，你們就起程吧！」

公孫彤聞言，突然想起未盡禮儀，趨步上前，膝一曲，跪地向羅漢濱參拜道：「岳父，關愛之情，眞是無微不至，彤兒拜謝！」

羅漢濱樂得哈哈大笑，伸手扶起公孫彤道：「賢婿少禮，你們如若卽刻起程，我去修封書柬，致候尊師太清道長！」

公孫彤凝立一傍恭聲道：「小婿遵命。」

羅家鳳點頭側首向公孫彤道：「那我就去收拾行囊馬匹，你在這裏稍息一會！」

公孫彤欣然無語，羅家鳳偕乃父向屋中行去。

這件江湖兒女締結鴛盟喜事，羅家鳳是被公孫彤的出類拔萃風儀，一見傾心，魂夢爲縈，以身相許，公孫彤是在危急存亡之際，知恩圖報，加以伊人多情多義，色授魂與，情面難却，羅漢濱愛屋及烏，補偏救弊，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鑄成一雙靑年情侶日後發生婚變，實非當事人，意料所及。

且說公孫彤目送羅家鳳父女走後，寧靜片刻，思前想後，有感羅家鳳慷慨仁慈，師尊的沉疴有回生之望，自己孤零凄寂的生活，日後當有人倫溫情，喃喃自語道：「我眞是不虛此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此際，突聞一時驚馬長嘶，出門一看，只見羅家鳳改穿一身繡花綢緊身捷服，外加一件雪白狐皮翻領天藍色花綢披風，手牽一匹銀鬃金鐙豹皮雕鞍驄馬，踏雪而來，顯得格外艷光照人，英風淸麗。

公孫彤一瞥之下，慌忙一躍上前，迎住羅家鳳：「鳳妹，我太煩勞妳了，咱們是否這就起程？」

羅家鳳勒住馬點點頭：「我都準備好了，爹的書信也交給我啦，請君上馬！」

羅家鳳道：「今天我想經大巴山進川到奉節城歇宿，有四百里路程，道路冰雪封凍，只有半天多時間，這靑驄馬怕兩人騎着趕不到，現在要加快馳騁，你不要顧忌抱住我！」

她語畢雙腿一夾馬腹，嬌「嘟」一聲，一騎有如天馬行空，騰躍起來。

公孫彤本不願和羅家鳳共乘一騎，由於援救恩師病危心切，權宜爲之，此刻飛馬狂奔，顚簸得身體搖搖欲墜，不得不摟住羅家鳳，以策安全。

他這時只覺耳邊風聲「呼呼」！陣陣由少女體溫所透出的幽香撲鼻沁神，飄飄欲仙。

驀然——響起一聲「希聿聿」，驚馬嘶鳴，坐騎人立而起，羅家鳳驚「咦」聲中，將馬穩住，停蹄不動。

公孫彤駭然探首一望，只見前路有一羣野狼，散立附近，數十丈綠光閃閃狼目，虎視眈眈，呲牙咧嘴，「嗚嗚」連聲，作噬人之狀。

羅家鳳這時回首一望公孫彤道：「彤哥哥！你瞧見沒有？這該怎麼辦？我這青驄馬就怕野狼了！牠不敢動啦！」

公孫彤聞言，毫不遲疑，飛身下馬道：「有辦法，妳穩住馬，我去打死兩隻牠們就會逃跑了！」言罷，暗運功力貫注掌臂，一躍前去，揮掌向近身野狼擊去。

羣狼在山野冰天雪地鳥獸絕跡，難找食物飢餓之下，到口的獵物，垂涎欲滴，見公孫彤接近之際，紛紛厲嘯撲噬，毫不畏縮。

公孫彤一掌無功，竟處羣狼圍噬之中，不禁大駭，慌忙拔身一縱，躍出圍困，雙掌凝足功力，一陣揮擊。

掌力過處，狼嘯聲聲，兩隻如小牛的豺狼倒地噴血而死去，餘狼四散奔逃。

公孫彤果然恐羣狼獸性狡黠，稍退復進，追上前狙擊。

羣狼果然狡黠，公孫彤追擊逃者，兩邊數隻兇狼回蹄向羅家鳳坐騎處撲進，駭得羅家鳳大叫：「彤哥哥快來！」

公孫彤慌忙廻身趕來維護羅家鳳的安全，揮擊向逼近坐騎之狼擊去，頓時「嘭」然一聲，狼影翻飛，又打死兩隻，但是身後又有兇狼撲到，使得他顧此失彼，英雄無用武之地，羅家鳳祗能照顧坐騎，無暇出手相助，致使公孫彤如臨大敵，消耗許多時間與精力，始將羣狼擊斃大半，餘均遠去，解除困擾。兩人自慶幸履險如夷，乘騎奔程之際，驀聞身後傳來一陣人馬聲嘶，響如急雨奔雷，瞬間，兩騎人馬，馳到身前，一個沉厲聲音道：「鳳妹，我追得妳好苦！」

羅家鳳凝目一望，容色一變，但即坦然微笑道：「原來是冰哥，你追我有什麼事？」

公孫彤看那稱羅家鳳為鳳妹之人，是一方面大耳，濃眉細目，風流瀟洒，年紀廿開外的錦衣書生，背揹長劍，跨下白馬，在他馬後是一騎黑馬，穿藍緞勁裝，瘦削臉，細眉深目，年約而立的跨刀武士不知與羅家鳳有什麼深切關係，心中猜測不已。

這時，羅家鳳稱冰哥的錦衣書生，伸手一指公孫彤道：「鳳妹！妳以為我是書呆子不成，若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請問妳他是誰？」

羅家鳳聞言偏首一望公孫彤道：「他是我的未婚夫『入雲龍』公孫大俠。」那錦衣書生聞言，臉色慘白，望着羅家鳳恨聲道：「想不到妳名聞江湖的女俠『散花手』，羅漢濱的閨閣千金，竟言而無信，以婚姻為兒戲。」

他說至此，發出一陣氣喘乾咳，然後畧一沉吟道：「也罷，書中自有黃金屋，也有顏如玉，我冷若冰算自慚形穢，妳把那玉鳳珮還我，咱們解除婚約好了。」

羅家鳳聞言之下，容色陣紅陣白，驚喜交併地嬌聲道：「你有自知之明就好，玉鳳珮是你贈與我生日禮物，我已轉贈他人啦。」

那騎黑馬的藍衣武士，突然放馬上前兩步，對冷若冰道：「冰弟，那有這麼容易的事？難道你怕她狠不成？」

羅家鳳一掃藍衣武士叱道：「金大哥，咱們河井水不犯，要你管什麼閒事？」

藍衣武士回首瞪了羅家鳳一眼道：「哼！金扇書生怕妳狠，我『鐵布衫』金剛不怕妳孤芳自賞，出爾反爾。」

「依你之見呢？」

「妳跟我們回武當南岩宮當清風道長之面評理，他若不肯了，不但玉鳳珮要還，還有一顆『太極丹』也不能讓妳佔有。」

「入雲龍」公孫彤聞言至此，方知「金扇書生」冷若冰會與羅家鳳訂有婚約，與自己締婚的「玉鳳珮」原是冷若冰的禮物，而且羅家鳳以太極靈丹救人之命，竟也自許婚之下所得，心中忐忑，欲言又止。

羅家鳳聞言，望了望公孫彤，回首對金剛和冷若冰道：「你有本事跟我爹去理論，姑娘可沒時間跟你們胡鬧！」

「鐵布衫」金剛素行依恃武當派聲勢，飛揚跋扈，自命不凡，且羅家鳳才貌，癩蛤蟆想食天鵝肉，垂涎已久，迨羅家鳳由清風道人和羅漢濱偶然許配給金扇書生冷若冰同門師弟之後，方始冷心，如今羅家鳳不遵父母悔約，使他妬火中燒，當下大怒道：「羅家鳳妳敢不跟我走，莫怪我金某無禮！」

羅家鳳深知這人難惹，心想：「他如果動武，自己恐難獲勝，彤哥哥如若因此不存芥蒂出手相助，方保無慮。」她思忖間，回頭望了公孫彤一眼道：「彤哥哥，他們的來意，你明人不用細述，想已瞭如指掌了，這全是我對你眞情熱愛所致，你想我能跟他們轉回去嗎？」

公孫彤聞言，覺得羅家鳳事理無虧，不過取人

之物應該退還，如此則太極靈丹無着，恩師將傷病難癒一命嗚呼，事屬兩難，無言答應，說時遲，那時快，「鐵布衫」金剛耳聞羅家鳳之言，嫉恨之火大熾，怪嘯一聲，放馬衝到羅家鳳身前，施展「螳螂捕蟬」手法，伸手向羅家鳳腰中捲去，迅捷如風，令人防不勝防。

羅家鳳豈是弱者，一式「驚鴻飛霄」從馬上飛身躍落，同時公孫彤眼明手快地猛發一掌，向金剛頭部撞去。頓時，砰然一聲大響，血雨四濺，「鐵布衫」一聲不哼，腦袋分裂，倒在馬上死亡。

這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害人害己死於非命，空有「鐵布衫」功夫，而無鐵腦袋之能。

這一來使得「金扇書生」冷若冰和羅家鳳大驚失色，驚「啊」連聲，公孫彤含怒而發一掌，而對方不堪一擊而亡，大為詫異。

「金扇書生」冷若冰驚駭之下，悽厲地大喝道：「羅家鳳！妳竟使人殺我師兄，這血債我要向妳討還！」

從身上裏衣中抖出一柄金光閃閃的尺長摺扇，撲奔羅家鳳，扇影一掠，當胸點去。

公孫彤見情縱身上前大喝道：「不得無禮，我來償命好了。」揮手一掌，向「金扇書生」推去。

羅家鳳見情大急，纖掌猛揚，推出一股力道，向公孫彤的鋒上迎去，同時驚聲道：「使不得！」雙方掌力中途相遇，「碰」然一聲，廻風四激，三人同時暴退兩步。

羅家鳳尤恐公孫彤再殺死冷若冰鑄深怨仇，故加阻止，隨道：「冰兄，憑你這手『蝴蝶』扇法，還難不倒我，識時務者為俊傑，你還是將金剛的屍身處理吧。」

冷若冰自知力難與敵，默然俯身伸手將屍體挽放脅下挾奔上馬，飛馳而去。羅家鳳見「金扇書生」色厲內荏傲然離去，對公孫彤輕喟道：「想不到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若非這些死野狼擋路，他們也追不到我們，金剛也不會死，更不會跟南岩宮結下了血仇！」

她語落飛身上馬，公孫彤皆有同感，默然將金剛遺下的黑馬牽來騎上，與羅家鳳並肩馳騁而去。

奔程中不時交談些南岩宮欺世盜名之事，以及彼此經歷志趣，情意相投，卿卿我我，均有只羨鴛鴦不羨仙之感。

兩人這次恐再橫生枝節，除飢餐渴飲稍一停歇，急奔青城山。於翌日午時到達山麓。

青城山位於四川灌縣之南，山形如城，山色蒼翠而得名，其景色特具奇美幽雅，故有奇城天下幽之譽。兩人畧一欣賞名山勝景，即向不遠處一座「碧落觀」道院馳去，瞬息而至，雙雙飛身下馬，將馬繫在院前樹幹上。

這時碧落觀前正有一面黃肌瘦的中年青衣道人打掃院地，望見公孫彤和羅家鳳並騎而來，放下掃帚迎住，向公孫彤點首道：「公孫少俠，你這次來瞧不見你恩師了！」

公孫彤聞言心弦一震，訝然道：「殘雲，你說什麼？」

「太清觀主已於三天前辭世羽化了！」

公孫彤如遭晴天霹靂，心靈震驚，星目中淚如雨下，悽泣道：「我眞罪該萬死，夫復何言，他老人家遺體安葬了嗎？」

殘雲道人目凝淚光道：「已葬在山濱之陽，貧道已準備香燭供奉，少俠就去墓前行祭，觀主在天之靈會諒解你的。」

羅家鳳聞言至此深感功虧一簣，不禁愴然溫慰道：「已盡孝道，無愧於心了，我你去墓地致祭，並將我爹致候太清前輩的書信火化，以告在天之靈才是！」

公孫彤悽愴之情，有風木含悲之痛，默無一言，偕羅家鳳至太清道人墓前，就「殘雲」所設祭品上香，拜祭畢，拭淚向羅家鳳道：「鳳妹！你剛才所言甚是，岳父致恩師書柬中想是相告你我締婚之事，不論仙凡路隔能否鑒知？將火化掉也好！」

羅家鳳點點頭，伸手在懷中抽出一封書信，遞給公孫彤將書信封面畧一審視，神色一怔，立即拆開內情，只見那書箋上寫道：「太清道友鑒，月前於西湖子畔相逢狹路，得償廿年前舊恨，事後深悔自己韜光養晦多年，仍無容人之量，昨日愛女鳳兒在南岩宮不期而遇高足公孫彤患危，援之以手，幸而無恙，一雙兒女情投意合，遂結朱陳之好，茲悉道友傷病垂危，衷心愧疚難安，令鳳兒携太極靈丹以療貴恙，聊表寸心，諒能見納勿却，臨字神馳，肅此順候痊安，『乾坤刀』羅漢濱拜上。」

公孫彤和羅家鳳看完書文四目相視，容色詫異，他倆均不知雙方親長，原有恩怨。

良久，公孫彤悽然道：「想不到恩師受傷成病之由，守口如瓶，死而無怨。」

他說至此抑止不住悲慘，憤恨之情，苦笑着對羅家鳳道：「鳳妹！你爹爹殺了我恩師，你却有恩於我，恩仇似可相抵，但我不能認賊作父，彼此情誼到此為止……」

言間，伸手入懷取出羅家鳳所贈的龍鳳珮，交還羅家鳳，接道：「這是你與『金扇書生』定情之物，妳收下吧！咱們後會有期，再見！」語音方落，只見他疾向墳墓一揖，飛身躍登觀院後牆之上，羅家鳳憤然一聲嬌啼！「撲通」昏倒在地。（完）



安妮被擄

暮色蒼茫，一架巨型的客機，衝天飛起，引擎中噴出粗大的黑烟來，黑烟混在暮色中，看來更濃，更增加幾分離愁，木蘭花和安妮，在送機坪上揮着手，她們都知道，在飛機中的高翔，根本看不到她們了，因為飛機飛離了跑道，直上天空。但是她們還是揮着手。

高翔到比利時去參加一個世界性的警務會議，他要去很久，這是高翔和木蘭花婚後的第一次分離，木蘭花的心頭，多少有點黯然。

等到飛機飛得看不見時，暮色更沉，木蘭花緩緩轉過身來，安妮靠在她的身邊，安妮的年紀雖輕，可是長得已和木蘭花差不多了，她相當瘦，是以看來有一股苗條的美，瘦削的身形，配着她大而黑的眼睛，使她看來有一股清幽脫俗的美。

木蘭花拍了拍她的肩頭，道：「安妮！我們回去吧。」

安妮低聲問道：「蘭花姐，你心中不舒服？」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沒有，當飛機起飛的一刹那，我心頭多少有一股惘然之感，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事了，走吧！」

送機的人差不多走完了，跟着另一批送機的人接踵而至，她們穿過永遠鬧哄哄的機場大堂，在停車場上了車，直駛回家去。她們駛上郊區的公路時，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

木蘭花將車子駛得十分快，她超卓的駕駛術，使車子像是一支火箭一樣，貼着路面，向前射出去，十分鐘之後，她們已可以看到她們那幢屋子了。

而當她們看到了自己的住所之際，木蘭花和安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三

魏力·文　培新·圖

電網火花

妮兩人，不禁一起「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她們的屋子，亮着燈光！

安妮忙道：「有人在我們的家中！」

木蘭花並沒有說話，只是蹙着雙眉，顯然她在想，在她們家中出現的不速之客是什麼人，何以竟堂而皇之地着亮了那麼多燈。

木蘭花一面想着，一面仍然控制着車子，向前疾馳，而安妮也突然跳了起來，大叫道：「是秀珍姐！」

安妮只看到了她們的屋子之前，停着一輛式樣新型的鮮紅色的跑車，認出了那是穆秀珍的車子，而興奮得直跳起來的。

可是，她只顧得興奮，却忘了自己是在車子之中，在她陡然地跳起來之際，「咚」地一聲，頭就撞在車頂之上，她又發出了「啊呀」一聲，然後，用手撫着頭，再叫道：「是秀珍姐！」

木蘭花當然也已看到了那輛車子，她也可以肯定，在屋子中的是穆秀珍，她笑了一下，瞪了安妮一眼，道：「看你快成穆秀珍第二了！」

安妮大聲笑着，拍着手，道：「蘭花姐，我們已有多少時候未曾看到秀珍姐了？難得她這個大忙人，肯來看看我們！」

木蘭花已將車停在門前，安妮立時打開車門，跳了出來，大聲叫道：「秀珍姐！」

只見穆秀珍從二樓的窗口探出頭來，也大叫道：「蘭花姐，小安妮！」

穆秀珍叫了一聲，立時縮回頭去，安妮已推開了鐵門，向前奔了出去。

木蘭花也下了車，她一眼看到，在那輛紅色的跑車上，有着一個衣箱，木蘭花不禁皺了皺眉，這是什麼意思？穆秀珍準備搬回來住？

但是木蘭花的思潮，却被安妮和穆秀珍兩人的尖叫聲打斷了。

木蘭花抬頭看去，只見安妮和穆秀珍，已在花園中間會合，她們互相擁抱着對方，發出驚人的尖叫聲，歡呼聲。木蘭花捂着雙耳，向前走去，穆秀珍又鬆開了安妮，向木蘭花撲了過來。

木蘭花扶住了她，道：「別叫，怎麼啦，可是和四風吵架了？」

穆秀珍呆了一呆，接着，便大笑起來，一面笑，一面道：「可是你看到了車上的衣箱，猜到了我要回來住幾天？」

安妮又是一聲歡呼，道：「秀珍姐，那是太好了！」

木蘭花道：「秀珍，告訴我，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穆秀珍叉着腰，神氣活現地道：「看看我，我這樣子，就算嫁給了閻羅王，也不敢和我吵架！」

木蘭花給她逗得笑了起來，她太知道穆秀珍的脾氣了，她知道，自己根本不必再問下去，穆秀珍就會忍不住說出她為什麼要到這裏來住幾天的原因了！

果然，穆秀珍立時道：「四風到歐洲去參加一個工業會議去了，他至少去半個月，所以，我搬來和你們同住，高翔要頭痛了！」

她講到最後一句，佻皮地向木蘭花眨着眼，又笑了起來。

安妮在一旁跳着，拍着手，高興得講不出話來，木蘭花微笑着，道：「高翔的運氣很好，他也到歐洲去開會了，我們才送走了他的飛機！」

穆秀珍微笑着，道：「好啊，又是我們三個人了！」

安妮跳向前，撲在穆秀珍的身上，穆秀珍陡地叫道：「試試你跟蘭花姐學了一些什麼！」

她一面說着，一面突然一俯身，一下柔道中的「大轉摔」，手背一拉，竟將安妮自她的背後，摔得向前直跌了出去！

木蘭花又是生氣，又是好笑，忙喝叫道：「秀珍！」

可是在木蘭花的那一喝之際，穆秀珍却也沒有佔到便宜，安妮給穆秀珍一下子摔了出去，但是她身在半空之中，雙腿突然一曲，就着下跌之勢，雙膝向穆秀珍的腰際，撞了出去。

穆秀珍連忙一閃身子，安妮身子也立時挺直，向穆秀珍撲了過來，兩人一起倒在地上，滾了兩滾，滾進了草地之中。

穆秀珍不住笑着，就躺在草地上不肯起來，安妮站起了身，伸手去拉她，穆秀珍道：「好，小安妮長大了，又學了本領，欺侮起人來了！」

安妮頓着足，道：「是你先動手的！」

穆秀珍又一聲大叫，突然跳了起來，嚇得安妮鬆了她的手，轉身便逃，穆秀珍大叫大嚷，追了上去，木蘭花一面搖頭，一面退到門口，提了穆秀珍的衣箱，也進了屋子。屋子中充滿了笑聲，多了一個活潑，快樂的穆秀珍，屋中就像是多了十七八個人一樣。

她們三個人的確好久沒有聚在一起了，她們笑着，有着講不完的話，合力弄了一餐豐美的晚餐，最後的甜品是安妮最喜歡吃的香蕉奶油布甸。

晚飯後，安妮將自己的床，搬進了木蘭花的大臥室，三張床靠在一起，上了床之後，她們仍然在不斷地說着話，直到夜深了，木蘭花先打了一個呵欠，道：「安妮，你明早要上學，該睡了！」

安妮和穆秀珍兩人，立扮了一個鬼臉，一起躺了下來。可是才一躺下，安妮突然又跳了起來，道：「啊呀，太高興了，我還有兩條數題，明早沒有時間算了，今晚得去趕一趕！」

穆秀珍道：「快去快回！」

安妮抓起睡袍，披在身上，匆匆走了出去，「砰」地一聲，將門關上。

木蘭花笑着，道：「秀珍，看你們兩人，簡直像是瘋了一樣！」

穆秀珍道：「我們難得聚在一起，自然得高興一下。」

木蘭花伸了一個懶腰，就在這時，忽然聽得書房中，傳來了「砰」地一下響。

書房和臥室，同在二樓，是以這一下聲響，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都聽得十分清楚，穆秀珍立時又笑了起來，大叫道：「安妮，小心些，別撞穿了頭！」

木蘭花則立時坐了起來，道：「奇怪，安妮不是那麼冒失的人。」

穆秀珍道：「誰知道，或許她因爲我來到，故此今天太高興了！」

可是木蘭花還是站了起來，打開了臥室的門，叫道：「安妮！」

安妮並沒有回答，木蘭花又叫了一聲，一面叫，一面又向外走了出去，穆秀珍本來還在笑着的，可是當她聽到木蘭花叫了一聲，而沒有安妮的回答時，她也是一怔，也從床上跳了起來。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幾乎同時走進書房的，她們都看到，安妮的書桌上亮着燈，一隻抽屜拉開着，有一枝筆放在桌上，但是一本活頁簿，却跌在地上。

書房中沒有人！

在高翔的書桌前，一張可以轉動的皮靠背椅，跌倒在桌子下，那可能就是剛才「砰」地一下聲響的來源，而安妮則不在書房中！

木蘭花雖然鎭定過人，但是看到了這樣的情形，她神色也不禁變了一變，忙道：「秀珍，你到樓下去看看！」

木蘭花自己，則來到了一列控制台之前，迅速地按下了幾個鈕掣，在牆上的六具電視機的螢光幕，在刹那間亮了起來。

木蘭花的住宅圍牆上，都裝置有可以轉動的電視攝像管，她按下了那幾個掣，就可以在六個電視螢光幕上，看到屋外的全部情形。

她首先在螢光屏上，看到了屋子的外牆，然後，她控制着電視攝像管的轉動，在其中的一幅螢光屏上，她看到有一輛黑色的車子，正在疾馳而去，轉眼不見。

木蘭花呆了一呆，她不能肯定這輛車子是經過她的屋子，還是由她的屋子面前駛出去的。

而這時候，穆秀珍已喘着氣，奔了上來，道：「蘭花姐，找不到安妮！」

她講話的時候，神色十分緊張，可是突然之間，她却笑了起來，大聲叫道：「小鬼頭，你可以出來了，算我們找不到你！」

木蘭花仍然全神貫注地望着螢光屏，可是除了那輛早已駛遠的汽車之外，在螢光屏上看來，却沒有絲毫值得懷疑之處！

她轉過身來，對還在大聲嚷叫的穆秀珍道：「別叫了，安妮決不會半夜三更躲起來和我們開玩笑的！」

穆秀珍呆了一呆，駭然道：「蘭花姐，那麼你

是說——」

木蘭花的聲音，聽來仍然很鎭定，她道：「安妮遭到了意外，她被人擄走了！」

「被人——」穆秀珍只講了兩個字，便張大了口，再也難以向下講去，那簡直是不可能的，安妮被人擄走了，在這屋子中，在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木蘭花的屋子中，在警方特別工作組主任高翔的屋子中，以閃電手法擄走了一個人，誰有那麼大膽？

但是，從木蘭花嚴肅的神情上，穆秀珍却知道，木蘭花在那樣說，是有根據的，絕不是隨口說着玩的，木蘭花已經來到了窗前，迅速檢查了一下窗子。

窗子全門着，並沒有被倉猝開啓過的痕跡，木蘭花轉身向門口走去，在門口站了一站，轉頭道：「你繼續注視着螢光屏！」

穆秀珍來到了螢光屏之前，木蘭花已然到了樓下，她才到樓下，就叫道：「秀珍！」

穆秀珍連忙奔了下去，木蘭花在指着一張倒在地氈上的餐椅，道：「這是你弄倒的？」

穆秀珍搖頭道：「不是！」

木蘭花又來到了門口，她先察看匙孔！然後，在門柄之上，拉出了一條已被割斷的，極細的電綫，她的神色，變得更加凝重。

穆秀珍完全可以知道木蘭花的神色，何以如此凝重的原因，因爲她知道，這門匙的匙孔，是通上電流的，如果就那樣用百合匙或是別的辦法，想將門鎖弄開，警鐘便會大鳴。可是現在，電綫已被割斷了！

那也就是說，有人先破壞了警報系統，再弄開了門，進入了屋子！

那絕對是一個老手，不是老手，斷然不能將這樣的事，做得如此乾淨俐落！

穆秀珍只覺得臉頰立時熱辣辣地發起燒來，這件事，對木蘭花，對她，簡直是一個嚴重之極的挑戰！在大名鼎鼎的木蘭花家中，竟然會發生了這樣的事！

穆秀珍越想越怒，「砰」地一聲，重重地在餐桌上擊了一拳。

木蘭花聞聲抬起頭來，她的神態，却是那麼平靜，她拿着那股斷綫，道：「秀珍，你看到沒有，來的人是一個老手，而且，不止一個人！」

穆秀珍急道：「現在安妮在什麼地方，我們何必去研究來的人是生手還是老手，先將安妮找回來，我要這些傢伙——」

穆秀珍一面說着，一面搖幌着拳頭，木蘭花略皺了皺眉，道：「秀珍，你來的時候，我們不在，屋子中當時的情形怎樣？」

穆秀珍一怔，道：「沒有什麼異樣啊，我是用鑰匙開門進來的，我有鑰匙，你以爲……我來的時候，已經有人在屋中了麼？」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道：「可能，一定有好幾個人，在屋中已等了好久，而我們却一直未曾在意，那些人如果不是等了好久，完全熟悉了屋中的情形，他們也決不能一出手就將安妮弄走的！」

穆秀珍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木蘭花已向花園走去，穆秀珍忙跟在她的後面，她們來到了鐵門前，才發現花園的鐵門，只是虛掩着。

毫無疑問，人是從鐵門離去的，木蘭花立時又想到了那一輛汽車，她望着黑而靜的公路，眉心打着結，刹那之間，湧上她心頭的問題，不知多少。

安妮是被人擄走的，那是毫無疑問的了，書房中跌翻的枱椅，跌倒的餐椅，全都證明了這一點，而安妮絕不是手無縛鷄之力的人，所以木蘭花也推斷潛進她屋子中的，決不止一個人。那幾個人，自然是藏匿在書房之中的，所以安妮一進去，只來得及打開抽屜，取出了簿子來，就遭了殃。

這些念頭，在木蘭花的腦際，迅速地掠過，這却是不必再考慮的了。

要考慮的是，擄走了安妮的是什麼人？有什麼目的？

一想到這兩點，木蘭花的眉心更打着結，如果這件事是發生在別的地方，那麼，或許還可以從各方面去想一想，可是這件事，却是偏偏發生在她家中的！

在她家中發生了那樣的事，那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正因爲幾乎沒有可能，而又發生了，是以也格外叫人無從思索起。

試想，以木蘭花的威名而論，世界各地的犯罪份子，有誰不知道？有誰不忌憚？他們躲逃木蘭花，唯恐不及，如何還有那麼大的膽子，尋上門來？

而如今，居然有人尋上門來，做下了這樣的事，那麼，這些人不問可知，是極其厲害的人物！

木蘭花不禁苦笑了一下，光知道對方是厲害人物，是沒有用的，有用的是要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可是，對於這一點，木蘭花却一點綫索也沒有，木蘭花有的綫索，只是一輛黑色的，樣子很普通的汽車，而這樣的車子，本市至少有一千輛以上。

木蘭花唯一可以想到的，這輛車子的樣子雖然普通，但是它的機器，却一定經過改裝，因爲當木蘭花在螢光屏中看到它的時候，它以極高的速度向前駛去，而普通的汽車，是不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加速到這一程度的。

木蘭花又想到第二個問題，擄走安妮的目的，

究竟是什麼？

這個問題更傷腦筋了，因爲安妮雖然和她生活在一起，然而木蘭花却一直堅持安妮要受正規的教育，是以她幾乎和形形式式的犯罪組織，沒有發生過衝突，犯罪份子不會有和她過不去的地方！

關於這一點，木蘭花只是假設，敵人本來是要對付她的，但是因爲沒有機會下手，而恰好安妮又來到了書房之中，是以他們便改向安妮下手，因爲制住了安妮，是一樣可以威脅木蘭花的。

看到木蘭花只是站在鐵門前，一動不動，也不說話，穆秀珍早已急得團團亂轉，可是她又知道木蘭花正在思索，又不敢去打斷木蘭花的思路。

到後來，她實在忍不住了，才道：「蘭花姐，我們站在這裏，總不是辦法啊！」

穆秀珍的話才出口，木蘭花就轉過身來，道：「不錯，不是辦法！」

穆秀珍擦着手掌，道：「那我們如何開始行動呢？」

木蘭花道：「回屋子去，等着。」

穆秀珍不禁叫了起來，道：「等着，等着……等什麼？」

木蘭花道：「等電話，有人擄走了安妮，我相信那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一定另有所圖，那時，他們就會打電話來，提出條件的。」

穆秀珍道：「難道我們就聽憑他們的勒索？」

木蘭花道：「有什麼辦法？誰叫我們已輸了一着，安妮已在他們的手中了，光發怒有什麼用？」

木蘭花已向屋中走去，穆秀珍向黑暗中揮着拳，可是她也不得不跟木蘭花走進去。

她們才回到客廳中不久，四周圍靜得出奇，木蘭花一句話也不說，穆秀珍則不斷踱着步，電話鈴並沒有响，可是却有一陣汽車聲，傳了過來。

公路上在寂靜的夜間，常有高速的汽車飛馳而過，那本不足爲奇，可是這一陣車聲，一到了木蘭花屋子門口，便被一下難聽的急刹車聲所代替。

木蘭花和穆秀珍連忙轉頭望去，只見一輛跑車停在門口，車中的人，急得連車門也來不及打開，一橫身，便從車中，跳了出來。

穆秀珍已向門口，奔了出去，那車子跳出來的人，推開門，急急向前奔來，穆秀珍和木蘭花，却已看清，那人是雲五風！

穆秀珍忙叫道：「五風，什麼事？」

雲五風來到了客廳門口，面色蒼白，道：「四嫂，你也在？安妮呢？」

穆秀珍呆了一呆，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安妮剛出了事，雲五風就來了，這事情實在奇得可以。穆秀珍沒有出聲，雲五風的臉色更蒼白，他轉向木蘭花，尖聲道：「安妮呢？」

木蘭花緩緩吸了一口氣，雲五風高舉着雙手，道：「那麼，是眞的了，是眞的了！」

他一面叫嚷着，一面轉身便向外奔去，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齊聲叫道：「五風！」

雲五風已奔到門口，道：「我不能再等，我接到一個電話，說安妮在他們手中，要我立即去見他們，我打電話來問，電話又打不通——」

雲五風一面說着，一面急急地向後退着，已經退到了鐵門之前，他拉開了鐵門，便跳上了車子。

穆秀珍疾聲道：「五風，你講得明白一些，你要到什麼地方去見他們？」

雲五風搖着頭，道：「我不能說，那些人只准我一個人去，安妮在他們手中，我不能說！」

五雲風已經踏下了油門，穆秀珍大叫一聲，道：「和我一起去！」

她說着，身子陡地躍起，待向車內跳去，但就在那一刹間，雲五風的車子，「呼」地一聲，已向前疾竄而去，穆秀珍撲了一個空，跌向地上，幸而她身手靈活，一個翻身，就站了起來。

等到她站起來時，雲五風的車子，早已馳遠了，氣得穆秀珍咬牙切齒，大罵起來。

她罵了好一會，才發覺木蘭花已不在身邊了，她忙又奔回屋子，木蘭花也不在客廳，她上了樓，木蘭花正在無綫電通訊儀之前講着話。

木蘭花在說道：「是的，一輛淺藍色的跑車，兩分鐘之前，由我住所門口向南駛去，請通知所有的巡邏車，留意它的去向，駕車的是雲五風，他可能會不顧任何交通規則而開快車，不，千萬別截阻他，盡可能留意他的目的地，一有了消息，隨時通知我，我會駕車在公路上，是的，十分緊急！」

木蘭花按下了無綫電通訊機器的掣，轉過頭來，道：「秀珍，我們走！」

穆秀珍道：「你是想知道五風到何處去，我們跟踪前往，好見機行事？」

木蘭花點着頭，道：「快去換衣服！」

她們兩人奔進了臥室，以最快的速度，換了衣服，奔下樓，上了木蘭花的車，直駛出了車房，在公路上，向南飛馳着。

她們剛駛出了不久，無綫電話便「滋滋」响了起來，木蘭花按下了一個掣，聽得一個警官道：「我是第三十九號巡邏車，控制中心命我向木蘭花小姐報告一輛淺藍色跑車的情形。」

木蘭花忙道：「我是木蘭花，請說。」

那警官道：「我在五分鐘之前，看到那輛車，轉向第七號公路，向西駛。」

木蘭花說了一聲「謝謝」，按下了掣，穆秀珍駕駛着車，轉眼之間，已駛到了第七號公路的交岔口，她迅速扭轉駕駛盤，車胎和路面摩擦，發出難聽的滋滋聲來，車子已急轉了過去。

這時，木蘭花又接到了另一輛警方公路巡邏車的報告，雲五風的車子，仍在第七號公路上，向西疾馳，穆秀珍踏下油門，車速高達一百二十哩。

因爲據那輛巡邏車的報告說，雲五風的車子，也正有這個速度。

在疾駛中，只聽得風聲呼嘯，兩旁的景物，幾乎完全看不清楚。木蘭花沉聲道：「第七號公路，直通向前去，是通到海邊去的！」

穆珍秀道：「他們約了雲五風海邊相會？」

木蘭花苦笑道：「當然不會在海邊的沙灘上，極可能是在一艘停泊在海邊的遊艇上！」

公路在那時，有接連幾個迴旋，而且路面急速地向下傾斜，開始從山上斜落向海邊。在那樣的情形下，以如此高速行駛，是十分危險的事，需要高度的技巧，穆秀珍不斷地旋轉駕駛盤，絕不減低速度，好幾次在轉彎的時候，車子傾側得只有一邊的兩隻車輪着地。

等到車子轉出一座山頭之際，她們已可以看到了海邊，她們也看到了雲五風的車子。

雲五風的車子就拋在海邊，有一個人，正向海邊奔去，從身形看來，正是雲五風。

穆秀珍大叫道：「五風！」

可是，她們雖然可以看得到雲五風，事實上，却還隔得相當遠，雲五風當然聽不到穆秀珍的叫聲。只見雲五風繼續向前奔着，而在海面上，有一艘快艇，正以極高的速度，向海邊駛去。

木蘭花忙叫道：「停車！」

穆秀珍叫了起來，道：「停車，我們可以追上他了！」

木蘭花厲聲道：「停車，我們追不上他，而現在，是我們獲得綫索的唯一機會。」

穆珍秀極不願意停車，可是木蘭花很少用那樣嚴厲的聲調來說話的，是以穆秀珍也不敢不停，她用力踏下刹掣，車子發出一下極難聽的聲音，車子打了幾個轉，但終於停了下來。

木蘭花連忙在車艙板下的箱中，取出了一具紅外綫望遠鏡來，湊在眼前。

她看到，那艘快艇，已經駛到了沙灘邊，停了下來，在快艇上，是一個穿藍色水手服的男人，而雲五風正在向前奔過去。

雲五風奔到了快艇前，像是和那水手在講話，那水手轉過臉來，木蘭花恰好看到他的正面，那是一張沒有什麼特徵的臉。

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這張臉印入了木蘭花的腦海之中，木蘭花是一世也不會忘記的了！

她看到雲五風上了快艇，快艇立即又向前駛出去，木蘭花的望遠鏡，一直跟着快艇，直到看到了一艘約有五十尺長的白色的遊艇。

木蘭花在沉聲道：「快通知警方，一艘五十尺長的單桅遊艇……叫作……叫作……」

木蘭花在留意看清那遊艇的名號，可是由於距離遠，她却看不清楚，而就在那一刹間，那遊艇和快艇，已靠在一起，水手和雲五風都上了船，那遊艇也以極高的速度，向前駛了出去。

蘭花失踪

遊艇向前駛出的速度十分高，船尾像是利剪一樣，將平靜的海面，剪開了兩道白波。

穆秀珍在不斷地說着：這艘遊艇向西南方向駛去，速度極高！無綫電話中也傳來了回答：已通知水警總部，立時派水警輪追踪，直昇機也已出動。

木蘭花放下了望遠鏡，道：「不可展開攻擊，我們有兩個人在那艘游艇上！」

從望遠鏡中，可以一直看到那艘遊艇，只剩下了一個小白點，但是還未見有水警輪出現。而直昇機的軋軋聲，則已傳了過來。

就在兩架水上直昇機開始進入木蘭花的視綫之際，木蘭花接到了方局長的無綫電話，方局長在電話中問道：「蘭花，發生了什麼事？」

木蘭花道：「局長，有人在我家中，將安妮擄走了！」

方局長的聲音，陡地窒了一窒，這實在是太駭人聽聞的事，乍一聽之下，幾乎是叫人無法相信的，但是話出自木蘭花之口，却又叫人不能不信。

方局長在呆了一呆之後，立即道：「蘭花，你需要動用什麼力量，只管說。」

木蘭花道：「別的不需要什麼，請你通知已在海面上的直昇機，降落在海灘上，我們三分鐘之後就可以趕到，這輛直昇機就撥給我們使用。」

方局長忙道：「可以的。」

木蘭花放下了無綫電話，直到這時候，才看到幾艘水警輪，自遠處駛來。水警輪行駛的速度，和那艘白色的遊艇相比較，慢得就像是蝸牛一樣。

木蘭花只看了一眼，便道：「我們到海灘去，等候直昇機。」

她們兩人一起上了車，仍由穆秀珍駕着車，車子在傾斜的公路上，迅速駛下去，轉了兩個彎，便已到了公路的盡頭，穆秀珍將車子直駛上了海灘，

這時，一架直昇機也已轉了回來，緩緩在海灘上停下，雙方的時間配合得十分好，直昇機剛停下，兩個警官自機艙中跳了出來，木蘭花和穆秀珍則奔向前去。

五分鐘後，木蘭花駕駛着直昇機，已經在海面之上了。在黑夜之中，大海閃耀着一種極其神秘的光芒，天色雖然黑，但是直昇機上有着雷達探測儀和紅外綫觀察鏡，要發現一艘白色的遊艇，並不是什麼難事。

她們一直向遊艇駛出的方向飛着，她們發現了好幾艘漁船，但是却看不到那艘遊艇。

她們已來到離岸足有三十浬處了，算來，那遊艇的速度再快，直昇機總是可以追得上的，但是，大海茫茫，極目望去，却沒有那隻遊艇的踪跡。

直昇機還在繼續向前飛，可是駕駛鋉板上，有一盞紅燈，突然亮了起來。木蘭花苦笑了一下，道：「燃料快完了，我們只好降落了！」

木蘭花是處事十分細心的人，她一直在注意燃料的消耗情形，但是她由於想追上那艘遊艇，是以才一直向前飛去的，這時，木蘭花令直昇機在空中盤旋着，迅速地降落在水面上。

等到直昇機的機翼，停止了旋轉之後，四周圍靜到了極點，木蘭花坐在駕駛位上，雙手捂着臉，一句話也不說，穆秀珍望着她，道：「蘭花姐，我們怎麼辦？」

木蘭花放下了雙手來，她神情看來有點疲乏，她道：「和警方聯絡，告訴他們的位置，請他們派另一架直昇機送燃料來。」

穆秀珍着急道：「我們不追那遊艇了？」

木蘭花說道：「現在怎麼追？難道我們游水去追？」

穆秀珍咬了咬牙，不再說什麼，按下了無綫電通訊儀的掣。

這時，在警局中，方局長和幾個高級警官，全在通訊室中，通訊儀一有了訊號，方局長立時道：「蘭花，怎麼樣，追上了沒有？」

方局長聽到的，是穆秀珍的聲音。穆秀珍的聲音，聽來又是沮喪，又是焦切，她道：「沒有，我們的直昇機燃料用完了，我們在海上降落，快派人送燃料來，請記下我們所在的位置。」

方局長忙向身邊的一個高級警官揮了揮手，那位警官拿起了一支筆，將穆秀珍所說的位置，記了下來。方局長又道：「秀珍，你們得小心一些，你們是在公海之中，如果出了事，不免麻煩。」

穆秀珍答應了一聲，就在那時，方局長在無綫電話中，好像聽到了一陣水流的衝擊聲，好像是突然之間，起了一個大浪一樣。

方局長既然知道木蘭花駕駛的直昇機，是停在海面上的，是以他聽到了水流的衝擊聲，也不以為意，他却沒有深一層地想一想，在平靜的海面上，是不會有海濤突然湧上來的。

直到半小時之後，方局長才想起那一陣突如其來的水流衝擊聲，十分可疑，但那時，已經遲了！

那時，方局長已接到了出去補充燃料的直昇機的報告：他們找到了燃料用完的直昇機，那直昇機停在穆秀珍報告的位置上，機件完好，在補充燃料之後，就立即可以起飛。

可是，在直昇機的機艙之中，却並沒有人，木蘭花和穆秀珍全不在。

在直昇機的附近，沒有任何船隻，直昇機上的小型充氣救生艇也完好未動，可是，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却不在直昇機中！

木蘭花、穆秀珍兩個人，在海上失踪了！

方局長接到了這樣的報告之後，震驚之餘，才想起了那一陣突如其來的浪花聲，他知道就在那一剎間，在海面上，一定曾發生了什麼意外！

只可惜當時他未曾想到，沒有問一問，而現在，他自然無法猜度，那是發生了什麼意外。

安妮在住所被擄，這已是駭人聽聞的事了，而如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又在海面上失了踪！方局長抬頭向幾個高級警官望去，那幾個高級警官，面面相覷，誰都提不出意見來。

最後，還是一個警官道：「局長，既然發生了那麼嚴重的事情，我看應該和高主任聯絡一下，聽聽他的意見。」

方局長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通訊室的工作人員，立時忙碌了起來，他們也知道，事情十分緊急，他們必需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高主任，讓方局長和他通話！

× × ×

當安妮走進書房的時候，她的心情，仍然是極其輕鬆的，穆秀珍要來住幾天，這眞是令人高興的事。安妮不是不歡喜和木蘭花在一起，但是她特別歡喜和穆秀珍在一起，却也是事實！

她一面哼着歌，一面着亮了燈，來到了書桌之前，拉開了抽屜，將一本數簿，取了出來，怎知就在這時，她突然聽得窗幔之後，傳來了「悉索」一聲響。

安妮連忙轉過身來，可是，她才一轉過身，又是一下極其輕微的，「拍」地一聲，安妮覺得肩頭之上，突然麻了一麻。

她連忙低頭看去，只見肩頭上，已被一枚針射中，安妮在剎那間，立時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她張

口想叫，但是張大了口，却也發不出聲音來。

緊接着，她的身子突然向前一衝，「砰」地一聲，撞在那張旋轉的椅子上，將椅子撞倒。

在那片刻之間，她的神智還是清醒的，她聽得穆秀珍在臥室中高聲叫道：「小鬼頭，小心些！」

然而她却無法回答，她看到兩個人，迅疾無比地自窗幔之後，走了出來，來到了她的身前，其中一個，一俯身，將她負在肩上，兩個人便向書房外走去。

那兩個人，一定都穿着十分柔軟的軟底鞋，因為他們行動之際，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安妮的身子，軟弱得一點力道也沒有。

當她被負着，一直下了樓梯，穿過了客廳，來到花園中時，她才感到了眼前發黑，昏了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等到她又漸漸清醒，有了知覺時，她聽到身邊是一陣陣的腳步聲，像是有人在她的身邊踱步。

安妮已有足够的機警，在那時候，仍然一動也不動。她自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被人出奇不意地用強烈的痲醉針射擊，從家裏到了另一個地方！

安妮緩緩地吸着氣，好使自己的神智更清醒一些，這時，她一點恐懼的感覺也沒有，十分鎮定，如果要說她心中有什麼異樣感覺的話，那只是好奇，在奇怪什麼人有那麼大的胆子，敢躲在木蘭花的住所，又在木蘭花的住所之中，將她擄走。

安妮並沒有睜開眼來，然而憑感覺，她也可以知道，她是躺在一張不甚柔軟的床上，那張床，像是在輕輕搖擺着，不，不是床在搖擺，一定是整間房間在搖擺，不，房間是不會搖擺的，她一定是在船艙中，而那艘船，則正停泊在平靜的海面上。

安妮立時想到自己是在一艘船上，她仍然不睜開眼來，她聽到腳步聲一直在她的身邊響起，正當她想慢慢睜開眼來看看的時候，她聽到艙門被打開的聲音和腳步聲，那是另一個人走進來了。

原來的腳步聲立時停止，安妮聽得進來的那人道：「已經和雲五風通了電話。」

另一個人道：「怎麼樣，他答應來麼？」

那一個道：「他不信我們能在木蘭花的家中擄走了安妮，但是當他弄明白眞相之後，他一定會來的！」

另一個着急道：「他有什麼法子弄明白？我們早就割斷了電話綫！」

那一個道：「他會去！」

另一個罵道：「笨蛋，他和木蘭花會面之後，就會告訴木蘭花他要去的地方，木蘭花會和他一起來！」

另一個道：「放心，不會的，我已事先警告過他，只能是他一個人前來，有人一起來的話，她就沒命！」

那一個「哼」地一聲，道：「但願如此，你要明白，我們是在虎頭上拔鬚，木蘭花絕不是好惹的人物，今晚若不是穆秀珍恰好來到，她們正高興，說不定一回到家中，就發現了我們！」

另一個不以為然，道：「你也別將她看得太厲害了，我們不是已順利得手了麼？」

那一個道：「這只是第一步，要到雲五風來了，我們才算是成功了！」

另一個沒有再出聲，安妮一面聽他們兩人講着，一面心中在迅速地轉着念。

她本來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遭擄刦，現在總算明白了，那些人制住了她，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威脅雲五風前來。

可是這些人為什麼要威脅雲五風呢？安妮却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來。

她慢慢地將眼打開一道縫，果然，她是在一個船艙之中，艙中的光綫很黯淡，然而也足够使她看清那兩個人的面目了。

那兩個人的身形都生得很高，大約三十上下年紀，從他們的樣子看來，他們實在不像是職業犯罪份子！

當安妮將雙眼打開一綫之際，那兩人中的一個，正打開門向外走去，在門打開的時候，安妮看到門外，另外有兩個人守着，都執着槍。

而在艙中，在一張几上，也放着一柄槍。

安妮慢慢地伸屈着手指，她的手指，可以活動自如，而那柄槍，距離她只不過三四呎。如果她能够將那柄槍攫在手中的話。

當安妮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艙門關上，那人已經走了出去，在艙中的那個人，正背對着安妮，如果這時候再不下手，那就沒有機會了。

安妮倏地彎起身，就在她一彎起身來之際，那人也疾轉過身來，安妮的手，向那小几上伸出，那人也陡地伸出手來。

他們兩人，同時去抓那柄槍，但是却是安妮出手，快了十分之一秒，她先將槍抓在手中。

然而，安妮却未即將槍拿過來，因為她五指一緊，剛握住了槍柄，那人的手，也疾壓了下來，壓在她的手背之上，安妮立時雙腿一縮，雙腳用力蹬出，正蹬在那人的小腹之上。

這時，安妮的身子雖然已經彎了起來，但是她還是靠着床沿的，是以她雙足一蹬，可以有地方借力，一蹬的力道便相當大。

那一蹬，令得那人，向後倒退了兩步，安妮一

揚手，已經將槍握在手中，那人立時大聲叫了起來，那人才一叫，船艙的門，便被人推開，有人道：「什——」

那推門進來的人，只講了一個字，安妮便已經扳動了槍機。

一下槍響，艙門「砰」地又關上，門外傳來有人跌倒的聲響，和混亂的人聲，脚步聲。

安妮立時又用槍指住了那人，站了起來，冷笑道：「有趣麼？我是你們的俘虜，但是你，却又是我的俘虜！」

她一面說着，一面取過了一張椅子來，喝道：「背對着我坐下來，別以爲我不會開槍！」

那人的神情，又是憤怒，又是尷尬，但是在安妮的槍口下，他却又絕沒有反抗的餘地，他走了過來，在那張椅子上，背對着安妮坐下。

安妮以槍口對準了他的後頸，這時，門外傳來了大聲的喝問聲，道：「二二〇，你怎麼了？」

那個叫做二二〇的人並不出聲，安妮以槍口在那人的後頸上抵了抵，道：「回答外面，說你已經成了我的俘虜！」

那人乾咳了一下，道：「我成了她的俘虜！」

門外又傳來了一陣交談聲，但是聲音十分低，却聽不出門外的人，在商議什麼。

而在那一剎間，安妮也在迅速地思索着。

她已知道，被她制住了的那個人，叫做（二二〇）。那自然不會是一個人的名字，只不過代號而已。值得人注意的是，什麼樣的人，才會有這樣古怪的代號呢？普通的犯罪份子是不會有的，有那樣代號的人，一定是間諜，特務！

然而，想到了這一點之後，却令得安妮，更加迷惑了，她在暗忖着，一個間諜組織，要雲五風爲他們作什麼呢？

安妮正在想着，門外已有人高聲道：「安妮小姐，我看，我們之間有誤會了！」

安妮冷笑道：「是麼？我好好地在家中，你們用痲醉針使我昏過去，將我帶到船上來，眞是一個好大的誤會，是不是？」

門外又傳來了兩下乾笑聲。

接着，又有人道：「安妮小姐，我們並沒有惡意！」

安妮又冷冷地道：「對，你們善意得很！」

門外那人道：「如果我們有惡意的話，可以在你昏迷的時候就害你，我們的意思，不過是想扣留你，然後，請雲五風帮我們一個忙。」

安妮依然冷笑着，道：「不會有什麼人帮你們的忙，你們不想同伴死在我的槍下，就儘快讓我離去！」

安妮這句話叫了出來之後，門外又是一陣商議聲和脚步聲，接着，便沒有了聲息，像是所有的人，都已經走了開去。

安妮的心中正在疑惑間，只聽得一陣快艇的摩托聲，傳了開去。

安妮雖然已制住了他們中的一個，但是她還在敵人的船上，那甚至不是均勢，除非她制住的，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使對方不敢犧牲這個人。然而從現在的情形看來，却又不像。

安妮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沉聲道：「二二〇，你不想死的話，就得設法令我離去。」

那人的聲音很鎭定，道：「我想，你也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了，做了我們這一行，死亡根本不算一回事，你是嚇不倒我的，還是放下槍來，好好地和我們談判，我們只不過要雲先生做一件事，這件事，對雲先生來說，是輕而易擧的！」

安妮「哼」地一聲，道：「可是你們却用了那樣卑劣的手段，雲五風絕不會爲人威脅的！」

「二二〇」却道：「會的，我們調查得很清楚，深知雲五風和你的感情，要不然，我們怎會去冒那麼大的險，將你從木蘭花的家中帶出來！」

安妮還想再說什麼話時，只聽得快艇的機器聲，又傳了回來，而船上也有人高聲叫道：「雲五風來了！」

安妮呆了一呆，後退了一步，一伸手，扯脫了身後窗上的窗帘，她看到一艘快艇，疾駛了過來，船上除了駕駛的一個水手之外，還有一個人，正是雲五風。

雲五風的神情，看來又焦急，又憤怒，小艇一靠了船，雲五風就跳了上來。

安妮忙大聲叫道：「五哥！」

雲五風顯然聽到了安妮的叫聲，他立時停了一停，叫道：「安妮，你怎樣了？」

安妮叫道：「我很好，非但很好，我還活捉了他們一人，傷了他們一人！」

雲五風在安妮說話之際，已向着那船艙的窗口，直走了過來，可是，他只走出了兩步，就被兩個人，執住了他的手臂，疾拖了回去。

安妮又大叫道：「五哥，他們有事要求你，別屈服，我沒有事！」

就在這時，船身激烈地震盪了起來，一下震盪之後，船已迅速向前駛出！

雲五風在小艇上上船，船以極高的速度向前駛出，這一切，木蘭花在望遠鏡中，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木蘭花自然看不到船艙中的安妮，也聽不到安妮和雲五風兩人的對話。

而安妮當然更不知道，在雲五風上船的時候，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正在海邊山頭上的公路上，注視着他們，雲五風被人拖去之後，安妮的心中一陣亂，她好像看到有人掩向窗口，是以她連忙移了移身子，移到了船艙的角落中。

在那角落中，就算有人掩到了船艙的窗前，也是發現不了她的。

安妮的心中十分亂，她心情繚亂，倒不是因爲她身在敵人的船上，而是因爲雲五風那種急切的神情引起的。雲五風那種對她毫無保留的關切，使她少女的芳心，泛起了一陣陣的漪漣，亂得一時之間，根本無法集中思緒去想一件事。

少女情懷，本是容易激盪的，而安妮這時，就在那種異樣的激盪心情之中！

雲五風被那兩個人，拖到了船頭，他憤怒地叫道：「放開我，你們究竟想怎樣？」

那兩人並沒有放開雲五風，可是他們的態度却很恭敬，他們道：「對不起，雲先生，請你和摩亨將軍見見面，他在等你！」

雲五風不禁呆了一呆，他本來是一直在掙扎着的，但是聽到了「摩亨將軍」的名字之後，他却不再掙扎了。

他不知道摩亨是什麼人，但是他想到，事情和自己的想像，顯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一接到了電話，電話中有人告訴他，安妮被擄，要他到第七號公路的盡頭海灘上來，自然會有人接他。雲五風一直以爲，那是一件犯罪組織幹的事。

可是這時，他却聽到了摩亨將軍的名字！

犯罪組織之中，是不會有什麼將軍的，那麼，這干人，是屬於一個國家的軍事組織的人了。他們究竟是屬於那一個國家的，或者，正確一點說，他們是屬於那一個亞洲國家的？

因爲直到現在爲止，雲五風所接觸到的人，毫無疑問，全是亞洲人！

雲五風在呆了一呆之後，道：「你們放開我，我會自己走着去見他！」

那兩個人互望了一眼，這時，從船舷上，又有四五個人走了過來，雲五風是無法敵得過對方那麼多人的，是以那兩個人，也就鬆開了手。

雲五風一直向前走着，船在海中疾駛，速度之高，使雲五風也感到驚訝，因爲以船身的大小而言，普通的機器，是實在難以達到這種高速的。雲五風可以是說是機械科學方面的天才，他自然知道，那不是一艘普通的船隻！更何況，船上還有一位將軍！

特務脅迫

雲五風被帶到一間船艙之前，兩個人踏前一步，在艙門上敲了兩下，然後，艙中有一個人，打開了門，那人道：「雲先生，請進來。」

雲五風走了進去。

艙中的佈置，十分華麗，看來不像是一個船艙，倒像是一間要人的辦公室。船艙中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打開門，讓雲五風走進去的瘦長子，另一個，是五十上下，頂門半禿的人，坐在辦公枱後，他看到雲五風，站了起來，道：「請坐，請原諒我們以這種方式邀請你！」

雲五風直來到了辦公枱之前，道：「你就是那位摩亨將軍？」

那中年人點了點頭，雲五風立時沉聲道：「先恢復了安妮的自由，再說其它！」

摩亨將軍笑着，道：「安妮小姐現在很安全，倒是我的手下二二〇，在她的手槍控制下，隨時都可以有生命的危險，你請看！」

摩亨伸手，向雲五風的背後，指了一指。

雲五風立時轉過身去，他看到，在他的身後，艙壁上有一具電視機，在那具電視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安妮所在的那一個船艙中的情形，安妮在船艙的一角，手中執着槍，對着一個背部對着她而坐的人！

雲五風看到安妮無恙，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是他仍然氣呼呼地，在摩亨將軍的對面，坐了下來。摩亨將軍道：「雲先生，首先，要請教你一個問題，從技術上而言，一般巨大的、通上電流的電網，是不是可以被繫帶着在空中飛行？」

雲五風呆了一呆，他的工作，就是整天接觸科學技術上的問題，可是却再也沒有比這一個問題，要來得奇怪一點的了！

本來，他是決不想回答對方的任何問題的，但是由於這個問題實在太奇特了，他才「哼」地一聲，道：「那張網有多大？」

摩亨將軍道：「一哩平方！」

雲五風立時「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用那麼大的一張網來做什麼？網取天上飛行的野鴨子麼？告訴你，不可能！」

摩亨的神情，却十分嚴肅，他道：「雲先生，我們需要正式的回答，不是隨口的否定！」

雲五風道：「好，我給你正式的回答，這張網，我假定你用最輕的，導電性能又最優良的金屬絲來製造，它的重量，至少也超過十噸！」

摩亨道：「十二噸，我們用鋁和稀有輕金屬的合金，製成了這張網！」

雲五風又呆了一呆，眼前這個將軍，一定是瘋了，沒有人會去製造一張如此巨大的金屬網，而如今，摩亨將軍已說出了它的重量來，那麼，他一定是已經製成了一張這樣的大網了！

雲五風望着摩亨將軍，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摩亨將軍拉開抽屜，取出了一張放大成二十吋乘二十吋的照片來，道：「這就是那張大網！」

他又將一小卷極細的金屬絲，放在桌上，道：「這就是那種合金，它的導電系數——」

雲五風只向那金屬絲看了一眼，就道：「是在十七和二十之間。」

摩亨將軍讚嘆地說道：「眞是專家，是十八點六。」

雲五風又看看那張照片，照片上是摺疊在一起的一張大金屬網，旁邊有人，金屬網折疊着，還有一丈見方，比兩個人還高。

這樣的一張大網，要通電之後，在空中飛行，那有什麼作用？

雲五風的心中，充滿了疑惑，然後，他道：「對不起，我無法提供進一步的意見，這是我知識範圍以外的事，而且，我厭惡戰爭！」

摩亨將軍將背靠向椅背，他望着雲五風，雖然他不說話，但是雲五風却已在他的眼中，領會到一種極度的威脅的意味。

摩亨將軍望了雲五風好一會，才道：「我們已作過世界範圍的調查，知道如果你不能提供進一步意見的話，就沒有人可以提供了，所以我們想請你合作，提供進一步的意見。」

雲五風冷冷地道：「那就是沒有人可提供！」

摩亨將軍厲聲道：「然而你能够的，雲先生，我不會殺死你，但是我們會對安妮小姐下手，以懲戒你對我們的不合作！」

雲五風霍地站了起來，他本來是一個害羞的青年人，不甚善於和別人交涉，而且他的口才也不很流利，可是這時，他却像一頭被激怒的獅子一樣，一站起來之後，厲聲道：「將軍，我不理會你是什麼將軍，不論你如何威脅我，你在我身上，都得不到任何好處！」

摩亨將軍也霍地站了起來，他和雲五風兩人，都向前俯着身子，以致他們兩人之間，雖然隔着一張桌子，但是兩人的臉却隔得十分近，相互瞪視着對方。

過了好一會，摩亨將軍才冷笑着，指着雲五風的身後的那具電視機，道：「雲先生，我不會威脅你，可是安妮小姐的生死，在你的手上！」

雲五風因爲心情激動，激動之中帶有憤懣的顏色，是以他的面色，看來變得十分蒼白，他倏地轉過身去，也望着電視機。

在螢光屏上，可以看到安妮仍然在艙房的一角，也現出十分不安的神情來，她的神情，有着一種眞切的等待，她是知道雲五風到了船上的，而雲五風在被人拉開之後，一直沒有消息，她又無法衝出艙房去看個究竟，心中自然不免焦急。

摩亨將軍冷冷地道：「怎麼樣，雲先生，你有了決定沒有？」

雲五風緩緩地吸了一口氣，道：「讓我先和她講幾句話再說。」

摩亨將軍笑了起來，道：「完全可以，只要你肯答應，你能够提出任何條件！」

他一面說，一面已按下了他寫字枱右列的一個掣鈕，他才按下了那個掣鈕，電視中的安妮，便震了一震，顯然是她已聽到外來的聲音，而雲五風也立時叫道：「安妮，你沒有事？」

安妮轉着頭，向着聲音傳來的方向，那是一具隱藏着的擴音器，她道：「我很好，你呢？」

雲五風道：「我也很好，我是摩亨將軍的貴客，他們有一個技術上的問題，要我解決，所以我是不會有事的，你別掛住我！」

安妮呆了一呆，道：「五哥，你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雲五風略停了片刻，但是那只是極短的時間，不會超過半秒鐘，因爲在他和摩亨說，他要和安妮講幾句話時，他已經有了決定。

他立即說道：「安妮，我會留在他們這裏，替他們解決這個技術上的問題，我會叫他們先讓你回去！」

安妮的神情，極其激動，以致她的聲音，聽來也有點變樣，她大聲道：「五哥，他們威脅不了我，你也不必因爲我在船上，而向他們屈服！」

雲五風的心頭，像是壓着一塊大石，安妮是一個極其倔強的女孩子，這一點，雲五風太知道了，所以，他不得不道：「安妮，別那麼想，我留下來，替他們解決那技術問題，主要是爲我自己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你別以爲我那麼容易，向人屈服的！」

雲五風的話剛一講完，安妮已大聲叫了起來，道：「五哥，你在撒謊！」

雲五風的確是在撒謊，他全然是爲了安妮的安全着想，才會答應留下來的，所以，安妮大聲一叫，他變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呆了一會，只好嘆了一口氣。

安妮又道：「他們用那樣卑劣的手段，要你幫忙，五哥，你想一想，如果你替他們完成了工作，

他們眞會讓你安然回來，他們一定會——」

安妮才講到這裏，「拍」地一聲，摩亨將軍又按下了那個掣，安妮繼續又說了些什麼，雲五風完全聽不到，但是，在電視螢光幕迅速黑下去之前，雲五風還可以看到安妮口唇的動作。

他可以知道，安妮所未曾說完的那句話是：「他們一定會殺了你。」

那摩亨將軍一定是知道了安妮要說什麼，而他又不想雲五風聽到安妮的話，所以才急急切斷了雲五風和安妮的對話的。

而摩亨將軍之所以不願意安妮的話被雲五風聽到，這理由很簡單，雲五風的心中，十分明白，那就是，正如安妮所說，只要雲五風帮他們解決了問題，他們一定會將雲五風殺掉！

在電視螢光幕上，已經看不到另一個船艙中的安妮了，雲五風仍然呆了一呆，才轉過身來。

他剛一轉過身來，摩亨將軍便陰森地笑着，道：「雲先生，你已經答應和我們合作，這眞是一個聰明的決定，我們可以立時釋放安妮小姐！」

雲五風冷冷地道：「我倒看不出什麼聰明，一命換一命，這是最老實的交易！」

摩亨忙分辯道：「雲先生，你放心，只要你的努力，使我們成功，那麼，我們絕不會虧待你，更不會對你下任何毒手的！」

摩亨將軍雖然一本正經地保證着，但雲五風自然不會去相信他的話。

然而，那却並不影响雲五風的決定，雲五風的決定是：只要安妮安全，他自己的安危，決不放在心上！所以他冷冷地道：「你不必花言巧語，只要你立即釋放安妮，並且讓我知道她的確已經安全，我就會開始替你們工作，不然你什麼也得不到！」

摩亨得到了雲五風如此肯定的答覆，高興得他不斷地搓着手，道：「自然，自然！」

他一面說着，一面按下了對講機的掣鈕，道：「準備高速小艇，讓安妮小姐乘搭。」

雲五風插言道：「現在我們離開海岸已經很遠，小艇能將她安全送到岸邊？」

摩亨道：「放心，這種超速小艇的速度極高，只要她上了小艇，一小時後，她就可以上岸了！」

雲五風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沒有說什麼。

那時，在安妮所在的那個船艙外，四個人突然將艙門打了開來。

他們一打開了艙門，就立時閃開了身子，安妮也立時以槍向着門外，她知道門旁有人躲着，除非她衝到門口，她也無法射擊那些躲着的人。

門才一打開，門外便有人道：「安妮小姐，放下你手中的鎗，你可以離去了！」

安妮聽了之後，略呆了一呆，剛才她和雲五風通話，已經提醒了雲五風，和對方合作的結果，可是現在仍然有這樣的事發生。

因此可知，雲五風仍然是答應了和對方合作，安妮自然也可以知道，雲五風之所以答應，完全是爲了她！當安妮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陣發熱！如果不是她還陷身敵中，她定會流下淚來的了！這時，她緩緩站了起來，一直背對着她而坐的那「二二〇」，道：「安妮小姐，你可以走了，我們說讓你離去，就是眞的讓你離去！」

安妮陡地踏前一步，用力在椅背上推了一下，那突如其來的一推，令得二二〇的身子，連人帶椅，向前一衝，「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二二〇反應也十分快，他才一跌在地，便突然一個打滾，已滾出了艙去。

安妮本就知道，制住了對方一個普通人員，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她剛才將二二〇推倒，只不過是爲了發洩心頭的怒意而已。

等到二二〇向外滾出去之後，她也大踏步出了船艙，她的手中還握着鎗，是以她一出船艙，船艇上便是一陣大亂，原來躲在門外的人，紛紛向後退去，躲在有掩蔽的地方，安妮站在船舷上，船的速度已經減慢，但海風仍然十分勁疾。

高翔赴援

海風吹拂着她的頭髮，安妮看到，一架小型的起重機，正吊起一艘快艇，在緩緩地向下放去，躲在離她最近的掩蔽物後的一個人大聲叫道：「放下鎗，不然你一向前走，我們就射擊！」

安妮的臉上，掛着十分冷漠的笑容，從她的那種笑容看來，她的心中，顯然沒有將敵人的任何威脅放在心上，她緩緩向前走着，她才走出了兩步，鎗聲便响了起來，子彈在她的身邊，呼嘯掠過。

安妮仍然冷笑着，她知道，那些人如果眞要射擊她的話，在那麼短的距離下，早已射中了，子彈在她的身旁掠過，這表示那些人不敢殺她！

可是，儘管明白這一點，要在槍聲不絕，子彈迸射的情形下，繼續向前走去，仍然需要非凡的勇氣，而安妮幾乎連停也未曾停，一直向前走着。

她看到有兩個人，自掩蔽物後，急急後退，大聲叫道：「將軍！」

接着，又有幾個人，自船艙中走了出來，滿面怒容，一個人向着安妮厲喝道：「已替你準備了小艇，你再不離去，別自討沒趣！」

安妮也厲聲道：「我會走，但是一定要兩個人

一起走！」

那人怒道：「你──」

可是他下面的話還未曾講出來，安妮已突然揚起鎗來，射了一鎗。

那一鎗，看來是隨便射出的，根本沒有瞄準，但是安妮的鎗法，已然到了不必瞄準的程度，鎗聲一響，那人的身子陡地一震，「嗤」地一聲響，一陣焦臭的味道，揚了開來，那人連忙伸手，向鬢邊一按，子彈恰好在他的鬢邊掠過，將他的頭髮，燒去了一片。

那人駭得立時後退，他後退得太匆忙了，以致「砰」地跌倒在甲板上。

他也不及站起身來就怪叫道：「放麻醉氣！」

在船艙的轉角處，立時發出「嗤嗤」的聲響，有兩股勁疾的白霧，向着安妮，直噴了過來，立時將安妮的身子圍住，安妮陡地幌了一幌，在那刹間，立時射了三鎗，但是這三鎗却是在毫無目的情形之下射出來的，自然不會有什麼結果。

安妮想立時屏住氣息，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她只覺得天旋地轉，終於昏了過去，跌倒在船舷上。

船上發生了那樣的大亂，鎗聲四起，可是在艙中的雲五風，却一點也不知道，因爲摩亨將軍的艙房，有着最完備的隔音設備。

但是摩亨將軍却知道的，因爲摩亨將軍坐在桌後，在他的桌子邊上，有着一列，螢光幕只有一寸半的小電視機，他在那些小電視機中，清楚地看到外面所發生的一切事，直到安妮昏過去。

雲五風在艙中不住地踱來踱去，他已提出了好幾次要求，道：「讓我出去，和安妮道別！」

但是摩亨的回答只是「不行」兩個字。直到他看到安妮昏倒在船艙上，麻醉氣被風吹散，他的手下已湧過去將安妮扶了起來，他才道：「雲先生，你可以在得到了安妮安全回家的確實證據之後，才可以爲我們工作，對你來說，並不吃虧！」

雲五風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瞪着摩亨，然而自他的眼中看出來，却並看不到摩亨，在他眼前的，是安妮的倩影，他閉上了眼睛，心中在想，只要安妮沒有事，那別的什麼，都不乎了！

×　×　×

高翔在接到了本市警局的長途電話之後，是通過了國際警方，借到了一架噴射機，立時趕了回來的，當他一下機，方局長和幾個高級警官，已駕着車，直駛到了他的身前，高翔也立時上了車。

所有人的神色都很凝重，高翔急急地問着，方局長一一回答着，高翔越是聽，眉心的結，就打得越是深，他簡直不能相信那是事實。

他們回到了警局，方局長首先將他和穆秀珍最後通話的錄音帶，放給高翔聽，錄音帶中，那一陣奇怪的流水聲，也聽得很清楚。

高翔反覆地聽了幾遍，道：「據我的推測，是那時，突然有一艘潛艇，自水面下昇上來，海水在潛艇的艇身上流下，就會發出那種聲響來。」

方局長駭然道：「那樣說，木蘭花和穆秀珍，是被一艘潛艇帶走了？」

高翔點了點頭，站了起來。

他可以說從來也未曾遇到過那麼扎手的事情過，事情一開始，就顯得非比尋常了，在木蘭花的住宅中，竟有人成功地擄劫了安妮，而木蘭花和穆秀珍的追踪，非但沒有結果，竟連她們，也自下落不明！

方局長望着高翔，高翔在思索了片刻之後，道：「這件事，照情形看來，主要的關鍵，是在雲五風身上，敵人擄了安妮，立時威脅五風，可知主要的目的，是想五風就範，我們──」

高翔才講到這裏，對講機中，已傳出了一個警官的聲音，道：「方局長，在海邊，巡邏警員找到了安妮小姐，她好像曾被麻醉，顯得很疲倦，所以警員將她送到醫院中去了！」

高翔直跳了起來，道：「我到醫院去，你們不必來了，人多了，安妮不肯說什麼。」

高翔說着，已向外直衝了出去，十三分鐘之後，他在走廊中奔走的脚步聲，使得醫院中的人，都以一種奇異的眼光望定了他。

高翔推了病房的門，就看到安妮正和一個醫生在爭吵着，安妮大聲道：「讓我走，我沒有事！」

高翔忙叫道：「安妮！」

安妮轉過身來，看到了高翔，她陡地一呆，叫道：「高翔哥！」

一面叫，一面她已忍了不知多久的眼淚，便已經撲簌簌地掉了下來！

高翔向那位醫生揮了揮手，示意醫生出去，他來到了床邊，安妮伏在他的肩上，道：「我昏過去了多久？你怎麼回來了？」

高翔忙道：「我得了急電，立即趕回來的。」

安妮抬起了頭來，抹了抹眼淚，奇訝地道：「蘭花姐叫你回來的？」

高翔呆了一呆，他並不是不想將木蘭花和穆秀珍也生了意外的事告訴安妮，而是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開始說才好。

他只是道：「不，不是她──」

安妮也是一呆，她已經敏感地覺出有意外發生了，是以忙道：「蘭花姐和秀珍姐，她們……她們怎麼不到醫院來看我？」

高翔苦笑道：「我不知她們在什麼地方，你被擄之後，五風去看過她們，立即又駕車走了，她們在後追踪，看到五風到了一艘遊艇上──」

珍妮忙道：「是的，我也在那遊艇上，見到五風。」

高翔道：「蘭花和秀珍立時以直昇機追踪那艘遊艇，可是未有發現，她們的直昇機燃料用完，停在海面，等候接援時，出了意外。」

安妮的臉色，在刹那間，變得比床單更白，她的聲音也在發顫，道：「什麼意外？」

當她在那樣問的時候，她立時聯想到，不論是什麼意外，都是因她而起的！

高翔道：「現在還不能確切地知道，但是根據推測，好像是有一艘潛艇，突然由海中冒起，而她們被那艘潛艇帶走了！」

安妮緊握着高翔的手，她的手冰冷而且在微微發抖，高翔輕拍着她的手背，道：「安妮，蘭花是怎麼教你的，不論遇到了什麼變故，最重要的是鎮靜，我想，蘭花和秀珍遇到的意外，和整件事一定是有關連的，你先將你經過的事說一說，你怎麼會回來的？」

安妮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看樣子，她是在勉力鎮定自己，但是她的臉色，仍然異常蒼白。

她開始叙述她的經過，高翔用心聽着。

等到安妮講完，高翔點了點頭，道：「我的推測不錯，關鍵是在五風身上，安妮，那些人是什麼人，一點也說不上來？」

安妮立時道：「他們是特務人員。」

「那一國的特務人員？」高翔再問。

安妮道：「我不知道，他們是亞洲人，說相當生硬的英語：可以看得出，他們都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對了，他們受一個將軍的領導，五風在和我通話的時候，提起過那個將軍的名字！」

高翔急忙問道：「那將軍叫什麼名字？」

這將軍叫什麼名字，那實在太重要了，有了這個將軍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那麼，事情可以有一個明朗的開端了！

安妮想了片刻，在那片刻之間，高翔眞怕安妮的回答是「我記不起來了。」

但是安妮却是記得的，她道：「這個將軍叫摩亨，我記得的，五哥說，摩亨將軍有事要他幫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高翔立時拿起了電話筒，撥着號碼，接通了警局的資料室去，道：「我是高翔，替我查一個叫摩亨將軍的人，我要他的全部資料，放在我的辦公桌上，對，摩亨將軍，你們可以着重在亞洲國家中尋找。」高翔放下了電話，又道：「五風沒有和你提及，他們要五風解決的是什麼技術問題？」

安妮搖了搖頭，道：「沒有。」

高翔道：「好了，你精神不好，在醫院──」

安妮立時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不，我要立即出院，和你一起找蘭花姐，秀珍姐！」

高翔考慮了片刻，他心知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安妮是無論如何不肯再耽在醫院中的了，是以他道：「好，你換衣服吧！」

高翔打開了門，走出了病房。

醫院的走廊上，有幾個病人坐着，也有醫院的工作人員，在走來走去。高翔在門口等了一會，安妮已經走出了病房，他們一起會見了醫生，醫生一面搖着頭，老大不願意地准許安妮離開醫院。

二十分鐘後，他們進了警局，走向高翔的辦公室，高翔一推開辦公室的門，就發現方局長在他的辦公室中，而方局長一見到了他，就道：「高翔，你要資料室查摩亨將軍的資料？」

高翔忙道：「是的，他是什麼大人物？」

方局長搖着頭，苦笑着，道：「你是從那裏聽到這個人的名字的？」

高翔道：「不是我，是安妮聽到的。」

方局長望了安妮一下，道：「根本沒有這個人，連聲音相同的也沒有！」

高翔呆了一呆，安妮忙道：「五哥是那樣說的，摩亨將軍，我聽得清清楚楚！」

方局長道：「可是沒有這個人，我已和軍事當局的資料組連絡過，他們的資料室中，也沒有這個人的資料！」

高翔呆了半晌，他本來以爲事情可以開始明朗化了，但是找不到摩亨將軍這個人的資料，那麼，就等於沒有任何的綫索了！

他也不禁苦惱地笑了起來，道：「安妮是不會聽錯的，據安妮說，擄劫她的那些人，肯定是某一國的特務人員，這位摩亨將軍，自然是該國的特務首長，摩亨可能只是一個代號，並不是他眞正的名字，所以資料室中，才找不到他的資料。」

方局長點頭道：「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安妮的遭遇怎樣？她是怎麼回來的？」

高翔將安妮的遭遇，講了一遍。

方局長在辦公室中，踱來踱去，道：「他們要求雲五風提供技術上的合作，究竟他們要雲五風做什麼？眞令人難以想得通！」

方局長停了下來，望着高翔。

高翔也搖着頭，那是難怪他的，就算是一個想像力再豐富的人，也難以想得到，事情會和一張巨大的金屬網有關！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之八

飛魂魔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捨身啖魔挽浩刦

曙光初透，紅日未昇之際，一名背揷長劍的白衣少年，悄然離開「追魂堡」，神功盡展，直向北嶽「恆山」奔去！

泰山與恆山之間，雖遙隔千里，而且中間隔着冀地，但這白衣少年輕功施展起來，倒也極快。三天不到，這少年已然趕到了河北山西交界處的「飛狐口」。

出「飛狐口」，再向西，再個把時辰就可以到了。

這白衣少年似是想趁夜摸上斷魂崖也許較爲容易，於是，在「飛狐口」並不憩息，逕直奔往北嶽恆山。

一口氣又下來了三十里地，人煙漸稀，此時已然是夕陽啣山了。

他正奔行間，忽聞半空中傳來一聲如銀鈴般的嬌叱，由不得玉面微抬，一個嬌小玲瓏的身子已如星丸電瀉的射落當地。

好快！好輕！香絕！俏絕！

少年星目一觸那張粉面，心中不由一陣狂跳，暗暗忖道：這姑娘爲何恁地秀美！

這姑娘委實美到了極點，看年齡大概與少年相差無幾。

但見雙目澄澈，眉峯如黛，鼻似牙雕，口似櫻桃，一張粉面白裏透紅，難禁吹彈。……

端的是容賽西施，貌壓貂嬋。

這姑娘纖穠有度，內着一套銀色的緊身勁裝，外披一襲非綢非緞的玄色披風。

苗條嬌軀，婷婷玉立，嫵媚如花，婀娜如月，背上揷着一口長劍，益添幾分英氣。

講容貌如白蓮含露，論風標似寒梅傲霜，粉妝玉琢，暗發陣陣幽香！

他在女人堆裏打過滾，猶不禁心蕩神逸，良久，方始一定心神，含笑問道：「請問姑娘，爲何阻道？」

玄衣少女鳳目倏睜，粉面乍寒，嬌叱一聲，道：「你也得打聽打聽，這飛狐口今天豈能容得閑人經過！」

這少年心存邪念，立意要逗弄這個絕世佳人，聞言輕笑道：「姑娘不允在下經過，倒也使得，但不知姑娘家中能否容在下投宿一宵？」

話雖是兩句好話，但以這少年來說，却極盡輕佻之能！

玄衣少女想不到這一個面目俊秀，神采飄逸之少年人，竟是一個登徒子，不由芳心大怒，怒聲喝叱道：「何方狂徒！竟胆敢在你姑奶奶的面前胡言亂語？」

少年輕鬆地笑道：「肯與不肯，在於姑娘，何必出口傷人！」

玄衣少女嬌叱道：「肯不肯你先問問它！」語音甫落，小蠻靴一跺，嬌軀微擰，背上長劍鏘然一聲出鞘，直指向少年鼻尖。

少年仍是滿面含笑，神定氣閑地道：「姑娘愛比劃幾劍，在下倒是可以奉陪，不過，咱們可得賭個東道。」

玄衣少女見這少年一味嬉笑戲語，更是怒不可遏，沉叱道：「誰要同你賭東道，姑奶奶要你的命，小子，拔劍罷！」

少年連連點頭，說道：「使得！使得！姑娘若在劍術上勝了在下，在下情願引頸待死，若是姑娘輸了呢？」

玄衣少女也不甘示弱的冷聲，回答道：「一切聽憑於你！」

少年頗為自得的笑了笑，道：「這可是你說的話啊！」

玄衣少女聞言喝道：「言出不二，拔劍！」

少年施施然撤出背上的長劍，靠肘一抱，微笑道：「姑娘請進劍吧！」

玄衣少女不再答話，手中的長劍震腕一抖，陡見青芒繞空，寒光暴射，一支長劍，忽然化為千百支，直朝這少年當頭罩落。

少年是識貨的行家，一眼已看出這玄衣少女所施展的，正是疾快無比，飲譽武林的「披風射月劍法」！

這一套劍法失傳已久，共有三十六招，招招緊，式式毒，一經施展，寒氣森森，如狂飆掠空，若寒裟拖地。尤其是起首招「銀河星沉」，更是奇奧莫測，不管對手多寡，會使對方每人均宛若置身在劍光之中。

此時，這一套凌厲無比的「披風射月劍法」，出現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女手上，令少年不由一驚。

當下不敢怠慢，暗運眞力貫透全身，招演「旋迴十二手」的起手招「葉舞秋風」，長劍一旋之後，猛然前伸，朝那萬點晶光中點去。

「鏘」的一聲脆响，兩口長劍驀然相接，火星四迸，劍發龍吟，聲震四野，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兩劍甫觸乍分，二人同是心頭一震，各自飄身退後丈餘開外。

玄衣少女被震得右臂發痲，粉臉變色，低首一察長劍，幸好完整無缺。

其實，白衣少年也是臂膀被震得發痲，心中暗驚！

這一劍相觸，使二人均不敢掉以輕心。

玄衣少女一抿嘴唇，嬌聲道：「小心接招！」皓腕一翻，劍演「分雲捧月」，直朝少年面門點去。

這捷速狠猛的一招，出手陡然，險使那少年招架不及。

急切裏，挫腰，抬腕，揚劍，一招「燭影搖紅」，一縷青芒，在巍峨和搖幌中迎去。

玄衣少女已然吃過了苦頭，不敢再次觸劍，皓腕一沉，招變「月隱星移」。長劍向着少年下腹刺去。

少年一面應招，一面喝道：「姑娘這套『披風射月劍法』委實有可看之處，不過在下看來，同姑娘的粉臉一樣，稍嫌嫩了點！」

玄衣少女怒啐一聲，「披風射月劍」最具威力的五招連環出手，紛指少年要害。

這少年雖是見色動情，可也不敢拿性命作兒嬉，心凝神一，全力應變。

「披風射月劍」的威力實在不同凡响，這五招一經施展起來，刹那間劍光乍吐，劍月生輝，銀鋒飛旋，劍芒四射。

恰似千層浪潮之中，迸出了一座耀眼的龍蛇，又像萬道金光之內，矗立一尊慈航，給人一種無邊無際，似夢似幻的感覺。

因此，那白衣少年不禁耳目為之昏眩，神亂手滯。

玄衣少女趁機抬皓腕，震長劍，擰俏肩，踏偏門，走右宮，欺身上步，劍尖朝少年「肩井」穴上點去。

青芒暴閃之際，少年神智一清，身形橫躍三步，長劍一領，疾速地一連攻出三劍！

這個絕色佳人雖能使人大快朵頤，看情形這肉內可能淬以劇毒。這少年雖嗜色如命，却不是飲鴆酒尙能甘之如飴的人。

於是身劍合一，心神一志，長劍幌處，但見銀虹閃空星雨飛洒。一支長劍如玉龍盤空，忽高忽低，忽聚忽散，翔翩鶯鳴，時疾時緩，時旋時迴，極得輕靈之奧妙。

玄衣少女也是聚精會神，怒叱聲中，劍招倏變，神奇劍勢，如江河倒瀉般而下。

兩人倏忽之間，已然相拆三十餘招。

看上去，在兩團劍氣中，兩人身影忽隱忽現，忽進忽退，頗似鷹隼冲天，又似龍蛇疾走。

空際盡是銀光流動，劍氣飛漩，劍影縱橫。

兩支長劍你來我往，輕緩處，如玉龍戲空，威猛處，如怒龍攪海，交相進出，彼此撲擊。

時聞嬌叱震耳，時聞朗笑震空，幌去閃來，居然有聲有色！

兩人纏糾約莫盞茶光景，仍難分上下，各自目注神凝，俟機而動。

驀聞一聲嬌叱，玄衣少女，連人帶劍，凌空三丈……

白衣少年以為玄衣少女不耐久戰，意欲遁逃，不由劍勢一緩，內力稍弛。

殊不知玄衣少女已然使出「披風射月劍」的煞着，「穿雲破月」，凌空以後，雙手握劍，如鷹隼攫食般驀然垂直下瀉。

少年這一驚非同小可，提氣縱身，後拔丈餘。但仍稍嫌遲緩。只聞「嘶」地一聲，白衣少年長衫前領處被利劍刺破一道尺餘長的口子，山風穿貫而入，寒透心脾。

白衣少年駭然轉身……

玄衣少女拄劍於地，冷笑道：「男子漢大丈夫，一言九鼎，還不引頸就死嗎？」

白衣少年冷笑在心，暗道我要是守信不渝，恐怕早就該死了，還能活到今天嗎？敢情這白衣少年竟是阮玉陵。

他的命眞長，居然沒有死在婁飛鵬的掌下，八成是他爹救了他了！

他心中如風車般轉了幾轉，故作哨色道：「姑娘劍術高超，在下心服口服，可否請姑娘告以芳名，雖死無憾！」

玄衣少女稍一猶豫，即答道：「告訴你也無妨，免得你死不瞑目。姑娘我名叫司馬菁，外號人名『追魂燕』！」

阮玉陵搜遍枯腸，對她的這個名字，仍是極為陌生。

心機暗運，忖道：「大羅攝心掌」的重手已然試過一次，一舉擊斃少林掌門天一禪師。可是，這使人迷亂心神的輕手還未曾試過，眼前不是一個大好機會？倘若眞如「白髮魔女」南宮萍所言，只要對方被「大羅攝心掌」輕輕一擊，就會心神迷亂聽任擺佈的話，那今晚可够消魂了！」

心中暗動邪念，右手也就緩緩舉起……

玄衣少女總以為人之將死，對塵世多少有點依戀，是以對阮玉陵的沉思不語，毫不動疑。

阮玉陵右手甫抬，玉面立佈獰色……

驀然，阮玉陵正待揮掌而出，一股無形勁氣突然貼罩後心，耳中同時傳入一個冰冷的聲音道：「朋友！請你安靜點！」

阮玉陵心頭一凜，廢然卸去內勁，緩緩的將手垂下。

阮玉陵看不淸身後的是何等樣人，但從面前站立的司馬菁的眼色中看來，來人與這位姑娘必是同路。

片刻，阮玉陵見身後之人並無遽下毒手之心，立時胆壯，微微扭頭道：「以尊駕這份身手，在武林中當非無名之輩，想做出這種背後暗算的勾當，尊駕太卑鄙了吧！」

背後那人冷冷地道：「對卑鄙人用卑鄙手段，何足謂過！」

阮玉陵故作駭然失色道：「尊駕意欲掩飾罪行，竟然將在下加上『卑鄙』兩個字，實在是令人好笑！」

背後之人冷笑道：「好一個口蜜腹劍之徒，口中說得好聽，而心中却大動惡念，瞞得了別人，你瞞不了我！」

阮玉陵冷笑道：「尊駕暗算得手，仗勢凌人，在下百口莫辯，你要怎樣說就怎樣說吧！」

背後之人陡然暴叱道：「阮玉陵，你以為老夫不識你嗎？你這個假貌偽善的小人，你以為老夫不知道你的行徑嗎？」

阮玉陵駭極而呼道：「尊駕你……？」

「追魂燕」司馬菁一聽「阮玉陵」三個字，鳳目一亮，嬌呼道：「爹，殺了他，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留他則甚，女兒不知他是阮玉陵，不然早就將他宰了！」

阮玉陵料不到來人竟是司馬菁的父親，自己一時迷於眼前美色，暗動邪念，竟讓人以可乘之機，目下遭受了掌貼後心之禁！

阮玉陵雖暗暗叫苦不迭，但仍鎭定地問道：「尊駕對在下知之甚詳，請問尊駕寶號？」

背後之人乾咳了一聲，沉聲道：「老夫已然與你見過面了，你當然也認得老夫，不過此時無法看見我的面貌而已！」

阮玉陵又問道：「尊駕是誰？」

背後之人乾笑道：「少島主，你不是四下裏要找我嗎？豈能不知老夫是誰？」

阮玉陵聰穎過人，方才聽得「追魂燕」司馬菁叫了來人一聲爹，於是腦中靈機一現，脫口呼道：「尊駕是『十二天神煞』司馬長虹嗎？」

背後之人嘿嘿冷笑道：「少島主，你意想不到吧？」

阮玉陵心頭猛震，情知不妙，但仍然裝着若無其事的調侃着說道：「這就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吧！」

「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冷冷然道：「少島主，你不要故作輕鬆，大概你未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吧！」

阮玉陵觸動心機，虛聲恫嚇道：「尊駕也許是一隻捕蟬的螳螂哩！」

司馬長虹冷笑道：「少島主，你少賣弄你的奸狡吧！」

阮玉陵見計不逞，心念一橫，沉聲道：「阮某人落入算中，無話可說，尊駕意欲何爲？」

司馬長虹冷冷一哼，道：「俎上的魚肉，少說硬話！」

阮玉陵雙目一閉，冷笑一聲道：「既是俎上魚肉，殺剮聽便！」

司馬長虹諷道：「看不出你倒未替『光明島』丟臉！老夫問你，你如何與『白髮魔女』南宮萍勾搭上的？」

阮玉陵冷漠的回答道：「事屬私事，不宜奉告尊駕！」

司馬長虹沉聲道：「好！算你嘴硬，那南宮萍授你『大羅攝心掌』，必然要你來找老夫爲她復仇，是不是？」

阮玉陵將頭一點道：「不錯！」

司馬長虹又道：「是男子漢就應該說話算話，可是你却挾技而逞私慾，在少室峯大開殺戒，掌斃少林掌門天一禪師，而將南宮萍交待的復仇重任棄之腦後，你的良心何在？」

阮玉陵微噫一聲道：「要怪我，也只有南宮萍來怪我，想不到這句話竟出在尊駕之口，難道尊駕想死！」

司馬長虹對阮玉陵所言，未予置理，復又沉叱道：「南宮萍授藝之恩，置諸腦後則吧了！爾竟又帶領蒼虛老人，谷中柔兩人，前往石筆峯，將南宮萍武功毀去，像你這等不仁不義的行爲，與禽獸何異？」

阮玉陵心頭猛震，暗道：這些事，怎麼他全知道！

司馬長虹又道：「你不要暗自奇怪，更教你奇怪的事還有哩！」

阮玉陵道：「尊駕說吧！」

司馬長虹冷笑道：「我要代南宮萍懲治你這不仁不義……」

阮玉陵也報以冷笑道：「尊駕不如說，爲了消除一名勁敵，一個異己份子！」

司馬長虹怒叱道：「阮玉陵！若不想吃苦頭，少說硬話！」

阮玉陵冷然道：「我早已說過，既已落入暗算，殺剮聽便！」

司馬長虹嘿嘿乾笑道：「此時還不讓你死，留着你還有一點用處！」

阮玉陵斷然說道：「尊駕不要妄想提出什麼條件！」

司馬長虹冷哼一聲道：「老夫自有辦法，教阮青虛那老魔就範，乖乖地回到你們光明島的老窩裏去！」

阮玉陵冷笑道：「那尊駕就不能殺我了，方才所說的大話豈非徒託空言？」

司馬長虹沉叱道：「阮玉陵，你以爲老夫會饒你嗎？告訴你，那時老夫將毀去你的武功，放你一條生路，讓你去苟延殘喘，自生自滅！」

阮玉陵聞言，不寒而慄，冷笑道：「尊駕打的好如意算盤！只怕……」語至一半，欲思妄動！

「安靜些！少島主！」阮玉陵身形方動，驀感四肢百骸，奇痛難熬，額上冷汗涔涔而下。

司馬長虹冷笑道：「阮玉陵，落到了老夫手裏，你乾脆認命吧！……菁兒，過來！」

司馬菁應聲走到近前。

只聽司馬長虹吩咐道：「點他華蓋，璇璣，風府，氣海，期門等穴！」

「追魂燕」司馬菁目中含煞，玉手連點！

阮玉陵頓感諸穴一麻，渾身勁道盡失！

司馬長虹撮唇一嘯，山崗後飛步奔出四個短衣精壯漢子。

其中一人，將阮玉陵往肩上一扛，其餘三人環伺左右飛也似地循來路疾奔「飛狐口」而去！

司馬父女也疾步相隨於後！

× × ×

阮玉陵迭次落入人算，皆因美色所致！

譬如昨日，若非阮玉陵沉迷於司馬菁之美色，暗動邪念，斷不致身後有人行近而不覺察！

是以，目下在昏暗石室中臥於麥稈之上的阮玉陵，深悔不迭！

但是，目下悔之已晚，正如司馬長虹所言，「俎上魚肉，夫復何言！」

是以，一晝夜以來，阮玉陵也只有徒呼負負！

目下阮玉陵昏睡甫醒，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側臥得半邊身子發麻，想要翻一個身，殊不知剛一轉動，四肢百骸如針刺刀割，奇痛無比。

阮玉陵只得暗哼一聲，靜臥不敢妄動。

驀然……

阮玉陵耳邊響起了一個極其細微的聲音道：「少島主！古語說得好，孤掌難鳴！紅花也要綠葉襯，你只是缺少一個首尾相應的夥件，以致落得如此下場！」

阮玉陵驀然一驚，一察這聲音，分明是有人相隔極遠，在以「密音傳聲」術在向他說話。

是以，阮玉陵也以「密音術」發話道：「你是誰？」

暗中聲音先是一笑，繼而又道：「少島主眞是健忘，兩日前，我倆曾在『追魂堡』互擊一掌，險險送了性命啊！」

阮玉陵大吃一驚，疾聲道：「你是婁前輩嗎？晚輩那天一時意氣，言語頂撞了前輩，望前輩不要掛懷！」

眞虧阮玉陵臉皮厚，竟然說得出口。

婁飛鵬像是毫無成見的笑道：「沒有三分火氣，也算不了年輕人了！令尊既已救活了我，又放了我，婁某人也不以爲忤，不過，少島主，目下你我境遇各別，好像不太適合談合作的事吧！」

阮玉陵情急之下，也顧不得顏面，用近乎哀懇的口吻道：「請前輩先設法將晚輩救醒此間，一切晚輩都聽前輩的吩咐！」

婁飛鵬呵呵一笑道：「少島主該不會過河拆橋吧！」

阮玉陵疾聲呼道：「晚輩絕不是那種人！」

婁飛鵬揶揄道：「司馬長虹評論少島主爲人『不仁不義』四字，雖稍嫌過火，但是，恐怕也有一些道理！」

阮玉陵低聲下氣道：「司馬長虹與『光明島』勢如冰炭，懷有成見，自然不會講好聽的話！」

婁飛鵬聲音一沉道：「少島主，你不要含血噴人，在飛狐口外，你們對答的一番話，字字均入婁某人之耳，依婁某人看來，司馬長虹不失爲剛正之士！」

阮玉陵好話說盡，婁飛鵬仍是出言相譏，也不叫大動肝火，於是沉聲道：「前輩是來教訓我，或是前來相救於我，請明告？」

婁飛鵬陰沉沉道：「婁某爲貴島主世交，少島主有難，理應挺身相援，奈前日在『追魂堡』中，少島主以『大羅攝心掌』待客，委實使人心寒！」

阮玉陵聲音一軟道：「方才已經說過，只是一時意氣……」

婁飛鵬冷笑一聲，道：「誰知少島主何時會故態復萌？」

阮玉陵似乎覺得婁飛鵬意在調侃，想變險，又恐怕失掉這一綫脫險之機。

權衡再三，忽動靈機，發話相激道：「前輩若是無能將晚輩救出，則請勿多費口舌，以免徒亂人意！」

婁飛鵬呵呵乾笑道：「少島主是想以話相激嗎？婁某人未必會輕易上當哩！」

阮玉陵一向自認心機靈巧，應變有方，想不到在外號「智多星」婁飛鵬面前，竟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不知潛伏於何處的婁飛鵬，久未聞阮玉陵發話，於是又以言挑之道：「少島主！我們似乎可以談一個交換條件！」

阮玉陵心中一亮，但却故意顯得漠不關心的道：「說吧！我看前輩毫無誠意可言！」

婁飛鵬冷然道：「與『光明島』打交道，無所謂誠意不誠意，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相互利用而已！」

阮玉陵想到日前談論「幻象四絕」一書處置的問題，於是倡議道：「也好，我答應『幻象四絕』一書中的秘錄，你我各取其半。」

婁飛鵬聲音一沉道：「不錯，這是日前你我共商的結果，可是，如今情勢大變，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阮玉陵聞言不由心中暗驚，心忖：這隻老狐狸倒是個抓住機會不放過的傢伙，哼！有朝一日我要教你知道我阮玉陵的厲害！

心念及此，乃試探地問道：「晚輩覺不出如今情勢有何不同？」

婁飛鵬冷笑道：「如今你身在難中，先要婁某排除萬難助你脫險，與彼日在『追魂堡』中以對等地位共商之勢，已迥然不同！」

阮玉陵毫不動聲色地問道：「以前輩之見如何呢？」

婁飛鵬沉聲道：「婁某傾全力助你脫險，然後星夜趕往斷魂崖，將高天弘除去後，『幻象四絕』由婁某獨得！」

阮玉陵心中暗道：好啊！姓婁的，你够狠，够毒！

心中暗恨，口中却不動聲色地答道：「晚輩陷於絕境之中，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婁飛鵬嘿嘿笑道：「少島主！婁某人可不大好騙啊！」

阮玉陵故作茫然道：「前輩此語何意？」

婁飛鵬乾笑之聲一歛，沉聲道：「少島主分明心口不一，此時身在難中，迫不得已，不得不虛委應承，一旦脫離險境，說不定婁某有殞命之危！」

阮玉陵輕聲一笑，道：「前輩將事情看得太嚴重了！」

婁飛鵬冷笑道：「婁某數十年來，識人何止千萬，從無一次斷人不準！」

阮玉陵心中暗凜，肅聲道：「說來說去，彼此均缺乏信心，看起來仍是合作無望！」

婁飛鵬冷然道：「但婁某却有一個笨法子！」

阮玉陵心知婁飛鵬所說的笨法子，必然對自己又是大大不利，但又無可奈何，只得委曲求全的道：「前輩說出來看看，可行則行！」

婁飛鵬沉聲道：「少島主心智靈巧，功力過人，倘一旦變諾背信，婁某豈不是莫可奈何，所以只有求之於藥物！」

「甚麼？」阮玉陵聞言後驚呼失色！

婁飛鵬話音如極地寒冰般一字一字道：「婁某只有以藥物將少島主加以禁制，待少島主踐約後再予解除！」

阮玉陵似被激怒，沉叱道：「姓婁的，你太強人所難了！」

婁飛鵬輕鄙地笑道：「婁某可未相强啊！行與不行，少島主自行斟酌吧！」

阮玉陵怒喝道：「好！阮某人答應就是！」

婁飛鵬呵呵笑道：「少島主不愧爲識時務者，但少島主儘管放心，婁某人畢生與人合作無算，從未背信失約，保證彼此滿意，閒話就此打住，婁某人要動腦筋去了……」

「前輩快點啊！」阮玉陵連喊數聲，但對方聲音已渺，顯然已經離開他去。

時光一點一點地過去……

阮玉陵浮動的心，不由又沉寂下去！

滿懷希望也跟着消失了！

阮玉陵又重復回到了一片茫然，與頹廢的神情中！

驀然……

火光一閃，石洞內進來兩名精壯漢子，一執火炬，另一人將臥於地上的阮玉陵往身上一扛，直奔洞外。

阮玉陵暗忖：可能是轉移囚禁之所，指望婁飛鵬援救的希望又減弱了！

出至洞外，阮玉陵仰首見滿天星斗，方知時已深夜！

黑暗裏，已有一黑衣幪面人在等候！

此時一見精壯漢子將阮玉陵扛出，立卽迎上去，將阮玉陵接過，照樣往肩上一扛，放步疾奔！

開始時，步履較緩，及後，速度漸漸加快！

阮玉陵不禁暗暗驚異此人的輕功！

一口氣狂奔了半個時辰，黑衣人方將肩上的阮玉陵放下。

黑衣幪面人將阮玉陵放下後，一把扯下面巾，赫然是那「智多星」婁飛鵬！

阮玉陵脫口道：「是你？」

婁飛鵬淡然笑道：「少島主，你受驚了！」

阮玉陵此時方感到婁飛鵬的機智較自己還高一着，由衷生敬，疾聲問道：「前輩是如何……」

婁飛鵬搖手阻止道：「雕蟲小技，不足掛齒，少島主可記得那幾處穴道被點？」

阮玉陵立卽答道：「華蓋，璇璣，風府……」

婁飛鵬接口道：「好了！婁某已然明白，司馬長虹用的是五陰絕脉手法，婁某會解！」

阮玉陵疾聲道：「自這五穴被點後，四肢百骸，難過異常，請前輩快些……」

婁飛鵬連連頷首道：「好！好！我這裏立卽動手，不過……」

語氣一頓，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瓶，打開瓶蓋，倒出一粒藥丸於掌心，朝阮玉陵面前一遞道：「先小人後君子，請少島主將這藥丸吞下！」

阮玉陵微微一楞，蹙眉道：「前輩何必……」

婁飛鵬冷冷一笑，道：「少島主可是認爲已離險地……」

阮玉陵心念一橫，將口一張。

婁飛鵬手掌一揚，藥丸已然打進口內，順喉而下。

婁飛鵬得意地一笑，將藥瓶揣好，方和聲道：「此藥服下對身體毫無影响，但百日以內如不解除，毒發必死！」

阮玉陵沉着臉道：「不必多說了！先爲我解穴吧！」

婁飛鵬連連應是，運用特殊手法，將阮玉陵被點之穴道一一解開！

驀在此時，暗處發來一聲暴喝：「甕中之鼈！還想逃走嗎？」

喝聲未已，但見人影飛閃，待阮玉陵心神一定時，眼前已然多了幾人……

「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寒山神翁」石三公，「長髮仙翁」段公奇，這三個在武林中均曾煊赫一時的武林健者一字排開，擋住了去路。

「藍衫快劍」阮玉陵神定氣閑，冷然哼道：「司馬長虹，你來得好，省得你家小爺再費事去找你了！」

司馬長虹對阮玉陵的話未予置答，身形一轉，對着婁飛鵬，沉聲叱道：「婁老怪，想不到尊駕的胆子比四十年前倒是大得多了，竟敢上門找事，幹起刼獄的鬼把戲來了！」

婁飛鵬淡然一笑，道：「司馬大俠眞是謬讚了，記得當年，閣下曾說婁某機智有餘，胆識不足，是以……」

不待話完，司馬長虹冷笑接道：「所以，你暗施巧計，瞞過下人，將阮玉陵帶走，顯示你不但機智過人，而且胆子也够，是與不是？」

婁飛鵬冷笑道：「閣下也算不得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在你閣下面前賣弄胆識，也算不了什麼光彩！」

司馬長虹冷哼一聲，道：「不愧當年魔道軍師，果然口舌若劍，姓婁的，聽說尊駕一套『翔羽飛魂十八扇』甚是了得，今天，可否讓我司馬長虹開開眼界？」

婁飛鵬聲音一沉道：「可惜你那把聞名的『挫骨劍』已然贈予門人，不然今天倒是一個領教『凌風劍法』的大好機會！」

司馬長虹伸手道旁一揚，只聞「克察」一聲輕响，手中已然多了一段長約三尺的枯枝，向婁飛鵬面門上一點，冷笑道：「不妨事，這段枯枝，權且代劍吧！」

婁飛鵬雖明知勁敵當前，却毫不在乎地呵呵笑道：「巧啊！婁某人的扇子也是未帶在身邊，只得找片芭蕉葉子以代了！」

說罷，也在道旁摘了一片芭蕉葉子。

司馬長虹一字一字的沉聲的道：「私闖禁地，殺死門衞，你可知道已犯大忌，本神煞今天饒你不得！」

婁飛鵬冷笑道：「就憑你手中那段枯枝嗎？」

其實，婁飛鵬明知不是司馬長虹的對手，但是他並無懼意，一方面固然是有阮玉陵在爲他壯胆，而另一方面却是別有算計。

司馬長虹聞言手中枯枝一揚，叱道：「姓婁的，少說廢話，進招吧！」

婁飛鵬別過頭來，對阮玉陵道：「少島主，這司馬老兒是當年聞名的『劍煞』，婁某人完全以僥倖之心赴陣，萬一……咳！少島主！你可不能怪我姓婁的啊！」

意思是說：我姓婁的死了！你阮玉陵身上的毒也就別想解除了！

阮玉陵一聽，心中猛震，向司馬長虹沉喝道：「司馬老兒，你家小爺可無暇看你們比武較藝，你納命吧！」

說着，右手倏揚，就要……

司馬長虹以使劍著稱，身法步眼絕佳，自不在話下，此時聞言豈容阮玉陵輕易出手？

是以，身形如驚鴻一閃，手中枯枝暴伸，倏忽指向阮玉陵肘間，但見一股劍炁飛漩，溢揚丈許方圓，厲叱道：「阮少島主！若想動手，稍停無妨，縱使本神煞不敵婁老怪，命喪當場，還有同行二人足以過招，此時容不得你强行掠陣！」

語罷，復又向一旁默立的石三公與段公奇二人投以一瞥！

石、段二人也是久跑江湖，飽經世故，已然從婁飛鵬話中聽出一些蹊蹺，顯然，婁飛鵬的生死存亡與阮玉陵有莫大的關係！

兩人身法倏展，飛閃於阮玉陵的左右，嚴陣以待！

段公奇復叱道：「娃兒！你如妄動，老夫少不得要讓你嘗嘗巽龍七掌的滋味！」

阮玉陵心高氣傲，尤以目下，自恃「大羅攝心掌」舉世莫敵，豈會將眼前三人放在心上。

但是，照目下情形看，眼前三人都是一時巨擘，自己所恃仗的「大羅攝心掌」是否能够從容發出，倘是五五之數！

是以，星目一轉，冷笑道：「阮爺倒不在乎什麼七掌八掌，好吧！見識一下名震當年的陵風劍法，究竟有何出奇之處？」說畢，雙手環抱胸前，狀至優閑。

其實，阮玉陵已存下抽冷子發掌相擊的惡念！

司馬長虹這才沉腕退身，轉向婁飛鵬叱道：「婁老怪！進招吧！」

春寒料峭，晚風襲人，但婁飛鵬似乎渾身熱燥，手持芭蕉葉子，揮扇不停，輕漫地道：「司馬老兒！你先動手吧！」

司馬長虹冷哼道：「老夫與阮老魔過招，也是讓他先進招，你婁老怪能值得老夫先動手嗎？」

婁飛鵬聞言發出一聲冷笑！

笑聲未落，只見婁飛鵬身形一轉，如離弓之箭，電射而起，右手一探，一扇向着司馬長虹面門搧去！

這一招，乍看似覺輕淡，實則勁風一片，威猛異常。

司馬長虹早年卽聞聽「翔羽飛魂十八扇」的厲害，是以未敢掉以輕心，全神貫注婁飛鵬的招術。

這一招，雖然婁飛鵬出手突然，司馬長虹並未措手不及。

只見他，震臂抖腕，招走「雲淡烟輕」，手中枯枝斜斜一劃，一團劍炁綿綿而出。

不待婁飛鵬抽招變勢，司馬長虹手腕復又一沉，身形半轉，側身切入對方勁風之內，招變「大風起兮」，枯枝倏忽向婁飛鵬額下點去！

婁飛鵬見自己一招未逞，而對方竟然連攻兩劍，而且直進險地，方才想到對方是當年三大亡魂劍手之一啊！

思念間，身形猛撤，飛退丈外！

第一回合，顯而易見，司馬長虹後來居上，佔盡先機！

按一般較技規矩，此時，司馬長虹應按劍不動，靜待對方揉身而上，若對方不再撲上，無異認輸

，這一場交手卽可終了！

而今天情形顯然不同，婁飛鵬甫一閃退，司馬長虹飛身而起，如影隨形般緊跟而至，手中枯枝連點連揮，「風起雲湧」，「驟風捲雲」，「凌風貫空」，一連三招，劍氣飛漩中，招招直指要害。

婁飛鵬想不到司馬長虹以一枯枝代劍，不但招式緊嚴，而且劍炁透達方丈，威勢奪人，心中不由大駭！

當下，心凝神一，身形猛旋，一招「輕撲流螢」，一股勁風綿綿而出，形成一道圓弧，將身形密密罩住！

果然，待司馬長虹的劍炁臨體，一陣「嘶嘶」之聲後，倏然劍炁立消於無形！

司馬長虹沉喝道：「婁老怪！再接老夫一招試試！」

手中枯枝斜劃半弧，猛往前一伸，招起「凌風劍法」的煞着——「風雲際會」，那小小一段枯枝，剎時竟幻成無數長劍，婁飛鵬頓感渾身每一處穴道，每一處要害，都暴露在被襲來的長劍之下。

婁飛鵬一套「翔羽飛魂十八扇」以輕靈討巧見稱，長於借勁使勁，使對方凌厲攻勢消失！

但今日與「十二都天神煞」司馬長虹交手，却是處處受制，招招見絀，眼看這一招「風雲際會」就難逃過！

阮玉陵是使劍能手，看出了婁飛鵬的險境，暴喝一聲，飛身而起……

「那裏走！」「寒山神翁」石三公與「長髮仙翁」段公奇同聲一呼！

段公奇「巽」「離」二訣併用，左三右四，七掌齊出。

同時，石三公單掌猛劈，「擎天雷」掌法也施展而去。

並不是二老存心聯手圍攻阮玉陵一人，只因阮玉陵欲圖參戰，是以不約而同發掌相阻。

「巽離七掌」是段公奇以百年心血研創，施展起來，比往日高天弘所施展起來的威勢，無異天淵之別！

只見雙掌揮處，火光乍現，狂飈匝地，勁風如赤地熱流，丈餘方圓之內，草木皆枯，青石灼焦，端的驚天地，泣鬼神！

「寒山神翁」石三公的「擎天雷」掌法，也具百年火候，揚掌之間，「轟」然巨響，宛若夏日悶雷，並挾一團火光，朝阮玉陵軀體捲去！

阮玉陵兩面受敵，心頭猛震，猛一吸腹提氣，騰升三丈，才堪堪將兩股如排山倒海，力可震山撼岳的激盪勁流，堪堪避過。

阮玉陵回落地面，怒目沉叱道：「你們兩人是嫌活得命長了，待小爺送你們上西天吧！」

話音甫落，手掌上揚……

驀聽司馬長虹一聲暴喝道：「少島主，先看看你的同伴再動手不遲！」

阮玉陵本待發出「大羅攝心掌」，聞言駭然住手，掉首一看，只見婁飛鵬雙手垂立，木然僵立，司馬長虹手中枯枝，正抵在婁飛鵬的「命門」穴之上！

司馬長虹冷然喝道：「少島主！你不願你的同行之人，死於非命吧？」

司馬長虹並不知阮玉陵服了婁飛鵬的慢性毒丸，但是既係同行，總有情誼，是以司馬長虹以婁飛鵬的死活，挾制阮玉陵的行動！

阮玉陵猛見婁飛鵬已然落敗受制，早已大駭，此時一聽司馬長虹之語，心頭更是狂震不已！

當下神色凜然，喝道：「司馬老兒，你想把他怎樣？」

司馬長虹冷然道：「如少島主不受約束，老夫這裏暑一使勁就行了！」

阮玉陵怒叱道：「你敢！」

司馬長虹冷笑道：「少島主如若不信，不妨試試，只要你一揚掌，婁老怪立刻就要命喪當場！」

阮玉陵看司馬長虹神色，不似虛言恫嚇，厲聲道：「婁前輩如有三長兩短，你們三人就是殉葬之人！」

司馬長虹呵呵笑道：「今日武林，被你們這般魔徒弄得烏烟瘴氣，能夠除掉一個心狠手辣的婁飛鵬，我等三人性命又算得了什麼？不過……」

阮玉陵岔然接口道：「司馬老兒！你以爲小爺斃不了你們嗎？少室峯頭天一和尙就是榜樣！」

司馬長虹叱道：「娃兒！少室峯頭的一幫武林羣豪，是顧忌各門戶之聲譽，不肯聯手，今天可沒有那樣簡單，咱們三人可不顧什麼聲譽，嘿嘿……」

其實，三人眞要聯手，恐怕都要猶豫一番！

阮玉陵聞言心頭迭冒寒氣，稍作遲疑，冷笑道：「司馬老兒！你想將我如何發落？」

司馬長虹見阮玉陵語氣已軟，不由冷笑在心，輕漫地道：「你從何處而來，回到何處去！」

阮玉陵茫然張目道：「司馬老兒，你此話……」

司馬長虹冷哼道：「回到石洞中去，否則，婁老怪今天休想活命！」

阮玉陵微微一怔，冷笑道：「司馬老兒，你說得太簡單了！」

司馬長虹冷然道：「少島主，腿在你身上，不妨一試！」

司馬長虹輕語一句，阮玉陵面上陡然變色！

以阮玉陵爲人，絕不會對同行人的安危如此顧慮，其中必定有蹊蹺！

江湖中事，異常玄妙，司馬長虹也是一頭老狐狸，焉有不識之理？

是以，見情之下，已然有了八分明白，雖然尙未明瞭二人其中梗概，但却業已肯定，婁飛鵬的生死與阮玉陵必然有莫大關係！

思念及此，冷笑一聲道：「少島主，久聞尊駕心冷如冰，如今却對朋友如此關懷，莫非是傳聞失實嗎？」

阮玉陵面色鐵青，寒着臉冷冷道：「婁某死活與我姓阮的毫無關係，只是尊駕如此氣勢凌人，委實……」

阮玉陵自少室峯頭初試「大羅攝心掌」後，早已氣焰萬丈，此時，竟然用出如此委曲求全的語氣，令人費解？

司馬長虹心中雪亮，嘿嘿冷笑，插口道：「本人從未氣勢凌人，只是少島主你此時畧受委曲，所以才有如此感覺，少島主，你往日的威風何在？」

阮玉陵渾身一顫，咬牙切齒道：「司馬長虹，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以爲一個婁飛鵬在你手裏，就可要脅我嗎？」

司馬長虹冷笑道：「以少島主爲人，若想以婁某相脅，有如夢想……」說着，故意眉頭微皺道：「不過，今日情形頗有些特殊，似乎少島主對婁飛鵬的生死關心至鉅，嘿嘿！看樣子，今天這筆竹槓敲定了！」

阮玉陵也報以冷笑道：「哼，你算計不錯，不過，阮某人要是打算玉石俱焚的話，尊駕未必能頤指氣揚吧！」

司馬長虹呵呵狂笑道：「阮玉陵，你如中天麗日，你不惜命嗎？」

阮玉陵心中一動，故作茫然之色道：「螻蟻尙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司馬長虹，咱們談個條件如何？」

司馬長虹頷首道：「可以，請你卽刻回到石洞中去，姓婁的我不傷他一根毛髮！」

阮玉陵神情一凜，蹙眉道：「除此以外，提旁的條件不可以嗎？」

司馬長虹冷然一哼道：「旁的條件也許答應不下來！」

阮玉陵心念電轉，閃爍地道：「說說看，不過，不能涉及門戶！」

司馬長虹冷笑道：「人說阮玉陵心機靈巧，果然名不虛傳，不過，我所提的條件却正與『光明島』有關。」

阮玉陵臉色一沉，寒聲說道：「那你就不用提了！」

司馬長虹冷笑道：「我會找阮靑虛說去！」

阮玉陵一聲暴喝，右掌倏揚，驀聽婁飛鵬駭然呼道：「少島主不可造次！」

阮玉陵心念一橫，決心拚個玉石俱焚，被婁飛鵬一呼叫，廢然將手放下，喟然道：「婁前輩，難道我倆就如此受制於人嗎？」

婁飛鵬對阮玉陵的話太予置答，却對身後的司馬長虹道：「『十二都天神煞』貴爲武林三劍之一，却想不到如此淺薄？」

司馬長虹沉叱道：「此時此境，你少賣弄花言巧語！」

婁飛鵬冷笑道：「四十年前，當武林風雲際會之時，尊駕也算頂尖人物，難道不知婁某人的脾氣嗎？」

司馬長虹道：「老夫正因爲知你甚深，才如此對付你！」

婁飛鵬冷笑道：「司馬長虹，你以爲你穩操勝券嗎？」

司馬長虹似乎微有所動，聞言猶豫片刻，方沉喝道：「反正今天絕不能讓你二人從容離去！」

婁飛鵬呵呵狂笑，良久，始一斂笑容，冷哼道：「司馬長虹，你這話說得太大了！」

司馬長虹厲聲道：「我這裏只要罡勁一吐，立刻就敎你死於非命，你還有什麼大話可說！」

婁飛鵬眼光朝阮玉陵一瞥，冷笑道：「爾等三人恐也難逃阮少島主的『大羅攝心掌』吧！」

「長髮仙翁」段公奇手捋長鬚，意態優閑的笑道：「當年『白髮魔女』南宮萍以『大羅攝心掌』嘯遨江湖之際，段某人就想要見識見識，可惜一直未曾如願，看來今天，倒是一個討教的好機會，阮少島主，試試如何？」

少室峯頭，「大羅攝心掌」在蒼虛老人及谷中柔二人面前碰壁之後，阮玉陵對其威力，已然大失信心，此時聞言，也不由一陣猶豫，逕自眼光看着婁飛鵬，不予作答。

婁飛鵬稍一大意，被司馬長虹制禁，眞是一籌莫展！

可是婁飛鵬以善動心機，享譽武林，豈能平白待割？

於是，心機暗轉，候機而動……

司馬長虹冷笑道：「姓婁的，認命吧，別動歪腦筋！」

婁飛鵬雙肩一聳，鎭靜地道：「姓婁的命門受制，還有什麼話說！不過，那位少島主不會那樣好說話吧！」

司馬長虹道：「要想活命，教阮玉陵自回石洞去！」

婁飛鵬兩手一攤，故作莫可奈何之色道：「婁某無能為力，看尊駕的本領吧！」語罷，雙目一閉，不聞不問。

司馬長虹朝阮玉陵喝道：「少島主，你若不立刻返回石洞，我就先斃了婁飛鵬！」

阮玉陵已然在婁飛鵬的眼光中得到默契，聞言冷笑道：「那是你的事，不過，想要教姓阮的返回石洞，辦不到！」

司馬長虹冷笑道：「老夫不信，你真能對婁飛鵬生死無關痛癢？」

阮玉陵也報以冷笑道：「我就不信你真敢將婁飛鵬置於死地！」

司馬長虹暴叱道：「石、段二老看住這個娃兒，待老夫……」

話聲未已，婁飛鵬陡地驚呼道：「阮島主不可下手，婁某命門受制……」

司馬長虹聞聲驀然回頭……

婁飛鵬身軀猛然前撲，突離司馬長虹枯枝的控制。

司馬長虹耳聞婁飛鵬驚呼出聲，語氣逼真迫切，尚以為阮青虛暗藏左右，此時已然欺到身後，是以掉頭回顧！

熟料，却上了「智多星」婁飛鵬的一個大當！及至發覺，婁飛鵬已縱離一丈開外！

司馬長虹一聲暴喝，身形隨起，手中枯枝招演「旌旗御風」，朝婁飛鵬腰際掃到。

婁飛鵬情知過招較藝，絕非司馬長虹對手，不待身形站穩，復又一縱而起。

司馬長虹這一招「凌風劍法」的煞着，却是勞而無功。

阮玉陵一見婁飛鵬計脫控制，心中大喜，本擬大發雄威，以「大羅攝心掌」對敵一番，但一見婁飛鵬飛身逃竄也無心戀戰，緊隨着婁飛鵬身後，向夜色中而遁。

司馬長虹等三人，自是不甘任其逃走，也隨後尾追。

須臾，阮玉陵已然趕到婁飛鵬身旁，與其併肩而馳。

兩人方翻過一道崗崖，驀聞一聲嘹亮佛號，貫耳而來！

二人聞聲止步，極目望去，眼前五人，當道而立！

為首一人，正是失却行踪的「忘我聖僧」！

最使阮玉陵心驚的，是易釵而弁的周小娟也在其中。

「忘我」聖僧朗誦佛號沉叱道：「二位施主請暫止步！」

阮玉陵星目一翻，冷然道：「大道人人可行，你想阻道？」

「忘我」聖僧慈目微睜，聲調緩和地說道：「阮施主說話，不必如此咄咄逼人，老衲想問施主一句話！」

阮玉陵兩目睜似銅鈴，沉聲道：「問吧！看看姓阮想不想回答你！」

「忘我」聖僧又宣聲佛號，朗聲問道：「少林掌門天一禪師是施主所殺嗎？」

阮玉陵傲然道：「不錯，你想怎麼樣？」

「忘我」聖僧白眉連揚，喟嘆道：「老衲當年曾經掛單少林，少林一派對老衲施恩不少，老衲可不能蒙恩不報！」

阮玉陵冷笑一聲，道：「你是想為天一和尚報仇嗎？」

「忘我」聖僧一字一句如敲金擊玉般道：「老衲只是想為少林門中爭回一點面子！」

阮玉陵回顧身後，司馬長虹，石三公，段公奇三人已然追到，成三角形環伺身後，雖未發一語，却像與「忘我」聖僧等人有了默契。

阮玉陵一回顧之間，立於「忘我」聖僧身旁，一個髮白似雪，面嫩如孩童之人，呵呵一笑道：「娃兒！你是『光明島』的阮玉陵嗎？」

阮玉陵星目一掄，沉聲喝道：「你有多大年紀，也配稱小爺為娃兒！」

敢情此人乃是「極樂仙童」方元忠！

方元忠面色一沉，叱道：「叫你一聲娃兒，算是抬舉你，老夫見着你父，也要叫他一聲娃兒！」

這一聲「老夫」使阮玉陵突有所悟，駭然張目道：「你莫非是方……？」

「極樂仙童」方元忠縱聲狂笑道：「娃兒，看不出你還聽說過老夫的名號，好！老夫今天就賞你個全屍吧！」

阮玉陵雖處於當今有數的幾個高手之中，却從未顯出怯懦之態，冷哼道：「哼！你的口氣未免也太大了吧！」

站在方元忠身旁的「崑崙神姥」凌五姑，也插口說道：「娃兒！今日猶如甕中捉鼈，你還想走脫嗎？」

阮玉陵星目一掄，厲芒暴射，正待有所發作，驀然——

一聲沉喝，一直站在「忘我」聖僧身後，默然未發一語的黑鬚漢子閃身而出，往阮玉陵面前一站，灼人目光逼視在阮玉陵面上，沉聲問道：「阮少島主，江湖傳言，高天弘已然命喪你手，這可是事實？」

阮玉陵只感覺這人目光異常深沉逼人，心頭一凜，不答反問道：「你是高天弘何人？」

黑鬚漢子目光一不稍瞬，仍然寒臉沉聲道：「在下『大公神劍』高寒，你應知道我與高天弘的關係！」

「啊！」阮玉陵似是微感意外，輕啊了一聲，正待答話……

「智多星」婁飛鵬疾速地插口道：「原來是『大公神劍』高大俠，久仰！久仰！令郎如今仍健在，不過……」

「大公神劍」高寒一側首，寒聲問道：「尊駕何人？」

婁飛鵬一聲乾笑後，答道：「無名小卒『智多星』婁飛鵬！」

「大公神劍」高寒劍眉一皺，冷笑道：「客氣！客氣！尊駕大名如泰山北斗，聲震八方，那裏是無名小卒？……方才尊駕說道，小兒仍然健在，不過……？」

婁飛鵬眼珠機伶伶一轉，乾笑一聲，道：「令郎如今仍然健在，不過死活二字，還操在阮世兄的手裏！」

高寒聞言，似乎心頭微寬，側目對阮玉陵問道：「少島主，交出小兒有何條件？」

阮玉陵心中暗佩婁飛鵬的奸猾，聞言冷然答道：「要說條件倒很簡單，只怕尊駕答應不下來！」

高寒沉聲道：「說說看，高某當盡力而為！」

阮玉陵揚首挺胸，趾高氣揚的道：「中原武林各大門戶，一律交出信物，聽命於『光明島』的調配！」

「極樂仙童」方元忠暴喝一聲，振衣而起，沉叱道：「娃兒！你未免太目中無人了！老夫要好好教訓教訓你！」

婁飛鵬搶進一步，冷笑道：「方大俠不但容顏返老還童，脾氣竟也變得和小伙子一樣暴躁，以方大俠的功力和名份，談『教訓』兩字，倒不是狂語，只是高天弘……」

雖然在場之人，無不關心高天弘，但高寒却關心得甚，聞言疾聲問道：「你們到底將小兒如何處置了？」

婁飛鵬淡然答道：「婁飛鵬在他身上動了一點小手脚，婁家獨傳的『九陰絕脈手』！」

「九幽冥帝」婁子濤的「九陰絕脈手」厲害無比，聞之莫不喪胆，是以，高寒聞言後，駭然張目道：「你！你！……」

婁飛鵬復又稍為緩和地道：「這『九陰絕脈手』，若是家伯出手，被傷之人斷無回生之理，可是婁某究功力火候不足，只要在時限內予以解穴，並無妨碍！」

高寒雙目冒火，却又發作不得，恨聲道：「小兒若有三長兩短，你姓婁的脫不了干係！」

婁飛鵬呵呵笑道：「完全由我負責，只是阮兄方才所提條件……」

一聲嬌叱，易釵而弁的周小娟縱身而起，向婁飛鵬沉聲問道：「請問婁前輩，何時向高天弘下手的？」

不容攷慮，婁飛鵬脫口答道：「去年重九之夜啊！」

周小娟冷笑道：「事隔半年，恐怕高天弘已成白骨了！」

婁飛鵬為之語塞，驀然怔住！

周小娟冷笑連連，復沉聲道：「想不到以諸葛武侯自居的武林奸雄，竟也會語露破綻！」

婁飛鵬心中暗暗着急，口中却淡淡答道：「信不信由妳！」

周小娟冷哼：「你若想以高天弘的死活來牽制我等之進退，那你又打錯主意了，告訴你，我對你行動瞭如指掌！」

這一次，輪到婁飛鵬心頭猛震，駭然問道：「你……」

周小娟道：「去歲重九之夜，你的確向高天弘下手，不過，你並不想謀害高天弘的命，而只是想謀取他身邊的那一部武林秘笈，被『千面仙子』林竹君一蓬漫天花雨傷了你的雙手，最後迫得你荒落而遁，想不到你……」

婁飛鵬慣於賣弄玄虛，想不到今天如此漏底，駭極呼道：「你是何人？」

周小娟冷哼道：「你不用問，反正我知道高天弘絕不會那樣輕易落入你們算中。」

阮玉陵雖對周小娟愛極，但此時公然與之對敵，實在難容，當下暴喝道：「小娟，你也算是阮家的人，為何處處與我為敵？」

周小娟聲冷如冰的答道：「在下周孝全，請少島主不要張冠李戴！」

阮玉陵氣得面色鐵青，咬牙切齒道：「妳不要忘記妳父周白塵的性命操在我的手裏。」

周小娟冷笑道：「少島主，也許這小小崗巒，就是你的埋骨之所哩！」

阮玉陵見周小娟絕情如斯，不由氣忿塡胸，暴喝道：「好！待我先斃了妳這個賤人！」

話聲未已，右掌倏揚，一股罡勁隨勢而出。

「忘我」聖僧見勢，喝道：「孽障！你想找死

嗎？」

喝聲中，袍袖驀然揮出！

兩股罡勁一接，砰然有聲，氣流急漩！

阮玉陵這一招「大羅攝心掌」雖未奏功，但「忘我」聖僧竟被震退五步！衆人一見，不由心胆俱裂！

而阮玉陵却不由胆氣倍壯，縱聲狂笑道：「再接一掌如何？」

語罷，復又揚掌拍出！

在場之人，無不心中雪亮，「忘我」聖僧功力高過在場任何一人，倘不堪阮玉陵揚掌一擊，旁人如何能攖其鋒銳！

「忘我」聖僧一掌受挫，看來絕難招架這威猛絕倫的第二招！

急切中「極樂仙童」和「崑崙神姥」四掌同時封出。

兩人功力雖次於「忘我」，但四掌同出，仍有無限威勢！

但是，與阮玉陵發出的掌勢相比，不啻別於天壤！兩股內力一接，方元忠和凌五姑竟被震退五步，心脈震盪。

身後環伺的司馬長虹，石三公，段公奇三人，迫於眼前情勢，也顧不得聯手爲武林大忌，各傾十成功力，捨命發掌！

同時，方元忠和凌五姑，也奮不顧身，再振餘力，四掌連揮，攻出十餘掌之多！

若是往日的阮玉陵，絕對無以逃生！

可是，此時的阮玉陵却如生龍活虎，在五個成名多年的高手圍攻下，從容不迫地揚掌前後一揮！

砰然巨震後，身後三人被震退丈餘，一個個撫胸喘息！

身前的方、凌二人則被震倒於地，口噴血箭！以方、凌二人的功力來說，二招之下，落得重傷跌地不起，殊屬令人難以逆料。

此時，阮玉陵一連三掌，竟使眼前六名曠世高手連連敗落，使阮玉陵對「大羅攝心掌」重又恢復信心，也加重了殺機！

當下一陣獰笑，沉喝道：「你們這些老傢伙既活得不耐煩，待小爺我成全你們！」

話聲中，揚掌向踣地不起的方、凌二人走去。

衆人均知，只要阮玉陵手一揮，凌、方二人必將命殞當場！但誰也無能阻擋這致命的一擊！

驀聞一聲清叱，周小娟閃身阻住去路，揚聲喝道：「少島主，你眞想血洗武林嗎？」

阮玉陵鄙視的冷哼道：「我並無殺人之心，但人却有傷我之意，這就叫做迫開殺戒！」

周小娟此時語氣已較緩和，大有開導之意，闊言喟然道：「我認爲這是『欲加之罪』，你何必揑造殺人理由？」

阮玉陵冷笑道：「小娟，方才他們聯手而攻，妳沒看到！」

周小娟螓首微點道：「不錯，但是，先動手的是你！」

阮玉陵嘿嘿冷笑道：「前阻去路，後有追兵，兩下夾擊，難道叫我束手待斃！」

周小娟連連搖頭道：「我不是說今天，在少室峯頭，你掌劈少林掌門天一禪師，已經公然向中原武林下手了！」

阮玉陵輕哼道：「阮某人是先禮後兵……」

周小娟揷口道：「指令各派交出信物，算得上是禮？」

阮玉陵道：「我原指望兵不血刃，熟料他們不知我的一片苦心，所以天一和尙之死，可說是咎由自取！」

周小娟反問道：「試問如有指令『光明島』交出信物，你又如何？」

阮玉陵恬不知恥道：「倘若技不如人，絕不作傻事！」

周小娟又問道：「你的意思是甘願受制，任人擺佈？」

阮玉陵詭辯道：「與其門戶滅亡，不如待機而圖！」

周小娟喟嘆一聲道：「如此門戶，難怪我要羞與你爲伍了！」

阮玉陵哼道：「小娟，妳已與我行過參拜大禮，不管妳怎麼樣，妳總是阮家的人了！」

周小娟凝重地道：「小娟寧負叛名，而不願與一個殺人的魔君相偕終老！」

阮玉陵聞言似是微微一怔，疾聲道：「妳說什麼？」

周小娟沉臉寒聲道：「以你如此行徑，小娟寧揹罵名，絕難與你同偕白首！」

阮玉陵略一沉思，復揚首道：「那麼，依妳之見呢？」

周小娟雖不信阮玉陵會爲自己而改變其心志，但也不得不試圖一番，是以，娓婉地道：「少年俠士，應多作些行俠仗義，鋤暴安良的事情，不要做恃強凌弱，巧取豪奪的勾當！」

阮玉陵雙目直視周小娟略顯淸瘦的面龐，良久，沉聲一歎道：「唉！古今豪傑，難禁美人一呵，我阮玉陵何獨不然！」

周小娟見話有轉機，於是進一步勸道：「少島主，並非小娟絕情，實因你行爲暴橫，這行爲不義之舉，深感所適非人，所以才奮而離家出走！」

阮玉陵又是一聲長嘆，喟然道：「我阮玉陵自小驕氣凌人，想不到對妳却毫無辦法！」

「忘我」聖僧慈悲爲懷，此時頌唸一聲佛號，雙手合十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請施主多想想尊夫人的話！」

阮玉陵冷哼道：「身爲武林中人，誰不想出人頭地，阮某並不想立地成佛，只是不願違拗……」

周小娟疾聲道：「少島主，大丈夫一言九鼎，你說話算話！」

阮玉陵廢然道：「爲了妳只有將壯志棄之九霄雲外了！」

周小娟默許地點了點頭，揚聲發話道：「周小娟以『光明島』少夫人的身份說一句話，從此『光明島』將不再騷擾各位，過去之事，盼各位能一筆勾銷！」

衆人齊聲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阮少島主能娶此賢妻，實爲武林之福，往者已矣，望今後多多造福武林！」

阮玉陵默言不語，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

此時，婁飛鵬忽然狂聲大笑道：「好啊！少島主，見了夫人，竟把我倆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阮玉陵聞言遽驚，驀然想起自己已然吞服了婁飛鵬的毒丸，駭然道：「婁前輩，晚輩認爲大可不必爲了爭奪一些虛名，而致夫妻失和，所以……」

婁飛鵬嘿嘿一聲冷笑道：「好，道不同而不相爲謀，你們夫唱婦隨吧！婁某人告辭了！」

阮玉陵如何能聽其離去，疾聲呼道：「前輩慢走，尙祈前輩念在世交，賜給解藥，將晚輩內腑之毒祛清！」

婁飛鵬冷笑道：「少島主，方才尊夫人已然說過，大丈夫一言九鼎，你答應我的事，尙未辦到，要想祛毒，那未免太簡單了吧！」

周小娟聞言，已然了解內中情由，好不容易以情字打動了阮玉陵，使武林免遭浩刦，若因婁飛鵬的要脅，迫使阮玉陵又反悔，豈不是坐失良機？

當下心念電轉，疾步走至婁飛鵬面前，和聲道：「請婁前輩念在世交，成全小娟一番心意吧！」

說罷！兜頭一躬到地！

婁飛鵬雙手環抱，兩目望天，一股傲氣迫人的姿態！

誰知周小娟已有計算，起身時，驀然皓腕一翻，靑芒乍湧，一陣龍吟輕嘯，背上長劍業已離鞘而出。

皓腕輕舒，劍尖已然抵住了婁飛鵬的「璇璣」穴上。

周小娟的「寒梅劍」將婁飛鵬制住後，沉聲道：「婁前輩，拿出解藥來吧！」

婁飛鵬是隻老狐狸，豈甘輕易受迫，冷笑道：「婁某一把年紀，該是死的時候，只是少島主年紀尙輕，可死不得喲！」

周小娟冷笑一聲，道：「婁前輩，你也許眞的不怕死，可是你總不想嚐一嚐『九陰絕脈手』的滋味吧？」

婁飛鵬駭然張目道：「妳說什麼？」

周小娟冷然一哼，道：「你如不自動拿出解藥，我要你嚐嚐你們婁家不傳之秘『九陰絕脈手』的滋味！」

婁飛鵬冷哼道：「周姑娘，妳倒眞會嚇人，婁家的秘學，妳會麼？」

周小娟冷笑一聲道：「你不要忘記婁、周二家是通家世好，小娟自小隨阮夫人習藝多年，這秘學應是略知一二！」

婁飛鵬微微一怔，冷笑道：「嘿嘿！井邊挑水江邊賣，妳既略知一二，妳不妨試試看！」

周小娟朝阮玉陵一招手，吩咐道：「少島主，點他的華蓋，百匯，胸戶，風府……」

「慢來！」阮玉陵方待駢指點下，婁飛鵬疾聲一呼，脫口道：「算我姓婁的栽了！右邊掛袋裏有一藥瓶，將紅色藥丸服一粒即可祛毒！」

阮玉陵探手取出藥瓶，依言倒出一粒紅色藥丸吞下。

婁飛鵬廢然道：「如今婁某可以離去了吧？」

阮玉陵冷哼道：「你不仁，我不義，你信不過我，強我吞食毒丸，我又怎麼能信你這解藥是眞是假！」

說着，揮手點了婁飛鵬幾處穴道，陰笑道：「三月後，我若相安無事，再來『追魂堡』爲你解穴，去吧！」

小娟倏然撤劍，婁飛鵬冷哼一聲，抱頭而竄！

周小娟杏目一掃，揚聲道：「拙夫既已承諾，嗣後不再危害武林，小娟當守婦道與之同歸，今後少島主若有妄動，小娟自會管敎！」

語罷，手挽阮玉陵手腕，飛身而起，雙雙消失於蒼茫暮色之中。

× × ×

果眞，阮玉陵頗安份守信，並未再輕舉妄動！是以，周小娟也就與阮玉陵履行含衾，眞眞實實地做了阮家的人，將終身完全依靠了阮玉陵。

阮玉陵雖是妄念收歛，但嗜色如命的老毛病，却仍然改不了！

非但堡內婢女爲其蹂躪，無一苟免，而且每日在泰安城中飲酒作樂，狎妓宿娼。

周小娟亦非眞正深愛阮玉陵，所以，對這些並不計較，衷心默禱，只要阮玉陵不再妄動殺念，也就心滿意足了！

其間，周小娟一再催促阮玉陵返回光明島，以免夜長夢多，可是，阮玉陵總是推三阻四，大有樂不思蜀之概！

時光荏苒，轉眼間，三個月過去，又到端午佳節了！

唯一使阮玉陵終日難安的，就是內腑的毒性是否確已祛清，現在，三個月過去了，阮玉陵並未發現不適現象！

至此，阮玉陵總算放了心，才將婁飛鵬幾處穴道解開！

婁飛鵬雖心中不滿，一臉悻悻之色，可是亦莫可奈何！

這天正是家家插蒲炙艾的端陽佳節。

入夜，阮玉陵喝得醉醺醺幌進了泰安城的晚香院。

阮玉陵年少英俊，手面濶綽，粉頭們無不趨之若騖。

可是，阮玉陵却醉心於院中一個揚州姑娘——嫣紅。

事有湊巧，今夜「嫣紅」早就有了恩客。

龜公一見阮玉陵入院，立即飛身進後院，告訴嫣紅。

與嫣紅相好的是一個中年儒士，談吐溫文，一派仙風道骨。

嫣紅亦樂與交接，但阮公子可不是好惹的，聞報後，即起身施禮道：「相公請稍候，奴家去去即回！」

中年儒士亦精於此道，一見龜公咬耳細語，即已猜到了八分，嫣紅要走，中年儒士豈肯甘心，用手將嫣紅一拉，對龜公道：「嫣紅今天不見旁客，多少銀子由我算。」

嫣紅連忙解釋道：「銀子事小，只是那阮公子實是開罪不起，眞要鬧將起來，恐怕對你我都沒有好處！」

中年儒士冷哼一聲，肅聲道：「凡事總有個先來後到，他如講理，他自會回去，他如不講理，叫他來找我！」

龜公雖想再陳辭一番，但中年儒士伸手連揮，一連聲的道：「下去！下去！」

龜公只得唯唯而退！

嫣紅暗暗着急，但也無可奈何，因眼前中年儒士，也不是個尋常狎客。

阮玉陵久候嫣紅不出，已然微有慍怒！

龜公自也不敢隱瞞，將中年儒士的話，和盤托出。

阮玉陵如何忍受得了，逼着龜公帶路，步進了後院。

阮玉陵一脚跨進廂房，與正在酒酣耳熱的中年儒士目光一接，心頭不由一怔！

中年儒士意態悠閑，把盞微笑！

嫣紅當然有些不自在，駭然起身，囁嚅地道：「阮公子……」

中年儒士這才站立起身，目光流轉，將阮玉陵畧一打量，問道：「尊駕不報而進，不覺有些冒昧嗎？」

阮玉陵本有六分酒意，相好被人佔住，心中一怒，酒意也就增多一分，此時一聞對方責怪之言，冷冷笑道：「與之所至，隨步而行，高興到何處便到何處，你管得了！」

中年儒士嘿嘿一聲道：「我看你這人有些不講理！」

阮玉陵雖然目下醉眼迷離，但仍不難看出對方是一個具有上乘功力的武林健者，但說話的語氣，却顯得有點不切合身份，是以冷哼道：「我看尊駕不必反穿皮襖裝老羊，看樣子，八成是沖着我阮玉陵來的，是想找碴嗎？」

阮玉陵三個响叮噹的名字一經報出，應是如轟雷般震耳欲聾，可是中年儒士似乎毫不在乎，冷笑道：「上勾欄院誰不是沖着紅粉佳人而來，沖着你來？難道你……」

語氣中，含有挑釁意味，阮玉陵不待語畢，斷然喝道：「住口！咱們上院子中去！」

中年儒士仍是紋風不動，淡然道：「朋友！何苦呢？」

阮玉陵暴叱道：「老虎不發威，爾等竟將我當貓兒，識時務者，快快給我滾，否則立刻教你血濺五步！」

中年儒士內涵極深，呵呵笑道：「朋友！一個對一個，殺人沒有那樣簡單吧！」

阮玉陵沉叱道：「試試看！」

驀然，窗外又傳來一聲尖銳的口哨，阮玉陵駭然回頭……

中年儒士笑呼道：「李兄！佈置好了沒有？」

被稱爲「李兄」的在窗外答道：「佈置好了，嘿嘿……」

阮玉陵始知又落入了陷阱，駭然道：「尊駕意欲何爲？」

此時，中年儒士也變得極爲客氣，欠身道：「此來並無惡意，只是想與朋友交換一樣東西！」

阮玉陵忿然道：「那也不必設陷阱誘人！」

中年儒士淡然笑道：「素聞朋友是個弄奸使巧，反覆無常之人，不得不防耳！」

阮玉陵道：「也許爾等設下陷阱，未必困得住阮某吧！」

中年儒士頗有自信道：「暗中最少有一萬支毒箭，針對朋友要害，只要朋友中上一支，恐怕難行五步！」

阮玉陵心中疑信參半，爲了認清對方來路，於是發話問道：「尊駕高姓大名？」

中年儒士道：「姓何名子清！」

阮玉陵淡淡一笑道：「原來是名滿江湖的『醫卜雙絕』，外面那位想是人稱『鐵口神算』的李少風了！」

中年儒士笑道：「虛名！虛名！」

阮玉陵心忖：難怪此人有些面善！但他也知道，何、李二人在武林中一向行踪飄忽，看來此行並無多大惡意！

於是，心頭一寬問道：「尊駕方才所言，不知所圖爲何？」

「雪山醫隱」何子清直言說道：「高天弘的去向？」

阮玉陵微微一怔，星目流轉道：「尊駕必欲知道嗎？」

何子清答道：「千里迢迢，爲的是打探高天弘的下落！」

阮玉陵又問道：「尊駕與高天弘是朋友？」

何子清默然搖頭！

阮玉陵再問道：「莫非你與高天弘有什麼仇怨待解？」

何子清正容道：「這些你都不必問，是否肯予交換！」

阮玉陵笑道：「尊駕又何以知道阮某一定知曉呢？」

何子清冷冷道：「何某有可靠消息，否則也不會找你了！」

阮玉陵一笑頷首，道：「好！尊駕拿什麼東西交換？」

何子清自袖中取出一個白色小瓶，虛空一揚道：「醫者不離藥，拿這瓶藥交換如何！」

阮玉陵愕然張目道：「藥！我要來何用？」

何子清神秘一笑道：「少島主喜涉花叢，這藥對你大大裨益！」

阮玉陵聞言心中一動，疾聲問道：「這是眞的嗎？」

何子清微笑道：「每取一丸含酒服下，久戰不疲！」

阮玉陵頷首笑道：「好！高天弘現在恆山斷魂崖。」

何子清揮手一抛，將藥瓶朝阮玉陵投去，呼道：「拿去！」

復揚聲向窗外呼道：「李兄！咱們走吧！」

何子清自袖中掏出一錠銀子，往案上一放，算是給院中的茶資，正待抖衣而起……。

驀然，一聲乾咳，自門外閃身進來一人，此人就是那「大公神劍」高寒！

高寒一進門，即沉喝道：「二位慢行一步！」

阮玉陵與高寒見過一面，微微一怔！

高寒對阮玉陵掠眼一瞥，緩步走到何子清的面前，沉聲問道：「請問朋友，因何探聽高天弘的下落？」

何子清並不知道來人是高天弘的父親，見問頗不快意，沉臉答道：「何勞動問？」

高寒稜目一翻，冷哼道：「難道有不可告人之處！」

何子清雖知高寒不是泛泛之徒，却也毫無畏意，不甘示弱的回道：「朋友你管不着！」

阮玉陵雖明知高寒的用意，是爲了關懷愛子的安危，但却故意不予說穿，拿着藥瓶，幌到嫣紅面前，調笑道：「嫣紅！咱們今晚試試何大夫這瓶藥的功效如何？」

高寒復又朝阮玉陵一聲暴喝道：「阮少島主，你怎知高天弘在恆山斷魂崖？」

阮玉陵對着嫣紅，漫不經心的答道：「聽婁飛鵬說的！」

高寒微微頷首，復朝何子清沉聲道：「朋友既不願直告原委，在下也不願相强，不過，在下可要相隨而行！」

何子清冷笑道：「陽關大道，任人可行，與我何干？」

高寒似乎已在言語中看出對方並非魔道中人，是以語氣稍爲緩和地道：「在下與高天弘有點親屬關係，所以，不得不問！」

何子清驀然心中一動，張目問道：「你莫非是『大公神劍』高寒嗎？」

高寒黯然頷首，默然不語。

何子清也和顏自介道：「在下何子清，賣藥爲生，方才言語多有頂撞，請高大俠海涵！」

高寒也還禮道：「何大夫醫術高明，俠名遠播，久仰得很！」

何子清雙肩微聳道：「方才高大俠問起，因何打探令郞下落，此事說來話長！」

高寒肅聲道：「在下願聞其詳！」

何子清揚首問道：「高大俠可曾聽說過令郞得

到一部武林秘笈『幻象四絕』一書之事嗎？」

高寒點一點頭，道：「江湖傳言甚熾，但不知確否？」

何子清沉靜地道：「此書確已為令郎所得，所以……」

高寒疾聲道：「大夫直言無妨！」

何子清道：「當初，何某曾與令郎約定，該書如由何某得到，何某則將劍法部份贈與令郎，如果是由令郎得到，則要將書內藥方部份，贈與何某，所以……」

高寒插口說道：「小兒當會守信不渝，恐怕日前……」

何子清也不待高寒說完，遂打斷話頭道：「何某並無此意，只是目前有一亟傷之人待救，而何某又東手無方，所以只得求助於『幻象四絕』的療傷秘方了！」

高寒疾聲道：「如此甚好，你我一同往斷魂崖一行如何？」

何子清喟嘆道：「只怕甚難如願，那斷魂姥姥為人乖張已極，而且劍術過人，恐怕你我上不了斷魂崖啊！」

高寒略一沉思，蹙眉道：「以斷魂姥姥的脾氣，似不應收容高天弘，既然答應高天弘留居斷魂崖，我等前去，想必不會受阻！」

何子清道：「高大俠何以見得呢？」

高寒道：「拙荆金玉萍是斷魂姥姥的徒兒！」

何子清呼聲道：「啊！那似乎應該……」

高寒喟然道：「但是拙荆為了洗清魔名，毅然叛離師門，是以斷魂姥姥對之痛恨入骨！」

何子清相慰道：「事過境遷，斷魂姥姥對此事諒解了也不一定！」

高寒喟嘆道：「果真如此，那就好了！」

何子清道：「高大俠，你我前往一試吧！」

阮玉陵久靜思動，同時「幻象四絕」四個字的誘惑，是以，一旁暗暗盤算，此時，插口道：「阮某隨二位同行如何？」

高寒驀地一怔，沉聲問道：「你去為何？」

阮玉陵煞有介事地一聲浩歎，喟然道：「阮某與高兄有許多誤會之處，深盼有機會當面解釋！」

高寒拒絕道：「阮少島主，我看不必多此一舉了！」

阮玉陵愕然張目道：「莫非高大俠信不過阮某人？」

高寒冷然道：「目下阮少島主雖尚安份，但過去一段時期，劣蹟無算，使人委實信任不過。」

阮玉陵裝着廢然神色道：「咦！『忘我』聖僧說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阮某人既已不再過問武林中事，仍不能取信於人，真所謂『一日為賊，終身污名』了！」

語罷，又是沉聲一嘆！

何子清看看微感過意不去，好言慰道：「事在人為，只要阮少島主蓄意向善，日久見人心，必能見諒於武林，至於高天弘處，何子清若有幸見到，當代致意！」

阮玉陵一見自己裝模作樣，已然有了效用，復又伴道：「斷魂崖路徑，阮某甚熟，阮某也可權充嚮導！」

這一句進言，算是打動了何、高二人的心意！

二人相顧一瞥，交換了一下眼色，高寒微微頷首道：「好吧！不過醜話說在前頭，你若暗起不良之意，那斷魂姥姥可不是好惹的人物。」

阮玉陵心忖：管他好不好惹，混上了斷魂崖再說！而口中却連連說道：「高大俠儘可放心！」

三人聯袂出了廂房，與外面把守的李少風會……，阮玉陵不禁啞然失笑，那裏有什麼萬支毒弩相……，不過是何子清故弄玄虛吧了！

四人俱是一流名手，神功盡展，千里路程，一夜之間，業已趕到北嶽恆山！

天剛濛濛亮，一行已然來到了斷魂崖下！

礴路可通崖上，四人只有曳籐攀過。

按照預料，高天弘在此勤練「幻象四絕」書……所載武學，斷魂姥姥為了安全計，必然設下重重……卡，但目下崖下風平浪靜，闃無人聲！

一種意外的沉寂，反而使四人感到一種空泛……壓力，沉重地壓着心弦！

四人相顧一瞥，亦步亦趨地向斷魂姥姥居住……石洞走去。

行至洞口，仍未受阻，四人再不敢貿然進內。

高寒居先，向洞內揚聲喝道：「晚輩高寒特……親見前輩！」

宏亮的聲音傳入洞內，並無一人作答，只是……來幾聲「嗡嗡」迴響！

高寒稍停片刻，復又揚聲道：「晚輩此來只……與愛兒相見一面，別無他圖！」

可是，洞內仍無回話！

高寒深知斷魂姥姥雖然脾氣古怪，但絕不是……頭露尾之人，情知有異，回首向身後三人一瞥，縱……身躍入洞內！

其餘三人自是舉步相隨！

洞內寒氣侵人，地上濕濘不堪，加之天光隔……，伸手難見五指！

四人摸索而行，轉彎抹角，漸行漸寬，地上……漸漸乾燥！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刀」海一帆與「拚命三郎」常無懼、藍蘋兒，前往微山湖，在方慧娘口中，獲知「八臂玉哪吒」王克爽在七年前已自戕身亡，方慧娘也自斷雙脛，沿襲大覺禪師名號在大覺禪院隱居，海一帆與常無懼隨着方驥往視被火毒焚傷的龍元慶、悟果、悟非二僧也已趕了回來，呈上海雲書寫密函，方慧娘把那封用隱形礬汁書寫的密函後，默然不語，蘋兒忙向方慧娘詢問究竟？方慧娘解說海雲信中，說發現有十四名黃衣劍手正向微山湖潛來，要他們依函中密計，早作應付之策——

妙計將成逢意外

蘋兒又道：「他的密計是什麼？要咱們怎樣準備呢？」方慧娘仍然目注着水盆，徐徐說道：「他是欲效當年諸葛武侯『火燒藤甲兵』的故事，準備湖邊預先佈置灌好桐油和火藥的船隻，誘其登船後，半渡之際，引火焚舟，盡聚而殲，咱們另以船隻應援，搜捕漏網的劍手。」

蘋兒脫口讚道：「好啊！這條計策真是妙極了，那些黃衣人劍法再高，在水裏都無法施展，這一來，豈不把他們一網打盡了麼。」

方慧娘點點頭，道：「計倒是好計，只嫌太毒了些，大違上天好生之德。」

蘋兒道：「你不知道那些黃衣劍手多可恨，為了禍水雙侶，不知有多少人被他們殺盡了。」

方慧娘道：「但罪魁禍首，是金蚯蚓宮的主人，那些劍手只不過奉命行事而已。」

蘋兒道：「他們至少也是幫兒，是殺人的劊子手。」

方慧娘輕輕嘆息了一聲，抬頭道：「話雖不錯，可是『以殺止殺』，終非正途，如能夠設法感化他們，使他們不再爲惡，又何必定要置之死地？」

蘋兒道：「你們出家人總喜歡談這些大道理，說什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又說什麼『一人成佛，鷄犬昇天』啦，眞要這樣，大家都去做屠夫，何必再唸佛修行呢？反正臨死總要放下屠刀，就成佛了，即或自己不成佛，如果有個親戚成了佛，也會跟着沾光昇天的。」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似乎還有些意猶未盡，但看看神龕中的巍巍佛像，好像正向她瞪眼睛，心裏一驚，只得悻悻的住了口。方慧娘毫不生氣，仍然平靜的說道：「佛門道理，深奧難解，你年紀輕，又遭毁家之痛，無怪會如此偏激憤慨，等你年紀大些，多些經歷，多瞭解些紅塵滄桑，就會體味到『寃怨相報』的可怕了。」

蘋兒道：「這麼說，你是不願助咱們對付金蚯蚓宮囉？」

方慧娘搖頭道：「我沒有說過不幫助你們，我只是不贊同這種殺孽太重的方法。」

蘋兒道：「依你的意思怎樣才好？」

方慧娘沉吟了一下道：「我以爲『半渡而擊』的設想很好，但不必在船中預置桐油和火藥，祇將他們生擒活捉便足够了。」

蘋兒哂道：「你以爲金蚯蚓宮的黃衣劍手，就那麼容易手到擒來嗎？」

方慧娘微笑道：「如果事先有週密的安排，我想不會有大困難。」

蘋兒道：「這是不能試的，一擊不成，以後便再也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了。」

方慧娘點了點頭，道：「不錯。事關重大，必須愼密安排，不妨等海大俠回來，再去『飛來居』邀請冷大先生，大家詳細商議後，再作決定吧。」

於是，吩咐悟非和悟果速去準備素齋，以便欵待客人，共議應敵之策。

悟非和尚退去，又等了一會，仍未見海一帆回來。蘋兒狀頗煩躁，不時翹首向樓外張望，喃喃道：「奇怪啦，怎麼去了半天還沒有回來？莫非出了什麼意外吧？」

方慧娘道：「他們兄弟晤面，龍三俠傷勢又重，難免會覩狀傷心，再等一會就快回來的。」

蘋兒道：「那地方很遠嗎？」

方慧娘道：「不遠。但叙談別後，探視傷情，總要躭誤些時候。你是不是餓了？可以叫悟非先送飯來呢。」

蘋兒道：「我不餓……我是在想，既然姑父他們還得等一會才能回來，我們何不去請冷大先生來，吃飯的時候，大家就可以商議應敵的方法。」

方慧娘想了想道：「這樣固然最好，只是悟非他們不知道飛來居的位置，無法將信送去。」

蘋兒忙道：「我知道那地方，雲表哥告訴我，飛來居是由一塊大石鑿成的，就在附近不遠，而且，我也認識冷朋的弟子盛彥生盛大哥。」

方慧娘道：「既然如此，就叫悟非駕船送你去一趟，不過，要記住快些回來。」

蘋兒道：「好！我自己去找悟非師兄。」取了密函，喜孜孜向樓後而去。

但她見到悟非，却未提送信的話，只詳細問了有關海雲的可能行踪路徑，最後說道：「四嬸命我去催姑父他們快些回來吃飯，要你把船給我用用。她老人家在佛堂裏打坐，叫你們別去打擾。」

蘋兒瞞過悟非和悟果，獨自駕舟離了大覺禪院，既未去飛來居送信，也沒有往尋海一帆，而是逕向北方的獨山湖駛去。

獨山湖接連運河，正是南下微山湖必經之路。

× × ×

運河蜿蜒南流，縱貫魯境，其中祗有兩處「以湖代河」；另一處就是獨山湖。

當「河」與「湖」連接的地方，必然桅檣林立，商賈雲集，份外顯露繁華熱鬧，恰如東平湖口的東阿縣和獨山湖口的南陽鎭。

已經是午夜時分了，南陽鎭臨湖酒樓中，仍然燈火通明，營業鼎盛，酒客們喧嘩笑鬧之聲不絕，陣陣酒香從厚布門帘內飄送出來，盪漾在行人已稀的街頭。

忽然一陣細碎的脚步聲，街頭轉角處出現了一高一矮兩條人影。

那高的一個戴着頂濶沿范陽笠，身上裹着一條寬大的氈子，大半個面龐都被氈子掩蔽着，只露出兩隻烱烱發亮的眼睛。

他面貌雖不可辨認，分明就是海雲——因爲緊跟在他身側的那個矮小人影，正是紀小龍。

兩人順着街簷向前走，不片刻，停身在一家名叫「醉仙樓」的酒店門前。

小龍指指店前門外的金字招牌，低聲道：「就是這一家。」

海雲唔了一聲，道：「好，我進去談生意，你在這兒小心守望着。」

小龍道：「那姓劉的綽號『金錢豹子』，是個痲臉，你可別弄錯了。」

海雲又唔了一聲，逕自掀開帘子，跨了進去。

店裏烟霧瀰漫，滿滿坐了一屋子客人，擄臂吁拳，好不熱鬧，但這些客人絕大多數都是短衣粗獷漢子，一望而知，全是靠水路混生活的船家。

海雲正遊目四顧，一名店夥已經含笑迎了過來，說道：「客官，對不起，小店今天是船幫劉大爺宴客，席位全包了，請改天再來吧。」

海雲點點頭道：「我正是來尋劉大爺的。」

店夥輕哦道：「原來是劉大爺的客人，請問貴姓是——」

海雲道：「姓陳。我是徐州龍記商號採辦。」

那店夥連忙陪笑道：「劉大爺在樓上，陳爺請隨小的來。」

一面在前領路，一面高叫道：「徐州府龍記商號陳爺到啦，樓廳雅座待客啦。」

樓上席面較寬敞，大約只有五六張桌子，客人衣履也比較整潔講究，此時，已酒意醺醺，殘席將終。

首席上一個錦衣痲臉老頭兒闔聲站了起來，却滿臉迷惘的道：「龍記商號姓陳的？是那一位的朋友？」

全樓客人面面相覷，都搖頭表示不認識。

正自詫異，海雲已循梯而上，在樓梯口緩緩脫下笠帽，卸去了裹身氈子。

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海雲揭去帽氈，露出一身錦緞儒衫和嵌玉文士巾。衣是彩帛生輝，人如玉樹臨風，丰神俊朗，立刻鎭懾住滿樓酒客。剎那間，整座酒樓竟然安靜下來。

海雲含笑向四週拱了拱手，然後走到那痲臉老人的席前，欠身說道：「敢問這位就是船幫劉大爺嗎？」

痲臉老人連忙還禮道：「不……不敢當……在下正是劉福根……」他似乎沒料到海雲會跟自己說話，一時竟有些期期艾艾，手足無措的樣子。

海雲接着抱拳道：「在下姓陳，現爲徐州龍記商號採辦，冒昧造訪，打擾了諸位的酒興，請多多原諒。」

劉福根忙笑道：「這是什麼話，貴客光臨，請還請不到哩！夥計，快給陳爺添席來。」

店夥忙添了座位，海雲也不推辭，坐定後，先向桌上客人共敬了一盅酒，說道：「諸位是劉大爺的貴賓，也是陳某的尊長前輩，初次相識，借花献佛，委實不成敬意。」

劉福根大笑道：「說來都不是外人，在座全是船幫兄弟，誰都跟徐州府龍記商號交往過。誰不知道『龍記』是大江南北第一家大字號、大生意！」

海雲道：「可惜在下才入『徐州龍記』不久，一向和諸位尚未認識，今後還請多多賜敎。」

衆人却道：「不敢當，以後正要仰仗陳爺的照顧。」

劉福根接道：「我正覺得奇怪，徐州龍記我半年前還去過，卻沒見過陳爺，敢情陳爺是最近才任職的！」

海雲道：「敝號在大江沿岸都有分號，在下以前係在『長沙分號』任職。最近才被黃老夫子調來徐州分號。」

劉福根道：「原來如此！貴店徐州分號的黃老夫子，我倒是頗爲熟稔的。」

海雲道：「在下正是奉黃老夫子之命，特來拜謁，有件事，要請劉大爺鼎力相助。」

劉福根道：「什麼事你儘管吩咐，只要我劉某人辦得到，决不推辭。」

海雲笑了笑道：「如此我這裏先謝謝劉大爺了。敢問劉大爺，現今停泊在南陽的客貨船隻，共有多少艘？」

劉福根道：「我沒有詳細算過。大約除了過境寄泊的，總有二十餘艘吧！」

海雲道：「附近五十里內，能載人的船隻，連漁船在內，共有多少？」

劉福根沉吟了一下，道：「那就很多了，至少也有百艘以上。」

海雲又問：「這些船隻都屬貴幫管轄嗎？」

劉福根道：「運河兩岸船隻，都屬於本幫管轄——陳老弟問這些做什麼？」

海雲含笑道：「敝號有意將貴幫所屬空船全部包租下來，不知辦得到麼？」

劉福根吃驚道：「包租全部船隻？連漁船也在內？」

海雲道：「正是。」

席上衆人都驚駭莫名，紛紛道：「那可得要不少費用。」

海雲道：「在三天之內，敝號有大批貨物，欲經運河轉埠，需船甚多，是以黃老夫子特命在下趕來安排，至於費用若干，但憑劉大爺和諸君吩咐就是。」

劉福根忙道：「你要多少船？準備租用多久時間？」

海雲道：「凡是運河兩岸船隻，無論大小，全部租用，日期暫以三天爲限，只等貨到，隨時裝船，不知這樣行不行？」

「行！行！行！」劉福根連聲答應，滿臉皺紋都笑得抖動起來，一面大聲吩咐道：「夥計，快借算盤來用。」

這可是百年難遇的大交易，在座皆是船幫中人

，誰不笑在臉上，樂在心頭。於是，有的幫忙劉福根計算費用，有的就巴結海雲，殷勤敬酒。

算盤「滴滴答答」敲了好一陣，劉福根陪笑說道：「彼此是老交情，不好意思過份認眞。就按二十艘大船，一百艘小船計算吧！大船每日租費五錢銀子，小船三錢。三一得三，二五一十，每日需要四十兩，三日共是一百二十兩。龍記是老主顧，訂金只須先付半數，等……」

海雲擺擺手道：「三天租費，在下全部預付。」從袖中抽出一卷銀票揚了揚，衆人眼睛都大了，看那厚厚一疊，怕不有千兩以上。

劉福根嘸着唾沫，笑道：「這……眞是不好意思……」

海雲劃場點出一百二十兩徐州龍記錢莊銀票。卻不立刻交付給劉福根，正色說道：「親兄弟明算賬。在付淸訂金之前，在下可有個條件，必須要言明。」

劉福根眼睛祇顧望着銀票，忙道：「陳老弟儘管吩咐，咱們一定遵辦。」

海雲道：「貴幫船隻既然由敝號包租了，三天之內，不能另接生意，這話可對？」

劉福根道：「這是規矩，當然對。」

海雲道：「但貴幫轄區遼闊，唯恐有照顧不到的地方，收了敝號租費，卻又另接其他生意，那時必然妨礙了敝號運貨時效。所以，在下想請諸位答應，今夜就發出通知，要附近五十里內船隻，天明前全部集中南陽鎭；但不得泊靠碼頭，必須在距岸三十丈外水面下錨，聽候通知，方准移動。」

劉福根大笑道：「船由你包租了，你高興要他們在湖裏繞圈子玩兒都成。放心吧！天亮以前，一定照辦就是。」

海雲付淸了銀票，站起身來道：「丈夫一諾，快馬一鞭。承諸君慨允協助，在下改日再謝，告辭了。」

劉福根忙道：「老弟，別走！公事談完了，咱們還得叙叙私誼，再喝兩杯……」

海雲謙謝了一番，堅持要走。劉福根見挽留不住，只得親自送到店門口，叮囑次日晤面，長揖而別。

轉過街角，小龍從暗影中快步迎了上來，問道：「妥當了麼？」

海雲點點頭，一面又戴上笠帽披上了氅子，一面微笑道：「咱們總算搶先了一步，等他們天亮以後趕到，附近五十里內，已經無船可僱了。」

小龍道：「我眞不懂，你憑什麼斷定他們會在此地又要僱船呢？」

海雲道：「理由很簡單：第一，由東平南下，陸路比水路方便，由南陽至微山湖，水路卻又比陸路方便多了；第二，此地已經接近微山湖，船上更較陸上易於隱蔽行藏。再說，他們人數衆多，也担心再往下去，不容易僱到大船。」

小龍道：「如果他們決心乘船，隨時可以動武強搶，你縱然預租了全部船隻，又有什麼用？」

海雲道：「他們當然可以逞強奪船，但那樣一來，等於暴露了行踪。依我想，聶開泰不在，那姓姚的統領未必敢作這種決定。」

小龍道：「可是，他們要去大覺禪院，總得用船才行呀！」

海雲道：「所以我祇想阻止他們三天時間，三天以後，黃老夫子已經準備妥當，就不愁他們不中計了。」

兩人邊談邊行，不多一會，已走到鎭街盡頭；海雲首先停步，小龍也跟着停了下來。

凝目望去，只見鎭外曠野寂寂，一片沉靜，夜色濃重，杳無人跡。

小龍皺眉道：「他們會不會中途轉了方向，不往這兒來了？」

海雲側耳傾聽了片刻，忽然低聲道：「快些掩蔽，他們已經來了。」兩人急忙閃身隱入暗處，摒息以待。

果然，沒多一會工夫，衣袂聲入耳，幾條人影如飛而至。一近鎭口，便齊齊停住脚步。

影斂處，正是五名黃衣劍手，內中卻沒有那姓姚的統領。

爲首一人仰面望望天色，擺手道：「時間尙早，姚統領還沒到，大家先在這兒休息一會。」

其餘四個也不說話，默默走向路傍一棵大樹下面，席地坐了下來。

這些黃衣劍手無論何時何地，無論人數多寡，最奇特的表現，便是「絕對服從」；祇要領隊的吩咐一句，絕不會有人反駁爭辯，而且行動劃一，舉止毫不紊亂，三數人或三數十人，看來就和一個人一樣。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人影閃現，又是五名黃衣劍手趕到。

這五個人更是連話也不說一句，一齊走到樹底坐下，彼此既不交談，甚至招呼也沒招呼。

海雲看得暗暗皺眉。心想：金蚯蚓宮不知用的什麼方法，竟將門下弟子訓練成這般冷酷？這那兒還像是人？簡直就是一批殺人的機器。

思忖間，風聲入耳，姚統領親自帶着三名劍手也到了。樹下十個人不等吩咐，同時站了起來。

姚統領略爲淸點了人數，吩咐道：「從此地往

南，已經接近敵區，大家先改換衣着，不可再顯露黃衣，現在就開始換裝。」

話落，十餘名黃衣劍手立即取下隨身行囊，紛紛動手換衣。

他們似已早有準備，行囊中帶着各色衣衫，不片刻間，都已改扮成負販行旅模樣，只差十幾副貨物担子。

姚統領親自檢查一遍，說道：「現在分爲兩路入鎭，第一隊隨我行動，第二隊隨包副統領行動，大家記住西街上的『集賢莊』，不要弄錯了。」轉頭對最先帶隊抵達的那名劍手問道：「老包，暗語還記得嗎？」

那名「包副統領」低聲道：「記得。是那句俗語：『晴帶雨傘，飽帶飢糧』，掌櫃的姓秦，內掌櫃姓梁。」

姚統領滿意的點點頭，道：「很好，但咱們一年多沒來，預防其中有變，見面的時候，務必先看仔細。」

包副統領道：「是。」

於是，兩人各帶一半劍手，分頭動身，進入鎭內。

小龍嗄聲道：「海大哥，咱們也分路跟踪下去呀！」

海雲道：「不必分路，咱們只須釘住姓姚的一路就行了。不過，這事卻有些奇怪……」

小龍道：「甚麼奇怪？」

海雲道：「他們所說的『集賢莊』，好像早已佈置在鎭內的同黨，那『晴帶雨傘，飽帶飢糧』的暗語，也含着『未雨綢繆』的意思。莫非他們早已對大覺禪師懷着戒心，預先佈下了監視的人？」

小龍道：「管他預先的也好，臨時的也罷，等到動手的時候，還不是一網打盡。」

海雲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如果他們事先已有同黨匿藏鎭中，咱們今夜的計劃，就可能白費心機了。」

小龍催促道：「現在多想無益，快跟下去要緊。」拉着海雲一路尾隨追踪了下去。

那姚統領和六名劍手在鎭內繞路而行，兜個圈子，竟向臨湖碼頭區域走去，然後轉入一條窄巷。

這條巷子，正在「金錢豹子」劉福根宴客的酒樓背街，巷內全是大小客棧。一盞盞店招燈籠，由巷頭直排到巷尾；其中有設備豪華的大旅店，也有專門媒介娼妓的小客棧，雖值深夜，仍很熱鬧。

海雲跟到巷口，一眼就望見六盞巨大的店招燈籠，高高挑着「集賢莊大客棧」六個斗大紅字。

看這客棧的氣派，不僅是巷子裏最大一家，必定也是南陽鎭最大的一家，難道竟會是「金蚯蚓宮」預設的秘密聯絡處所？

事實證明這個猜測不錯，因爲姚統領一行，分明都進了客棧，再過一會，那包副統領帶着另外六名劍手由對面巷口走過來，在門外略作逡巡，也魚貫進入店內。

海雲皺了皺眉頭，喃喃道：「看情形，咱們也只好冒一次險了。」

小龍道：「你的意思是，咱們也住進這家客棧去！」

海雲道：「咱們不能正面去住店，只能暗地偷混進去。」

小龍道：「可是那些劍手武功都很高，人數又多，萬一被他們發覺，豈不是太危險？」

海雲道：「所以，只由我一個人去就行了，你在外面替我接應，如果天亮以後我還沒有出來，你也不必再等候，趕快設法去大覺禪院報訊。」

小龍道：「我跟你一起去，彼此也好互相掩護照應。」

海雲搖頭道：「不必。我有鐵皮衣防身，危急時還能自保，你若同去，反而不便。」

小龍還想爭辯，海雲已摘去范陽笠，束紮衣衫，快步進了巷子。

當他走到「集賢莊客棧」門前，故意將一塊布絹遺落地上，假作俯身拾取，目光卻掃向店門內。

只見店門還留下一扇木扉未曾閉閤，門內點着一盞明亮的琉璃燈，有個店夥模樣漢子，正伏在櫃枱上瞌睡，此外並無第二個人。

海雲四顧一眼，一閃，便跨進了店門。

那店夥伏睡如故，鼾聲隱隱，絲毫未覺。

海雲笑了笑，扭頭打量，見這客棧橫幅甚寬，縱深卻不够，正對櫃枱是座樓梯，可通樓上客房，如果由樓下通道進去，是座精緻的四合院子，兩側約有二三十個房間，這時都靜悄悄不聞聲息，顯然住店的客人並不多。

他緩緩舉步穿過四合院子，心裏不禁納悶：偌大客棧，怎會如冷淸呢？就算住客少，剛才進來的姚統領和十三名黃衣劍手卻到那裏去了？

正感不解，忽聽「呀」的一聲，對面院門突然啓開，兩個人撐着燈籠，併肩走了過來。

海雲閃身避入墻角暗影中，只聽那兩人一邊走一邊抱怨，其中一個道：「這算什麼客人？天都快亮了才來投店，十幾個人又要吃又要喝，眞他媽的把人折騰死了。」

另一個道：「可不是作怪麼，既然是住店的，就該在這邊院子裏，怎麼又招待到那邊酒樓裏吃喝呢？看模樣，連掌櫃的也對他們很巴結，我猜這些

人來頭一定不小。」

這一個又道：「唉！別提了！咱們掌櫃的整天那副死樣怪氣，自以爲很了不得的樣子，今天碰上了這一批人，倒像遇見債主似的恭敬，也不知是什麼道理。」

另一個道：「依我看來，這些人說不定眞是他的債主，說不定，他們原跟掌櫃是生意同夥，被掌櫃的吞沒了他們的銀子，如今他們尋上門來了，說不定……」

這一個笑罵道：「去你媽的『說不定』，以我看，『說不定』人家是看上你妹子，『說不定』要叫你做大舅子哩。」

另一個怒道：「人家跟你說正經的，你怎麼罵人？」

這一個道：「罵你還不是白罵，你要是一賭氣，把你妹子嫁給我，老子就佩服你了。」

另一個氣惱道：「姓丁的，你不要欺侮人，說不定有那一天……」

姓丁的大笑道：「說不定那一天你發了財，做了掌櫃，說不定我還跟你做夥計，對嗎？」

兩個人一路笑罵着過去了，海雲却瞧得駭然暗驚，因爲他發現那姓丁的夥計，原來就是「醉仙樓」酒店那名替自己通報帶路的夥計。

換句話說，「醉仙樓」和「集賢客棧」本是房舍是相通的，兩家的掌櫃也就是同一個人。

海雲心念飛快的轉動，瞥見那兩個夥計已經轉入前院通道，忙吸一口氣，躡足掩近後院門。

他輕輕試了試，院門僅是虛掩着，但門內却有人語聲，忖度位置，門內可能正是「醉仙樓」的廚房。於是壯着胆，推門跨了進去。

果然他沒有料錯，裏面正亂着，四五個漢子擠在一間煤烟油霧充斥的廚房內，有的在洗碗，有的在剝肉，有的在炒菜……

屋中光線昏暗，廚師們又正忙碌，誰也沒注意進來了一位陌生人。

海雲半低着頭由空隙處擠身而過，經過爐灶附近，一名廚師正在起着熱辣辣的油鍋，油已沸了，才想起忘了準備葱，忙用肘推了一推海雲，口裏連聲叫道：「老王，快一點，給我一棵葱，快！快！快！」

海雲沒敢出聲，順手從桌上取了一棵葱，塞在他手裏。

那廚師也沒有回頭，接過葱在脅窩下捋了兩捋，又塞進嘴裏一段一段的咬成小截，「呸」的再吐在掌心，「茲啦」一聲，全拋進油鍋裏爆炒起來。

原來這就是菜館裏的「葱爆牛肉」？海雲看得一陣噁心，險些連隔夜飯都嘔吐出來，急忙掩鼻快步而過。

穿過廚房，是一間堆放雜物的小屋子，再轉過去，有座樓梯，是準備送菜上樓用的。

海雲提氣登樓，偸眼向上張望，樓上擺着兩桌酒菜，那些改扮成商販的黃衣劍手們，正圍坐着大吃。

但是，內中却不見酒樓掌櫃和姚統領、包副統領。

海雲縮身退了下來，暗想道：首腦人物既不在座，當然是另有密室了，但密室會在什麼地方呢？

正在納悶，忽見一個夥計用托盤托着幾碟精緻菜餚，由廚房走了出來，逕自推開樓梯下一扇小木門，低聲道：「內掌櫃請接一接，菜來了。」

門裏應了一聲，伸出一隻穿翠綠窄袖，戴着翡翠手鐲的女人手臂，輕巧的接去托盤，同時沉聲道：「以後記住要先敲門，不許這樣隨便。」

接着，「蓬」的一聲，木門復閉。

海雲恍然忖道：原來在這裏。等那送菜的夥計走後，便悄悄掩至門外，眇目由縫隙偸望。

門內有燈，可以淸晰的看見裏面的甬道和一列石級，顯然是通往地窖的出入口。甬道中空蕩蕩的，那女人大約已送菜到下面去了。

海雲試推那扇木門，不料門已下栓，而且所用木質也十分堅固。

他本想悄悄的來，悄悄的去，儘量避免留下痕跡，省得打草驚蛇，使黃衣劍手生出警惕，但目覩對方防範如此嚴密，只得臨時改變主意了。

於是，舉手在木門上輕輕叩了三下。

不一會，只見一個胖嘟嘟的中年婦人從石級走上來，靠近門邊低聲問道：「是誰？」

海雲壓着嗓子答道：「內掌櫃請開開門，送肉丸來了。」

胖女人移開門栓，剛伸出手來接取，冷不防被海雲一把扣住手腕，同時飛進一掌，拍在她腦後啞穴上。

搶制啞穴，當然是防她出聲呼叫，扣拏手腕，却是預防她那笨重的身體跌倒時會發出聲響。

海雲一擊得手，側身擠進了木門，一面落下門栓，一面將胖女人輕輕放在地上，好一會沒聞異動，才定了心。

貼着甬道石壁向前移動七八步，已能望見地窖中的大畧情形，敢情這是一座藏酒的酒窖，一排排的酒罈，像圍牆似的環繞着整個地窖，酒罈牆中，有片六尺寬的空地，擺着一張食桌，姚統領和包副統領，正跟一個錦衣人在低聲密談——

只聽姚統領說道：「……據你這麼說，那自稱

姓陳的少年，分明就是神刀海一帆的兒子海雲，咱們在火王莊跟他照過面，也看見他胸前懸着一柄雙鏑劍。不過，他怎會反趕在咱們前頭，而且包租下船幫全部空船，難道他已經知道咱們的計劃了？」

姓包的副統領道：「或許這只是巧合，他們徵集空船，可能是別有用途。」

姚統領道：「無論如何，咱們必須弄到船隻，這是片刻不能耽誤的，聶總護法臨行時一再叮嚀，限咱們半月之內趕到，用霹靂珠毀去大覺禪院，決不能讓那和尙竄出江湖。老秦，你有什麼辦法弄到船隻？」

錦衣人沉吟了一下，道：「辦法倒有，但不能太急，總得二三日才能妥當。」

姚統領道：「你且說說看。」

姓秦的錦衣人道：「目下船幫已經收了租船訂金，沿湖五十里內是無法弄到空船了。但他們對載貨過境的貨船，却沒有限制，爲今之計，只有在過境貨船上想辦法了。」

姚統領道：「能想得到辦法嗎？須知咱們帶着一大箱霹靂珠，絕對不能跟人同船的。」

「這個我理會得。」姓秦的錦衣人緩緩說道：「我奉命監視微山湖動靜，平時跟船幫倒有些交情，據我所知，有兩艘載鹽的鹽船，一二日內就要由南陽路過，船主跟我私交很好，咱們可以跟他商量，把鹽暫時放在南陽，先送你們去微山湖。」

姚統領道：「如果在這兒卸貨，豈能瞞得過船幫？」

姓秦的錦衣人道：「那就索性將鹽貨全買下來，待啓碇之後，再傾入湖中就成了。」

姚統領道：「唔，這倒不失爲可行的方法，但要注意一點，事須秘密，不能洩漏半點風聲。」

錦衣人道：「姚兄放心，船隻的事我自會料理，這一二日內，兄弟們住在店裏，還望二位多費些心，別露出行藏才好。」

姓包的副統領道：「依我說，何必再等運鹽的貨船，乾脆用武力強奪兩艘空船，豈不省事？」

姚統領道：「不行，聶總護法特別吩咐過，那和尙不是易與之輩，只能暗中下手，不能打草驚蛇，如果強奪船隻，只怕咱們沒到，和尙早就得到消息了。」

包副統領又道：「那咱們且趁候船這幾日，設法先解決了海雲，以免他在此碍事。」

姚統領想了一想，搖頭道：「咱們只奉命對付大覺禪院，其他的事，還是等聶總護法到了後再說吧。」

那錦衣人嗄聲道：「姚兄，我倒覺得老包的意見很對，如能除去那少年，對咱們覓船的行動方便不少，況且，他既然佩着雙鏑劍，與大覺禪院必有關係，預先除去他，也算是執行命令……」

姚統領仍然搖頭道：「我豈不知道他和大覺禪院有關係？但如今聶總護法不在，一切總以謹愼爲上。這幾天，咱們只在店內等候船隻，不許離店一步，節外生枝的事最好少沾惹。」

忽然壓低聲音接道：「老秦，你知不知道，此次聶總護法親自押送鐵皮書生譚人傑回宮，是爲了什麼？」

錦衣人道：「爲了什麼？」

姚統領聲音忽又降低了許多，三顆頭湊在一處，如此這般密談起來。

海雲聽不眞切，身子向前移伸，不知不覺已探出石級邊緣之外了。

隱約似聽見姚統領的斷續語句道：「……成功之後……出關……那時天下武林……姓海的更何足道哉……」

正全神在注意傾聽，不料木門外突然有人敲門叫道：「內掌櫃，請開一開門！」

海雲一驚，急忙縮身，一個不留神，肩頭撞着石壁，一陣石砂，簌簌滾落，頓時驚動了下面三個人。

那錦衣人一揚頭，瞥見海雲半截衣角，立即長身而起，喝問道：「什麼人？」

海雲情知不妙，身形飛快的撲向木門，手起掌落，拍斷了門栓，急急將門拉開。

門外站着一名夥計，還傻楞楞的將一碗滾燙的鯉魚湯遞了過來，道：「湯來了——」

海雲伸手接過湯碗，順勢一脚，將那夥計踢了個「元寶大翻身」，剛衝出木門，背上已經中了一劍。

幸虧他身上穿着「鐵皮衣」！那一劍只刺破了外衫，並未傷及肌膚，饒是如此，已使他嚇出一身冷汗。

海雲無暇回顧，一反手，把那碗鯉魚湯向後潑了過去，同時探臂撤劍，旋風般衝進廚房。

只聽得身後一連聲呼喝道：「有賊！快些截住他！」

房裏幾名廚師都停止了做菜，有的提着鍋鏟，有的操起切肉刀，紛紛問道：「那裏有賊？那裏有賊？」

海雲回手指着道：「在地窖裏偸酒，快去抓，別讓他逃了。」

口裏說着，人已穿出了院門，一提氣，上了房頂。

幾名廚師未遑細想，一擁奔向地窖，恰好和姚

統領等人撞個正着，登時亂成一團：……

海雲得此空隙，飛身越出院牆，一溜烟鑽進橫街簷下，藉夜色掩護，脫身而去。

轉過數條街巷，不見有人追趕，才長吁一口氣，停下休息。

片刻之後，小龍也悄悄跟至，急問道：「怎麼會被他們發覺了？」

海雲搖搖頭道：「好險，若非鐵皮衣，今夜眞要脫不了身。不過，險雖險，總算不虛此行。」

於是，便把竊聽到的秘密，大畧向小龍說了一遍。

小龍駭然道：「他們竟帶着『霹靂珠』，這是打算將大覺禪院炸成飛灰了？」

海雲道：「咱們既已知道這個秘密，倒也無足畏懼了，我担心的是他們發覺秘密洩漏，很可能會改變計劃，提前下手，咱們必須儘快把這消息通知大覺禪院。」

小龍道：「他們沒有船，怎能下手？」

海雲道：「那姓秦的在這裏潛伏甚久，與船幫中人很熟，如吳他決心要弄一兩艘船，還是有辦法弄得到的。」

小龍道：「既然這樣，咱們就趕快動身到大覺院禪送信去吧！」

海雲却道：「咱們只能一個人去報訊，仍須留下一人在這兒繼續跟踪監視，否則，便無法和黃老夫子聯絡，以前的計劃就難實行了。」

小龍霎霎眼睛，道：「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去報訊？」

海雲道：「你如願意去，那是最好不過了。」

小龍說道：「我可不知道大覺禪院在什麼的位置？」

海雲道：「這容易，悟非他們有地圖留在這兒，你可以複繪一份帶去，另外我再寫封信由你帶着去見金錢豹子劉福根，他會替你安排船隻。」

小龍道：「劉福根就在此地，何用寫信？」

海雲道：「這兩三天內，我不想跟他見面，以免被那姓秦的認出來。」

小龍默然良久，終於點了點頭道：「好吧！你快些寫信給我，天一亮，我就去見劉福根。不過，我走了以後，你一個人務必要小心謹愼，千萬別像今夜這樣再冒險了。」

兩人身邊都無紙筆文具，於是在附近尋了一家小客棧，要了一間房，借用紙筆，繪圖修書。

信寫好，天色也亮了，小龍揣好書信，與海雲作別，獨自去尋金錢豹子劉福根。

海雲一夜未睡，料想金蚯蚓宮門下白天多半不會有什麼行動，便和衣臥下，藉作調息。

誰知才閉上眼睛沒有多久，小龍忽又氣急敗壞地奔了回來，連聲道：「快些起來，不好了！不好了！……」

海雲詫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小龍臉上已變了顏色，喘息着道：「剛才我從碼頭經過，看見一個人——」

海雲吃驚道：「誰？」

小龍道：「很像你那位姓韓的表妹。」

海雲駭然道：「你是說蘋兒？」

小龍點點頭道：「不錯，就是她。我看見她獨自從一艘小船上下來，走進了醉仙樓酒店。」

海雲聽了這話，險些失聲驚呼起來，忙問道：「你認清楚了，眞的是她？」

小龍道：「上次在玉田客棧中見過一面，我還記得她的模樣，十六七歲，梳兩條粗辮子，右頰上有個很深的酒渦……」

海雲道：「的確是她。你怎麼不攔住她，竟讓她跑進醉仙樓去了呢？」

小龍道：「我起初認不實在，不敢冒然向她招呼，後來確定是她，準備上前招呼，她已經進樓去了。」

海雲跌足道：「糟！她怎麼會一個人跑到這兒來？偏偏又闖進賊窩裏？」

小龍道：「最奇怪是她獨自一個人，竟駕着一艘單桅帆船，會不會是特地來尋你的呢？」

海雲揮手道：「走！咱們去看。」

由客棧到湖邊碼頭，兩人幾乎是奔去的，但到近碼頭區域，路上行人漸多，只得放緩了脚步，海雲內心焦急，額上已滲出冷汗。

抵達碼頭後，果然遠遠就望見那艘單桅的小帆船。

原來停泊在碼頭邊的船隻，都已奉到船幫通知，駛去湖中拋錨待命了，是以那帆船雖小，此時却顯得極爲醒目。

海雲見帆船停靠的地方，距離「醉仙樓」不過半箭之遙，自己不便走得太近，於是輕輕對小龍說道：「你過去看看，蘋兒還在不在酒店裏？」

小龍應了一聲，急忙循着街簷挨近醉仙樓的店門，逡巡片刻，回報道：「在裏面。」

海雲道：「在裏面幹什麼？」

小龍道：「她在吃麵，另外一個胖女人正和她說話，好像在套問她的來歷。」

海雲跺脚道：「不好。那胖女人是姓秦的妻子，也是金蚯蚓宮的眼綫，蘋兒又口沒遮攔，只怕要自投羅網了。」

小龍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咱們

索性去叫她出來，光天化日之下，諒他們不敢怎麼樣。」

海雲搖頭道：「這一來，前功盡棄，未免可惜，同時也太危險……」

小龍道：「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看她落在對方手中。」

海雲道：「你先別急躁，讓我想想看。」

正在苦無善策，忽見門帘掀起，幾個人從醉仙樓魚貫走了出來。

海雲眼中一亮，急忙帶着小龍，閃退到街角暗處。

原來那走在最前面的，正是蘋兒，後面却緊隨着秦掌櫃夫婦和一名夥計，一行四人，向小船泊靠處緩步走去。

小龍愕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海雲望見蘋兒一路談笑生風，似與秦掌櫃夫婦十分親熱，也不禁瞠目搖頭，如墜五里霧中。

蘋兒等四個人走到小船邊，指點着船隻，似在議論什麼，接着，那夥計又攀到船上，檢視風帆槳索等物，顯得很鄭重的樣子。

小龍忍耐不住了，低聲道：「我去聽聽他們說些什麼。」沒待海雲攔阻，已閃身而出。

適巧有人由街上經過，小龍個兒矮，藉那人身子掩遮，悄悄掀近碼頭，在下風位置蹲了下來，假作眺望湖面，暗地凝神傾聽着。

只聽那胖女人正「嘿嘿」地乾笑道：「……韓家妹子，你眞是個爽快人。放心吧！咱們只借用一天半夜的，明兒一早，就原物歸還，絕對碍不了你的大事。」

蘋兒道：「那就成了，只要你們不嫌船小，儘管拿去用吧，反正閒着也是閒着。」

胖女人一面道謝，一面又笑道：「大妹子，你眞是咱們的大恩人。爲了替我娘家送這點禮物，差點沒把人急死，眼看着我爹壽期就快到了，偏生就尋不到船隻，這兒的船帮可厲害呢，寧可讓船空着，也不肯租給咱們，大妹子，你說氣不氣人。」

蘋兒說道：「這是什麼緣故？難道他們不講理嗎？」

胖女人道：「聽說是被一家大字號商家全包去了，在這年頭，誰有錢，誰就是大爺，哪兒還講道理。」

蘋兒點點頭道：「船儘管用，但你們答應過我，可得帮我打聽我表哥的消息。」

胖女人連聲道：「這還用吩咐嗎？咱們立刻就派人去打聽，令表兄若從這裏經過，必定瞞不過咱們。」

又回頭向秦掌櫃叮囑道：「當家的，你可千萬別忘了，趕快派人去呀！」

秦掌櫃忙應道：「決不會忘記的。韓姑娘的令表兄可是姓海，名叫海雲？」

蘋兒道：「不錯。但他也可能改用別的姓名，反正你記住，他是二十歲，個子瘦瘦高高的，頸項掛着一柄好像鐵棒似的怪劍，而且，有個梳冲天辮子的男孩子跟他一路同行的……」

小龍聽到這裏，不自覺伸手一摸頭上的冲天辮子，再也不敢繼續竊聽下去了，急忙起身，兩手抱着頭奔了回來。

海雲問道：「他們談些什麼？」

小龍嘆道：「唉！別提了。你這位寶貝表妹，不僅將船借給對方用，更把咱們的姓名模樣，全告訴了人家，只差沒有繪影圖形，懸賞捉拿了。」

海雲聽了小龍覆述的經過，也氣得頓足嘆氣。却見蘋兒已和姓秦的夫婦仍向醉仙樓而去。

小龍道：「現在怎麼辦？還要我去大覺禪院送信麼？」

海雲沉吟了一下，道：「且等一等，咱們得設法先把蘋兒救出來。」

小龍苦笑道：「怎樣救法？難道咱們兩人打進醉仙樓去？」

海雲道：「你在這兒守着，我去去就來。」說完，匆匆走了。

小龍急急拆散了髮辮，將頭髮弄亂，又抓了一把泥土抹在臉上，然後在街角落蹲下來，眼巴巴望着醉仙樓和那艘小船。

街角有個竹簍，裏面滿是垃圾髒物，蚊蠅飛舞，臭味撲鼻，小龍蓬頭垢面蹲在旁邊，倒成了不折不扣的小叫化子。

時已近午，街上行人越來越多，醉仙樓也漸漸熱鬧起來，食客進出繁密，只不見蘋兒的人影。

小龍守候了足有頓飯光景，仍未見海雲返回，却無意間發現湖中有一條雙帆快船正向岸邊駛來。

那船舷淺舟輕，乘風疾駛，快逾奔馬，看來不像是屬於本地船幫的船隻。

小龍正覺得詫異，突聞人聲喧嘩，竟有兩個無賴在醉仙樓門前扭扯厮打起來，彷彿聽見是其中一個在路上檢到一塊銀子，另一個要分贓，一言不合，就動了武。引得路人紛紛圍觀，都向醉仙樓前爭看熱鬧。

小龍心中一動，暗想：這倒是個難得的好機會，何不趁亂擠進去尋找蘋兒？他剛站起身子，忽然有人從後面走過來，塞給他一隻鐵桶，同時低聲道：「快去點火燒船，事完後到後街巷口等我。」說話的聲音竟是海雲。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天殘劍侶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誤信任天寵，落入陷阱，得黃瑜救出，但功力已失，且與索嫱失散，後從一名天殘門下獲知索嫱曾在河南道上現身，乃與黃瑜趕往，途至一道山隘道口，爲牡丹堡「海棠花后」宛星星率衆追至，繼而天殘派掌門與百藥幫幫主共三化也相繼率領門徒馳至，天殘派與百藥幫爭欲把冷瑤光擒住，致令兩派發生爭鬥，宛星星趁機纏住黃瑜，喝令手下擒拿冷瑤光，黃瑜爲拯救冷瑤光而爲宛星星乘隙點了臝穴，眼看冷瑤光已成俎上之肉之際，山半突地躍下一幪面人搶救走了——

崎嶇世途盡豺狼

賁熟的鴨子會飛掉，這口窩囊氣宛星星焉能忍得下來！

她口中一聲嬌叱，快如激箭昇空，凌虛御劍，向峽口之內全力追擊。

她剛剛近峽口，一聲似有若無的叱喝，好似由虛無縹緲之間傳來，道：「少作點孽，回去！」

叱聲入耳，一股無可拒抗的壓力，已然撞上身來，她像斷了綫的風箏，無法穩定自己的身形，凌空一陣翻滾，逕向三丈之外摔落。

總算她功力不凡，這一摔，並未使她受到什麼傷害，不過，她明白那股壓力，是一種罕見罕聞的絕世神功，如非對方手下留情，她不可能像這麼毫髮無損。

呆立了半晌，她幽幽一聲長嘆，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此人功力之高，牡丹堡只怕無人能敵！」

此時一名勁裝大漢，奔過來抱拳一禮道：「稟花后……」

宛星星道：「什麼事？」

那大漢道：「姓冷的失去武功，不可能逃得太遠……」

宛星星嗯了一聲道：「我知道。」

大漢道：「黃瑜是他的妻子，她還在咱們的手中……」

宛星星沉着聲道：「放了黃姑娘，咱們立即回堡。」

這名大漢，是牡丹堡的總管邢玉龍，論功力，

在牡丹堡算得是一流人物，講權勢，除了帝君花后，就算地位最高，他今想猶宛星星以黃瑜作人質，對冷瑤光繼續追緝，估不到宛星星却要他釋放黃瑜，立刻回堡。

他神色一楞，道：「爲什麼呢？花后。」

宛星星冷冷道：「不要問，你放了她就是。」

邢玉龍雖是不願，對宛星星他可開罪不起，只好一掌拍出，震開了黃瑜的穴道。

不待黃瑜詢問，宛星星已襝衽一禮道：「對不起，黃姑娘！適才情非得已……」

黃瑜目光流轉，瞧不到冷瑤光的踪跡，一股懾人的殺機，隨着她手握刀把之勢奔放而出，她踏前兩步，冷冷道：「我瑤哥哥呢？妳將他怎樣了？」

宛星星道：「冷少俠已被救走……」

黃瑜道：「此話當眞？」

宛星星道：「我沒有騙黃姑娘的必要。」

黃瑜道：「誰救了他？」

宛星星道：「來人蒙着面孔，無法知道他究竟是誰。但身材纖細，似乎是一個女人，他們由峽口逃逸，速度十分快。」

黃瑜哼了一聲道：「來人敢到老虎嘴邊拔毛，胆量倒是不小！」

宛星星一嘆道：「本堡屬下傷亡過半，都是黃姑娘寶刀所賜，唉……難道妳還信我不過？」

黃瑜微一凝思道：「好，咱們後會有期。」身形一晃，逕向峽口疾馳而去。

宛星星向仍在纏鬥中的白葉帮及天殘派瞥了一眼，道：「估不到名利二字，竟是這般害人，邢總管，咱們走。」

× × ×

舒城位於桐城合肥之間，是北峽山脈的丘陵地帶，縣城不大，商業倒還不惡。

城西廬江客棧的後院，風雨盈窗，一燈如豆，淡黃的光芒，在寒風中不斷的搖曳，令人一目之下，就有一種悽涼的感覺。

這是一明兩暗的獨院，被三名客人包了下來，在那燈光搖曳之處，擺着一張方桌，桌上酒肴雜陳，他們在享受着豐富的晚餐。

正面坐的，是一個艷麗若仙的黃衣麗人，但她不言不笑，美如春花的粉頰上，帶着一股肅殺，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色。

左右兩側，分別坐着一男一女，男的俊朗飄逸，女的美絕塵俗，這般塵寰罕見的少年男女，面頰之上全都蒙着一片愁雲慘霧。

半晌，右側的女郎蠔首一抬，道：「雲姊姊！解藥不靈，妳說怎麼辦呢？」

黃衣女郎輕吁一聲道：「估不到那任天寵的心機竟如此之深，他給與蒙驚的解藥會是假的！」

語音一頓，接道：「不要急，嬙妹子，咱們總會想到辦法的。」

左側的藍衣少年長長一嘆道：「聽說渦陽石弓山隱有一位神醫，只是迢迢千里，險阻重重，小弟只怕……」

黃衣女郎哼了一聲：「雲裳自信一身隻劍，傲視江湖，區區千里，又算得了什麼？只是你們却信我不過！」

藍衣少年道：「雲姊言重了，小弟怎敢……」

黃衣女郎道：「我那本小冊子呢？難道靈胎九影身法，竟是那麼不堪一顧？」

藍衣少年呆了一呆，回顧右側的女郎道：「嬙兒，妳該沒有丢掉吧？」

聽藍衣少年的稱呼，右側的女郎是索嬙，他自然是冷瑤光了，只有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黃衣女郎雲裳，日常笑傲江湖，視武林各派如草芥，現在居然同情冷瑤光，伸手管管他的閒事，倒是一件意想不到之事。

靈胎九影身法，是佛門無上絕學，冷瑤光雖無患得患失之心，也禁不住而怦然心動，因而向索嬙查問當日雲裳交給她的那本小冊子有沒有失落。

索嬙由懷中掏出那本絹冊交還雲裳道：「在這裏，雲姊。」

雲裳接過絹冊道：「妳習會了麼？」

索嬙道：「我不識字，想學也不成。」

雲裳回顧冷瑤光道：「你呢？海天雙傑的傳人，不屑學習別派的武功？」

冷瑤光咳一聲道：「靈胎九影身法是佛門無雙絕藝，小弟縱然無知，也不會這麼不識好歹……」

雲裳將絹冊丢給他道：「希望你跟嬙妹子在五日之內習會，時間不早了，明兒見。」

冷瑤光想說什麼，雲裳已起身離去，他只好將要說的忍了下來，但玉面之上却是一片不安之色。

索嬙道：「大哥！你還是不願學那靈胎九影身法？」

冷瑤光道：「不，我只是認爲當務之急，是前往石弓山求醫。」

索嬙道：「我想雲姊姊必是認爲你的傷勢不會轉壞，多躭五天，大概不會出什麼差錯。」

冷瑤光無可奈何，只好殫精竭慮，研習這項佛門的高深武功，經過整整五天，總算沒有使雲裳失望。

第六天的凌晨，他們由舒城北上，經桃溪鎮直趨合肥。

× × ×

當日索嬙離開蒙驚後，她認爲冷瑤光必被擄往牡丹堡，不管她有無援救之力，總爲同命，她認爲是義不獨生的。

在合肥近郊她遇到鐵衫帮尋釁，擊退鐵衫帮，天殘派又接踵而來，幸遇雲裳將荔英等誘往歧途，並帶她救出冷瑤光，使她感到惑然的，是以雲裳之能，同時救出黃瑜，當不致有什麼困難，雲裳沒有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現在再趨合肥，這位心地純良的姑娘，難免也興起滿腔疑問，她瞧着走在前面的雲裳背影，櫻唇微動，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

冷瑤光向她瞥了一眼道：「妳有話要說麼？嬙兒。」

索嬙吶吶半响道：「沒有……我只是對瑜姊姊有點担心……」

雲裳哼了一聲接道：「她不會有事的，妳還是担心妳自己吧！」

冷瑤光道：「牡丹堡與蒙驚頗有交情，我想有驚無險……」

冷瑤光語音未落，雲裳忽地面色一寒，對道旁一顆枝葉茂密的老槐樹叱喝一聲道：「下來……」

她叱喝的聲音不高，但令人聽來不僅如雷貫耳，幾乎連頭皮都在發炸，這位年歲不大的黃衣姑娘，功力之深，眞個駭人聽聞。

她這一聲嬌叱，果然如响斯應的由老槐之上躍下兩名黑衣大漢，他們落地一個蹌踉，連踏兩步才將脚跟站穩。

雲裳冷冷道：「你們是鐵衫帮的？」

兩名黑衣大漢齊聲道：「是的。」

雲裳道：「你們潛藏樹梢是要對付咱們了？」

黑衣大漢之一道：「小的不敢，咱們只是……咳，在這裏歇息一會兒。」

雲裳怒叱道：「歇息跑到樹梢去了？你們敢情興趣不淺！哼，說實話，否則別怪我手辣心黑！」

那兩名大漢身體一震，牙齦忍不住上下一陣撞擊，像是遇到追魂奪命的死神一般，滿臉都是驚悸晦暗之色。

冷瑤光大感訝異，他不明白這兩名鐵衫帮徒，何以對雲裳如此畏懼，殺惡人他並不反對，只是目睹別人那戰慄惶悚之狀，他却有點於心不忍，因而輕咳一聲道：「他們八成是奉了南豪之命，來窺視我的行跡，雲姊放了他們吧，此等小人，犯不着與他生氣。」

雲裳微微一哂道：「你倒是大方得很！」語音一頓，扭頭對黑衣大漢道：「好吧，冷公子旣替你們講情，算是你們的福份……」

兩名鐵衫帮徒聞言大喜，一齊一揖到地道：「敬謝姑娘不殺之恩……」語音未落，身形陡轉，就待拔足向荒郊奔去。

雲裳哼了一聲道：「站住。」

那兩人身形一震，如奉綸音般一齊轉過身來，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雲裳道：「你們可曾看到犯在我手中之人，有幾個逃得活命？」

那兩人愕然道：「姑娘是說……」

雲裳冷哼一聲道：「我說的再也明白不過了，哼，我破例放了你們難道你們不留點什麼給我？」

那兩人神色大變，面如死灰，良久，其中一人忽地拔出鋼刀，刷的劈向左腕，血光一冒，一隻活生生的左手，齊腕斬了下來，他額頭爆出豆大的冷汗，却沒有哼出一聲。

另一人也如法泡製，摘下了一隻左掌，然後身形急轉，蹌踉着疾馳而去。

對這雙鐵衫帮徒血淋淋的表演，雲裳似乎不屑一顧，她只是輕蔑的撇了一下櫻唇，便領先放步急奔，在炊烟四起之時，他們趕到了肥西。

翌晨，他們在肥西選購了三匹駿馬，經合肥，過蚌埠，渡淮河，直達宿縣。

石弓山在宿縣以西不足二百里，快馬加鞭，一日可達，不過他們長途跋涉，人馬都顯出疲態，日影剛剛偏西，便在宿縣歇了下來。

長生客棧，是宿縣規模較大的一家，他們要了兩間上房，畧畧梳洗一下，就到食堂進餐，時已過午，食客依然不少。他們要了幾樣菜餚，默默的飲食着。

飯後，冷瑤光瞅着雲裳，輕輕一嘆，道：「雲姊……」

雲裳道：「什麼事？」

冷瑤光道：「小弟對雲姊……咳，咳，十分感激……」

雲裳淡淡道：「我聽你說過了。」

冷瑤光道：「石弓山近在咫尺……」

雲裳道：「是不需要我了？」

冷瑤光道：「雲姊言重了，小弟怎能那麼不近人情……」

雲裳道：「嗯，是另有一種說法？」

冷瑤光道：「咱們萍水相逢，承蒙雲姊義伸援手……」

雲裳道：「這沒有甚麼，如果你我易地而處，你同樣會拔刀相助的。」

冷瑤光道：「只是小弟却深感不安！」

雲裳道：「大可不必，我不過爲了滿足好奇心而已。」

冷瑤光一怔道：「滿足好奇之心？」

雲裳道：「不錯，因爲我發覺江湖之上，正籠罩着一股詭秘的陰影你却是那陰影的重點所在。」

冷瑤光呆了一呆道：「雲姊說對了，小弟自年前赴塞外探親開始，就陷入一個極端詭秘的處境之中，此後一直被人牽着鼻子走，一切經過，似乎別人早有安排……」

雲裳道：「所以你就不必感激我了，我幫助你不過是爲了揭開那神秘的內幕罷了。」

冷瑤光原想辭謝雲裳的，如此一來，他倒不便堅持了，不過，對雲裳，冷瑤光絕無好感，因爲她那傲視羣倫的神態，對堂堂七尺之軀的大男人，實在是一種侮辱，而且她美麗的粉頰之上，始終是一副晚娘的面孔，如果不是顧念她有救命之恩，他早就下了逐客之令了。

其次，雲裳是一個性格執拗，難以相處的人物，她很少說話，但說話就是命令，不容任何人作半點反駁，索嫦秉性馴良，倒沒有甚麼不滿，冷瑤光却感到仰人鼻息，是一樁難以忍受之事。

雲裳不再理會冷瑤光，她叫來店伙，道：「伙記，你知道無德大夫住在那兒？」

店伙道：「客官是問那查神醫麼？他住在石弓山鎮頭一片棗林中，客官到達石弓山一問便知。」

雲裳揮手遣走店伙，回頭對冷瑤光道：「早點歇息吧，明兒見。」

雲裳回房去了，索嫦却幽幽一嘆道：「雲姊姊眞是一個奇人，我能有她一半就好了。」

冷瑤光哼了一聲，道：「妳要像她？哼，最好妳還是回天殘谷去吧。」

索嫦一怔道：「你似乎對她有點不滿？」

冷瑤光道：「難道妳要我像這麼的沒有半點骨氣？」

索嫦道：「雲姊姊的脾氣是大了一點，但她救了咱們，而且這一路之上，沒有她，咱們只怕難以這麼順利的到達。」

冷瑤光一嘆道：「是的，咱們欠她的太多了，所謂受人點水之恩，必當湧泉以報，所以我不願再欠她的了。」

索嫦道：「不要固執吧，大哥！欠多欠少還不都是欠，有甚麼比欠救命之恩還大呢？」

冷瑤光道：「不錯，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只是我覺得她太過神秘，無論正邪兩道，見了她像是碰到拘魂索命的鬼魅一般，而咱們對她却絲毫都不瞭解。」

索嫦道：「這有什麼要緊，只要她對咱們沒有惡意，何必管她是什麼出身來歷。」

冷瑤光無可奈何，只好以一聲嘆息，結束了這段談話。

由宿縣至石弓山，他們走了兩日才到達，在鎮上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就直奔鎮頭。

在一片廣大的棗林之中，聳立着一幢高大的建築，深林密菁，一屋巍然，如此境界，當眞別有情趣。

此時才是晨初時分，求醫者已絡繹於途，由莊門至棗林，携老扶少的病人，已逾百人之數。

雲裳領着冷索二人，越過那些排隊候醫者直趨莊門，由於他們服飾華麗，器宇軒昂，他們不守秩序的越規行爲，沒有人敢哼出一聲。

當他們跨進莊門，目光所及，三人全都爲之一呆。

原來莊門之內，是一個掛號的所在，也是很少病人能够適過的一道難關。

掛號分作五處，計官，紳，豪，富，民五等，求醫之人，須先將自己分類，按個人身份前往掛號，冷瑤光等落拓江湖，第一個就無法確定自己的身份。

其次是另有一個越級掛號之處，上列五類均可越級掛號，但診金要按一般掛號十倍收費。

診金之高，也駭人聽聞，平民診斷一次爲二兩，每高一類，以五倍計算，以官場之人爲例，診斷一次，即需白銀十二兩，越級掛號，就要一百二十兩，除了當眞可以買命，誰願意花掉如此之多的白花花的銀子？但求醫者竟摩肩接踵，就不得不使他們大感訝異。

另一怪異之處，是賄賂公行，原來這位查神醫，每日只看九名病人。多一名出十萬黃金也不看，因而石弓山鎮就出了一種新興行業，他們到平民掛號之處掛號，在取得診斷權利之後，再以三兩紋銀讓給急需求醫而未能掛號之人，這般人美其名爲「蚤仙」。

在如此情形之下，冷瑤光不由大爲失望，他不僅無法確定自己的身份，也無法湊足二百両白銀，那麼千里求醫，只是在浪費時日而已。

他在發愣之時，雲裳已向第一等「官」類掛號之處走去。冷瑤光認爲這是一種狂妄的行爲，他不明白像雲裳這般沉深之人，何以會有如此輕率的舉動。因此，他不願跟去瞧看，以避免彼此難堪。

片刻之後，雲裳回來了。她揚了一下手中的紅色紙條道：「掛妥了，咱們進去吧。」

冷瑤光愕然道：「已付過了診金？」

雲裳道：「診金先付，是那無德大夫的規定，咱們既來求醫，自然也難例外。」

冷瑤光雙唇微動，終於將滿腹疑雲忍了下來。

他不便對雲裳盤根究底，却認爲這位一臉肅殺之色

的姑娘，神秘得使他十分不安。

順着走廊，他們進入一間寬敞的診斷室，那無德大夫正在爲一身材高大，臉色焦黃之人診病，另有一雙中年男女，在一側默坐相候。

無德大夫，是一個年約六旬之人。此人方面大耳，長髯拂胸，論長像，倒是極爲不俗。

約莫半盞熱茶，無德大夫爲臉色焦黃之人寫了一紙處方道：「進去服藥，我想你不必再來了。」

臉色焦黃之人點點頭持着處方跨進一道暗門。

無德大夫目光一轉，向冷瑤光道：「過來。」

冷瑤光應聲立起，道：「大夫是叫我麼？」

無德大夫道：「你認爲我在叫誰？」

冷瑤光微微一怔，他想不到這位濟世活人的一代神醫，不僅面無表情，說起話來又那麼令人難堪，但爲了求他醫治毒傷，只好將怒火隱而不發。

經過望聞問切，無德大夫也替他寫了一張處方，道：「進去。」

進去二字十分簡單，箇中含意却極爲明白。那臉色焦黃之人不也是進去服藥了麼？冷瑤光微一遲疑，終於進入那一道禍福難知的暗門之內。

診斷室中的另一雙男女，也經過診斷進入暗門，無德大夫立起身形，道：「貴友服藥之後在莊門相候，兩位可以走了。」

進入暗門的病人，沒有一個去而復回，他們是由另一通道走向莊門，應該是一件無可置疑之事，因而雲裳及索嫦不再遲疑，她們退出診斷室，由原路逕奔莊門。

行經適才掛號之處，雲裳心頭一懍道：「不好，咱們只怕中了狡計了！」

索嫦道：「不錯，這些人一個都不見了，可能事有蹊蹺。」

他們說話之間，已然奔至莊門，那般携老扶少的求醫之人，像忽然在天地之間消失一般。

一股駭人的殺機，迅速佈滿雲裳的粉頰，她身形一幌，捷逾閃電，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向莊門飛奔而入。索嫦起步稍遲，已失去雲裳的所在。

「雲姊姊，等等我，——」

索嫦跟踪急追，由掛號之處進入診斷室，再由暗門闖入另一院落，但庭院深深，一片寂靜，這座巍峨的大廈，像是根本就無人居住一般。

經過一陣穿房入戶，迴廊百轉，索嫦已不知身在何處了。她心頭一急，忍不住振吭嬌呼道：「大哥，雲姊姊，你們在那兒……」

迴音震耳，屋瓦皆鳴，除了她自己，這幢大廈之中，只有她一個活人，最後，她由院中躍上屋面，總算認準方位，脫出了這幢詭異的屋宇。

「怎麼辦呢？我到那裏去找他們？」她孤零零的立在陰森的棗林之中，不知道應該何去何從，這位來自天殘谷的女郎，還是首次遇到如此徬徨的處境。

她呆立半晌，忽地心頭一動道：「大哥當初來到天殘谷，不是爲了馬車的輪跡才找去的麼？我爲什麼不能像他那樣去找找呢？」

自然，她要找的不是輪跡，但適才那麼多的求醫之人，總不會一下子就飛上天，或鑽到地下去了，只要讓她找到一個，就是一條追查的線索。

她下定了決心，立即展開身形，緣着房屋的四週一寸一寸的尋找起來。

終於在屋後棗林之內，發現了凌亂的馬跡，她順着蹄印尋找，一直找到北肥河畔。

蹄印至此而止，像冷瑤光追尋輪跡一樣，又是一個很難求得答案的問題。

看蹄印的方向，應該是趨向上游，因此，她沿着肥河一陣急奔。

「唉……」

這一聲輕嘆，來得十分突然，索嫦聞聲一懍，脚步也跟着停了下來。

她向四週瞧瞧，野草遍地，雜柳叢生，景物極爲荒涼，大白天，自然不會有什麼鬼魂出現，但形單影隻的索嫦，仍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姑娘！救救我……」

聲音不大，但十分清晰，由索嫦敏銳的聽覺判斷，那呼救之聲，是來自一堆土丘之後。

既然出聲呼救，必是一個負傷之人，不管索嫦有沒有援助之能，她總不能忍心不管。

在右側土丘之上，躺着一名身着儒衫，丰姿秀美的少年，他右腿之上血漬殷然，還巍顫顫的揷着一隻飛鏢。

索嫦向那人面頰一瞥，不由驚呼一聲道：「你是任天寵？」

受傷之人長長一嘆道：「是的，姑娘，在下正是任天寵。」

索嫦櫻唇一噘道：「我不能救你。」

任天寵一怔道：「咱們武林中人，路見不平，就該拔刀相助，姑娘爲什麼不能救助在下？」

索嫦道：「因爲你不是好人，所以，我不能救你。」

任天寵一嘆道：「怎見得我不是好人？要不，姑娘必然聽到對在下不利的謊言了。」

索嫦道：「是蒙驚對我說的怎能算作謊言！」

任天寵神色微變，道：「在下自問對蒙驚不薄，他爲甚麼一再陷害於我？唉，那日在漢江之上，姑娘眼見到在下與冷兄弟被他下毒的了。事實勝過

雄辯，姑娘能相信他片面之言！」

索孀聞言一呆，暗忖：不錯，我不是見到任天寵與大哥同時中毒，蒙鷲並自承他是下毒之人，但蒙鷲又爲甚麼要騙我呢？

她江湖經驗不多，遇到如此迷離撲朔之事，就像墜入五里霧中，有點手脚無措起來。

任天寵那秀美的面頰之上，露出一絲令人不易查覺的狡詐之色，他目光一轉，又長長一嘆道：「蒙鷲狼子野心，對姑娘可能存有非份之想，他嫁禍於我，不過想獲得姑娘的好感罷了……」

任天寵這幾句言語，無異一針見血，正說正索孀的心坎上去了，因而她對任天寵的看法，也就大大的改觀，但仍面現疑惑之色道：「你所中之毒解除了麼？由那兒弄來的解毒之藥？」

任天寵道：「解除了，但不是從蒙鷲那兒弄來的，唉，此人心田如此狠毒，縱然由他交出解藥，只怕也不會是眞的……」

語言一頓，接道：「姑娘知道菩提子麼？在下與冷兄弟所中之毒，除了蒙鷲的獨門解藥，普天之下，就只有菩提子有解除之能……」

索孀大喜道：「任大俠知道那兒有菩提子？能不能帮我弄來幾粒？」

任天寵道：「菩提子是少林寺九世祖採集天下靈藥，費時十年所煉成，相傳迄今，該寺祇剩下五粒在下機緣湊巧，一粒菩提子拾回來一條生命。」

索孀此時已對任天寵疑慮全消，並對獲知菩提子能解冷瑤光中毒之事而大爲欣慰，因而咳了一聲道：「對不起，任大俠！我適才太過魯莽了，你傷得怎樣？要不要扶你一下？」

任天寵道：「在下遇到一批匪徒，……唉，想不到，他們倚多爲勝，還暗中射了在下一隻毒藥飛鏢。」

索孀一驚道：「又是毒藥，那怎麼辦呢？」

任天寵道：「在下有解飛鏢之毒的藥物，只是全身癱軟，連敷藥的氣力也沒有了。」

索孀道：「我替你敷吧，解藥在那兒？」

任天寵道：「在腰際豹皮囊中，那麼只好有勞姑娘了。」

索孀替他取出解藥，拔起飛鏢，再敷上解藥，並用一條手帕代他將傷處裹好，約莫頓飯時間，藥力已然見效，任天寵勉力的站了起來道：「謝謝妳索姑娘。」

索孀道：「舉手之勞，算不得什麼，任大俠可曾見到我瑤哥哥及雲裳姊姊？」

任天寵道：「怎麼？冷兄弟又遇到了什麼痲煩麼？」

索孀遂將找無德大夫經過一切，爲他詳予講述，然後幽幽一嘆道：「我追踪馬跡，馬跡却忽然消失，沒有找到大哥，我眞不知道怎樣才好。」

任天寵道：「如此說來，傷我的那批盜匪，正是擄走冷兄弟之人了。」

索孀道：「任大俠見到我大哥？」

任天寵道：「沒有，但他們揹着一隻布袋，內中好像裝着一個人似的。」

索孀道：「他們到那裏去了？蹄印怎麼忽然消失了呢？」

任天寵道：「他們過河去了，那裏河水不深，騎馬可以過去的。」

索孀道：「一定是的，任大俠，沒有見到雲姊姊？」

任天寵道：「沒有，也許她追到別處去呢。」

索孀道：「任大俠自己保重，我要去救我的大哥。」

任天寵道：「不要急，索姑娘，在下自信比妳多一點江湖經驗，追踪敵人，總要方便得多，咱們還是一道走吧。」

索孀道：「你的腿傷未愈，只怕行動不便。」

任天寵道：「鏢毒已除，這點傷不要緊的。」

索孀道：「好吧，咱們走。」

任天寵認爲那伙强徒，必是前往商邱，爲了將養腿傷，他在漁村僱了一艘小船，沿肥河向商邱進發。

幾日將養，任天寵腿傷已逾，然後棄舟登岸，於傍晚時分趕到商邱。

這位百葉帮的首徒，不僅丰姿秀美，瀟洒逸俗，而且一擲千金無吝色，一副王孫公子的氣派。

在商邱，他爲索孀購置了不少新衣，帶着她徵歌逐舞，週旋於紅燈綠酒之間。

一個生長於窮山惡谷之中的女孩子，幾曾見到過如此奢華的世面，女性如水，索孀難免要忘掉本來，而樂不思蜀了。

最初，她還念念不忘尋找冷瑤光，任天寵的答復是「我已派人打聽去了，百葉帮朋友遍天下，有那麼多人代咱們追查，妳大可不必担心。」

於是，冷瑤光的影子在逐漸淡薄，任天寵那秀美的輪廓，也就印入她純潔的心靈之中了。

月明如鏡，夜凉似水，是一個深沉的午夜時分，任天寵挽着索孀的粉臂，走回他們寄居的客棧。

「孀妹子！今晚玩得痛快嗎？」

「嗯，但……我喝多了，有點……頭暈——」

索孀粉頰酡紅，嬌靨生春，那副醉態，更顯出她動人美麗。

任天寵不懷好意的哈哈一笑道：「不要緊的，

來，我替妳按摩一下，包管妳……嘿嘿，會得到人生最高的樂趣。」

他伸出綠山之爪，向她那顫動的胸前按去。另一隻魔爪則趁機作解除障礙的工作。

一個不明世故，年少無知的女郎，一旦陷入紅燈綠酒，紙醉金迷之中，是很難自拔的，因此，她被解除了束縛，毫無保留的展出了她的一切。

瞅着眼前的迷人胴體，任天寵發出一聲得意的奸笑，他迅速解除一切，盤弓躍馬就待趁機出擊。

但，一聲輕輕的嘆息，由窗外遙遙飄來，它像是午夜鐘聲，有喚醒迷途者的無比神力。

索孀清醒了，她想到自己是冷瑤光的妻子，然而，她面臨的是千鈞一髮，無可選擇的處境……

嘭的一聲，她使盡全身之力，向任天寵擊出一掌，這一掌來得太過突然，距離又是如此之近，任天寵無法作任何防範，便狂噴鮮血的仆倒下去。

索孀匆匆穿上衣衫，由後窗飛身而出，她記起了冷瑤光對她的教導：「一個人應該重視自己的身體」，現在，她輕視了自己的身體，侮蔑了自己的人格，雖然那一聲輕嘆，使她懸崖勒馬，沒有鑄成終天之恨，然而，她愧對她的大哥，茫茫前途，她有了無生趣的感覺。

在一陣信步狂奔之後，她發現自己走的竟是一條絕路，雄山陽道，巨川塞途，她倉惶四顧，已不知身在何處了。

她呆立半晌，幽幽一聲長嘆道：「這樣也好，反正我也沒有臉面去見大哥了。如果咱們當眞有緣，希望來世再見吧。」她語音甫落，便湧身向懸崖之下跳去。

「阿彌陀佛，施主既已懸崖勒馬，何不就此回頭向善！」

她的腕脈，被一個出家之人所抓住，她一掙未脫，不由詫異的回頭瞧去。

那是一個女人，但頭頂上光禿禿的，沒有留下一根煩惱絲，她眉目面頰之間，雖然留着不少歷經風霜的跡痕，却掩不住一派莊嚴聖潔，令人肅然起敬的風範。

寬大的緇衣在獵獵作响，她那看似纖弱的身軀，却像金剛拄地一般紋風不動。

以索孀那身不凡的功力，以及超越常人的聽覺，竟被人悄然扣到腕脈，毫無掙扎的餘地，那麼這位出家人的武功，縱不入聖，也當得超凡了。

她不再掙扎，但却極不友善的冷哼一聲道：「妳是誰？爲什麼不讓我尋死？」

那出家人放開她的手腕，微微一笑道：「貧尼心琮，是興安嶺室韋山寶蓮庵的住持——」

索孀一怔道：「貧尼心琮？好怪的名字！」

心琮師太宣聲佛號道：「好一塊未經雕琢的寶玉，貧尼既然遇到，焉能暴殄天物。」

索孀道：「妳在說些甚麼？我不懂。」

心琮師太道：「貧尼是出家人的謙稱，心琮是貧尼的法號，懂了麼？」

索孀道：「那妳是出家人了？什麼叫做出家人呢？」

心琮師太道：「無相無我，就是出家人，倘單的說，出家人就不會有妳所遭遇的煩惱了。」

索孀道：「那敢情好，那我就跟妳去當出家人吧。」

心琮師太道：「那妳不想死了？」

索孀道：「我還想着我娘及大哥，死了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心琮師太道：「那麼我收妳做記名弟子，但不必出家，好麼？」

索孀道：「我已經無家可歸只好聽妳的了。」

於是，這位來自天殘谷的一代嬌娃，因爲遠涉關外，而暫別江湖了。

×　×　×

「鐵馬蒙氈，銀花洒淚，春入愁城。笛裏番腔，街頭戲鼓，不是歌聲。那堪獨坐青燈！想故園，高台明月。輦下風光，山中歲月，海上心情。」

這是南宋詩人劉辰翁具有興亡之感，暗抱勤王壯志的柳梢青詞，在孤燈獨照，虫聲啾啾的時分，人們的心情，已具有落沒之感，再聽到這股悲愴的笛聲，就令人更加難以自已了。

笛聲起自隣室，聽笛者正是那時乖命舛，與不幸結了不解之緣的冷瑤光。

在石弓山求醫，他中了別人的計算，剛剛踏入暗門，便被點了穴道，在敵人週詳的佈置下，雲裳及索孀被分別引入歧途，他武功既失，外援又斷，遂輕易的被人送到牡丹堡來了。

爲了天殘劍笈，惜花帝君不惜威逼利誘，用盡了各種手段，只是冷瑤光軟硬不吃，因而成了石牢中的貴賓。

對隣室，有一五寸方圓的小孔，雖然可望而不可及，却可聲息互通，但一晃三天，他與隣室那位難友，未作一字交談。

「唉，公子！咱們坐困愁城，生死同運，你就忍心不交談一語？」

一股令人骨軟神酥的吳禨軟語，自隣室飄了過來，語氣之中，還帶着一股幽怨的成份。

「對不起，姑娘！在下沒有閒聊的興趣，」他直接了當把對方的要求予以拒絕，心情的惡劣，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聲輕嘆，笛聲再度响了起來，她吹的是張炎的「月下笛」，笛音婉轉，悲傷更甚於前。

冷瑤光忍不住咳了一聲道：「姑娘……」

「什麼事？公子。」

「妳能够不吹麼？」

「公子之命，小妹怎敢不從，只是愁顏相對，渡日如年，公子就不想抒發積悃，來打發這無聊的時光？」

此女不僅聲如黃鶯，而且談吐不俗，與她閒話積悃，確是打發時光的最好辦法。因而微微一笑道：「沒有請教姑娘的芳名，實在失禮之至。」

「咱們彼此一樣，公子毋須自責。」一頓接道：「小妹唐琪，是蘇州人氏。」

「原來是唐姑娘，不知怎的會作牡丹堡的階下之囚？」

「唉……」

一聲幽幽長嘆之後接道：「小妹隨家父賣藝糊口，不幸被惜花帝君看中，他不惜恃強將小妹刼來，家父也遭到他的毒手，小妹一身無可珍惜，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接着是一陣哭泣之聲，較之子規夜啼，巫峽猿嘶還要悽切幾分。

冷瑤光不勝同情的一嘆道：「估不到姑娘的遭遇，竟是如此的悲慘，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縱然仇比海深，也只好徒喚奈何！」

唐琪道：「不，只要小妹留得三寸氣在，誓必手刃此賊！」

冷瑤光道：「好志氣但願姑娘能天從人願。」

唐琪一嘆道：「也許小妹是在痴人說夢，只要咱們意志堅毅，鍥而不捨，夢想也會變為事實。」

冷瑤光道：「姑娘說的是。」

第一次交談就此為止，此後，他們隔着五寸小洞，經常閒聊着。

他們由同情而瞭解，逐漸的彼此信賴而無話不談。

這項發展是十分自然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唐琪的談吐與意志，使冷瑤光認為她確非常人。

在另一個燭光搖曳的夜晚，一聲嬌滴滴的呼喚又傳了過來，道：「公子……」

「嗯……」

「你的武功是怎樣喪失的？」

「唉……」

「是不足為外人道麼？」

「在下確有一段傷心往事……」

「那麼公子就不必說了，不過咱們唐家對治療毒傷，却是獲自祖傳。」

「獲自祖傳？」

「是的，而且又是江湖之上，還薄有虛名。」

「哦，在下孤陋寡聞，只知道四川唐門，却沒有聽說過蘇州唐家。」

「這個……說來公子也許不信，先祖正是出自四川唐門……」

「啊，原來如此，在下倒是失敬了。」

「先祖當年負氣走出，咱們這些不肖子孫……唉，竟落得這般慘狀……」

「這當真是一件不幸之事，不過，往事多半是不堪回首的，姑娘還是節哀順變才是。」

愁雲慘霧籠罩着這座石牢，這一雙萍水相逢的男女，在悲哀中沉默着。

良久，唐琪嘆息一聲道：「咱們如是自在之身，公子的毒傷，小妹或能略盡棉薄，現在……只好徒喚奈何了。」

冷瑤光道：「謝謝妳的好意，就在下所知，咱們除了任人宰割將無力掙脫了惜花帝君的魔掌。」

唐琪道：「為什麼呢？世界如此之大，何處不可以藏身！」

冷瑤光長長一嘆道：「在下中毒及受擒，都是經過別人巧妙安排的。在下縱有霸王之勇，武侯之智，也不得不自蹈陷穽，而牡丹堡勢力之强，當代無出其右，世界雖然廣大，咱們却難以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處！」

唐琪駭然道：「那是說惜花帝君的智慧武功，兩皆高絕了？」

冷瑤光道：「這倒並不盡然，惜花帝君的武功也許很高，智慧麼？在下尚須查證。」

唐琪道：「此話怎講？」

冷瑤光道：「在下懷疑預佈陷穽，將在下玩弄於掌股之上的只怕另有其人。」

唐琪啊了一聲，半晌，始奮然道：「那麼你就俯首貼耳，任人宰割了！」

冷瑤光道：「既失武功，再入籠牢，不願任人宰割又當如何？」

唐琪道：「事在人為，只要有一線生機，咱們就該努力以赴……」

冷瑤光道：「姑娘說的是，但……唉……」

唐琪道：「公子還是不信？」

冷瑤光道：「在下相信，只是成功之望，實在太過渺茫！」

唐琪道：「如果小妹有讓咱們脫困之策，並為你解去劇毒，恢復武功，你願是不願？」

冷瑤光呆了一呆道：「當真麼？姑娘！」

唐琪道：「自然是真的了。」

冷瑤光道：「那麼在下唯姑娘之命就是。」

唐琪道：「好，但隔牆有耳，咱們該湊近一點兒。」

他們之間，隔着一面厚厚的石壁，要湊近，也只是那五寸方圓的小孔而已。

當他們將面頰湊向小孔，四目交投，也來了一聲詫然的驚噫。

他們並不相識，所見到的是一張陌生的面孔，既非他鄉遇故知，有什麼值得驚訝之處？

他們的驚訝，自然是有理由的，原來這一雙陌生男女，交談已有不少時日，却始終緣慳一面，現在在如此接近的距離相見，心情上已經有點緊張，及目光所及，發現對方竟是風光霽月，不同凡俗的人物，一聲驚噫也就脫口而出了。

他們迅速離開小孔，唐琪才噗哧一笑道：「想不到公子還是一個逗人喜愛的美男子……」

不錯，冷瑤光確是英俊的，而且別具一種風格，令人一目之下，就瞧出與衆迥異，較一般俊美之人截然不同，此種男子，最能令女人傾心。

不過，那位唐姑娘也非常人，以冷瑤光所接觸的幾個好人而論，索嬙秀美入骨，每一寸地方都是上帝的傑作，曾經滄海難為水，有了索嬙，天下女人都不屑一顧了。

但黃瑜，雲裳二女，也是兩個美絕塵俗之人，她們雖然略遜於索嬙，還是塵寰罕見的。

這位唐琪姑娘，論美色，應該等而下之，決難與索嬙等三女一爭長短，只是，她對男子似乎具有一股難以拒抗的吸引之力，冷瑤光只不過匆匆一瞥，就再也放心不下，如果說冷瑤光是一個逗人喜愛的男子，唐琪就是一個迷人的妖精了。

因此，冷瑤光再度湊近洞口，道：「妳說笑話了，茫茫衆生，誰還能比姑娘妳這般動人？」

唐琪穿的是一身月白色衣裙，鑲着翠綠色的荷葉邊，柳腰細細，的是一個天生的尤物。

她在冷瑤光目光所及之處，像風車般的來了一個動人的旋轉，然後拋給他一記媚笑，纖腰一擰，嬌靨便已送了上來，道：「真的麼？公子！那是說你不嫌棄我了。」

嬌靨生春，吐氣如蘭，這般景況，實在令人難以消受，如非隔着一道石壁，冷瑤光非一把將她摟過來不可，總算他還沒有忘記現實，玉面一紅，吶吶道：「自然是真的，在下何必欺騙姑娘。」

唐琪輕輕一笑道：「只要你不討厭我就好了，咱們來日方長，還是先脫困要緊。」

冷瑤光道：「不錯，姑娘有什麼指教，在下正洗耳恭聽。」

唐琪道：「距牡丹堡約莫有五十餘里之處，有一個極端隱秘的山洞，小妹為便於偵察牡丹堡的動靜，以便為父報仇，曾在那個山洞之中，儲存大量食物，……」

冷瑤光道：「姑娘被擄之時，牡丹堡並未查覺山洞所在？」

唐琪道：「小妹是探堡之時被擒，我想山洞還是安全的。」

冷瑤光道：「咱們縱然安身有地，但怎能出得石牢？」

唐琪微微一笑道：「不要愁，你看我的。」

她退離小孔，向冷瑤光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然後雙手捧着小腹，尖聲呼叫起來。

她面上掛着笑意，但所發出的嬌呼，則婉轉哀啼，動人心肺，任是鐵石之人，也難以漠然無動於衷。

果然沒有多久，石牢外已然傳來脚步之聲，冷瑤光急避開小孔，凝神靜聽隣室的發展。

石門開啟了，但脚步及門而止，那人並未進入，但他似乎忍受不了唐琪的哀鳴，終於跨了進去，並沉聲喝問道：「怎樣啦？是肚子痛麼？來，讓大爺給妳揉揉……」

揉字還沒有說完，已然傳來一聲悶哼，顯然，那名色迷心竅的看守之人已然中了唐琪的計算。

接着，他的牢門也開啟了，唐琪像彩燕般飛了進來，她一把摟着冷瑤光，送上兩片香馥馥的櫻唇

，身軀緊迫着他的胸膛，透出一股熔金爍石般的熱力。

良久她螓首微仰，嫣然一笑道：「甜不甜？」

冷瑤光道：「甜？哦，甜，比蜂蜜還要甜上十分。」

唐琪櫻唇一撇道：「要說眞心話！走，到咱們的山洞再讓你慢慢的品嚐。」

她牽着冷瑤光馳出石牢，小心翼翼的摸索前進，也許牡丹堡太自恃了，這座聲勢煊赫的龍潭虎穴，守衞倒不是怎樣嚴密。

他們逃出了牡丹堡，來到五十里外一個隱秘的山洞，冷瑤光打量了一眼，但見床榻桌椅，一應俱全，不由微感詫異道：「怎麽，妳將這個山洞當作永遠的家了？」

唐琪啊了一聲道：「這就是女人不同於男人之處，對付像牡丹堡那等强仇，任何事都得作較爲長遠的打算，你說是嗎？公子。」

冷瑤光道：「是，對惜花帝君索仇，果非一蹴可就之事。」

唐琪道：「這些日子，咱們都受了不少委屈，先好好的歇歇，待精神恢復再說，來，陪我睡一忽兒。」

一個大姑娘，父屍未寒，又是甫脫羅網，竟叫一個剛剛見面的男子陪睡，豈不太有點那個了。

但在冷瑤光看來，這並非太過突然之事，因爲他倆風雨同舟，禍福與共，自然不能與陌生之人相比，而且在石牢一牆之隔，也不能算作陌生之人。

更重要的：是唐琪全身上下，都在放射着一股媚力，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他實在沒有拒絕的勇氣。

好在風流可以，下流不行，冷瑤光的雙掌得以遊遍她全身，唐琪却嚴守她那最後的一道關頭，冷瑤光並非浪子，因而他倆就這麽相擁睡去。

翌晨，唐琪爲他們弄好早餐，然後請冷瑤光同食，她像一個克盡婦道的妻子，對丈夫照顧得無微不至似的。

飯後，她察看冷瑤光的眼皮及脈理，半晌，才咳了一聲道：「好歹毒，錯非碰到我，你今生就難有復原之望。」

冷瑤光一驚，道：「那是說妳有把握使我復原了？」

唐琪道：「有，但須假以時日。」

冷瑤光劍眉一皺道：「要多久？」

唐琪道：「少在百日，多則一年。」

冷瑤光一嘆道：「不能提前麽？」

唐琪道：「能够如此，已是萬幸了，因爲咱們並無足够的藥物，也不能出面向市中購買，一旦被牡丹堡發現咱們，不僅前功盡棄，今後將再也找不到逃走的機會了。」

冷瑤光無可奈何，只好聽唐琪的擺佈，他們長日無聊，彼此就互相切磋武功。

對一個有着救命之恩，而又以身相侍，親如妻子的女人，冷瑤光是不會保留的，除了靈胎九影身法，未得雲裳同意，他不能傳與他人，及天殘谷聖德堂的機密他不能擅自說出外，他已盡其所有，未作絲毫隱瞞。

唐琪喜愛武功，唐門內功心法，也有其獨到之處。但她除了內功及暗器手法確屬不凡外，對一切武功，她還是稀鬆平常，這也就是他們父女落得賣藝街頭的原因了。

爲了打發時間，及報答唐琪相救之德，冷瑤光對唐琪傾囊相授，唐琪的武功在日漸增長，身手已屬不凡。

不過，她對劍術似乎特別喜愛，冷氏門中的靈山劍法，還無法塡滿她的慾望，因而冷瑤光又傳授她二暉玄紫劍法。

在一次練劍之後，唐琪伸手掠了一下鬢際的亂髮，依偎着冷瑤光道：「瑤哥哥：我能問你一句話麽？」

冷瑤光道：「可以，小兄知無不言。」

時間是一座熔爐，他們的感情已熔合在一起了，改改稱呼，是十分自然之事。

唐琪欣然一笑道：「靈山劍法，是冷氏門中的祖傳絕藝，這套二暉玄紫劍法，似乎不是冷氏門中之學？」

冷瑤光道：「不錯，二暉玄紫劍法，是另有來處，並非本門所傳。」

唐琪道：「你能告訴我是怎樣獲得的麽？」

冷瑤光道：「這個……咳，琪妹妹，小兄十分抱歉……」

唐琪撇着櫻唇道：「你是將我當作外人了！」

冷瑤光道：「這怎麽會呢，只是小兄實在有所不便。」

唐琪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二暉玄紫劍法，可能就是天殘派失傳已達百年的天殘絕藝，但我奇怪的是天殘門下都不會這套劍法，怎麽會落到你的手中！」

冷瑤光微微一笑道：「這叫做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世間一切，冥冥中自有定數，半點也無法勉强。」

唐琪摟着他的脖子道：「咱們孤男寡女，一室相處，今後我還能嫁給旁人麽？唐琪就是你的妻子了，對妻子說話，還這麽不盡不實？」（未完待續）

過關刀

風雲坪上風雲會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楚雲彪應金盾帮主賈禮强之請，往湯山等候脫險歸來的甄賈谷蘭，在湯山温泉中，貪緣獲識一位前輩異人，據說楚雲彪之師「刀痴」百里發曾兩度敗以他手，楚雲彪不信與較，果在一招之下落敗，那異人似對楚雲彪極具好感，指示他獲得五絕刀譜後離去，楚雲彪依着刀譜苦練，剛練成便遇二聖教的段青山、孫成，楚雲彪心知甄賈谷蘭並未脫險，遂殺二人下山，至半突遇岳恒，乃相偕返回金盾帮，將所遇告知金盾帮主，金盾帮主聽說楚雲彪修習五絕刀，猜到那老人定是「刀聖」司空淳——

楚雲彪驚訝道：「刀聖司空淳？」

金盾老人點點頭道：「他是一位武林前輩，十幾歲就成名江湖，他的成名武器是一把大剃刀，名之謂『戒刀』，有神鬼莫測之妙，在武林中享盛名達六十年之久，後來被人尊爲『刀聖』，不過，歸隱已久，如果尚健在人間，年紀不怕已在百歲以上了。」

楚雲彪道：「看他髮鬚如銀，滿臉皺紋，年紀只怕眞在百歲以上了！」

金盾老人道：「那麽，很可能是他！普天之下，只有他的刀法能勝過令師，他在武林中的聲望，更在野枯佛之上，別說老夫，就是宇內三奇見到他，也得尊稱他一聲『老前輩』呢！」

話聲一頓，接着笑道：「老弟能得到他的奇學，眞是可喜可賀！」

楚雲彪也很高興，笑道：「他的五絕刀深奧異常，晚輩研究了一天一夜，也才領悟其中的一二招，自覺尚不熟練，但在段、孫二人的身上一試之下，竟十分成功，一刀就將他們收拾了。」

金盾老人輕咳一聲，改變話題道：「好了，岳恆想必已經向老弟說過，敝帮兄弟已全到達，但他們都不大贊成歸降二聖教，老夫原想明白告訴他們僞降之意，但鑑於『賽諸葛尹文亮』的背叛，使老夫不能放心，深恐衆兄弟中已有人加入該教，故打算先考驗他們一下，即是由老夫介紹老弟與他們見見面，要是——」

楚雲彪插口道：「岳兄已將老前輩的打算說給晚輩聽了，這主意是很好，咱們這就到花廳去吧。」

金盾老人道：「那麽，就請老弟恢復本來面目，以便與他們相見。」

楚雲彪即在房中洗去臉上的易容，便隨金盾老人往花廳走來。

花廳，在歸雲山莊的中院，乃是金盾帮會商帮中事務之處，建得十分寬大，可容百人以上。

金盾老人領着楚雲彪入廳時，廳上的金盾帮兄弟，連忙一齊站了起來。

傳說不錯，金盾帮的人並不多，只有百多個，但年紀均在四十以上，都是老江湖。

金盾老人牽着楚雲彪走到廳上正中的長案前，含笑道：「衆兄弟，愚兄今天要介紹這位老弟和你們見見面，你們中有人認得這位老弟麽？」

當中一人開口道：「小弟見過他，他是『刀癡』百里老前輩的次徒，無影刀楚雲彪！」

金盾老人笑道：「對了，這位老弟正是無影刀楚雲彪，也即是無敵神刀尚大農的師弟！」

語聲微頓，繼道：「不過，這位楚老弟並未跟着他師兄尚大農加入二聖教，相反的，他和尚大農及二聖教已勢成水火，小女谷蘭被二聖教擄去之前，便是與這位楚老弟一起的……」

接着，便將楚雲彪與女兒結識後的一切，詳細說了出來。

……一位看來極有地位的老者接口問道：「帮主介紹這位楚少俠與本帮兄弟相見，是否決定與二聖教兵刃相見了？」

金盾老人道：「愚兄尚未決定，令狐兄有什麼高見？」

被稱爲「令狐兄」的老者說道：「管見以爲，谷蘭一定要設法拯救回來，但歸降二聖教，絕不是辦法！」

金盾老人苦笑道：「如果有更好的辦法，當然不必歸降二聖教了！」

另一斷眉大漢越前說道：「帮主，小弟有個主意！」

金盾老人道：「你說說看。」

那斷眉大漢道：「咱們佯作歸降，大家一起去風雲坪跟二聖教拚個高下！」

又一人接腔道：「好主意！」

「不行！二聖教主絕不肯把賈姑娘帶去風雲坪，咱們跟二聖教不能在雲風坪打！」

「這話有理。」

「不過，我覺得僞降倒是個辦法，咱們一起僞降二聖教，等摸清了他們的內部情形及賈姑娘恢復自由之身後，再跟他們決個高下！」

「帮主以爲如何！」

金盾老人搖頭道：「不行！」

衆人原都覺得「僞降」是個好辦法，一聽帮主否定，均感不解，齊聲問道：「爲何不行？」

金盾老人道：「二聖教主不是傻瓜，他必然會考慮到這一點，而在咱們歸降之後，運用各種手段瓦解咱們的力量，所以僞降是不行的。」

「可是——」

「好了，別說了，該怎麼辦，明天再行定奪，愚兄今天只是介紹你們與楚兄弟認識認識，並未打算談到別的事情……」

說完，拉着楚雲彪走了。

× × ×

又一天的早晨到了。

歸雲山莊平安無事。

無敵神刀尙大農沒有來。

這已證明尙大農並未得到消息，不知楚雲彪正在歸雲山莊，也即是說在歸雲山莊的金盾帮衆兄弟中，並無二聖教的奸細潛伏着。

於是，金盾老人又將衆兄弟集合於花廳上，宣佈道：「各位兄弟，昨夜愚兄考慮了一個晚上，覺得要救小女脫險，唯一之策，只有照昨天你們說的僞降一途，咱們一起去風雲坪向二聖教主呈遞降書，然後等候良機，給他們來一次叛變，一舉殲滅該教，諸位兄弟意下如何？」

「好！」

「應當如此！」

大家都贊成了。

金盾老人道：「那麼，咱們立刻作準備，一個時辰後動身！」

一個時辰後，全體金盾帮的兄弟，每人各乘一騎，魚貫馳出歸雲山莊，朝西南進發。

金盾老人一馬當先，領着全帮一百多人，飛馳前進，這天入夜之時，已走了一半路，走到馬鞍山地界。

由於人數太多，不便投宿客棧，金盾老人下令在馬鞍山下露宿。

大家吃了自備乾粮後，便在樹林內坐下來。

金盾老人四下巡視一番，看見楚雲彪獨自坐在一株樹下，乃舉步過去，在他身邊坐下來，笑了笑，道：「記住，你的姓名叫伍必信，今年四十三歲，雲台山人，是負責管理本帮設在連雲縣城的『海樓』……」

楚雲彪點了點頭，笑道：「是的，晚輩都已牢記在心不會忘記的。」

金盾老人仰頭眺望遠方山巒，輕嘆一聲道：「爲了救小女而出此下策，萬一反被二聖教所乘，害了全帮兄弟，將使老夫抱恨終生了！」

楚雲彪道：「二聖教野心勃勃，企圖統御武林黑白兩道，目前他們尙未達到目的，諒不敢胡亂殺人。」

金盾老人道：「但願如此。」

楚雲彪道：「倒是夏美鳳和尙一龍，老前輩仍然把他們關禁在歸雲山莊的地下室中，不知會不會被尙大農找出來？」

金盾老人搖頭道：「不會，老夫指定看守他們母子的那個老僕賈安，他跟隨老夫已有三十年之久，對老夫忠心耿耿，尙大農不論使用何種手段追問他，也別想從他嘴裏問出一個字來！」

楚雲彪道：「尙大農想必已知咱們要去西梁山風雲坪歸降了。」

金盾老人點點頭，道：「他當然知道……」

楚雲彪道：「此地距離西梁山風雲坪，大概只有百里左右吧？」

金盾老人道：「是的，明早繼續起程，天黑之前便可抵達西梁山，在山中過一夜，次日便是二聖教主限定歸降之日。」

楚雲彪道：「據說二聖教主還約了別人在風雲坪會晤，只不知所約者是誰？」

金盾老人搖頭道：「誰知道！」

老少兩正交談間，一位五旬老者來到他們面前

，向金盾老人施了一禮道：「帮主，兄弟們在樹林間發現了一具死屍。」

金盾老人驚哦一聲道：「死者何人？」

那老者道：「不知道，看年紀已經很高，好像才死了不久，屍體尙未腐爛。」

金盾老人起身道：「去看看！」

那老者轉身走去，說道：「就在前面不遠，帮主請隨屬下來。」

楚雲彪也起身跟去。

三人走上一塊山坡的矮樹林中，只見林中已圍聚着許多金盾帮的兄弟，那老者開聲道：「讓開，帮主來了！」

衆人立即讓出一條路，金盾老人和楚雲彪走入一看，果見林中倒臥着一具死屍！

屍體面朝地俯臥，是個身材瘦長的老人。

金盾老人道：「把他翻過來看看。」

一個兄弟立時上前翻轉老人的遺體，楚雲彪一見之下，心頭大震，叫道：「啊，是他！」

搶上一步，在老人遺體旁邊跪了下去。

金盾老人大爲驚詫，急聲問道：「老弟認識這人？」

楚雲彪點點頭，滿面悲切，星目閃動淚光，答道：「是的，他就是酒蟲饒徧公老前輩！」

語畢，眼淚也掉了下來。

他從師練武期間，酒蟲饒徧公經常去找他們師徒歡聚，每次總指點他一兩手武功，後來又傳授他易容術，所以他對這位酒蟲饒徧公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今天忽然在此見到老人的屍體，自然使他悲痛萬分了。

金盾老人也曾聽楚雲彪說起酒蟲饒徧公發瘋之事，故一聽死者即是饒徧公，連忙蹲了下去，伸手摸摸老人的胸口，只覺老人渾身冰涼僵硬，知已死去一天以上，不禁悲嘆一聲道：「沒救了！」

他又把老人全身上下察看一番，說道：「這位饒前輩好像是病死的，身上並無一點傷痕。」

楚雲彪泫然道：「他瘋得很厲害，那次在月老祠見到他，晚輩就知他不久人世了，可是却沒想到他會病死在這荒山之中……」

一個兄弟接口道：「帮主請看，這位饒老前輩臨終之前，好像在這地上畫了一些東西。」

經他一提，金盾老人和楚雲彪才發現酒蟲饒徧公的身邊地上，果然畫有圖像。

那是用樹枝畫成的。

畫的是兩個人。

一胖一瘦，背部對着背部，互相倚立着！

分別背部的中間線條沒有畫出，因此看上去兩個人的背部像是粘在一起的。

金盾老人訝然說道：「他畫這圖像，是何意思呢？」

楚雲彪也看不懂，搖頭不語。

一人道：「他畫這兩個人形必有某種含意，咱們應該把它猜出來。」

又一人道：「對，他總不會無緣無故畫這些人像，一定包含着什麼秘密！」

另有一人道：「若說他有什麼秘密要透露，何不用文字寫出來？」

「用文字寫出，就人人都看得懂了呀！我看他是不願人人都看懂他的意思，故畫人像，讓某些人來猜！」

「這是兩個人背對背立着，一個胖一個瘦，如此而已，有什麼玄機呢？」

「可是，你認爲一個人在臨死之前，還有心情畫一些毫無意義的圖像？」

「唔………」

「楚老弟對他最了解，應該猜得出他畫這人像的含意吧？」

楚雲彪長嘆一聲道：「小弟的看法是：饒老前

輩畫這人像並無任何含意。」

金盾老人懷疑道：「沒有任何含意麼？」

楚雲彪點點頭道：「是的，理由是饒老前輩早已喪失神智，一個神智不正常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會有什麼含意的。」

金盾老人「唔」了一聲道：「但是，一個神智不正常的人，當他病得快要死的時候，縱然會做出一些無意義的事情，也不可能畫出這樣完整的兩個人啊！」

一指地上的人像，又道：「你看，他畫的這兩個人像，頭部和四肢都很完整，而且胖的這一個全身皆胖，瘦的這一個全身皆瘦，畫得很有『心智』呢！」

楚雲彪道：「如果饒老前輩畫的這圖像眞有某種含意的話，那麼他所要表達的就是兩個人，而這兩個人，可能與二聖敎有關——」

他說到這裏，陡地心頭一動，面上突露驚惑之色！

金盾老人見他突然住口，似是突然有所領悟，忙問道：「怎樣？」

楚雲彪長長吸了一口氣，緩緩道：「晚輩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那天二聖敎帶着家師等人出現於鄱陽湖時，由於晚輩等人對『二聖敎』這三個字不解其義，憨俠葛大寶就問他師父『巨無霸尉遲福』二聖敎主到底是一個還是兩個……」

金盾老人道：「不錯，老夫心目中也一直有這個疑問，二聖這兩個字，應該是指『兩個不凡之人』而言，所以二聖敎主應該是兩個！」

楚雲彪道：「但是『巨無霸尉遲福』的回答却很怪，他說二聖敎主『一而二，二而一』！」

金盾老人愕然道：「什麼意思！」

楚雲彪道：「意思是說：一個就是兩個，兩個也就是一個。」

金盾老人失笑道：「人，一個就是一個，那有一個就是兩個，兩個就是一個之理！」

楚雲彪道：「晚輩也想不通這話的眞意。」

他的視線又回到地上的圖像，緊皺眉頭道：「現在，饒老前輩在這地上畫的這兩個人像，不知是不是二聖敎主？如果是的話，那麼二聖敎主是兩個而非一個。」

楚雲彪注目道：「不對！」

金盾老人微微一笑道：「老弟不妨仔細想想，饒老前輩在不知老弟在懷疑敎主『一而二，二而一』之事，他也沒有未卜先知之能，算到老弟會在他死後發現他的遺體，所以，他畫這兩個人像，絕不是在告訴老弟『二聖敎主』是兩個人，甚至也不是在告訴別人『二聖敎主有兩個』，因爲顧名思義，既稱『二聖』，敎主當然是兩個人，用不着說明的啊！」

楚雲彪覺得有理，不由苦笑道：「不然，饒老前輩畫這兩個人像是何意思呢？」

金盾老人凝望着人像良久道：「這兩個人背對背倚立，必有含意存在，咱們從背對背這方面來想想看……」

一個兄弟在旁插口道：「是不是『背道而馳』的意思？」

金盾老人道：「如是表示『背道而馳』，那麼誰與誰『背道而馳』呢？」

又一個兄弟插口，道：「也可解釋爲『同床異夢』！」

金盾老人笑道：「哦。」

那兄弟指着人像，說道：「這兩個人，胖大的可能是男人，瘦小的可能是女人，他們是一對夫婦，背對背躺在床上，是表示不和好，也就是同床異夢！」

金盾老人道：「如果是指『同床異夢』，那麼這對夫婦是誰？」

那兄弟聳聳肩道：「這就不得而知了，這世上同床異夢的夫婦太多了！」

金盾老人搖搖頭，嘆道：「這是個很難解的謎，老弟何不搜他身上看看？」

楚雲彪於是把手伸入饒衞公的屍身內，仔細的搜遍他的全身，最後縮回一雙空手，搖頭道：「他身上什麼也沒有！」

金盾老人皺眉道：「我看，這個謎只好慢慢來猜，現在先來掩埋他的遺體吧！」

他掉頭向站在身後的兩個兄弟道：「鼎和，逸中，你們兩人找一塊好地方，把這位饒前輩好好掩埋了！」

楚雲彪連忙說道：「不！讓晚輩一個人好好掩埋他！」

金盾老人微怔道：「老弟之意是……」

楚雲彪點點頭，愴然道：「晚輩現在所能報答他老人家的，就只有這件事而已！」

說畢，抱起饒衞公的遺體，向山上走去。

夜色更濃了。

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最黑暗無情的夜晚，他的心在絞痛着……

× × ×

朝陽在東方地平線上探出了半個頭，金盾老人又領着全幫兄弟起程上路，直奔西梁山而來。

一路無事，這天黃昏時分，已趕到瀕臨長江的當塗縣城，大家一道在城中飽餐一頓，即雇船過江，把可以載送人馬的駁船全部雇來，來回三趟，方將一百多人馬全部載送到了長江西岸。

又行數里，已到西梁山。

西梁山，本名梁山，與當塗縣的東梁山隔江相對，望之如門，故又有「天門山」之稱，李白梁山銘有「梁山博望（東梁山）關扃楚濱」之句，西岸山頂各有城，皆宋王元謨所築，六朝建都金陵，皆於此屯兵捍禦，原是兵家必爭之地，但現在，已經廢棄，成爲一處歷史的古蹟了。

而「風雲坪」是在城下的一塊平坦的山地上，曾是練兵敎場，後來被人稱爲風雲坪。

金盾老人仍是一馬當先，率領衆兄弟乘騎入山，蜿蜒行了半個時辰，才到達風雲坪上。

夜色已臨，寬廣平坦的風雲坪上，野草萋萋，隨風搖曳，闃無一人。

好荒涼！

金盾老人下了馬，縱目四矚一番，說道：「今天是二十九日，期限未到，所以他們還沒來……」

楚雲彪趨近他身邊，低聲道：「老前輩請看，山頂的城牆上好像有燈光！」

金盾老人舉目望去，果見遠處的山頂城牆上，似有燈光閃爍，不由聳然動容道：「哼，難道說他們二聖敎已佔據了山上那座城？」

楚雲彪道：「晚輩聽說那座山城久已沒有官兵駐守，是一座荒廢的舊城，如今既有燈光，只怕城中之人正是該敎之人！」

金盾老人道：「說不定那就是他們的總壇所在地呢！」

楚雲彪道：「去看看如何？」

金盾老人頷首道：「好。」

他下令全幫兄弟下馬在風雲坪上歇脚，然後指定三家將岳恆、丁延元、管以昌及楚雲彪跟隨他上山踩探。

由於山中崎嶇難行，他們五人便棄馬徒步上山，又由於他們是前來「歸降」的，故並不掩藏身形，一路大模大樣的上山而來。

舉目一望，只見山城已修建得煥然一新，城門上新建一鼓樓，氣派巍峨壯觀！

而城門上，鑄有三個大金字，赫然竟是「飛豹關」！

飛豹關！

這是二聖敎五座關城之一呀！

楚雲彪簡直有些不敢相信，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二聖敎的五座關城及總壇所在地，却萬料不到該敎五座關城之一的「飛豹關」就在這西梁山上，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他興奮的向金盾老人低聲道：「不錯！這是他們的據點之一，他們有『二聖』、『飛鳳』、『飛虎』、『飛狐』、『飛豹』五座關城，這飛豹關是第一座！」

金盾老人凝容道：「眞想不到他們竟敢公然佔據此城——這一關的關主是誰？」

楚雲彪道：「此關關主共有兩位，單日關主是『龍虎山白鶴眞人』，雙日關主是『假聖人』杜敬堂。」

金盾老人仰望鼓樓道：「城上似乎無人，難道他們防患如此鬆懈？」

楚雲彪道：「只怕未必。」

果然，話聲甫落，城門已冒起一名頭戴黃巾的勁衣漢子！

那勁衣漢子手握一支長槍，揚聲喝道：「城下何人？報上名來！」

金盾老人微微一哂，開聲答道：「老夫金盾幫幫主賈體強，應命前來風雲坪歸降貴敎，快去通報

吧！」

那勁衣漢子道：「好，你們站着別動！」

語畢，隱去不見！

金盾老人轉對楚雲彪輕聲道：「老弟說單日關主是『白鶴眞人』，今天是二十九日，那麼今天的飛豹關主是『白鶴眞人』了？」

楚雲彪點頭道：「可能是的。」

金盾老人微笑道：「這倒有趣，二聖教主不怕他叛變麼？」

楚雲彪道：「家師及田舍翁、抓癢老人、白鶴眞人、苦行僧、巨無霸等人，爲救晚輩數人，被迫簽下誓書加入二聖教，不過晚輩相信他們不會永遠聽命於二聖教主，遲早會有所行動的！」

金盾老人道：「如果老夫是二聖教主，一定會顧慮此點，而二聖教主既毫無顧慮的任命令師等人爲關主及護法，想必他另有控制令師等的方法。」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晚輩也是這樣想。」

正說話間，城門上忽然亮起一片燈光，光線一下一下移動着，分明有人挑燈走上鼓樓來了！

不錯，挑燈的出現了，是另一個勁衣漢子，而隨後出現的，正是玩鈴子的師父——龍虎山白鶴眞人！

但見他頭挽雙抓髻，身穿八卦服，神色威嚴冷峻，老氣橫秋！

他站到鼓樓前，望着城下金盾老人等五人沉聲道：「哪一位是金盾幫主賈禮強？」

口氣，居然官味十足！

金盾老人抱拳一拱，答道：「本人便是，尊駕何人？」

他其實一眼就看出對方是白鶴眞人，因見對方架子好大，故假裝不知，問上一聲。

白鶴眞人冷然說道：「貧道乃本關單日關主是也！」

金盾老人含笑又問道：「不知道長的道號如何稱呼？」

白鶴眞人雙眉一皺道：「哼，虧你還是一幫之主，竟不識貧道是誰麼？」

金盾老人笑了笑，道：「請恕本人眼拙，確實不識！」

白鶴眞人很不高興，道：「既不知貧道爲誰，你來此幹什麼？」

金盾老人道：「本人要見貴教主。」

白鶴眞人道：「這是飛豹關，不是二聖城，你要見本教主，應去二聖城！」

語畢，袍袖一拂，便欲退去。

金盾老人忙道：「道長慢走！」

白鶴眞人很不情願的停住，神色冷淡地道：「還有什麼事？」

金盾老人道：「本人是應命前來歸降的，道長既要本人逕去二聖城晉見教主，總該指示二聖城的地點吧？」

白鶴眞人道：「貧道且問你，我們教主可曾要你去二聖城見他？」

金盾老人道：「沒有，貴教主要本人到風雲坪歸降。」

白鶴眞人道：「什麼時候？」

金盾老人道：「明天。」

白鶴眞人道：「那麼，你只要在風雲坪等候便了，時候未到，何必着急要降？」

金盾老人聽了有些光火，但仍忍住氣，強笑道：「嘿，敢情向人投降，早到半天也不行呢！」

白鶴眞人道：「不錯，我們教主日理萬畿，行有規律，他與人約晤，對方不能遲到，也不能早到，你們早到一天，只好請你們在風雲坪上立等一夜吧！」

說完，又一拂袍袖，走下去了。

而在他一拂袍袖之下，忽有一點東西自他袖中飛出，落到了金盾老人的跟前！

是一小卷白紙！

金盾老人俯身檢起，口中駡道：「這牛鼻子神氣活現，什麼東西！」

轉身一招手，道：「咱們回去！」

楚雲彪和三家將也都看見白鶴眞人扔下了一小卷白紙，心知白鶴眞人必在白紙上寫了什麼，當下也佯作不覺，跟着金盾老人轉身離開。

老少五人快步回到風雲坪，幫中兄弟紛紛上前探問情形，金盾老人答道：「山頂上那座舊城是二聖教的飛豹關，他們要咱們在此等候，明天二聖教主才會下來與咱們相見，現在，大家各自回去憩息吧！」

大家一聽此言，也就紛紛退去。

金盾老人等他們離開後，才取出白紙卷，展開來看，祇見白紙上寫的是：

「當設法解救令愛，萬勿歸降，自投羅網，速去。」

字體潦草，似是匆忙寫就的。

楚雲彪和三家將見他已看過紙條，一齊低聲問道：「寫着什麼？」

金盾老人把紙條遞給他們，說道：「你們自己看吧。」

楚雲彪和三家將看過了紙條上的字，心頭均有沉重之感，又一齊低聲問道：「幫主，你打算怎麼辦？」

金盾老人道：「白鶴眞人的警告，必有根據，可是咱們已經來到此地，豈能就這樣離開？」

岳恆道：「是啊！二聖教主必已知道咱們來到了風雲坪，若聽到咱們突然離去的消息，祇怕會立刻下手傷害小姐！」

丁延元接口道：「正是，白鶴眞人雖說要設法解救小姐，可不一定能够成功，此事，須得好好考慮……」

管以昌道：「但是咱們也不能忽視白鶴眞人的警告，雖說咱們是要僞降，但也可能如白鶴眞人所言，變成自投羅網。」

金盾老人很感爲難，移望楚雲彪問道：「楚老弟有何高見？」

楚雲彪皺眉道：「這的確叫人進退兩難，若是就此懸崖勒馬，萬一白鶴眞人搶救令愛不成，便可能反害死了令愛，但若照原定計劃僞降，祇怕一旦『歸降』之後，二聖教主便會立刻使出某種手段，來對付咱們，使咱們永遠無法得到『叛變』的機會，所以……這件事情，還是要由老前輩自己來作決定。」

金盾老人浩嘆一聲道：「老夫現在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岳恆道：「集合衆兄弟來商量商量如何？」

金盾老人搖頭道：「不，敵人必在附近暗中監視着，若果集合衆兄弟商量，定必難逃過敵人的耳目。」

丁延元道：「我看，還是暫時留下來，等明天見到二聖教主再見機行事的好，最要緊的是：明天咱們一定要堅持先見到小姐，然後視情況決定對策，可打就打，該降便降。」

金盾老人點點頭道：「祇好如此了。」

岳恆道：「屬下有一點不懂，二聖教主何以不肯提早前來與咱們相見？」

金盾老人道：「白鶴眞人說他日理萬畿，行有規律，也許是眞的。」

楚雲彪道：「不，他不肯提早現身，可能與他計劃約晤別的武林人士有關！」

金盾老人目光一注道：「楚老弟是說：他要在同一時間內會晤咱們及別的武林人士？」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

金盾老人問道：「用意何在？」

楚雲彪道：「此刻晚輩亦不知其用意何在，但知他這樣安排必有用意而已。」

金盾老人沉思道：「他所約晤之人，如是武林人士，那麼極可能是他的朋友。」

管以昌道：「對，他怕咱們動手反抗，故約朋友前來助陣！」

楚雲彪微笑道：「祇怕不是吧？」

管以昌一呆道：「不是？」

楚雲彪道：「他若怕咱們不肯歸降而在這風雲坪上跟他們大打出手，他也就不敢要咱們來這臨近飛豹關的風雲坪上了。」

金盾老人一想不錯，啞笑道：「老弟這一分析很有道理，如此說來，他所約晤之人是敵人了？」

（下期待續）

徵稿啟事

「武俠世界」週刊自一九五九年三月創刊以來，迄今已十二載，出版已達六百餘期，銷數日增，這是對我們的一大鼓舞，承蒙各地讀友的愛護所致。爲了提高「武俠世界」的質素，增強內容及讀友興趣起見，「武俠世界」誠向各地對有興趣寫作武俠奇情小說文友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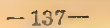
① 「武俠世界」園地公開，來稿合卽選用，不合退回。

② 來稿最好每個故事由三萬字至六萬字止，或三萬字以下之故事爲合。

③ 稿酬每千字由港幣八元起至二十元止。

④ 來稿可直接寄：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武俠世界出版社編輯部收便可。

武俠世界週刊編輯部啓





風塵怒俠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柏年藝成出山，往找鍾大光尋仇，因鍾大光外出未遇，從莊中壯丁口中聽到火龍王與丐幫在九宮山仰天坪了斷，他遂趕到仰天坪，以紫巾幪面，出語侵犯丐幫幫主，丐幫一龍一虎與鬥，均不敵敗退，幫主陳鎮和親自出戰，激鬥中，趙凱忽遭暗算，致令火王莊與丐幫幫衆發生混戰，激戰中的呂柏年畧一分神，爲陳鎮和一掌摔出，呂柏年乃縱身逃去，武林三奇見混戰已成，忙分請火王爺及陳鎮和下令停戰，以查究暗器傷害趙凱的人，丐幫幫主陳鎮和喝令丐幫門下立即停止爭鬥——

恨深火遮眼　口甜毒在心

火王爺趙天君這方面，雖然還有幾個人忿忿不休，由於丐幫方面的人已退，也只得罷休。就這樣發生得快，停止得也快，雙方都還是死傷了不少人，但聽一片呻吟痛號之聲，佈滿了全場，淒慘已極。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雙目爲之盡赤，頓腳道：「這……這……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無我禪師輕咳一聲道：「陳施主，這裏的事，你先指派一人照顧，請你隨老衲去一個地方。」

無我禪師這話說得很含糊，但又似回答了老花子心裏想知道的問題，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向身邊一個丐幫弟子道：「去把包護法請來。」

要知，遭此大變之後，他手下的幾位護法不待吩咐已分別各按權責去安撫幫中弟子或療傷辦事去了，是以一龍二虎三星四相等人無一在身邊。

很快的癲龍包超就應命而來；無我禪師不待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開口，先就向癲龍包超合十道：「貴幫主與老衲須離此一行，請包施主先將貴幫弟子帶離現場，俟貴幫主回來後，再作計較。」

癲龍包超應着，眼睛却向幫主望了過去，隻手擎天陳鎮和還有什麼話好說，只有一點頭道：「照禪師的話去做，靜等本座回來。」

無我禪師接着喧了一聲佛號，道：「陳施主，請隨老衲來。」

僧袍飄動間，人已向峯頂一角處，走了出去，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隨在無我禪師身後，走出朝天坪，約行了十多里地，來到另一座較矮的山峯之上。這裏蒼松如屏，蒼松之下有幾塊青石，石面光滑如鏡，無我禪師微微一笑道：「陳施主，請稍坐片刻，便見分曉。」言罷，自己找了一塊青石，雙目一闔，打起坐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鎮和心裏雖然惦念着自己的幫衆，但無我禪師的這種行徑又大大的吸引了他，遂耐心的在一旁坐息起來。不久，松柏眞人帶着火王爺趙天君也到了這峯頭，在相隔着十多丈外的另一邊也打起坐來。

火王爺趙天君似是沒有看到老花子陳鎮和，雖是一臉憤懣之色，却但坐了一陣之後，也就漸漸平息下來。

四個人都沒有再說一句話，靜得和沒有人一樣。

忽然，一聲清嘯起自對面山峯之上，嘯聲來勢奇快絕倫，倏然之間，已達峯上，現身出來，乃是橫山進士解九如。

無我禪師他們四人，不約而同，都睜開了眼睛，向橫山進士解九如望來，敢情他們雖形似入定，其實都沒能摒除胸中雜念，是以橫山進士解九如一到，他們都向他望來。

這時，隻手擎天陳鎭和與火王爺趙天君也彼此看見了對方，兩人臉色都是一變，怒形於色。

橫山進士解九如星目流轉，左右一望，哈哈一笑，道：「兩位坐了這半天，難道還未把心中那股怒火撲滅麼？」

火王爺趙天君與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被說得心中都是一嘆，臉色尷尬的齊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走來。

這次他們兩人面對面，可就沒有再打招呼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道：「兩位請坐。」

隻手擎天陳鎭和與火王爺趙天君兩人默然無語的各人就在身邊的石頭上，坐了下去。

橫山進士解九如他們武林三奇，也一字排開坐在他們對面，橫山進士居中而坐，松柏眞人無我禪師則一左一右。

橫山進士輕嘆一聲，道：「今日這不幸之事的發生，先因趙兄愛孫被七絕黃蜂針暗算而起，趙兄，你有什麼話，你先說吧！」

火王爺趙天君激動的道：「在下只問丐帮爲什麼這樣下流無恥，乘人不備，暗下毒手。」

隻手擎天陳鎭和臉肌一陣抽動，巨口一張，話還沒說出口，已被橫山進士解九如搖手止住道：「不勞你陳兄開口，由在下替你答覆……。」

話聲微微一頓，回臉向火王爺趙天君道：「剛才在下已經作過一翻詳細調查，那七絕黃蜂針不但不是丐帮所發，就那二顆傷人無數的霹靂子，也不是你趙兄的人所放。」

火王爺趙天君、隻手擎天陳鎭和似是自己都不相信，這種獨門暗器不是自己手下的人所發，雙雙一楞，道：「有這種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事實確然如此，現在我先問趙兄你，你還記不記得你這次前來赴會一共帶了多少霹靂子前來？分發一些什麼人使用？」

火王爺趙天君應口道：「在下這次帶來的霹靂子一共是十二枚，分配給某某，某某等人使用，這幾個人都是在下信任得過的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趙兄所說與在下的調查完全相符，但現在那十二枚霹靂子一枚不少，趙兄，你認爲這是怎樣一回事？」

火王爺趙天君雙眉一皺道：「難道有人偷了我的霹靂子前來行兇生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一笑道：「據在下調查的結果，正是如此，……至於，陳兄貴帮的七絕黃蜂針……」

隻手擎天陳鎭和不待他把話說完，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截口道：「敝帮七絕黃蜂針一共只有七具，平時都封存總壇，非有重大事故，從不輕易啓用，這次老花子只帶了一具來，交由包超保管。」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據在下調查，包超所帶的七絕黃蜂針所配毒針二十七枚，一枚不少，再則，當時包超受傷之後，遠在二十多丈外坐息自療，貴帮七絕黃蜂針之名震江湖，乃是因其準而狠，極不容易避讓，但絕無長程勁射之力，包兄之嫌，自可澄清。」

隻手擎天陳鎭和自言自語的道：「難道我們總壇的七絕黃蜂針也失竊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極有此能！」

他微微一頓，接着話聲一揚，道：「因此，在下認爲其中必有詭計陰謀，借此機會，加深兩位之間的怨嫌，以遂其漁人之利，所以，在下要奉勸你們雙方，要自淸靈明，莫爲怒火所掩，彼此間再有天大的仇恨，此時也應暫時放過一邊，彼此聯合，先查明眞象，再論私仇，不知兩位以在下之言爲然否？」

隻手擎天陳鎭和自發現白毛虎余逵被人暗害身死後，心中早有所疑，這時又經橫山進士解九如苦口婆心一說，聳然動容道：「我老花子謹遵台命，但不知趙兄你……。」

火王爺趙天君爭的也只是一口氣，這時隻手擎天陳鎭和先軟了下來，自己要再堅持下去，那就顯得沒有立場和理由了，接着哈哈一聲朗笑道：「你老花子曉得想，難道我趙某是不明大義之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高拱雙手，向他們一揖道：「難得兩位如此朗爽豁達，眞是武林之福，江湖之慶，在下等三人好不欣慶。」

大家哈哈一笑，峯頭之上佈滿了祥和之氣。

這武林三奇確不簡單，三言兩語，就把雙方的嫌怨一化而開，雖說事實昭然若揭，但要沒有幾分才智和靈活的手腕，先把他們調了出來，冷靜其頭腦，只怕也沒有這樣簡單和好說話。

任何人的脾氣，都有一個共通性，怒火矇住了靈明時，最易盲目衝動，做出沒有理性的事來，尤其羣衆心理，更是燎原之火，一發就不可收拾，如果疏導失當，那就禍無寧日了。

這時五人的心情，都如釋重担，感覺無比的輕鬆與舒暢。

忽然，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又皺起了雙眉，沉思不語。

火王爺趙天君以爲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還在心裏用事，不快之感一冲而起，不由冷笑了一聲。

武林三奇臉上，也微微現出了迷惘之色。

隻手擎天陳鎭和沉思了片刻，臉上泛起一層毅然之色，自言自語點頭，道：「索性統統說明了也好。」

橫山進士解九如含笑道：「陳兄，還有什麼心底話？」

隻手擎天陳鎭和一嘆道：「各位可知，老花子爲什麼不能把白毛虎余逵交出來？」

大家神情一凝，豎起了耳朶，只聽他又嘆了一口氣，沉聲道：「因爲他早已皮肉無存，不在人世了。」

火王爺趙天君雙目一瞪道：「你把他正了帮規！這又何必呢？」

隻手擎天陳鎭和凄然一搖頭道：「他是被人暗算害死的，各位請看，這就是他身上找到的致命暗器。」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了那月牙形的暗器，托在掌中。

火王爺趙天君怔了一怔，喝道：「混蛋，你爲什麼不早說。」

隻手擎天陳鎭和苦笑着道：「我也是最近才發現余逵之死。」

橫山進士解九如收回凝視了那月牙暗器上有頃的目光，轉向松柏眞人與無我禪師道：「你們兩位可看出了什麼端倪？」

無我禪師只合十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松柏眞人微微一笑道：「你就自己說了吧，何必還要難我們一難。」

橫山進士解九如哈哈一笑道：「你們和尙道士最可惡，什麼事都向我身上一推，連話都懶得多說一句。」

他們眞是連話都懶得多說一句，松柏眞人笑而不答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神色凝重的道：「我看，這很像一度肆虐江湖的『月魄追魂』……。」

一語未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與火王爺趙天君都是臉色一變，接口道：「你可是說百年前的『月魄追魂』之禍，又重現江湖了。」

「月魄追魂」秦睢時代，所向披靡，把整個的江湖攪得二三十年雞犬不寧，他自號「月魄追魂」，他的暗器也叫「月魄追魂」，他的暗器厲害，他的人更厲害，集各大門派之力，都莫可奈何他，後來不知怎的，他忽然星沉月落，突然之間失去了他的踪跡。

但他的兇威，至今仍深深的印烙在武林人心坎上。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了點頭，道：「很有此可能，當然這不會是他本人，不過他的徒子徒孫，挾百年隱世之恨，再現江湖，這場暴風雨，只怕更難渡過。」

隻手擎天陳鎭和緊鎖着雙眉道：「各位看今天出現在會場上的那蒙面紫袍人，會不會就是那老魔留下來的餘毒？」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是不是對他早有所懷疑？」

隻手擎天陳鎭和點頭道：「老花子本打算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把他留下來，却沒想到他狡獪如此，竟見機而逃。」

橫山進士解九如不表示意見的道：「說起可疑之人，我倒要問你一件事了。」

隻手擎天陳鎭和道：「什麼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聽說鐵掌神拳鍾大光在會場出現過，後來他到那裏去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包超他們沒有告訴你？」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是把這個問題留着問你的。」

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是老花子我不顧他被趙兄見到，替他換了裝，他就是隨在老花子身邊的那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爲什麼不顧他與趙兄朝面？」

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我因發現余逵死因後，內心之中已不願再把趙兄之間的誤會擴大，因爲鍾兄與趙兄之間，也不大愉快，我因怕趙兄見了他火上加油，所以作了那種安排。」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聽說他已把『風雲堡』交給夏濤管理，自己却隱藏了起來，他的前來與會，不知你懷疑過他沒有？」

「一個唯恐躲不開江湖的人，忽然跑到江湖人物最多的地方來，實在是可疑到了極點，但老花子一點也沒有懷疑他，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一震，道：「他實在值得懷疑，唉！但我當時一點也沒有想到。」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有人看見他帶來的王倫在混亂之中尾隨那蒙面紫袍人而去，而他自己也不辭而別。」

火王爺趙天君怒罵道：「披着人皮的畜牲！」

× × ×

呂柏年捱了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一掌，幾乎

心脉都被震斷，當場喪命，幸以絕世輕功，借着反震之力，脫出仰天坪，其實已經受傷不輕。

他𢓭跑了十來里路，身體已是不支，找了一處隱蔽之處，喝了一口藥酒，盤膝一坐，就運功療起傷來。

三日先生沒有留給他什麼療傷聖藥，但有一套非常神效的療傷心法，只要有一口氣在，就可運功自療，漸漸康復。

當然，呂柏年現在的傷還沒嚴重到要命的程度，功行一轉，便已氣靜神凝，不到半個時辰，全身便霧氣騰騰，傷勢迅快的疾愈起來。

而這時，也是他全身最脆弱的時候，任何一個人，只要隨便出一隻小指頭，就可以毀了他一身功力，要了他的命。

偏在這時候，竟眞有一人輕手輕腳的到了他身前。

那人呆口瞪目，臉上陰晴變化了一陣，忽然，面容一正，反而站在他身邊護起法來。

那人正是王倫，他當時偷離仰天坪追躡下來，由於功力相差太遠，原是毫無希望追上呂柏年的，但他因爲與呂柏年自小一同相處了五年多，他對呂柏年的習性愛好，知之甚深，心裏假想着他就是呂柏年，按照呂柏年童年選擇藏身的習性，一路找了下來，想不到竟然找到了他。

這一找到呂柏年，對王倫心理上的震撼，可就太大了，他要不是眞的呂柏年，那簡直是不可思議到極點了。

換言之，他莫非眞是呂柏年。

如果，他眞是呂柏年，其中所蘊藏的隱密，眞叫王倫不敢想像下去。

王倫驚震之餘，定下心來，暗自思忖道：「不管他是不是呂公子，他上次饒了我一命，我王倫爲了這一點，也不能暗算他，何況他還可能就是呂公子……。」

此念一生，冥冥之中，王倫自己也逃過了一次生死大刧。

他那裏知道，這他頭上一枝樹椏上，正有一隻紅嘴紅脚的烏鴉，正對着他頸後「對口穴」作勢欲撲。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呂柏年頭臉之上霧氣全收，運功完畢，傷勢已經痊好了。

這時，王倫想得出了神，忽然，耳邊响起一聲冷笑，道：「你爲什麼不乘機出手，除去你們『風雲堡』後患？」

王倫歛神一震，只見呂柏年已從地上站了起來，臉上面巾，正迎着他隨風飄拂。

王倫定了一定心道：「上次，在下有取死之道，你曾放過我一命，如今，在下投桃報李，難道不應該麼？」

呂柏年面色一霽，語氣緩了下來，道：「你是誠心躡下來的了，找我有什麼事？」

王倫道：「在下上次一見公子之後，一直心神不定，夢魂難安，非找公子一談以釋疑念不可。」

呂柏年沉思了一下，道：「你要談什麼？」

王倫道：「在下想請教公子，你到底是不是眞的呂公子？」

呂柏年一笑道：「你不是有足够的理由認爲我絕不可能是呂柏年本人麼，因此，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自己了，所以我幪起了面孔，免得別人罵我存心製造糾紛。」

王倫暗笑忖道：「你現在鬧的糾紛還不够大麼？將來，還不知你要把整個的江湖攪成什麼樣子？……」念中不由也是一笑道：「小的想想，覺得公子你，實在應該是眞的呂公子。」

呂柏年門面的冷漠，被他一攻而潰，心弦忍不住一陣激動，無言者久之，接着，輕輕喟嘆一聲，道：「此話怎講？」

王倫道：「在下曾隨侍呂公子多年，對呂公子可說知之最深，小的能找到公子，也就是根據隨侍呂公子玩樂時的經驗，知道呂公子的愛惡，一路找來，想不到竟找了公子，公子之爲呂公子，在小的心竅上，已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呂柏年聽得暗暗心驚，暗忖道：「我的這種習性，要是被存心害我的人知道了，那豈不是防不勝防了……。」

忖念中，只聽王倫長嘆了一聲，接道：「我想公子毫無疑問的，就是呂公子了。」

呂柏年心中有了警惕之念，却不敢妄托心腹了，淡淡的一笑，道：「你這種想法，只怕很難自圓其說吧！如果我就是眞的呂柏年，那龍鳳山莊的呂公子又是誰？」

王倫道：「龍鳳山莊的當然還是公子你！」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王倫，你眞會一廂情願，自我陶醉，我要就是龍鳳山莊的呂公子，爲什麼會去找你們『風雲堡』的晦氣。」

王倫笑着道：「公子遊戲風塵，化裝出來開開『風雲堡』的玩笑，又有何不可。」

呂柏年皺了一皺眉道：「如果我告訴你，我不是到『風雲堡』去開玩笑，你將作何想？」

王倫道：「這一點小的也曾思放過，那一定是令尊與鍾堡主之間，發生了什麼誤會。」

呂柏年道：「如果我再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是龍鳳山莊的那位呂公子，你又怎樣想？」

王倫神色一變道：「您眞不是『龍鳳山莊』來的？」

呂柏年正色道：「你先告訴我，你的感想。」

王倫見他神色認眞，知道不敢想像的事，終於不可避免，囁嚅的道：「那其中一定有着驚震江湖的隱秘，……小的……小的實在不敢想像……。」

呂柏年緊迫着問道：「如果事實確然如此，你準備怎樣辦？是盲目的維護你的老堡主呢？還是本着良心做事？」

王倫發了半天呆，道：「小的……小的……不知怎樣辦，但……小的小的……也決不會做虧心害人的事。」那是說，縱不能相助，也不會加害呂柏年了。

呂柏年長嘆一聲，道：「王倫，你回去問你們鍾堡主吧，我是不是眞的呂柏年，他心裏有數，你自己也好有個打算……。」

王倫已無可置疑的叫了一聲：「呂公子，鍾堡主不是罔顧道義的人，其中……其中一定別有隱情，請……。」

一語未了，眼前已失去了呂柏年的人影，但同時衣袂飄風之聲傳來，颼！颼！颼！五條人影一閃而到。

王倫驚目一望，見是武林三奇與隻手擎天陳鎭和火王爺趙天君五人，欲避無及，只好硬着頭皮向他們一禮，道：「晚輩王倫，見過五位老前輩。」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晴光烱烱的望着他道：「你就是隨同鍾大俠前來的王朋友？」

王倫拱拳道：「不敢，正是晚輩。」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鍾大俠呢？」

王倫道：「敝老主人並不在此。」

火王爺趙天君問道：「你剛才是和誰在這裏談話？」

要不是他剛才一聲喊叫，他們五人也不會發現他，王倫心知無可抵賴，又不能據實以告，微微一怔，道：「那是晚輩一個朋友，他剛剛離去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是一位什麼朋友，他姓甚名誰？」

王倫眼睛一轉，更進一步看出他們對他已經起了疑心，心中一凜，但却鼓起胆子，道：「這是晚輩的私事，方命之處，尚請老前輩賜諒。」

火王爺趙天君想不到這個武林末流，竟有這樣大的胆子，直言頂撞，不由惱得一怔，而又無法不顧身份，反臉相向。

王倫的話說得很重，這五位當世高人，那能再出口追問，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哈哈一笑，道：「王老弟，對不起，是我們打擾你了。」身形急射而起，掠空而去。

武林三奇與火王爺趙天君也二言未說，一閃而逝。

王倫暗中吁了一口長氣，回身向仰天坪奔去，將抵仰天坪附近，瞥眼間，發現了鐵掌神拳鍾大光給他留下的暗號，身形一折，朝着暗號所示方向，一路追了下去。

在深山之內，追了百多里路，才在一座山洞之內，見到了鐵掌神拳鍾大光。

鐵掌神拳鍾大光仍是一直就守候着他，不待他發言請見，就現身把他叫進了山洞之內，命他坐下之後，也不讓他緩一口氣，就急急的問道：「你找到了他沒有？」

王倫方點得一點頭，鐵掌神拳鍾大光接着又問道：「他受的傷重不重？」

王倫無法瞭解鐵掌神拳鍾大光問話的心情，怔了一怔，才道：「他功力奇高，微一坐息，傷勢就完全好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臉上現出一種莫明其妙的欣慰之色，點頭道：「這就好了！」

王倫暗自忖道：「他好了，可就慘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自己高興了一陣，回頭只見王倫一臉迷惘之色，忽然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看他是不是呂公子？」

王倫日光凝在鐵掌神拳鍾大光臉上，微現憂容，道：「小的看他確是呂公子，但他自己反而不承認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黯然一嘆道：「他怎樣說？」

王倫照實道：「他說，『我是不是眞的呂柏年，你回去問你們的堡主吧，他心裏有數，你也好有個打算。』堡主！他這話……。」

鐵掌神拳鍾大光截口道：「不要說了，我知道了。」忽然從懷中取出一本薄薄的手卷，交給王倫道：「你確也該有個打算，我知道你爲人忠誠，既不能叛我，也不能有他，這是老夫立身江湖的兩手薄藝，雖說不上高明，但在碌碌江湖之中，也够你成家立業的了，你拿去，找一處地方，隱居下來，下一番工夫，待這陣腥風雨血掠過之後，你再出江湖吧。」

王倫望着鐵掌神拳鍾大光送過了的武功秘笈，發了一陣楞，道：「堡主！堡主！小的萬死也不能領受您的武功秘笈，但望堡主能將個中隱情見示，小的死也要替堡主化解呂公子之間的嫌怨。」

鐵掌神拳鍾大光雙目一瞪道：「王倫，你現在已經知道得太多了，你現在最好聽老夫的話，隱居逃命去吧！」

王倫肅然道：「小的身受堡主養育之恩，如果

堡主怕小的出賣堡主，請堡主立斃小的於掌下，小的毫無怨言，但却再也不生離堡主身邊一步。」

鐵掌神拳鍾大光跺脚一嘆道：「你想到那裏去了，老夫豈有滅口之意，而是另有別人不會容你活下去。」

王倫一挺胸，道：「那就小的更不能離堡主而去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止眼望了王倫一陣，只見他一臉堅毅之色，知道無法使他獨善其身，搖頭一嘆道：「你要留下來，就留下來吧，但以後不要再過問老夫的事，這本子，你還是收下，聲色不動的回到『風雲堡』去吧！」

王倫還待分說，鐵掌神拳鍾大光面色一厲，怒聲道：「王倫，你是在威脅老夫！」

此話一出，重如山岳，王倫那能承受得了，撲地跪倒，顫聲追：「堡主，請息雷霆之怒，小的領命就是。」

鐵拳神掌鍾大光將手中武功秘笈向王倫身前一扔道：「把這個也帶去！」

王倫見老堡主眞的發了怒，那敢再說半個推諉的字，檢起武功秘笈，向鐵掌神拳鍾大光拜了一拜，道：「小的這就回『風雲堡』去了。」抱頭出洞而去。

但他走得兩步，忽然身形一駐，停了下去。

這時，鐵掌神拳鍾大光心中說不出的煩惱，頭也沒抬，大吼一聲，喝道：「王倫，你爲什麼還不走！」

忽然回答的是一聲震耳大笑，接着道：「他走不了啦！」

鐵掌神拳鍾大光一跳而起，只見洞口一排站着五個人，武林三奇帶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火王爺趙天君。

而王倫則僵立在那裏，被人制住了穴道。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一掌拍開了王倫穴道，道：「當着你們堡主在此，老花子問你話時，你再支吾，那就不會再輕易放過你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尷尬的一抱拳道：「原來是五位俠駕光臨，請坐！請坐！」

火王爺趙天君翻起一雙虎目道：「姓鍾的，你做的好事，都被我們見到了，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苦笑一聲，張口欲言，又被橫山進士解九如接住話頭，道：「鍾大俠，我們知道你有難言之苦，但，事到如今，你再也瞞不下去了，鍾大俠，你如相信得過我們，我們願意替你効勞分憂。」

鐵掌神拳鍾大光目光一閃，射向王倫，王倫垂首道：「小的沒有想到，一直都在他們幾位老前輩監視之下。」

鐵掌神拳鍾大光蹙眉攷慮了一陣，長嘆一聲，道：「解大俠一言九鼎，大光自是求之不得，不過有二點，在下事先申明，應請各位躭待原諒。」

橫山進士解九如見他神色凝重，也正色道：「鍾大俠，你說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第一點，在下也所知有限，言語之中，如有難以理解之處，仍請各位相信在下，所言都是實話。」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鍾大俠，你的爲人，我們都清楚，我們不會錯怪你不盡不實。」

鍾大光接道：「第二點，此話出在下之口，入各位之耳，請各位愼言愼行，以免誤人誤己。」

火王爺趙天君一笑道：「鍾大俠，你儘可放心，我們又不是初出茅廬的小孩子，豈有不知輕重厲害之理。」

鍾大光不待他們再催，接着便道：「事情從一年以前說起，那時神龍劍客呂飛鴻兄尙未在君山建業，呂夫人與呂公子都寄居在在下『風雲堡』，各位諒必都已知道。」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他們母子在你『風雲堡』，大約住了五年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點頭道：「正是五年……突然一天，呂夫人派人把在下叫到他們母子所住的別院去，在下一入客廳，連人都沒看清，就被人出手制住了穴道。」

火王爺趙天君發問道：「呂夫人是不是也被人制住了？」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看來沒有，不過她的神色很憔悴，雙目無神，身旁又坐着一位戴了人皮面具的青袍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這時呂公子呢？」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那時，呂公子正和小兒小女們郊遊未回。」

頓了一頓，不見有人再發問，接着又道：「聽中除那青袍人外，還有四人，個個都是心黑手辣，江湖上難得一見的高手，但以那青袍人爲首，那青袍人直接了當的告訴在下，他已與呂夫人約定，要在下聽命行事，否則，便要殺害呂公子，同時呂夫人亦示意要在下以呂公子生命爲重，聽命行事，在下爲了保全呂公子，當時毫無選擇餘地，只好唯命是從。」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他們威脅你做了些什麼事？」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在下就只替他們把呂公

子趕走，不准呂公子再回去『風雲堡』，此外，就沒有替他們再做別的事了。因爲，當晚神龍劍客就派了專人來，第二天一早，就把呂夫人接到君山去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後來呂公子又怎樣回去的？」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眞正呂公子始終沒有回去，呂夫人帶到龍鳳山莊去的，實在是一位頂替之人。」

橫山進士解九如皺了一皺眉頭道：「呂夫人爲了愛子的生命，身不由己，但神龍劍客呂飛鴻這精明的人，也看不出自己的兒子被人掉了包麼？」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一則那頂替的人，裝得維妙維肖，當時小兒小女與他道別時，就沒看出他已不是原來的呂公子，再則，神龍劍客父子相處時間不多，我呂賢弟再精明，只怕也看不出來。」

火王爺趙天君道：「老夫有一事要問，那天與小孫趙凱，潛入你『風雲堡』去的那孩子，可就是呂柏年？」

鐵掌神拳鍾大光點頭道：「那孩子就是眞眞正正的呂柏年。」

火王爺趙天君轉向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哈哈一笑道：「小孫趙凱沒說假話吧！」

鐵掌神拳鍾大光接口道：「那些人當時答應過，絕不傷害呂公子，小弟聽說呂公子死於貴幫之手，陳幫主可知小弟暗中也在恨着你們麼？」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凜然道：「龍鳳山莊呂夫人暗地裏也必恨死我花子幫了，誰又知道我們花子幫完全是替人揹的黑鍋。」

接着，不待鐵掌神拳鍾大光發問，就把白毛虎余逵的遭遇，一一告訴了鐵掌神拳鍾大光。

鐵掌神拳鍾大光聽得二頓脚，恨聲道：「原來，還是他們擾的鬼。」這自然是指那批暗中威脅他的人。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我們正要找那些人，你還知道些什麼，快快告訴我們。」

鐵掌神拳鍾大光搖頭一嘆，道：「我知道的就此而已，那些人來無影，去無蹤，事情告一段落之後，他們也沒再來找我的麻煩，我也找不到他們的踪跡。」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我老花子請問你，那幪面紫袍人又是什麼人，他是不是那些神秘客其中之一？」

鐵掌神拳鍾大光可眞怕他們把呂柏年當作神秘客，以致全力撲殺，忙搖手道：「不，不，他絕不是那些神秘客。」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我想他可能就是福大命大的呂柏年，他死裏逃生，巧獲奇緣，練了一身絕世武功，所以一出江湖，就先找上『風雲堡』和丐幫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心思敏捷，料事如神，一言中的，鐵掌神拳鍾大光只好點了點頭道：「不錯，他就是呂柏年。」

火王爺趙天君哈哈一聲朗笑道：「這消息小孫聽了，不知要多高興，他……。」

橫山進士解九如截口道：「趙兄，呂柏年如果不找令孫，你最好不要向令孫提及此事，需知他的身份一洩，那些神秘人又會想別的辦法害他了。」

隻手擎天陳鎭和愁眉苦臉道：「他如果眞是呂柏年，我老花子便不能放手對付他了，他功力又高，找起麻煩來，這却如何是好。」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最好能有人將事實眞情告訴他……」說話之間，目光流轉，在王倫身上停了一停。

王倫一步跨到橫山進士解九如身前，躬身道：「晚輩隨侍呂公子有年，自信還說得上話，晚輩願請命一行。」

橫山進士解九如轉向鐵掌神拳鍾大光道：「鍾大俠，尊意如何？」

王倫是「風雲堡」的人，橫山進士解九如很有人情味，一點不自恃身份。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王倫自是最好的人選，只是呂柏年對我們誤會太大太深，只怕很難使他相信……。」

王倫道：「這個，請堡主放心，小的必不負所命。」

鐵掌神拳鍾大光眼光瑩然，一抱拳道：「那就全仗你了。」

王倫惶悚的閃過一邊，一躬到地道：「堡主，您這不折殺小的了麼！」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大喝一聲，道：「王老弟，我老花子也重托你了！」他只有一隻手，只好單拳拱了一拱。

王倫陡然身價百倍，受寵若驚，回禮不迭，連聲道：「晚輩不敢當，晚輩不敢當！」

橫山進士解九如叫過王倫，道：「王倫你此去找呂公子，要多用心思，慢慢影響他，絕不可單刀直入，以免更加深他的誤會。」

王倫虛心受教道：「晚輩多謝老前輩指教。」

橫山進士解九如笑了一笑道：「你好好去辦吧，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就看你怎樣把握這機遇了。」

王倫臉上堆滿了激動與奮之色，向大家一禮，

挺胸濶步的出了山洞，去找呂柏年去了。

大家目送王倫出得山洞，只聽橫山進士解九如輕輕的咳了一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道：「鍾大俠，在下心中還有幾點疑問，請你見告。」

鐵掌神拳鍾大光道：「在下所知道的都已和盤說出，不知您有什麼話垂詢。」武林三奇江湖身份極高，鐵掌神拳鍾大光心存敬意，溢於言表。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龍鳳山莊君山開府之日，鍾大俠你自是座上貴賓，不知你當時有無將內情告訴呂大俠之意圖？」

鐵掌神拳鍾大光長嘆一聲道：「在下前往龍鳳山莊之時，本有此意，但到龍鳳山莊，被呂夫人所警告，打消了原意，想來在下實是愧對呂賢弟。」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他們除了以呂柏年的生死威脅你們外，你是不是另外還受了他們的什麼挾制？」

鐵掌神拳鍾大光慘笑一聲，道：「沒有！」誰也看得出，他言不由衷，他不說，等於告訴大家，說了也沒用，因此大家黯然一嘆，橫山進士解九如也就沒有再追問。

大家的心情，都為鐵掌神拳鍾大光的遭遇，感到無比的沉重。

忽然，鐵掌神拳鍾大光吁聲一笑道：「在下倒眞願死在呂柏年手中，一了百了。」

接着，站起了身來，抱拳一禮，舉步向洞外走去。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張口欲叫，橫山進士解九如搖手止住了他，待得鐵掌神拳鍾大光身形完全消失之後，才輕嘆一聲，道：「不要再打擾他了，他也不能和我們在一起，讓他獨自去吧！」

火王爺趙天君大叫一聲，道：「我們有一件重要的事，忘了問他了。」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什麼事？」

火王爺趙天君道：「那批神秘客，逼走呂柏年，為的又是什麼目的？」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這是整個事件的重心，他們豈會讓鐵掌神拳鍾大光知道。」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道：「就目前情形看來，一場腥風血雨，顯然即將到來，尤其我老花子首當其衝，成了開刀祭旗之物，還請三位高賢給我拏個主意。」

橫山進士解九如沉思有頃，道：「常言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但目前情勢，我們可說一無所知，不過有一點已明若觀火，那就是那些神秘客顯然不希望你們雙方化嫌消怨，言歸於好，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到，你們的交惡，對他們必有所用，所以，我倒想了一個將計就計之法，以觀後變。」

火王爺趙天君道：「如何一個『將計就計』之法？」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們還是多逞意氣，表面上鬧了下去，我們三人，也正式聲明，調解不成，一氣而去。然後，我們各自在暗中注意，我想，遲早必有所發現，那時，我們就明暗易勢，主動在握了。」

火王爺趙天君一笑道：「這種假戲眞做，對我來說，可就有點為難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人生本來如戲，就是為難，兩位也非演下去不可，而且更要演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向火王爺趙天君慘笑一聲，道：「看來我們已經別無選擇，只有勉為其難了。」

火王爺趙天君喟嘆一聲道：「既然你老花子有此雅興，我趙天君捨命奉陪就是。」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兩位既已同意，就請先回，我們隨後就到，把這場戲演完，然後再暗中行事。」

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獨臂一揚，道：「我老花子就此告辭。」身軀反射而出，出了山洞。

他們這場假戲眞做，果然做得有聲有色，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與火王爺趙天君，還眞刀眞槍的幹了一場，結果，丐幫是佔上風，氣走了火王爺趙天君。

却說，呂柏年與王倫談話之際，忽然抽身而走，乃是因為發現了武林三奇之故，當武林三奇追躡在王倫身後時，他更暗躡在武林三奇之後。

武林三奇的功力雖然極為高明，但呂柏年的輕功已經到了「無影無形」的最高境界，武林三奇竟一無所覺。

呂柏年眼看着武林三奇與隻手擎天陳鎭和與火王爺趙天君都隨着出了山洞，他也屏息輕身，正要跟了進去，忽然，一陣極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被他發現了。

呂柏年暗笑一聲道：「眞是黃雀伺蟬，不知隨蟬應玉，我倒看看你是什麼人，前來追躡於我。」

呂柏年心中甚是氣憤，當時身形一閃，丟下武林三奇，藏身在洞外一棵大樹之後。

他身形剛一藏好，只見一道黃影掠空而下，身形一定，現出一個身穿黃袍，年約古稀，面如蒼松古月的老道士，看他一臉正氣，只是右眉之上呈現一道斷痕。

那黃袍道士落身下來，失去了追踪的人影，不由滿面驚訝之色的輕「咦」了一聲。

這時，忽然一陣震天大笑從一處山角之下傳出來，道：「他走不了啦！」

那正是火王爺趙天君在洞口攔住王倫，所發的朗朗大笑，只聽得那黃袍道士面色一喜，循聲到了洞口。

他走到洞口附近，就在洞口盤膝一坐，閉目打坐起來，呂柏年曉得他正在凝神運功，施展天視地聽神功，直聽洞內談話。

那黃袍道士這樣一來，呂柏年也就不敢妄動分毫了，他也只有潛伏不動，一面也用神功探視洞內動靜。

只是他藏身之後，離洞口太遠，又是側面避風，洞內大聲說話時，尚能畧聞一二片語，聲音稍低，他便什麼也捕捉不到。

所以，他聽到的，不但不能構成一種概念，反而徒增紛擾，使他想入非非，更加誤會。

王倫離開而去的時候，呂柏年料想鐵掌神拳鍾大光必在洞中，放過了王倫，沒有去追踪他。

鐵掌神拳鍾大光出來時，又因已經易容化裝，呂柏年當面不相識，又白白的放過了他。

他的目的放在鐵掌神拳鍾大光身上，因之丐幫幫主隻手擎天陳鎭和與火王爺的離開，他都未動聲色。

等到武林三奇也連袂離洞而去，仍不見鐵掌神拳鍾大光出來，他心中方一動時，只見那黃袍道士忽然現身出來，朝着他藏身的大樹，微微一笑，道：「樹後藏身的，可是呂柏年呂少俠？」

呂柏年很容易碰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偏偏被這老道士一擾，擾得他恨惱交加，一聲冷笑，人已飄身而出，落到那黃袍道士身前，口中大喝道：「老道士可惡，你可知誤了本公子的大事。」

話聲中，人已欺身而上，左手翻轉之間，已然向那黃袍道士肩頭抓去，接着飛起一腳，直踢那老道士下腹。

呂柏年心中惱怒，出手迅如雷奔電閃，老道士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呂柏年五指已到肩頭，不禁一皺眉頭，對方右腳已近小腹，看來那老道士勢非一時大意，傷在呂柏年手下不可。

就在呂柏年堪堪得手之際，只聽那老道士朗朗一笑，道：「好一招『探星踢斗』，我老道士就試試你的身手吧！」人隨聲起，右手反切呂柏年來指，左手駢指疾點而出，迎向呂柏年踢來一腳。

這兩招攻拒之學，無一不是驚險絕倫、兇猛異常的手法，呂柏年攻得凌厲無比，那黃袍道士也化解得恰當至極。

呂柏年初生之犢不怕虎，挫勢改回踢出的一腳，右手却化指為掌，陡然加力，一股暗勁一吐而出。

那黃袍道士微感心頭一震，一面運集內力攻擊，一面暗自忖道：「此子武功不弱，不如借這機會，把他懲服收為己用，豈不大妙。」

心念一轉，又暗加二成內勁，反掌相迎。

兩股暗勁一觸，那黃袍老道士突感心頭一震，但呂柏年却被那黃袍道士反擊之力震動得馬步不穩，全身搖顫着向後退去。

呂柏年正是年輕血氣方剛之時，心性未定，過多的折磨，與三白先生的影響，把他的性格磨練得非常的倔强，人雖被震後退，却不休不饒，口中冷哼一聲，人又疾撲而上。

呂栢年僅有的一隻青鋼長劍，失落在仰天坪，無奈只得一雙肉掌，向那黃袍道士進攻。

這時，呂柏年掄起一片掌影，長嘯震耳中，分襲那黃袍道士全身各大要穴。

那黃袍道士大喝一聲：「好一招『百鳥齊飛』！」右手呼的掄轉，與呂柏年打在一起。

這一接手下來，呂柏年可就看出這黃袍道士的一身功力，比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又厲害得多，不是自己輕身功夫神妙，以補功力之不足，根本就不是那黃袍道士的敵手。

呂柏年心中雖然驚駭，但却毫不慌亂，一則仗着輕身功夫高妙，打不過還可以抽身遠颺，再則，憑仗三白先生「尋虛蹈隙」的絕頂心法，時間一久，總不難找出那黃袍道士的弱點，出奇制勝。

呂柏年充滿了自信之心，是以打來，毫無怯意，鬥志之旺盛，纏得那黃袍道士只皺眉頭。

那黃袍道士一身所學，似是瀚如烟海，奇招百出，縱有可乘之機，也一幌而過，令呂柏年來不及捕捉。

這裏就顯出呂柏年雖承受了三白先生的武學精髓，由於功力火候不足，與經驗缺乏，一遇絕頂高手，就不容易得心應手。

就這樣，那黃袍道士已不知是多麼的驚[illegible]。

時間一久，那黃袍道士似已看出了呂柏年的武功來歷，心中大是震驚，臉上陰晴不定的打不定主意。

他想把呂柏年收為己用，又怕養虎遺患，將來反為所制，思前想後，總是舉棋不定，因之，一直沒有施展辣手求勝。

兩人又打了一陣，那黃袍道士的臉色，忽然一堅，疾攻兩招，迫退呂柏年，朗笑一聲，喝道：「住手，印證到此為止，我們可以談一談了。」

縱身一躍，退出一丈開外，凝目望着呂柏年，一臉和善的微笑。

呂柏年到此時，也知無法奈何這黃袍道士，已

有罷休意思，但臉色還是板得緊緊的冷然道：「我們素不相識，有什麼好打的。」

黃袍道士含笑道：「我們素不相識，又有什麼好打的。」借話答話，又輕鬆又風趣。

本來也是，兩人並無深仇大恨，這架打得多莫明其妙，呂柏年被說得再也繃不住面孔，一笑道：「那也不是這樣說，你剛才壞了我一件事。」

黃袍道士故作驚訝之狀，道：「老朽壞了你什麼大事？」他明明是個道士，却自稱老朽，倒是奇怪得很。

呂柏年道：「剛才你擋在洞口，使我無法聽到他們談話，明明是護着他們。……」

一語未了，黃袍道士笑着截口道：「呂少俠，你可錯怪老朽了，老朽在你沒有發現他們之前，早就釘在他們背後了，你少俠攔路而入，原是搶在老朽前面，誰又知道你先來的成了後到，誤會！誤會！這完全是誤會！其實你少俠就是現身出來，我老朽不會碍你的事。」

呂柏年心情鬱抑，恨意深濃，那也是有對象有目標的，他畢竟不是見了人就咬的瘋狗，何況那黃袍道士說得在情在理，同時自己也奈何不了他，只好一抱拳道：「道長說得有理，果然是在下誤會了。」話聲一落，飄身一躍，人已到兩丈開外。

黃袍道士大喝一聲，道：「少俠就此一走，不想聽聽他們勾結的內容麼？」

這比什麼引誘都大，如果那黃袍道士願意告訴他，只怕轟都轟不走他，呂柏年一閃而回，拱手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黃袍道士笑了一笑，道：「也是你我投緣，激起了我同情之心，否則，此事關係整個的江湖動亂，老朽實不宜多言。」

呂柏年躬身道：「老前輩義胆俠心，晚輩至爲感激。」

黃袍道士搖手笑道：「酸溜溜的，老朽不慣這一套，你我既是投緣，將來相處見面的日子儘多，朋友相結以義，點點小事最好不要放在心上。」

說得坦蕩，豪邁，令人聽了更是舒適悅耳，呂柏年心中第一個意念，便覺得這黃袍道士是個血性朋友，值得一交，接着一笑道：「老前輩既然這樣，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黃袍道士道：「這樣就對老朽味口，老朽姓張名字叫百機，以我這大的年紀，和你稱兄道弟，那是矯情造作，存心騙你高興，不過，老朽也不願當你老前輩，叫得我心驚肉跳，好像老得就要進棺材了，以後你叫我老道，張老都可以，就不要叫我老前輩，免得把我一股老勁叫洩了。」

他滔滔不絕，一口氣說了半天，聽得呂柏年揷嘴不上，他話聲微微一頓，呂柏年正要接口，只聽他又比他先一步，接道：「還有一點，老朽得先告訴你，免得你將來說我不坦誠，其實我並不是眞的道士，只是穿慣了這身衣服，一時改不來，所以人家都叫我假道士。」

呂柏年聽得暗暗一笑，忖道：「七老八十了，這『一時改不過來』怎樣說，看來此老也是三白先生一流的憤世嫉俗的高人。」意念中，更有着一種親切之感。

此念一生，呂柏年也不覺得他的話，又多又聒耳了。

只聽黃袍道士長嘆一聲，又道：「說來不怕你少俠笑話，老朽年輕時原是出身武當派，也就在你這般年紀的時候，因讒受委，當時掌門師尊被愚不察，將老朽飭退山門，老朽當時年輕，一時氣憤，申言以後武當派就是請我回去，我也再不回去，後來恩師明白過來，屢次派人來找老朽，老朽只因一句氣話，不好意思改口，以致自絕了回返師門之路，但這身道袍，却因一片恩念之情，再也脫不下來了。」

他這明明是惡人先告狀的手法，眞眞假假，給呂柏年一個先入之見，將來便不怕別人在呂柏年面前說些閑言閑語了。

呂柏年將心比人，自己的遭遇，已可概見世情一般，誰好誰壞的觀念，他也迷惘了，聽了黃袍道士的話，不僅不加深究，反而無限同情的道：「原來從前的人，也是這樣無是無非，我還道世道不古，只有我才遇上這樣滿口仁義道德，其實滿腹男盜女娼的僞君子。」

黃袍道士忽然哈哈朗笑一聲，道：「逝者已矣，當時害我的那些人，還不都已墓木早枯，倒是我活得又健朗又愉快，哈哈！哈哈！……」

呂柏年也因他這一笑，心情開朗了不少。

黃袍道士笑了一陣，默察呂柏年的反應，大是放心，笑聲一落，接着又道：「走！這裏不是談話之地，老朽帶你到一處地方，慢慢談去。」說完，揮袖而起，轉身向一座峯巒之上掠去。

呂柏年飄身而起，緊隨在他身後亦步亦趨。

兩人一路默默而行，翻過兩座山嶺，到了一處谷口。

呂柏年轉動星目，打量那山谷景色，只見千尋峭壁，挾着一條蜿蜒伸展的山谷，谷中滿生翠松綠柏，景物十分清美。

兩人穿谷而入，行約七八十丈，山勢一開，靠着近山壁下面，有一間小小的石屋。

黃袍道士推門請呂柏年進入石屋之中，黃袍道

士替呂柏年倒了一杯清泉，兩人面對石桌，各坐一方，暢談起來。

呂柏年因黃袍道士爲人極是朗爽，連自己是武當派的棄徒都告訴了他，他也不能不投桃報李，把自己的不幸，一一說了出來，甚至巧獲奇緣之事，也毫無保留的告訴了黃袍道士。

黃袍道士少不得陪着呂柏年一番感慨，一番驚喜。話題轉到武林三奇他們石洞之內的談話內容，先不勝其感慨的長嘆了一聲，才搖着頭道：「武林三奇算得上是當今武林之中極負時譽的三位有爲的人，一身功力，也還過得去，尤其那橫山進士解九如，從小就有神童之稱，爲人最是精明不過，但這次却叫人對他太失望了。」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我原就沒對武林三奇抱過大的期望。」

黃袍道士搖手道：「老朽並不是說武林三奇人不好，只是一時糊塗，被利用了而不自知而已。」

呂柏年皺了一皺眉頭道：「你老先把他們所談的話，說給晚輩聽一遍，我們再研究，好不好？」

黃袍道士「啊！」的一聲，笑道：「對！對！對！你看，我簡直比武林三奇更糊塗了。」

接着，便把武林三奇如何用巧妙的手法，把仰天坪一場暴風雨如何平息下去，先實實在在的說給呂柏年聽了。

呂柏年點頭道：「不錯，他們這件事，處理得有胆有識，可圈可點。」

黃袍道士笑了笑道：「辦是辦得好，只是暗中却被老花子隻手擎天陳鎭和耍了一招。」

呂柏年道：「我看不出什麼地方有問題。」

黃袍道士道：「問題就在白毛虎余逵身上，他不是說白毛虎余逵是死在『月魄追魂』暗器之下，因此懷疑你就是『月魄追魂』，要把那筆帳扣在你頭上。」

呂柏年道：「事情眞湊得巧，也難怪他誤會生心。」

黃袍道士道：「不過據老朽所知，『月魄追魂』威震江湖之時，他的暗器傷人之後，例必收回，因爲他這種暗器乃是寒鐵精英所鑄，不但製作困難，而且材料也極不容易獲得，爲數有限，損失不得，同時他這種暗器也是他號令江湖的信符，要隨便能被人拾去，還能作爲一個人的信符麼？」

呂柏年沉思了一下道：「現在使用『月魄追魂』的人，或許不是他本人……」

黃袍道士一笑道：「當然不會是他本人，但也必是他的徒子徒孫，要知家有家法，行有行規，他們這種規矩，只要一脉相傳，應無更改之理。」

呂柏年想了一想，覺得黃袍道士說得非常有理，點頭道：「張老言之有理，只是晚輩還看不出他玩的手法巧妙何在？」

黃袍道士道：「老朽也只是猜測，事實是否如此，那也很難說。」

呂柏年道：「你老且說來聽聽。」

黃袍道士道：「白毛虎余逵的死，應無疑議，不過是不是死在『月魄追魂』暗器之下，就值得令人懷疑了，也許他根本就是被老花子殺以滅口，隨便向『月魄追魂』身上一推，信不信由你，誰能找死了幾十年的『月魄追魂』來對證。」

呂柏年道：「張老，你這一分析，老花子的居心已洞若觀火，只不知他那『月魄追魂』暗器怎樣到手的。」

黃袍道士一笑道：「我想這個只有老花子自己能回答，也許丐幫得到了『月魄追魂』遺物，也許是『月魄追魂』未及收回的信物，也許是花子們『垃圾堆』裏檢來的……」

呂柏年也笑道：「反正是他本來就得了這枚『月魄追魂』，才拿它來做擋箭牌。」

黃袍道士一拍大腿道：「對！你這一說，肯切之至。」

呂柏年道：「這一點，我們算是告一個段落，現在請你見告他們洞中的談話。」

黃袍道士把他聽來的洞中談話，說了九成實話，存了一份私心，聽得呂柏年糊裏糊塗，將信將疑，想了半天，仍然理不出滿意的答案，搖頭苦笑道：「晚輩愚魯，無法瞭解他們的本意。」

黃袍道士道：「老朽倒是看出來了一二。」

呂柏年道：「那你老如何不一並指教晚輩。」

黃袍道士道：「簡單一句話，他們是各存私，誰也沒有說眞話，你想想，你本也是局中人，你相信鐵掌神拳鍾大光那套說法麼？其中經不起推敲的地方太多了。」

呂柏年黯然嘆了一口氣，忽然道：「你老相不相信晚輩剛才說的話？」

黃袍道士點頭道：「完全相信，老朽就沒有聽到他們的談話，也完全相信你就是眞正呂柏年。」

呂柏年愁眉苦臉地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看我該怎樣對付他們才好？」黃袍道士顯然已經取得了他的信心。

黃袍道士心中暗喜，但却故意作態，搖頭笑道：「這……這……關係令尊令堂在內……老朽……老朽……不便妄言。」

呂柏年起座一揖，以禮相求道：「晚輩年輕識淺，又復人單勢孤，難得你老古道熱腸，尙請不棄見教。」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樂小虹在大散關頭，擊敗孔玲玲後，藉明駝銳利嗅覺，一路追踪孔玲玲，那日在一山巔，與一輪明月及萬里無雲遇，一輪明月一時興起，抱着與樂小虹玩耍之心，詎一不留神，竟自犯在二十招內不能致勝，便終生爲人服役之誓，只得與萬里無雲跟隨關山月，樂小虹同往找尋祁浩，抵達天齊別府的一段黑森林，幸遇苦海慈航引路，通過險阻的一段森林，直抵天齊別府，府中十大游魂之九出廳相阻，獨角犀爲一輪明月所敗，十大游魂之首灰衣侍者由內趕出打圓場——

天齊別府懲魔首　龍華會上覲仙顏

一輪明月忽然冷笑一聲道：「我們再進步，那表現也不見得能比你們十大游魂更驚人！」

灰衣侍者一怔道：「明月翁何出此言？」

一輪明月冷笑道：「剛才這獨角犀居然直呼無雲的本名，如此看來，十大遊魂的成就，已經超過仙榜多多，可以與會主並列了！只是你們也太心急了一點，無論如何，也該等到在會期上公開宣揚你們的成就！」

灰衣侍者微驚問：「老四！眞有這回事嗎？」

中年漢子囁嚅地道：「那是他們太欺負人，拿我的醜事取笑我……」

灰衣侍者面色一沉，說道：「老四！你太糊塗了！當年雲老屠牛斷角，是會主公允的遊戲，你心中縱然不高興，也無法責怪雲老，因爲那是自動要求的……」

中年漢子面色如死，灰衣侍者乃陪笑對萬里無雲道：「雲老能原諒他一次嗎？」

萬里無雲冷笑道：「當年我們除名之際，有誰原諒我們呢？而且此地就是天齊別府，聽說魔君已然易人……」

灰衣侍者連忙道：「是的！魔君不幸西歸，已由幼君接襲該位！」

萬里無雲慨嘆道：「龍華會重開之期，恐怕要換許多新面孔了！」

灰衣侍者道：「只有十七人去世，而且他們都已推荐了繼承人，多半是門人子女，技業不減，這次盛會一定比往昔更熱鬧！」

萬里無雲又問道：「新任魔君比諸祁老兒如何？是否可以躋列仙榜，一爭會主……」

灰衣侍者得意地道：「新君雄姿英發，尤勝故君，四大會主，必可得一席之位！」

萬里無雲冷笑一聲道：「那你們也可以跟着榮昇了，那時候我們的地位就平等了，難怪獨角犀敢明目張胆地直呼老夫本名，原來你們已有了充分的把握！」

灰衣侍者面色一變道：「雲老一定不肯原諒他嗎？」

萬里無雲冷哼一聲道：「老夫沒有這個權利，那得問問你們新君！」

灰衣侍者無可奈何地一嘆，回頭道：「老四！你自己作打算吧！」

中年漢子面色大變道：「大哥，就爲了這點子事你要逼死多年的弟兄嗎？」

灰衣侍者一嘆道：「愚兄無能爲力，這是你自己惹下來的事……」

中年漢子大叫道：「你爲甚麼不問問魔君，也許他……」

灰衣侍者搖頭道：「沒有用的，魔君掌位不久，正在立威之際，怎能爲你亂了章法去改變條例，假若被他知道了，你的罪更難受，還是自己求個痛快吧！」

中年漢子跳起脚來道：「我一死沒有多大關係，可是立法之要，首在公平，這兩個老兒帶領外人來此，觸犯了更大的禁忌，我一定要見到他們先受制裁，才會死得瞑目！」

灰衣侍者轉頭向着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目中流露出詢問的神色。

萬里無雲微笑道：「侍者在等甚麼？」

灰衣侍者畧頓道：「等待二位的解釋！」

萬里無雲大笑道：「侍者！你已經參加過兩次大會了，怎麼道理却越來越悖，我們即使有話，也無須向你申訴！」

灰衣侍者面色一變，回頭又道：「老四！你聽見了！名份所關，愚兄再也沒有方法帮你忙了……只是你放心，念在多年兄弟情份，愚兄一定盡力爲你爭取公道！」

中年漢子閉口無言，當灰衣侍者再度催促之後，他笑地雙足一蹬，身形朝前急竄，意圖逃逸。

一躍三四丈，打關山月等人頭上飛過，逝若驚鳥，勢子很急，可是等他第二次落地之後，脚下一個蹌踉，竟然倒地不起！

灰衣侍者趕過去一看，發現他已經七孔流血，背上還釘着三枚黑刺，面色不由得一陣大變，呆立無語。

遂聽得門中傳出一個冷冷的聲音道：「蕭一平！你管得好兄弟！」

關山月聽出那正是祁浩的聲音，剛想出聲招呼，却見萬里無雲對他飄過一個阻止的眼光。

蕭一平想是那灰衣侍者的名字，他面色倉惶地走了回來，肅立在門口低聲道：「屬下敬候魔君裁奪！」

門中又傳出冷冷的聲音道：「現在我沒有工夫跟你多嚕嗦，過幾天可得把你們剩餘的人好好地考驗一下，要是還有那種貪生怕死之輩，你就得負全責！把客人請進來！」

灰衣侍者答應了一聲，其餘那幾人都流露出怖色，關山月心中又是一動，從前面的那段談話中，他對龍華會等疑問又多了一層了解，却也產生了更

多的疑問。

尤其是這個叫做祁浩的年青人，他好像掌握莫大的權力，才會使得這一批兇神惡煞個個都俯首貼耳，不敢違抗，甚至於樂衡君姊妹及那個醜山神柳初陽，對他也是那麼服從！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龍華會若是一個罪惡的組織，則自己的恩師，以及飛天夜叉彭菊人，以及這兩個老頭兒——一輪明月萬里無雲——他們都不是惡人，却也列名其中！

若這是一個俠義的組織，則以祁浩的行事居心，根本就是一個絕頂的惡徒，怎會在此中居於那重要的地位……

這時候那灰衣侍者已回身作禮道：「魔君請諸位入內一叙！」

萬里無雲剛想舉步，關山月突然喝道：「慢着！叫祁浩自己出來迎接！」

灰衣侍者面色又變，道：「你是誰？竟敢如此狂妄……」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你去問問祁浩，他就知我是誰了。」

灰衣侍者轉身向門內，意在請示，門中寂然無聲。關山月伸手入懷，掏出一方明駝令，噹的一聲，遙空脫手，飛嵌進大門上，然後以宏朗的聲音說道：「祁浩！我不管你是甚麼身份，但是今天我是明駝令主的身份來找你追究大散關爽約之過，爲了這一點，你也該出來賠個罪！」

門中仍是寂然，關山月不禁怒道：「飛駱駝！你再要搭架子，我就打進來了，我堂堂的明駝令主，難道還吃你這一套，等着你召見不成！」

灰衣侍者面現怒色，伸手去拔那方明駝令，門中突然又傳出祁浩的聲音道：「不許動！傳令列陣，本座親自出迎！」

灰衣侍者面現詫色，望了望關山月，似乎對這個年青人的身份猜不透，可是他的動作却不敢遲緩，立刻在袖中取出兩塊玉板！

「篤」「篤」「篤」……

一連敲了六下，關山月在樂小虹的家中已經聽過一次，知道就是所謂「雲板六傳」——天齊魔君蒞臨的信號！

這時那灰衣侍者等十大游魂，個個神容肅然，連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兩個老兒，也都疾然垂手，只有關山月還是笑笑不在乎地道：「臭排場倒不小！」灰衣侍者白了他一眼，不敢作聲。

門中先出來一列男女幼童，正是他們最初看見的那一批，因爲死了一個，遂使男女的分配無法平衡，顯得有些不齊整！

然而門中仍是一片寂然，祁浩還是沒有出來！

關山月等了片刻，畧現不耐煩地道：「飛駱駝！你還要搭甚麼臭架子！」

門中的祁浩冷冷道：「關山月！你不要急！此地不比夕陽別莊，一切行動我都必需顧全身份！」

關山月怒聲道：「有這些排場，你的身份已經擺足了，還拖個甚麼勁兒？」

祁浩沒有理他，却招呼灰衣侍者道：「蕭一平！我由一數到十，你再不把事情辦好，我就只認頭顱不認人了！」

灰衣侍者滿面惶色，抬目四望，却不知錯在那裏，門中已開始數數的聲音，一聲聲像鐵錘般地敲擊在他心上！

數到六的時候，他的面上已經淌下了急汗，其餘的游魂也緊張異常……

門中傳出了冷酷的聲音：「九！」

灰衣侍者的神色忽地一動，飄身飛至一名女童身後，手掌由她的頂門猛拍而下。

那女童屍身倒地的聲音，剛好與那個「十」字同時發出！

關山月與樂小虹等人俱都一愕，門中已緩緩踱出祁浩的身影！一身錦衣，與夕陽別莊中所見，氣度又是不同。

他走到行列中間，指對灰衣侍者微笑道：「幸好你及時發覺了，否則這地下的伏屍，就會是你自己了！」

說時手指那腦漿四濺的女童，神氣平淡，語調尤爲自然。

關山月憤不可抑，怒聲高叫道：「祁浩！你……簡直不是人……」

祁浩微微一笑道：「閣下太衝動了，這事情怪不得我，而且我已經是降格以求了……」

關山月氣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把手指着他，嘴唇不住嗡動！

祁浩仍是毫不在乎地笑道：「以我此刻的身份，原該有八對侍童，可是被你們殺了一名，使我的儀隊殘缺不全，我下令補殺一名，勉强凑個整數，已是大受委屈，這責任歸根結底，還是該你們負担才對……」

一輪明月咳了一聲道：「老夫出手擊斃魔君侍童，原是不得已之事，因爲他竟想施展天魔指以對付樂姑娘……」

祁浩冷笑一聲道：「那是他死有應得，但是明月翁似乎也把閒事管得多了一點！」

一輪明月又咳了一聲道：「樂姑娘之生死與老夫有直接關係，老夫此舉亦爲顧全大局，因爲老夫尚未覓妥繼承人，萬一身死的話，只怕仙榜上的缺席就難以彌補了！」

祁浩嗯了一聲道：「明月翁怎麼又會跟一個小姑娘攀上生死交情的？」

樂小虹怒聲道：「你不要胡說八道！他是在一場比鬥中輸了給我，所以才受我的約束！」

祁浩微異道：「喔！會有這等事？明月翁想是年紀太大了，功力比不得從前了……」

一輪明月抑制着自己的怒氣道：「老夫之敗非關功力，全屬天意！魔君無須故意激怒老夫，龍華會上，老夫少不得自有討教之機，此刻老夫却不會上魔君的圈套的！」

祁浩微微一笑道：「明月翁果然不愧爲辣辣老薑，本座的一番心事是白費了，不然的話，龍華會上本座又可以引進一兩位好友了！」

一輪明月沉着面不說話，祁浩又轉頭向關山月道：「大散關之約，在下深感抱歉，不過在下已着拙荊赴約，多少對閣下有個交代，閣下神功無敵，可喜可賀，今日閣下前來，有何見教？」

關山月怒聲道：「我要你把飛駝令之事作一個明白交代！」

祁浩笑笑道：「在下已經遵約，未與閣下一決勝負之前，絕不再使用飛駝令！」

關山月又叫道：「終南派十幾條人命呢？」

祁浩繼續笑道：「那是拙荊與終南之間的事，與你我都沒有關係！」

關山月怒道：「怎麼會沒關係，我已經答應終南代他們了結這件事。」

祁浩笑笑道：「閣下眞愛管閒事，如此說來，只有讓拙荊與閣下再行一決了，只是拙荊此刻正有要事，無暇奉陪，閣下能不能等幾天！」

關山月不禁一怔，祁浩的態度如此冷靜，一切的事他既不推搪，可也不立刻答應解決，倒是拿他全無辦法，因此只得問道：「要等幾天？」

祁浩笑笑道：「快了！快了！絕對要不了多久，屆時定當使閣下滿意，而且我們之間的令牌之事，到時候可以一併解決！」

關山月默然思索下一步該如何應付，祁浩自動地提供問題：「閣下迢迢而來，不是爲着要尋求一個答案嗎？」

關山月連忙點頭答道：「不錯！關於甚麼小西天，龍華會，封神榜的事，你能否給我一個詳細的說明！」

祁浩笑了一下道：「當然可以！不過我先要解決一些例行事務！」

關山月忙問道：「甚麼事？」

祁浩用手一指道：「與此事無關的人，倒應一律清除！是閣下自動了結，還是由在下代勞！」

他的手指着呂無畏與劉三泰，目中流露出殘酷的殺意，關山月大驚失色，連忙退後幾步，用身子障着他們二人。

灰衣侍者領着其餘的八大游魂，却已包圍了上來……

灰衣侍者蕭一平刷地一响，由袖中抖出一柄摺扇，點在手中朝關山月微微作禮道：「請台端借讓一步！」

關山月哼了一聲，由駝背上取下金神，比在胸前道：「這些人都是我請來的，假若閣下要對付他們的話，先應該衝着我來……」

祁浩在旁邊完全不作表示，灰衣侍者接連朝他望了幾眼，都得不到一點指示，只有自作主張道：「既是台端如此說，在下只好得罪了！」

關山月笑着將金神一舉道：「請！關某此來！心中卽未存善了之想，只是沒想到所謂飛駝令主只是一個畏首縮尾的無胆之輩……」

祁浩面上微微一變，仍是沒有開口，灰衣侍者摺扇突進，敲向關山月的前胸，關山月將手中金神朝外一推，噹的一聲將扇勢化開！

灰衣侍者面上神色微動，叫道：「閣下好强的膂力！」

語畢摺扇忽闔忽開，時點時削，時砍時刺，一柄扇子上竟用出刀劍鈎筆四樣武器的招式，端的變化無窮！

關山月手持金神，沉着應戰，將那一枝笨重的獨脚金神，使得有如燈草一般輕巧，纏鬥近三十合，仍是不分上下的膠着狀態！

灰衣侍者忽感不耐，回頭向旁邊招呼道：「你們也別閒着！」

八大游魂中立刻出來兩個中年婦人，一個手持護手枴，一個使劍，雙雙躍出鬥場中，準備參加聯鬥！

灰衣侍者怒叫道：「蠢才！誰要妳們幫忙！」

那兩名婦人初是一怔，繼而才明白他的意思，使枴的身形一竄，向着劉三泰砸將下來，勢子極猛，另一人却挺劍刺向呂無畏！

劉三泰早已有了準備，雖然關山月替他擋住了頭陣，他本身却並未鬆懈，七星刀早已出鞘，見狀迎着枴勢，一刀劈了出去。

嗆啷一聲急响中，他只感到對方的勁力强猛無比，精鋼的七星刀雖未震斷，却已從他的手中脫離飛去！

同時另一邊的呂無畏却比他好一點，他雖是赤手空拳，到底還是一代劍派的掌門，戰鬥經驗極爲豐富，從劍勢上判斷，那婦人的造詣猶未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所以他不避劍勢，只把身軀向後畧仰，以分毫之差，使劍鋒落空，同時反圈出一手，駢指直取那婦人的關節。

婦人不想他變招如此靈活，連忙撤劍改削他的手指，然而呂無畏的動作已比她快了一步，指勢突速，在她的脈門上輕輕一揑。

婦人但覺全身一麻，握劍的手鬆了開去，長劍輕輕地轉到呂無畏手中！

這突襲的兩大游魂一勝一敗，當然與她們所遇的對手大有關係，可是形式上已經落了下乘！

使枴的婦人是存心創敵而未果！

呂無畏却是有傷敵的力量而不爲！

祁浩面色一寒，厲聲喝道：「廢料！」

僅只有兩個字，却足以使得那九大游魂個個心驚胆戰，連同與關山月對手的灰衣侍者在內，每個人都悚然退後，止手不鬥！

祁浩冷笑一聲道：「蕭一平！就憑這幾手功夫，你們這十大游魂當年是如何入選的！」

灰衣侍者滿面土色，吶吶地道：「啓禀魔君！我們這十人技出一門，以單獨功夫，則是屬下與死去的獨角犀較强……其餘八位……」

祁浩怒哼道：「你還過得去，其餘的簡直是飯桶！」

灰衣侍者仍是惶恐地道：「先師棄世太早，九位師弟妹的功夫多半是由屬下代師傳授，屬下教導無方……」

祁浩冷笑道：「我管不了這麼多，我只是懷疑你們當年是怎麼膺選上榜的！」

灰衣侍者低聲道：「敝師兄妹十人有一套十方聯手攻守陣法，幸而能接下四位會主的測試招式，因以徼倖入選！」

祁浩哼了一聲道：「噢！還有這一說！你們試演一次看看！」

灰衣侍者面有難色地道：「四弟獨角犀已爲魔君制裁身死，十方缺一，陣式無法施展了！」

祁浩頓了一頓，才微微頷首道：「那就算了，改天我補派一個人給你！」

九大游魂神色才輕鬆下來，祁浩改向關山月道：「你剛才的意思，似乎認爲我不敢與你一戰？」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敢不敢，你自己心裏有數！」

祁浩的面上罩上了怒色，陰沉沉地道：「我今天的確是不敢向你挑戰！可是我並非怕你，這個原因我無法說明，但是你不妨問問他們兩人！」

說着用手指着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

一輪明月果然替他證實道：「是的！魔君確有不能應戰之苦衷！」

祁浩冷笑一聲道：「你們大概也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才大胆地帶着人上門生事！」

一輪明月連忙道：「魔君這話說錯了，老夫等並非帶人前來，而是被人帶來的！」

祁浩不信地道：「胡說！除了你們，誰能找到此地！」

關山月立刻道：「我！是我找到此地，也是我帶着這些人來的！」

祁浩更爲不信，關山月用手一指明駝道：「你愛信不信，我是由牠帶着來的，而牠是由孔玲玲帶着來的，此駝有一種特異的追踪能力，即使遠隔千里，牠也可以由人留下的氣息，追踪而至。」

祁浩冷笑道：「難道牠也有識別機關陣圖的能力，帶着你們安渡黑森林嗎？」

關山月不禁怔住了，正在考慮該如何回答時，萬里無雲已搶先回答道：「那倒不然，是苦海慈航施展光明法身，引渡我們通過黑森林！」

祁浩怒聲說道：「混帳老和尚，他怎敢如此大胆！」

萬里無雲微微一笑，道：「魔君有賬不妨找他算去！」

祁浩陰沉沉地一笑道：「遲早會有這一天！」

關山月因爲那老和尚曾經暗助過自己等人，心中對他十分感激，是以祁浩問起時，並不願說出，及至萬里無雲講了出來，而且面上還有幸災樂禍的表情，好像對他能挑起祁浩與老和尚之間的磨擦一事，表示十分得意，不禁對這老頭兒十分鄙視，先前建立的一點好感，也爲之蕩然無存，乃怒聲叫道：「祁浩！關於龍華會之事，你究竟說是不說？」

祁浩冷笑一聲道：「當然要說！問題是你想不想聽？」

關山月立刻道：「我千里而來，就是爲揭破這個謎團，怎會不想聽？」

祁浩手指呂無畏與劉三泰道：「那你就必須將他們處置了！」

關山月怒聲道：「不行！」

祁浩雙手一攤道：「那我可無法奉告，根據條例，外人有知聞此事者，必死無赦！」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胡說！我也不屬龍華會，爲甚麼你肯告訴我呢！」

祁浩道：「你不同！因爲你是獨孤明的傳人，遲早都會入榜……」

關山月搖頭道：「你錯了！我不會入會上榜的，我所以對此事如此關心，完全是爲着恩師之故，現在我對龍華會知道雖然不多，但是從它神秘的組織以及殘酷的條例上，已經判斷這絕對不是甚麼好

事……」

祁浩微笑道：「你最好不要把結論下得太早，入會之事，由不得你自己作主，龍華會上的人，有一半的人都不是願意加入的，可是他們都無法拒絕，甚至於被除名了，還要硬着頭皮再回去，像這二位一樣……」

關山月滿面疑色地向兩個老人問道：「是這樣嗎？」

一輪明月低聲嘆道：「不錯！老夫等雖心不甘，却無法不參加，除名之後，仍然埋首苦練潛修，以冀重登榜上……」

關山月大感詫異地問道：「爲甚麼呢？」

一輪明月的口張了半天，結果還是輕輕一嘆道：「老夫希望能够回答這問題，可是老夫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

關山月不信地道：「天下那有這種道理……」

一輪明月嘆道：「你只要身入其境，就會明白了！」

關山月正想再問，祁浩已不耐煩地道：「你到底是作何決定？」

關山月想了一下，毅然地道：「我要聽聽那內情，而且這兩個人由我負責！我保證他們絕不將秘密外洩！」

祁浩冷笑道：「龍華會中人最多也只能保證自己一個人！」

關山月傲然地道：「凡事總有個開始的，我認爲那規例需要改一改！」

這兩句話說得浩氣激揚，使得週圍諸人，都爲之一動，片刻之後，祁浩才點點頭，道：「好！憑你這番豪氣，我倒得對你例外一點，走吧，進去說話！」

灰衣侍者遲疑地道：「魔君！這不是你的權限所能決定的事……」

祁浩一瞪眼喝道：「蕭一平！你是在對我說話嗎！」

灰衣侍者訥然不敢回答，祁浩用手一比，作了個邀客的姿勢，目中隱含着殺意，關山月見狀一笑道：「你別搗鬼！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心意嗎？」

祁浩冷笑一聲道：「你明白最好！請吧！」

說着領先進了大門，那兩旁男女侍童也跟着進去，最後只剩下灰衣侍者一人仍等在門外，呂無畏上前道：「令主！老朽覺得裏面必有陰謀！」

關山月笑笑道：「不錯！可是我們前進比後退安全！」

呂無畏不解道：「令主這話是甚麼意思呢？」

關山月微帶疚容道：「我很抱歉將二位也牽入到這場是非中，可是事已至此，也沒有別的辦法，目前我們雖然可以撤退！可是以你我所知，他們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那時明槍暗箭，防不勝防，倒不如挺身進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呂無畏沉思片刻道：「老朽全憑令主吩咐！」

劉三泰則更爲慨然地道：「在下這條命，完全是令主救的，令主愛怎麼處置都行……」

關山月倒覺得甚麼都不好說了，大踏步向門中走去，他身後的明駝也想跟着，關山月拍拍牠的頸子道：「老朋友！你在這兒等一下吧！萬一我不能再出來時，你知道該怎麼辦嗎？」

明駝將頭點了幾點，一夥人遂在灰衣侍者的前導下進入門中。

× × ×

在一所寬敞的大廳中，許多人圍坐着，採取了一個很微妙的對峙局面。

關山月的旁邊坐着樂小虹，外面是呂無畏與劉三泰，再外面是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排坐成一扇弧形。

對面則是祁浩，只有灰衣侍者傍肩而立，雙方默然片刻，祁浩才開口道：「你想知道些甚麼？」

關山月想想問道：「小西天在那裏？」

「巫山神女峯頭，白雲深處！」

「我恩師也在那兒嗎？」

「當然了！他是上屆四大會主之一！」

「他在那兒幹嗎？」

「享受人間無邊清福！」

「龍華會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一個奇妙的組盟，會中包羅了天下奇技異能之士，只有少數的幾個人曾在江湖上露過面，令師便是其中之一……」

「還有那些人？」

「這可未便奉告！」

「封神榜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龍華會上共有一百零八人，分列仙魔鬼三榜，仙榜三十六，魔榜七十二，總稱爲封神榜，另有副榜，稱爲鬼榜，我治下的十大游魂，便是鬼榜之屬……」

這些情形與關山月所想的差不多，因此他又深入一層地問道：「仙魔鬼榜由何而分？」

祁浩一笑道：「當然是根據技藝高低而定，上者名列仙榜，次者屬魔榜，最劣者隸名鬼榜，不過這不是一個嚴格的限制，龍華會每二十年開一會，到時候就有一次人事更動，有人從仙榜上降下，也有人從魔榜升上去……」

關山月又問道：「你在那一榜？」

祁浩大笑道：「我既膺天齊魔君之稱，自然是

列位魔榜，且爲羣魔之首，凡是魔榜上的人物，我都有絕對號令之權！」

樂小虹忍不住問道：「我娘，我姨姨、姨丈都是魔榜上的人物嗎？」

祁浩笑了笑道：「不錯，所以他們都得聽我的話！」

樂小虹再問道：「那湖海異叟呢？」

「他是仙榜上的人物！」

樂小虹哼了一聲，扁着嘴道：「那種膿包也配算是仙榜上的人物嗎？」

祁浩高興地大笑道：「不錯，所以我說魔並不次於仙，魔境尤勝於仙境，你們看過我別府大門上的那副對聯，便知道此言絕非虛誇！」

關山月想想又問道：「你除了統轄魔榜之外，還能管到別人嗎？」

祁浩笑笑道：「我另兼封神榜上司法掌刑，仙魔二榜的人物我都可以管，只是對仙榜上的人物要比較客氣些！」

關山月再問道：「我恩師也要受你轄制嗎？」

祁浩臉色微變，頓了一頓才道：「不！他身列會主，地位與我相等！大家都管不到……」

一輪明月突然插口道：「可是，會主對你的行動有督察之權，必要的時候，你還得要聽聽會主的話！」

祁浩臉現怒色道：「這一次龍華會時，我有把握擠身會主之列，那時就不再受他們的閒氣了！」

關山月忽然問道：「龍華會是誰發起的？」

祁浩與一輪明月等人臉色俱都大變，萬里無雲更是厲聲叫道：「小子！不許問這件事。」

關山月奇道：「這個問題難道問不得嗎？」

祁浩也變着臉道：「是！這是一個最嚴厲的禁制，你現在尚未入會，所以不加罪，否則你就犯了一個最大的過錯！」

關山月想想又道：「那我另換個問題吧！封神榜上權限最高的是誰？」

祁浩遲疑片刻道：「是四大會主，不過他們並無實權，眞正掌握生殺大權的還是我——天齊魔君——你應該去想想天齊二字的含義！」說到最後，他又現出得意之態，關山月不禁冷笑道：「如此說來，你在小西天中的實際權限是最高的了！」

祁浩笑笑道：「不錯！除了天外天……」

關山月緊接問道：「什麼是天外天？」

祁浩臉色已經大變，好像已犯下了一個最大的錯誤，不住地東張西望，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也神色激變，凝神豎耳仔細地四下諦聽着。

片刻之後，空中傳來一陣極爲悠細的樂聲，非絲非竹，十分悅耳！

祁浩已經跪了下來，他身後的灰衣侍者則整個匐伏地下，連頭都不敢抬。

樂聲愈來愈近，大家的鼻中也嗅到一聲異香，關山月等人不過微怔而已。

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則肅然起立，身子不住地顫抖着！

又過了片刻，廳內人影一幌，進來一對垂髫小婢，姿容秀麗，每人手中提了一盞七寶琉璃燈，光芒四射！

隨着又是一對同樣年紀的小婢，各捧着一個金光燦爛的金獸爐，獸鼻中升起一縷裊裊青烟，那撲鼻的異香，就是由爐中傳出……

最後步履翩翩，進來了一個衣着輝煌的錦裝美人。

那女子全身的衣裝俱是由孔雀翎所製，五彩斑爛，耀眼生輝，益發襯托出她高髻鴉鬟，絕麗如仙的風韻！

那女子走到廳中，見到關山月等人仍然昂然坐在那兒，不禁柳眉一皺，以無限銷魂的聲音問道：「這個是誰？」

祁浩跪在地下代答道：「是獨孤明的傳人！」

女子又問道：「獨孤明傳人？獨孤明是誰？」

關山月覺得事情很兀然，可是他知道這女子的身份一定很高，乃搶口道：「家師在仙榜上號稱黃鶴散人！」

女子臉色一動道：「原來是黃鶴呀……他倒找了好傳人！」

末後一句話是針對着關山月而說的，同時那對眼睛在他身上溜來溜去，關山月乃覺十分難受，忍不住問道：「妳是誰？」

那女子輕輕一笑道：「你這句話可問得太失禮了！」

關山月怔然道：「我與妳年歲相差不多，素昧生平，沒有要對妳特別客氣的義務吧？」

這那女子微微一笑道：「你不是要問什麼天外天嗎？我就是……」

這原是關山月意料中的答覆，然而這女子的出現却出乎他的意料，龍華會、封神榜，小西天等名詞，已攪得他頭暈腦脹，幸好逐一得到了解答，却又冒出這麼一個天外天來，而且從祁浩等人的表現，他看出這女子的身份一定更爲特殊！

這時那女子已轉臉對祁浩一笑道：「魔君遽爾見召，不知有何教示？」

祁浩直挺挺地跪在那兒，顫着聲音道：「屬下一時疏忽，口中不愼，乃至驚動靈駕……」

女子喔了一聲道：「原來魔君只是爲了好玩才

將我叫來的！」

祁浩神色如土，恐怖萬分地道：「仙子言重了，屬下絕無此意……」

女子忽而神色一凝，笑容全斂道：「我不管你是什麼意思！好在你是司法刑掌，對於違反禁例的處分，知道得比別人清楚！你自己看着辦吧！」

儘管祁浩對人的氣燄不可一世，此刻在那女子面前，居然噤若畏鼠，聞言臉色更是敗作死灰，囁嚅地道：「屬下自殘一臂，仙子意下如何？」

那女子微笑一聲道：「我不是叫你看着辦嗎！何必還要問我呢！」

祁浩一咬牙，駢指朝另一條臂彎上戳去，所指處正是殘筋，就在他指尖將要拂中之際，那女子又疾喝一聲道：「住手！」

祁浩臉色一寬，感激地望着女子，女子笑笑又道：「會期在卽，現在廢了你一條胳臂對你們整個魔榜上的人說來都不太公平！」

祁浩歡聲道：「多謝仙子！」

那女子却沉着臉道：「你別以爲我就此饒了你，法所以服衆，必須做到不縱不枉，才能使人尊重它，我雖然答應你留下此臂，却必須等到會期上才可使用！」

祁浩恭聲道：「屬下敬遵仙諭！」

女子笑笑道：「放着一隻好好的手，不去使用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你怎麼能够控制自己呢！……我又怎麼知道你在會期前不會違反規約呢……」

祁浩臉有惶色道：「仙子之意如何？」

女子想了一下笑道：「這樣吧！你暫時把它交給我，等到了時候，我再給你！」

祁浩神情極爲痛苦，却又不敢違拗，只得勉强地應了一聲，關山月大惑不解……只爲了說出天外天三個字，就需受到如此嚴重的處分，那規例也未免太苛刻了點，再者，手臂乃人體之一部分，血肉連心，那女子說要代爲保管，到時再行交回；這倒是千古奇聞，因此，他眼睜睜地看着她，瞧她如何施爲！

那女子笑笑向祁浩道：「你準備好了沒有？」

祁浩將左臂對彎了起來，女子運目示意，一個手執琉璃燈的女童立刻放下燈籠，走到他前面，掏出一股細紅絲線，將他的手臂細了起來！

關山月恍然心忖道：「原來是這種保管法，這女子眞捉狹，與其受這種活罪，倒還不如斷去一臂來得痛快些！」

因爲那絲線十分細弱，一掙卽斷，而線頭上打的原是死結，無法解開……像這樣的一根細絲線，自然無法綑緊一條胳臂，因此他了解到這一條細線背後所含的無形的束約力量……

那女子處置過祁浩之後，又走到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的前面，笑笑道：「恭喜二位的好日子快來臨了！」

萬里無雲恭聲應答道：「到時，仍須仗仙子慈悲！」

女子微微一笑道：「你太客氣了，靠我是沒有用的，多半還是要靠你們自己，不過我會儘量給你們方便，使你們復名返榜之擧，少一點挫折！」

一輪明月感激地道：「多謝仙子！」

女子在格格輕笑聲中，香風裊裊，再度移步到關山月的身前，明朗如秋水的眸子不住地在他身上打量着，良久之後，方始輕輕地道：「嗯！不錯！氣度軒昂，玉樹臨風，似乎尤在黃鶴之上，難怪他對你這個傳人，絕口不提，否則，我早就該前來看看了！」

關山月雖然明知這女子身份非常，可是被她那樣品頭論足，語態上又是那麼老氣橫秋，似乎將他當作一個晚輩似的，心中微覺不悅，乃將臉色一沉道：「喂！妳叫什麼名字？」

那女子微微一怔，似乎在她的經驗中，從未聽這麼不禮貌的口吻說話，一輪明月忍不住咳了一聲道：「小伙子！你怎可如此對仙子說話……」

女子將手一擺，笑笑道：「沒關係！他還算不得會中人，不須要受那些限制，而且我也喜歡有個人能够平等地與我說話……我叫柳依幻！」

關山月仍是神色平靜地道：「我該稱妳小姐或是夫人？」

柳依幻臉色微紅道：「這些問題，似乎不太必要吧！」

關山月淡淡地道：「那是爲了稱呼方便，怎麼不必要呢？大家對呼其名！似乎太蹩扭，要我像別人一樣叫妳仙子，我又有點不甘心！」

柳依幻哼了一聲道：「我還是第一次聽人批評我俗呢！」

關山月笑笑道：「俗則未必，仙則不及！」

柳依幻緊接着道：「何不及之有？」

關山月手指那四名女童道：「仙家首重清靜無爲，那有這些排場！」

柳依幻微微一笑道：「仙人不一定就非像李鐵枴一樣，要當乞丐，瑤池王母駕前，侍女成千，連觀音蓮座下，也還有善才龍女呢！我這點排場並不爲過！」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那是俗人揑造出來的神仙，所以，總脫不了富貴氣，怎可以用作爲仙家依據！」

柳依幻一笑道：「依你的看法，仙字又作何解

祁浩鐵青着臉，寒着聲音道：「我可以答應你，不過我警告你小心一點，到了會中，這塊玉符就不再有效了，那時……」

關山月不待他說完卽道：「那時我會自動找你一搏，把我們之間的事也解決一下！」

說完他率領着各人離開了正廳，步出天齊別府，黑森林中的禁制也完成撤除了，所以他們通過時也很順利。

萬里無雲笑道：「幸虧有着那一塊護身符，否則我們的歸途決不會如此輕鬆……」

關山月心中忽地一動道：「我有個問題，不知道可以提出嗎？」

萬里無雲笑笑道：「你有着那一塊信符，可以命令我們做任何事！」

關山月道：「命令二字不敢當，我只是又想到了一件怪事，方才那祁浩說出天外天三字，柳依幻接着就來到了，她怎會那麼快……」

萬里無雲愼重地道：「這個，老夫可不知道，不過，對於那三個字是一項禁忌，只有龍華會上，才可以自由談及，反之立有殺身之禍，封神榜上，一層控制一層，無微不至，所以才能將秘密保持那麼久……」

關山月搖了搖頭，道：「我是問柳依幻怎麼會來的！」

萬里無雲變色道：「這個老夫的確不知道，龍華會中人對於這事一直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一句話，就是爲了這原故！仙子她們好像是每時每刻都在對我們嚴密監視中……」

關山月不服氣地道：「他們只有七個人，怎麼能控制住一百多人的行動……」

萬里無雲作色道：「很對不起，老夫不敢再說下去了，你有那塊玉符保護，老夫們還想多活幾年呀！」

關山月只得不問了，出了黑森林之後，才對呂無畏道：「孔玲玲不在此地，我們那番佈置也沒有用了，掌門人還是將貴門下召集起來，我們另謀別策吧！」

說時，與呂無畏交頭密語片刻，呂無畏微有難色。

關山月却道：「掌門人放心好了，在下已對祁浩關照過，他絕對不敢再對你不利的！」

呂無畏這才點點頭，回身逕去，同時把劉三泰也招呼着一起走了。

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對別人的隱密，已經養成了不過問的習慣，所以視若無睹，倒是樂小虹道：「關大哥！你們在商量些什麼？」

關山月笑笑道：「這可不能說，龍華會既然以神秘爲手段，我也得以神秘對之，到時候我們也可以多一分安全的保障！」

樂小虹賭氣跺脚，一個人在前面跑了！

× × ×

「朝辭彩雲白帝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這是李白的下江陵誦，却將巫峽之間的水程行色，描繪得十分傳神！

「長江之峽巫峽長，猿鳴數聲淚沾裳！」這是川中的民謠，却也寫盡了巫山景色！

長江自奉節以下，便是最有名的巫峽，巫山十二峯，雄峙兩側，江流湍急，峽壁如牆，峯上僅闊猿聲哀哀，雲霧封繞，水氣氤氳，充滿了神秘的氣氛！

尤其是神女峯，相傳楚襄王曾在此夢會神女，所以也一直是個神話的發源地。

九月十九！神女峯上神秘之幕慢慢地揭起，開始了那場神秘的聚會。

關山月獨乘明駝，只有樂小虹策馬相隨，前面則是萬里無雲與一輪明月引道，四人兩乘，只有樂小虹胯下的蹄聲得得，敲碎了山道上的沉寂！

呂無畏與劉三泰沒有跟着來，從最近所遇上的那些異人異行，他深知此會的嚴重性與會上人的能耐，帶着他們，的確是累贅，而且他對他們另作了一些安排，這些安排，在必要時，可以給他許多的幫助……

山路漸窄，山勢漸陡，山風漸勁，一輪明月與萬里無雲的脚下也走得漸速，明駝亦步亦趨，絲毫不呈落後之態，樂小虹的馬則趕不上了，因爲這匹馬是臨時買的小川馬，比她在天齊別府前被殺死的那一頭還差，川馬體軀小而耐性佳，原是山路上的良足，可是也對付不了這崎嶇的山道。

關山月忍不住朝着前面叫道：「二位前輩，能否慢一點？」

萬里無雲着急地說道：「龍華會的會期，在今天卯初開始，現在已是寅末，去遲了一步，就將摒諸於大門之外，我們兩人的多年希望，也就得落空的了……」

關山月想想只得朝樂小虹道：「放棄妳的馬，到我的駝背上來！」

樂小虹受夠了那匹馬的氣，聞言喜出望外，連忙一縱身上了明駝，坐在關山月的後面，雙手圍住他的腰！

雖然增加了一個人，明駝仍是顯得若無其事，健步如飛，前面二人走得更快了。

當一縷初陽，把金光射穿雲層，照上了神女峯

釋？」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靑松北海仙人壽，恁虛御空仙人遊，無拘無束仙之體，無形無跡仙之由，世上並無眞神仙，只因仙境太難求！因此我認爲仙只是一種理想的境界而已！」

柳依幻神色微動地道：「高論！高論！想不到你還有這一番見解！」

關山月無意與她多客套，直接了當地問道：「妳能告訴我天外天是怎麼一回事嗎？」

柳依幻沉吟片刻才道：「那是封神榜之上的一個組織！包括我們師兄妹七人！」

關山月又問道：「天外天與龍華會有什麼關係呢？」

柳依幻一笑道：「龍華會爲我們七人所創，封神榜由我們七人所選……」

關山月恍然道：「我明白了，龍華會設在小西天，你們都稱天外天，封神榜上有仙榜，你們自然是仙中之仙了！」

柳依幻笑道：「你只說對了一半，天外天中，有三個是仙中之仙，三個人是魔中之魔，一個人是鬼中之鬼，所以封神榜才分爲『仙』『魔』『鬼』三榜！」

關山月忍不住問道：「你們創立龍華會的本意何在？」

柳依幻收斂起笑容道：「這個問題我也無法答覆！」

關山月大失所望地，說道：「那麼，誰能够答覆？」

柳依幻想了一下才道：「仙榜上的問題要問仙中之仙，魔榜上的問題要問魔中之魔……」

關山月連忙又問道：「妳是那一類？」

柳依幻笑道：「別人稱我仙子，你想我是那一類？」

關山月想想道：「那我問些有關仙榜的問題總行吧！」

柳依幻搖頭道：「也不行！仙中之仙有三，我只列名其次，瑣碎的問題我可以解答，重要一點的問題則必需問我師姊！」

關山月大聲道：「她在那裏？」

柳依幻道：「自然在小西天，不過你見不到她的，除非是等龍華會期的時候，她才會蒞臨現身與大家見面……」

關山月乃又問道：「會期是那一天？」

「九月十九！到時候你去嗎？」

關山月點頭道：「我一定要去，因爲我要見我師父！」

柳依幻笑道：「好吧！到時候我們再見吧！你雖非會中人，拿着我這道信符，必可通行無阻，現在我可要回去了！」

說着在束腰的彩帶上解下一塊小玉珮遞了過來，關山月剛接在手中，柳依幻身形一飄，已經從他的眼前消失。

那四名女童也跟着不見了！

關山月如痴如呆，祁浩這時已從地上站了起來，一臂爲絲綫所拘，行動十分小心，像是怕將它弄斷了，眼盯着他手中的玉珮，目中滿含仇恨之色！

萬里無雲却羨艷地道：「小伙子！你眞是好福氣，會投了仙子的緣！甚至於還將龍華玉珮送給了你……」

關山月怔怔地道：「這塊玉符有什麼用？」

萬里無雲笑道：「一符在手，權限至尊，封神榜上的人，都須對你俯首聽命，甚至於連你師父也不例外！」

關山月不信地道：「這麼一塊玉符竟會有這麼大的力量？」

萬里無雲點點頭道：「見符如仙子親臨！」

關山月怔了片刻，才計算一下時日道：「今天已是九月初九，離會期只有十天的時間了，趕得及嗎？」

萬里無雲笑笑道：「趕得及！由此假陸路至成都，轉由泯江而至宜賓，再順江流而下，水急舟速，要不了十天就可以到達巫山！」

一輪明月也道：「趕程是一定來得及的，不過也不能太就擱了，你假如沒有其他的事，我們就開始走吧，反正你想問的問題，也知道得差不多了，再問下去，誰都無法答覆你……」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對祁浩道：「你會去參加龍華會嗎？」

祁浩怒聲說：「你這不是明知故問，本座身爲魔榜之首，怎麼會不去？」

關山月點點頭道：「很好！到時我命令你把孔玲玲也帶去，她與終南的一段過節，我想跟她算算清楚！」

祁浩沉着臉，冷聲說道：「我憑什麼要聽你的命令！」

他舉着柳依幻留下的玉符，使得祁浩閉口無言，關山月又笑笑道：「不僅那件事，我還要你負責另外兩件事！」

祁浩咬着牙，冷哼一聲，道：「現在算你狠，你說就好了！」

關山月正容道：「第一我要你在會期之前對這兩個人的生命安全負責，不得加害，第二我要你對樂前輩等三人不得留難！」

頭，他們已停身在一座高大的牌樓之前，牌樓上龍乘蛇舞地書着一方巨匾：

「小西天」

除了兩列男女侍童外，另有一僧當道，正是在劍門上引他們渡過黑森林的那個苦海慈航，萬里無雲嘆了一聲道：「總算趕上了！」

苦海慈航朝他們望了一眼，微微一嘆道：「老衲方自慶幸，以爲二位已經看破一切，誰知二位仍是……」

萬里無雲冷冷地說道：「老禿子！不用你假慈悲，我們這是自甘墮落！等一下，還希望你手下留情，否則的話，就要麻煩你，替我們多唸兩遍往生經了！」

苦海慈航長嘆無語，目光移到關山月與樂小虹身上道：「二位來此何爲？」

關山月對他頗有好感，立刻拱拱手道：「再晚等特來一開眼界！」

苦海慈航合什道：「阿彌陀佛！此乃是非之門，煩惱之由，二位何苦呢！」

關山月微笑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再晚身不由己，多管了幾件閒事，弄得無法不進此門！」

苦海慈航仍是漠然地道：「這道門進來容易，出去可難了，老衲恰好有幸担任司門之責，奉勸二位還是及早回頭的好！塵世雖多擾……」

關山月飛快地接口道：「不如神仙逍遙！請大師父方便方便！」

苦海慈航嘆道：「老衲良言相勸，施主不肯聽，少不得只有利用職權謝客了……」

萬里無雲怒聲道：「老禿子！你別多事，他們持有自在仙子信符，敢不許他們進門！」

關山月只得掏出玉珮亮了一亮，苦海慈航臉色一變，長嘆道：「唉！天意如此，夫復何言，二位請！」

說着恭身一拜，關山月連忙回禮，那兩列侍童見到玉珮之後，立刻躬身作禮，一時細樂紛作，一對男女侍童各捧香花在前領路。

關山月不禁微愕道：「這是做什麼？」

苦海慈航低着頭道：「二位既然持有自在仙子信符，便是會上貴賓，理應有香花前導，天樂相迎，請二位登席吧！」

關山月謝了一聲，拉駝入門逕行，衝破了雲霧瀰封的山徑，行了一程，突覺眼前一亮，雲收霧斂，已經來至一片廣場之前！

廣場上聚着形形色色的各種人物，年歲多半很大，只有少數幾個年青人，三五成羣地聚在一堆，或坐或談！

廣場上排列着許多石桌石櫈，桌上有菜有酒，也有着許多奇不知名的水果，想是讌會尚未開始，所以尚未吃用！

更還有無數男女侍童，身着一欵服色，往來其間招呼着！

由於那片細樂，將大家都驚動了，紛紛用詫異的眼光對他們望着，臉上更流露出奇特的神色！

關山月用眼在人羣搜索着，忽然看見飛天夜叉彭菊人與血羅剎樂衡君，白骨魔神樂湘君，醜山神柳陽初等都聚在一起，身旁還有幾個中年人，在竊竊地私語着，心中不禁一動，正想上前招呼，却被彭菊人用手勢阻止了！

同時，樂小虹也被樂衡君嚴峻的眼光所拒，一肚子不高興，撇着嘴哼唧着道：「娘爲什麼不理我們了？」

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相信他們有着特殊的原因，現在先別急，等一下再找機會去問問他們看……」

說着，已被引至一處較大的石桌前停下，二人飄身下駝，關山月却更是一驚，因爲他們看見張雲竹也在附近，獨據了一張石桌，目光炯炯地，對他望着……

關山月隔座望去，但見張雲竹的形容畧見消瘦，而精神却更好啦，黃黃的臉色中居然隱透着一片微紅，二人對望片刻，關山月終於忍不住起立招呼道：「張老伯！您怎麼在這兒？」

張雲竹啊了一聲笑笑道：「果然是你，我看來就像，却是不太敢相信……」

關山月不禁一怔道：「老伯！我們分手不過年餘，難道小侄有什麼改變嗎？」

張雲竹笑了一下道：「改變倒是不太大，只是我很難相信你還活着……由此看來，崑崙山的那個老婆子的確還有幾手……」

關山月愕了一下才道：「雪老太太醫道如神，化了一年時間，將小侄從死亡邊緣上救回……」

張雲竹嗯了一聲，臉上湧起一陣萬分奇特的表情，然後不經意地問道：「菁兒呢？她怎麼沒跟你在一道？」

見問起張菁菁，關山月又是一怔，那女郎對他的情意與恩惠，是那麼的深，而自己這一程來，就被這個什麼龍華會絆住了，居然很少去想到她，現在經人一問，心中立生無限愧意，想了一下道：「菁妹與小侄在前些日子分手了，小侄也不知道她在那裏……」

張雲竹依然平靜地道：「喔！她對你不是入迷得厲害嗎？連我這個親生的父親，都硬起心腸來背

棄了，怎麼會捨得離開你呢？」

給他這麼一說，關山月倒有點光火了，聲音畧爲高了一點道：「菁妹之所以要離開小侄，完全是爲了老伯之故……」

張雲竹淡笑着搖頭道：「那有這回事，她在一年前就不認我這個父親了……」

對於他們父女間決裂的事，關山月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對張雲竹此刻所表現的冷漠態度，心中大爲不滿，抗聲道：「菁妹雖然違背了老伯的意志，可是她留給老伯的字條上情懇詞切，老伯應該可以原諒她的……」

張雲竹淡然一笑道：「這不是原諒不原諒的問題，是我把一切都看開了，什麼叫骨肉之情，骨子裏全是假的，女孩子心目中只有一個眞正重要的人──她的愛人，做父母的茹辛含苦將她養大成人，她却會爲着一個見過幾面的陌生男人，將父母的恩情一下子忘個乾淨，天下女子都是這樣子，所以我倒不爲菁兒的事傷心……」

關山月聽得臉上不禁一紅，張雲竹的話聽起來幾乎很偏激，然而却相當的合理，默然片刻他才道：「老伯只要想到當年與張伯母結合的情形，便也應該同情菁妹之所爲……」

張雲竹面色微動道：「你對我的往事全都知道了？」

關山月點點頭道：「是的！雪老太太已經承認菁妹爲孫女，同時將雪家的技藝都傳給了她……」

張雲竹祇是淡淡地道：「雪家除了醫理之外，其他的技藝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對了！你方才說菁兒是爲了我才離開你的，那究竟是爲了什麼？」

關山月冷笑一聲道：「那要問老伯自己，老伯在前個月中做了些什麼事？」

張雲竹淡淡地道：「沒什麼呀！」

關山月一時也不敢確定那些事是否眞實，所以仍耐心地問下去道：「老伯是否在近期內遍訪各大門派？……」

張雲竹點點頭道：「不錯！算不了遍訪，我只揀重要幾家走了一下！」

關山月臉色一變道：「那麼是眞的了？」

張雲竹抬眼道：「什麼眞的假的，你說淸楚一點好不好！」

關山月耐住性子道：「擄刦各大門派的掌門，奪去各派武學秘笈……」

張雲竹淡淡一笑道：「你說得太難聽了，內情不像你說得那麼嚴重吧……」

關山月揚眉叫道：「各大門派偵騎四出，莫不在搜索老伯的下落……」

張雲竹微笑道：「你不妨再出去打聽一下，那些掌門人都回去了，而且都大有收穫，我的那番作爲原是爲他們好……」

關山月强忍住怒氣，道：「少林痛禪大師，毒成癱瘓，武當天機道長，毒發身死，老伯也是爲他們好嗎？」

張雲竹淡笑道：「那另有原故，你不相信再到那兩派去問問，他們已經選出新的掌門人，只要他們讀了那兩人的遺書，自然就不會再恨我了！」

見他說得那麼有把握，關山月倒不禁呆了，半响之後，他才道：「那麼陰山無極劍派中所發生的事，老伯又作何解釋！」

張雲竹一翻眼道：「什麼陰山無極劍派，我壓根兒就未曾聽過有這麼一家劍派？」

關山月怒聲道：「你在那兒强奸了掌門人陰素君的幼女陰麗華，現在那女孩還中了你的蠱惑，痴心地等待你回去……」

張雲竹勃然變色道：「胡說！你把我看成什麼人！」

關山月也怒聲道：「陰素君對你恨如切骨，難道事情還會假嗎？」

張雲竹沉聲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陰素君，更不會做下那種事，她們一定是看錯人了！」

關山月寒着臉道：「照陰素君的叙述，那人的確是你！」

張雲竹想了一下道：「這件事頗有推敲的餘地，等一下也許會弄明白……我倒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看來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

關山月倒不禁又呆住了，怔然道：「老……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張雲竹擺擺手道：「你現在別問，遲早我都會把這件事弄淸楚……菁兒就是爲着這件事才……」

關山月點頭道：「不錯！菁妹對這件事受刺激很深，貿然離我而去，說是要找到老伯……」

張雲竹哼了一聲道：「胡鬧！她對我這個父親的了解太不够了！」想了一下又問道：「你就那麼讓她走了？」

關山月連忙道：「不！她有飛天夜叉彭老前輩跟着去照料，彭前輩也在此地，我們馬上可以問問她菁妹在那裏！」

張雲竹搖頭道：「不忙！不忙！目前該做的事很多，暫時不要去管那些小事吧！」

關山月却問道：「老伯到此地來做什麼？難道您也是龍華會上的人嗎？」

張雲竹微微一笑道：「可以這麼說！目前我雖未入會，等一下就……不談！不談！你既然來到此地，當知道這些事不許隨便亂說的，安靜地看下去

，自然會明白了！」

關山月將信將疑，默坐片刻，忽聽得一聲金鑼，響亮震耳，四下之人立刻恢復了平靜，一個個都垂手肅立，臉上現出緊張的神色。

張雲竹也站了起來，同時用眼色向他示意，叫他也站好，關山月方將身立起，場邊的一座高石台上已經站好一列男女侍童，個個錦衣羽裳，穿得十分華麗，一個女童用尖細的嗓子宣佈道：「龍華會開始，請大家依照榜序排列！準備清點人數！」

台下一陣人影幌動，却是全無聲音，不一會兒，已經排成了三堆。

關山月放眼望去，只見仙榜中的人物，他祇認識一個湖海異叟卜上春。

魔榜中熟人較多，也不過是欒氏姊妹與柳初陽等三人。

飛天夜叉彭菊人却在鬼榜之列，十大游魂中僅有那灰衣侍者蕭一平列席！

那女童又以尖細的嗓音叫道：「各榜榜首出場清點人數！」

苦海慈航由場外飛身入列，首先以低沉的聲音說道：「除列名令主二人，懸缺待補二人外，仙榜全！」

女童又問道：「懸缺候補人到了沒有？」

苦海慈航答應道：「除名待返者二人，新申請入籍者三人，俱已到達！」

那女童在石台上用手朝下一揮，烟霧蓬起手邊，被風一吹，慢慢凝成一個「仙」字，停聚空中不散！色作淡青。

祁浩一身雪白，一手仍爲細綫繫住，由另一方進場高聲叫道：「魔榜全！」

女童如法施爲，放出一片紅色烟霧，凝成一個「魔」字。

祁浩又朗聲道：「魔榜榜首請求解除紅絲困令，以便率隊恭迎仙駕！」

女童默立抬頭向天，似乎在等候指示，片刻之後才尖聲道：「所請照准！」

祁浩面色一鬆，躬身道：「謝謝仙子慈悲！」

直起腰來時，那彎曲的手臂也伸開了，只是無法伸得筆直，想是蜷曲太久之故！

場外另一方飄進一個全身黑衣的女子，連面目都在黑紗的籠罩中，只有披散的長髮與玲瓏的身材上讓人知道她的性別，恭身道：「鬼榜新舊計九十二名！恭候差遣！」

女童一皺眉道：「怎麼不湊齊百名之數？」

蒙面女子再度恭身道：「人才難求！」

女童又抬首向天，片刻之後才道：「姑准與會，容後再補！」

蒙面女子恭身道：「謝仙子慈悲！」

女童手下揚起一蓬黑烟，凝成「鬼」字。

關山月看得心頭直發怔，暗想這個什麼龍華會，當眞做得像那回事，那女童年紀不大，功力修爲却已臻上乘之境。

單看她隨手一揚，掌動生烟，若是利用什麼藥物硝火，倒也不算什麼，然而這烟塵聚而不散，分明是內家氣功所化。

丹田之氣主純，發於天府，故呈青色。經絡之氣通血，發於肝脾，故呈紅色。幽冥之氣屬陰，發於四肢毛孔，乃呈黑色。

這十一二歲的女孩卽將三氣化虛爲實，當眞輕視不得，再者她每逢無法决定的問題時，隨卽抬頭向天，接受指示。

難道那發佈司令的人，眞的是棲身於雲端之中嗎？

心中懸念未已，那女童又抬頭向天朗聲道：「請會主降台主持盛典！」

空中一片細樂之聲，關山月心中更緊張了，因爲他已得知恩師獨孤明身列會主之一，馬上就可以見到他老人家了……

雲封霧鎖處突然破了一塊缺口，由缺口處冉冉降下四人，悠悠幌幌，速度極慢，他們衣袂被風吹着，果有飄飄如仙之狀！

若是在凡夫俗子的眼中，一定會相信這是神仙降凡了，可是關山月對於內外武技修元養氣之道，造詣頗深，一望而知是他們的輕身功夫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所以才能提氣躡空，身輕如葉。

那四人慢慢下降，快到台面上時，關山月睜大了眼睛，想從裏面找出那一個是他的師傅，然而他失望了。

這四人都是中年以上的歲數，兩個穿着青色長衣，面如古月，黑髯如柳，一人身着紅袍，虬髯繞頰，神情威猛，另一個黑衣人却是枯瘦無鬚……

獨孤明不在裏面！底下的三榜人物也發出一陣輕語，似乎是同樣的感到意外！

女童尖聲喝道：「會主降落，不得喧嘩！違者立懲！」

台底下靜了下來，台上的兩列男女童子，都躬身低頭，那發令女童一彎腰，道：「靈奴叩迎會主法駕！」

一個青衣人拱拱手笑道：「不敢當！有勞靈姑了！」

那女童靈姑展顏一笑，退過旁邊。

台下的人，一齊彎腰，朗聲說道：「參見會主法駕！」

仍是那青衣人含笑答禮，道：「謝謝各位……流光如駛，轉瞬又是二十春秋，各位會友，別來無恙？」

台下又一起朗聲道：「託會主洪福！」

那青衣人用目四下一掃道：「舊日龍華會上衆友，已經不齊了，浮生渺渺，頻增感慨，且喜承繼有人，英才輩生，新入會諸君，雄姿英發，尤勝故人，老朽等深以爲慰！」

台下各處傳來零落的語聲，同時道：「多謝會主褒賜！」

青衣人笑了一下才道：「今日之會，畧有更動，因事出倉猝，老朽未能預告，乃趁現在知會諸君，本次會主中黃鶴散人另有他故，由老朽暫邀擊筑生代理……」

關山月忍不住叫道：「我恩師到那裏去了？」

整個場中都爲之一怔，青衣人神色一動，用眼睛瞟住他，似乎在詢問關山月的身份來歷，旁邊那女童靈姑立刻趨至青衣人身邊，向他低語數言。

青衣人這才微微一笑朝關山月道：「令師少時定會前來相見，閣下請暫莫發問，延誤會務！」

關山月怔然不言，那青衣人又一擺手面對羣衆道：「諸君先請入位，瓊筵之後，天外天上仙魔鬼才降落會台，那時再開始整榜！」

說着用手一比，裊裊的細樂聲中擂起一片急鼓，台下的各榜人物紛紛散隊覓座，三五成羣，雜然相處，而且笑語聲，寒暄聲，紛紛喧嘩了起來！

台上的兩列男女侍童仍是恭立如前，四名會主却各自分散開來參加到台下的行列，另外尚有無數侍童，開始像穿梭似地忙碌開來，送酒送肴，亂成一片。

關山月身旁的欒小虹再也忍不住叫道：「關大哥，我到娘那兒去！」

一幌身就朝欒衡君那邊竄，關山月也想跟着過去，眼前人影一飄，却是那領頭發話的青衣會主攔在身前道：「世兄！別走！我們談談！」

關山月正想找他問問恩師的情形，自是表示同意，連忙拱手作揖道：「前輩請坐，再晚也正想請示一番！」

青衣人含笑在他對面的石櫈上坐下，那女童靈姑已捧着一把酒壺與兩副杯筷，侍立在旁邊道：「靈奴侍候！」

青衣人捏了一下她的臉頰笑道：「小鬼頭！妳又來監視老頭子了，妳放心好了，老頭子絕不亂講話！」

靈姑睒着眼睛笑笑道：「言多必失嘛！你老爺子酒一多，話就藏不住，依幻仙子特別叫我來陪着你，管住你少說廢話！」

青衣人微怔道：「奇怪了！這跟依幻仙子全無關聯嘛！」

靈姑跳着眉毛笑道：「怎麼沒關聯，關公子乃是依幻仙姑邀請來的貴賓，否則，他怎麼會坐在這兒呢！」

青衣人笑吟吟地道：「原來如此！老弟台，這可是件喜事，依幻仙子向不假人辭色，却會對老弟台如此器重，眞是……」

靈姑一哼道：「老爺子，你還沒喝酒呢！就開始發酒瘋了！」

青衣人一伸舌頭，說道：「對不起！老頭子忘了！」

關山月對他們曖昧的態度感到十分詫異，可是他的精神却爲另一件事情吸引住了，因爲坐在他不遠處的張雲竹此時正跟那名叫擊筑生的青衣人聚在一起，二人頻頻低語，好似在爭論着什麼事情，而且那紅衣虬髯老者也參與其間……

青衣人一拉他的衣服道：「老弟台！咱們喝酒聊聊夫，別去看那些魔崽子，蛇鼠一窩，還能有什好事！」

聲音說得很響，好似故意要那邊聽見，紅衣老者微笑不理。

擊筑生微怒地說道：「一鷗兄！請你說話客氣點！」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擊筑生！你別以爲我是看得起你才邀請你代理會主，在我眼中你不過是臭死狗一頭，要不是黃鶴一再拜託，我寧可找海異兒那條爛泥鰍也想不到你……」

擊筑生憤怒到了極點，站起來幾乎要變臉！

青衣人又笑了笑道：「坐下！坐下，現在還不是打架的時候，等一會有的是機會，我只怕你挨不到最後那一刻，別忘了你是暫時代理的，人家要想升榜過關的話，第一個就會先找你，要是讓鬼榜上的人把你給打下台下來，我看你往那裏藏你這張騾臉！」

末後騾臉兩字，他叫得特別響，使聽見的人，都引起一陣大笑。

因爲那擊筑生的臉形特長，騾臉二字，形容透至。

擊筑生忍無可忍，拍的一聲，落掌將面前的石桌打下一個深洞，厲叫道：「老……」

紅衣老者却連忙將他一拉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地不安靜，我們換個地方坐去！」說着拉了他就走，而且連張雲竹也拉着走了。

青衣人哈哈大笑，得意已極，靈姑却笑笑道：「老爺子！你不怕人家聯合算計你！」

青衣人傲然道：「怕什麼！我早就想跟他們這批魔崽子擺開了鬥一下！」

靈姑用手一伸，五指作了個王八之狀，低聲道：「你不怕他跟你過不去？」

青衣人神色一動，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妳就會激我……不錯，我是惹他不起，可是，妳們仙……」

靈姑神色一嚴道：「老爺子，說話小心點！」語氣雖厲，聲音却很低，青衣人倒是一驚，默然片刻，才嘆道：「不說就不說！小鬼！妳是來侍候的，酒也不斟，菜也不送，難道叫我們喝西北風，啃石頭……」

靈姑笑着道：「老爺子！你是仙中魁司，飲風餐石，應該是家常便飯！」

青衣人哼了一聲道：「去他的仙中魁司，黃鶴太聰明了，自己溜了，把担子交給我跟老和尚挑，一個管上，一個管下，累得像牛馬似的……」

靈姑笑着替他們將酒杯斟滿笑道：「得啦！老爺子！喝酒吧！儘講廢話有什麼意思呢！」

青衣人才舉杯邀關山月道：「對！老弟台，乾杯，還是喝酒的好！事大如天醉亦佛，但願長醉不願醒……」

關山月舉杯道：「請教前輩如何稱呼？」

青衣人一口喝下杯中酒，拍拍腦袋笑道：「我眞是老糊塗了，說了半天的話，就忘了介紹我自己！我叫『閒游江上一沙鷗』，這個名字太累贅，所以有時又簡稱為閒遊一鷗，更簡單點就逕叫一鷗也未始不可！」

關山月舉杯相敬道：「一鷗前輩……」

一鷗哈哈大笑道：「到了這個地方可不分什麼前輩後輩，你直呼我的名號就行了！」

關山月謙虛地含笑道：「前輩與家師同行，這如何使得……」

靈姑也含笑道：「老爺子喜歡坦直，無拘無束，他怎麼說，你就怎麼聽着吧，你叫他前輩，害得他硬要擺出前輩的架子來，豈不要坑死他了……」

一鷗哈哈大笑道：「小鬼頭，妳這張嘴眞會說，一開口就搔到我老頭子心裏癢的地方……」

靈姑笑得十分神秘地道：「老爺子你眞正心癢的地方，恐怕誰也搔不着吧……」

一鷗臉上一紅，低哼道：「小鬼頭！可惡！該打！」說着在她身上輕輕地拍一下，靈姑格格嬌笑，幾乎要滾到一鷗懷中，一老一小，放浪嬉笑，似乎全無尊卑之分！

其餘的地方對他們這邊的吵鬧，僅只發出會心的微笑，却沒有一人敢笑出聲來，似乎他們的地位十分超然，關山月看在眼中，乃又問靈姑道：「這位小妹妹是……」

靈姑垂下眼瞼道：「不敢當，靈奴不過是仙子座下侍兒！」

一鷗笑道：「小妮子太客氣了吧！為什麼不說是孽神的尅星呢！」

靈姑一抬臉，對一鷗作了個伸手要打的姿勢，忽而半空的雲頭上傳來一陣急促的鐘聲，嗡嗡地震人心弦，飲宴的人一起愕然止手，抬頭向着雲中翹望。

一鷗愕然道：「這時候怎麼鳴起警仙鐘呢？」

靈姑却着急地答說道：「老爺子，你快上去看看吧！」

一鷗雙袖一拔，身軀像頭沙鷗似的向雲中撲去，接着是那擊筑生與紅衣老者，最後是那枯瘦的黑衣人，每個人的身形都是一樣地輕靈曼妙。

關山月看了不禁喝采道：「好！這種凌雲身法，恐怕天下再也找不出幾個了……」

靈姑却一臉焦急之色，引首向天，企望不已，那四人上去之後，鐘聲是靜止下來不響了，可是那種沉默却更令人難受。

關山月看着她着急的樣子，不禁道：「小妹妹！妳為什麼不上去看看呢？」

靈姑小嘴一扁道：「今天是會期，天外天成了禁區，只有會主才有資格上去……」

關山月知道此地規律謹嚴，果然不再說話，靈姑想了一下却道：「喂！你帶我上去好不好？」

關山月一驚，道：「妳都不能上去，我怎麼行呢？」

靈姑却搖着頭道：「不要緊，你還沒有入會，上去了，也不算觸犯禁制，而且，依幻仙子會出頭袒護你的，你在前頭上，我裝着追你，便也可以上去了！」

關山月實在很想上去一探究竟，因此畧作沉吟道：「這麼高，我不知道行不行！」

靈姑急忙道：「你一定行，這裏上登不過才二十幾丈，入雲就有落腳處，要是你拔不了這麼高，我還可以帮你一下忙！」

關山月怎肯接受一個小女孩的帮忙，雙臂一振，也朝那雲層中拔去，塲中立揚起一片驚呼……

那蒸騰的雲霧只是薄薄的一層，穿雲而入，却是一座更高的峯，關山月腳踏實地之後，靈姑已跟踪而至，然而斷崖峭峯，全無人跡可尋！

靈姑一拖他的衣服道：「右邊！跟我來！」

伶俐的身子像一頭小猿，如飛地在前面縱跳如星丸，關山月跟在後面却出了一身冷汗，幾乎嚇破了胆！

（未完待續）

武俠小說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地址：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456121（四線）

東方英著



全書925頁　定價$10.60

書名	定價
雙英堡	1.40
天靈神掌	1.20
血路(第1集)	3.00
(第2集)	2.50
(第3集大結局)	2.20
鐵膽雄心(全3集)每集	3.00
龍鳳干戈	3.20
南刀北劍(1—2集)每集	3.40
(3—4集大結局)每集	3.80
紫鏢囊(1—2集)每集	3.40
(第3集大結局)	3.80

慕容美著



全書1134頁　定價$13.40

書名	定價
祭劍台	(全9集)
金星武士(全2集)每集	3.00
九帝會中原(全3集)每集	3.00
公侯將相錄(上集)	3.00
(下集)	2.00
金筆血掌蛾眉刀(1—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50
風虎雲龍(1—2集)每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20
七星劍(1—2集)每集	3.00
(第3集)	3.60
七星堡(1—3集)每集	3.40
(第4集大結局)	3.20

倪匡著



全書447頁　定價$5.20

書名	定價
奇門劍俠	(全5集)
梅花八劍	(全8集)
一劍情深	(全16集)
金刀怨	(全12集)
鐵衣大俠	(全6集)
俠血紅翎	(全12集)
六指琴魔	(全32集)
玉女金戈	(全6集)
劍雙飛	(全20集)
巨靈掌	(全17集)
鬼箭神棋	(全11集)
慧劍情絲	(全15集)
玉女英魂	(全26集)
斷腸刃	(全9集)
虎魄冰魂	(全10集)
古劍殘鞘	(全6集)
追魂十二令(上集)	4.00
追魂十二令(下集)	2.00
不了仇(全1集)	3.00
百步飛針(全1集)	2.60
誅邪劍(全1集)	2.00
劍亂情迷(上集)	3.00
劍亂情迷(下集)	3.00
迴光壁	2.00
玲瓏雙劍(1—2集)每集	3.00
(第3集)	2.00
最後一劍	2.00
劍谷幽魂(全3集)每集	3.50
五虎屠龍	2.60
獨行女俠	3.00
大盜柔情	3.00
冰天俠侶	2.40
十三太保	2.60
鐵獄飛龍	5.20
火鳳凰	3.00

高皐著



全書342頁　定價$4.00

司馬紫煙著



全書255頁　定價$3.00